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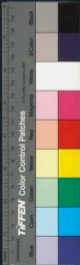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ES 2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極經世書

該序

先天之學心學也本無  
文字然而非明文字則  
亦無以驗其所學之為  
何如矣翼之中也夫子  
之所以教也其自中翼



以上有出自於周公者  
焉繫于文者是也有出  
自於文至者焉繫  
者是也教之所由  
一乎志也其自二  
上有出自于羲皇者焉

自一奇以至於百九十  
二奇自一耦以至於百  
九十二耦九著焉而有  
象滋焉而有齎者皆是  
也不啻是矣雖然求之  
天地則又有未盡之易



存乎自營畫而有畫則  
義皇是也自營言而有  
言則文王周公孔子是  
也既已有言矣可得無  
言乎此邵子之書所以  
有作也然其言自為一

家驟一而觀之有莫知其  
所以然者予病之久矣  
童而習之乃至於白髮  
也也若有得焉也予古  
今致涉經史九邵子之  
所不甚致意者皆以發



窺之所及莫是雌而折  
其衷焉若友邵子之所  
自為說者深也而淺言  
之遠也而近言之深也  
而始述其流本也而始  
述其末唯能造乎其極

也而亦以書說為言此  
無他自海外而來者必  
重三譯然後可達於中  
國夫自學者而言其於  
道也何啻由海外而望  
中國也哉得吾說而讀



之譬之一澤雖未至於  
再澤三澤然自是而每  
一進吾不患乎不造其  
極矣且文寵榮聲利人  
之所奔而赴吾者也已  
得則夸未得則毗及其

既得而後失則又悵然  
而悲不能自遺於其懷  
未深於道者也然而從  
事於斯惟不知得之為  
在彼歟夫之為在彼歟  
此與彼而相及也雖然





極天下之歸無不以  
戰吾道我則吾道其據  
矣夫然故憂是足忠喜  
是喜付得失於兩忘  
則庶幾其心善所累者  
歟意先王之學未易言

也始以其心言之即文  
字而泥音者非也融文  
字而塊音者亦非也吾  
以文字泥吾之心吾則  
一人文字也者有之未必  
為非也之未必為是此



吾所以因是也而為是  
說也

後學朱隱老序

皇極經世書解卷之一

冀集

皇極經世

豐城後學朱隱老述

皇訓大極訓中邵子意也雖非朱子所以釋  
皇極之意然邵子之意固當以邵子之意釋  
之若夫經訓常世訓交說定書者固亦有是  
言也然經世兩字苗脉自莊子而來莊子春  
秋經世是謂先王嘗以是而經世也邵子皇  
極經世是謂後王宜以是而經世也世雖變  
而所以經之者非變非變者常也然遂以世



吾所以因是也而為是  
說也

後學朱陸遺書

皇極經世書解卷之一

冀集

皇極經世

豐城後學朱陸遺書述

皇訓大極訓中邵子意也雖非朱子所以釋  
皇極之意然邵子之意固當以邵子之意釋  
之若夫經訓常世訓交說定書者固亦有是  
言也然經世兩字苗脉自莊子而來莊子春  
秋經世是謂先王嘗以是而經世也邵子皇  
極經世是謂後王宜以是而經世也世雖變  
而所以經之者非變非變者常也然遂以世



觀物

為變則不可蓋不能無變者世也而世豈變之謂哉必辨此而後可以釋經世之意矣抑定書也非但經世而已經世之上有經運之篇蓋經運之上有經會之篇為三者不同而祭以經世名之非他世之貫於元會運猶非之貫於歲月日小者之積固所以為大者之成也祝氏曰元經會觀天也會經運觀地也運經世觀人也鼓音律呂則又以之而觀物矣

既以經世名其書矣又以觀物名其篇衛也通天地人皆物耳而吾能一以觀之觀之而有以得其理則無不可以經世曰經世又曰觀物以此

以元經會一

經者對緯之名以元為經則終始比元而已元必會為緯則有十二變焉凡此十有二變在一元則為十有二會在一運則為十有二世在一歲則為十有二月在一日則為十有二時在一分則為十有二秒十有二變之數



無往而不在焉則變者其緒也不變者其經也於綿之中有以執其經於變之中有以守其常其庶幾乎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辰子一

星癸二

辰亥三

凡此一會但有天耳未有地也地且未有而况人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通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而當第一會之數也祝氏曰天數中於五倍五斯為十而十千之數空焉此元與運所以

必取諸十千以紀之也地數中於六倍六斯為十有二而十有二支之數生焉此會與世所以必取諸十有二支以紀之也或曰月之紀以子以其有月丑月寅以至於月亥故也日則無復有日乙日丙以至於日癸之數矣而亦紀之以甲何耶祝氏曰窮則變變則通一元之後安知不復有一元以繼之哉卻子之繫日以甲計往者之已過期來者之必續也

以元經會二



日甲一

月丑二

星甲三十

辰子百

十二

此一會似有地耳未有人也人且未有而况物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而當第二會之數也

以元經會三

日甲一

月寅三

星甲六十

辰子百

二十

星癸十九

辰亥十

十八

當此一會之半既已有人亦復有物人物既具則必有主之者矣斯時也豈非三皇之時乎然易有其象未有其辭辭既不傳事亦難考是故逆而推之其理可知也其年可知也而其御極者之號名則不必可知也

以元經會四

日甲一

月卯四

星甲九十

辰子千

八十

星癸二十

辰亥千

四十



以元經會五

日甲一

月辰五

星甲十一百二  
辰子十

星癸五十

辰亥十

以元經會六

日甲一

月己六

星甲十一百五  
辰子十

星癸八十

辰亥十

書猶圖也按邵子所傳先天之圖圖者在外方者在內朱子批而出之其意決有在矣

體而效之凡三世之首所書律極音之號名皆挑而出之別作一段使書之全體首尾條達無窒礙焉庶觀者見之亦有以悟先天之心法

以元經會七

日甲一

月午七

星甲十一百八  
辰子十

星癸二十

辰亥十

以元經會八

日甲一

月未八

星甲十一百一  
辰子十

星癸三十

辰亥十



星癸 四 辰亥 子

星甲 三 辰子 子  
星癸 二 辰亥 子

星甲 七 辰子 子  
星癸 三 辰亥 子

十一  
十二

以元經會九

日甲 一 月申 九

十三  
十四

以元經會十

日甲 一 月酉 十

十五  
十六

以元經會十一

日甲 一 月戌 十一

十七  
十八

星甲 三 辰子 子  
星癸 三 辰亥 子

當此一會之半從有入無謂之閉物則其視於開物相去遠矣然則如是而已乎祝氏蓋曰策則變則通一元之後安知不變有一

元以繼之

以元經會十二

日甲 一 月亥 十二

星甲 三 辰子 子





十一百六

星癸七指 辰亥和

書之全體已著於前其別段所書今錄于後

篇之六  
辰申唐堯二十

自是之後每世之首必書御極者之號名然其所行之事不一載焉此其故何哉祝氏蓋曰以元經會觀天之數也夫既曰觀天之數則人事之得喪果何與於天哉此其所以但

書御極者之號名而不書其事之得喪也

辰戌虞舜九

三十

嘗試以祝氏之說推之以元經會既曰觀天之數則雖御極者之號名亦不書焉可笑而顧於每世之首必書某某之號名何居蓋某某之與某固亦天之所擬以當斯世之變者也有如堯之與舜豈非天之所擬以當斯世之變者邪蓋自月子而下以至於月已陽長之極其名為亢于斯時也知進而不知退不可



也知得而不知喪不可也知存而不知亡亦不可也夫子贊之曰知也聖人乎此言也雖以贊乾之上九而論之亦可以當之不然則知進而不知退也知得而不知喪也知存而不知亡也極感之後雖乎其健克舜之天下吾懼其不能不敗於朱均之手也

篇之七

辰子夏禹八

自此以前乃陽升之極自此以後乃陰息之初禹雖感王然已不逮於皇之與帝矣皇以

道帝以德王以功其等級相懸不可誣也又况自功而下轉而尚力嗚呼俯仰今古能不為之慨然矣乎

辰丑夏大康二辰寅夏仲康二辰卯夏相二

辰辰夏少康三十

此世之首夏少康生二十三年耳非曰御極之年已二十有三也而卻所書與御極同此無他天之所擬者在此則況固不得而干之也

辰巳夏少康三十辰午夏槐四辰未夏芒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當於晉而繫之燕宋武帝當在義隆之前不  
當在義隆之後其在義隆之後則當作宋孝  
武帝九若此者意其必傳寫之誤亦既正之  
矣獨此考字姑存其舊所以識其為不能無  
誤也

辰酉周厲王二十辰戌周厲王二十一辰亥周宣王

二十二辰子周幽王二十三辰丑周平王二十四辰寅周

桓王二十五辰卯周莊王二十六辰辰周惠王二十七辰巳周

襄王二十八辰午周定王二十九辰未周靈王三十辰申

周景王三十一辰酉周敬王三十二辰戌周敬王三十三辰

亥周貞定王三十四辰子周威烈王三十五辰丑周安

王三十六辰寅周顯王三十七辰卯周顯王三十八辰辰周

赧王三十九辰巳周赧王四十辰午秦始皇十

經世之篇不與秦以正統此其與秦以正統  
何也人之所不與固亦天之所與也天擬斯  
人以剗削諸侯焚滅舊籍變更制度而剗立  
號名夫豈小故者耶故曰人之所不與固亦  
天之所與也

辰未漢高祖元辰申漢文帝四辰酉漢景帝十

辰戌漢武帝四十一辰亥漢成帝四十二辰子漢宣



帝廿辰廿漢成帝六辰寅漢平帝四辰卯漢光  
帝十辰辰漢明帝七辰巳漢和帝六辰午漢安  
帝八辰未漢桓帝八辰申漢靈帝七辰酉漢獻  
帝五十辰戌魏帝芳五蜀帝揮二十吳帝權十二

何以先魏天國昇之以中國也若夫人事之  
得喪則無與於天是以觀天之數者固其有  
中國則從而中國之也

辰亥晉武帝十吳帝皓二辰子晉惠帝卅辰丑  
晉成帝九辰寅晉哀帝三辰卯晉孝武帝二十

### 後魏道武十

後魏之有中國孰與之也曰天與之也天與  
之則身為不先中國而後江南曰江南其人  
也中國其地也舉無與於天則姑以晉之得  
天也先魏夫固不可以後之也

辰辰宋帝義隆元後魏太武元辰巳宋孝武帝

二後魏文成三辰午齊武帝二後魏孝文卅辰

未梁武帝三後魏宣武卅辰申梁武帝四十四

魏文帝十辰酉陳宣帝七後周武帝五辰戌隋

煬帝元



煬之不天也而亦見書於斯世之首豈曰有  
道無道舉無與於天而惟天之所擬則必書  
之耶蓋書之而善固以見天之所取書之而  
不善亦以見天之所不取也若癸若辛若煬其  
皆已見天之所棄者也

辰亥唐太宗九辰子唐高宗五辰丑唐中宗十  
不書母而書子何也也固從子者也是故事  
之變者天也理之正者亦天也不書變而書  
正所以正天下後世之不正者也

辰寅唐玄宗三辰卯唐玄宗三十一辰辰唐德宗

丑辰巳唐憲宗九辰午唐武宗四辰未唐僖宗  
九辰申唐昭宗六辰酉

五代之君非起於寇盜則起於藩鎮使御之  
有道則藩鎮可轉為良吏夫何敢僭竊寇盜  
可轉為良民夫何敢窺覘推其皆出於人事  
之有所失是以觀天者以為是舉不足書也  
不書五代而書宋其諸以為必若宋之有天  
下也而後可以為唐之續歟

辰戌宋太祖五辰亥宋太宗九辰子宋仁宗二  
辰丑宋仁宗三十一



或問此段所書但月辰不及月與星則是星  
無所統之月辰無所統之星世之有遠近人  
之有後先果易從而辨之歟曰斯無難篇之  
六七月之巳午之謂也若夫辰之一周是即  
星之一換此其混然之中自有察然者存猶  
序觀之自然可考又何患於先後近遠之莫  
辨乎故曰斯無難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一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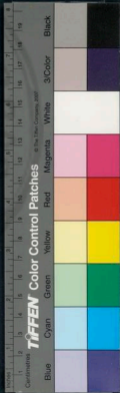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4-20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O.C



PHOTOGRAP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三

以會經運一

會有十二元每五元當一萬八百總一萬八  
百而自為一元則元之體寓於會而為經會  
之用寓於運而為緯矣此之謂以會經運而  
其次則自以元經會而推之歟

經日之甲一

日為經則月為緯月為經則星為緯星為經  
則辰為緯凡大者為經則小者為緯可也今

豐城後學朱隱若



寶集



曰經日之甲一經在上日在下則是日亦為  
端矣孰經之耶于以見一元之後必接有一  
元以繼之而所以經元者則道也所以經日  
者則天也是意也不見於元經會之篇而是  
於會經運之篇此何說哉前有尊一元之意  
後有廣一元之意

經月之寅三

不言經月之子一不言經月之丑二而直言  
經月之寅三者去其交數取其用數所以宜

言經月之寅三也  
開物始月寅之中

既曰去其交數取其用數則有自寅月而始  
可矣今日開物始月寅之中則寅之一月亦  
將取其半去其半耶蓋開物之成既以前半  
月入用數之內則開物之寅亦以前半月入  
交數之內數以交言則因陽侵陰陰侵陽陽  
與陰互相侵也則必無直截分割之理宜有  
彼此相入之處此言開物始月寅之中可以  
孫知開物始月成之中





經星之已七十六

子之一月當三十星五之一月又三十星寅之半月當十五星共七十五星打入交數之內則星已之七十六乃以會經還之第一星也

經星之癸九十

星已之後已有星癸當八十矣此其曰九十乃星癸之後又一星癸而為此會之終也

經日之甲一○經月之卯四○經星之甲九十一星九十之後凡歷三甲三癸得一百二十焉

會之終畢此以例其餘餘皆可考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辰五 經星之甲一百

二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巳六 經星之甲一百

五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午七 經星之甲一百

八十一

按已之末午之初不無所載之事亦依前例批而出之別作一段兼此篇之體與前篇同於幽玩之明豈虛嘗吾以洗吾之心焉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未八 經星之甲二百

一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中九 經星之甲二百

四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酉十 經星之甲一百

七十一

經日之甲一 經月之戌十 經星之甲三百

一

開物終月戌之中

前言開物始月寅之中則當言開物始月戌

之中然不謂之始而謂之中者其意若曰月  
物之始乃所以為開物之終也

書之全體已著於前其別段所書今錄于後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

前一卷未及書辰此一卷始書之遂以二千

一百四十九而書何也六會當二千一百六

十今以月計之則既至於己以星計之則己

及於癸是已往之辰總計二千一百八而方

來之辰適值二千一百四十九也

甲子至癸巳



祝氏曰十干與十二支分布者天地之未交也合書者天地之已交也天地之交久矣乃至此而後始書甲子有以知其為天地之中數而克獨當之也

經辰之未

甲午至癸卯

自此之前有三皇有三帝非不可書也然而不書者照所於考則不書書而無據不若書之高愈也

甲辰唐堯

於是書堯以年則可考以章則可據故書

甲寅十一

十一者堯即位之十一年也餘倣此

經辰之申

甲子二十一

經辰之酉

甲午五十一

甲辰六十一

洪水方割  
治之

此書事之第一條也曷為不作經文書之而但作註文書之據祝氏說謂此篇為主於觀地則九其屬於人事者正當以註文書之不當以經文書之也祝氏明知其說而顧於此



篇每以經文書事見自破其例矣非惟自破其例而亦於邵子之例有不合焉故此但作注之以書其事于以見水錮地而治之則人也以人之事附地之數只作注文書之示不敢破邵子之例也

癸丑七十癸丑七十甲寅

乙卯七十二乙卯七十二

丙辰丙辰癸卯癸卯甲寅甲寅

前一卷未盡世此一卷并書日雖然自年以下月猶不可勝書況日乎其書月書日大抵開一書之始以見年之必有月月之必有日

若夫日之有時則固有所不及書也

經辰之戌甲子九 甲戌十九 癸未癸未甲寅甲寅

申二十九 丙戌丙戌甲寅甲寅

經辰之亥甲午三十九 甲辰四十九 甲寅

五十九 丙辰丙辰

按祝氏說謂自甲辰至甲寅為七十一歲與

書言七十載不合自丙戌至丙辰為三十一

歲與書言五十載不合遂疑邵子之說是傳

之方外之人故與書之所載多有不合抑不

思書言七十載乃徵舜之年所稱耳非於焉



舜之年稱之也善言五十載乃舜崩之後所  
稱耳非於舜崩之前稱之也今以徵舜之年  
考之自甲辰至癸丑適得七十是卯子之書  
與堯典之書本無不合又以舜崩之後考之  
自癸酉距丁巳得十七年又自丙辰距甲申  
得三十三年以三十三年合十七年正得五  
十是卯子之書與舜典之書亦無不合祝氏  
考之不詳遂謂卯子之書為傳之方外之人  
意亦甚矣其意矣借曰甲申乙酉是帝舜居  
喪之年不當在三十三年之數則是天位

有可虛之時也夫天位不可一日而或虛天  
職不可一日而或曠自後世猶然况古者乎  
若夫避堯之子自是孟子推本命帝舜之意謂  
不欲於堯崩之後遽居其室云爾然而一日  
萬幾聖人所重而顧曰位可三年之或虛職  
可三年之或曠嗚呼有是理哉

丁巳夏禹

年于神宗

是年居六會之末猶有七年未盡然而舜以  
其位授之於禹則升降之會於此乎決矣豈  
必更十七年而後為帝王之分乎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從此而上為會者六從此而下為會者亦六  
從此而上為運者一百八十從此而下為運  
者亦一百八十從此而上為世者二千一百  
六十從此而下為世者亦二千一百六十以  
一元分之正得其半爾前一半謂之先天後  
一半謂之後天後天之歲月非不及乎先天  
之歲月也第前半為陽長之會後一半為陰  
消之會陰之消也果不侔於陽長之會則天  
任經世之責者其可不以舜禹之心處之乎

甲子八癸酉十七

舜陟方乃死

甲戌十八癸未

至地

會稽

於堯書俱落於舜書陟方乃死於禹書至于  
會稽崩是篇也於堯舜禹之本末記之特詳  
誠以五帝莫盛於堯舜三王莫盛於禹故也

甲申夏啓壬辰九癸巳夏大康

經辰之丑甲午二甲寅二十二辛酉二十九

致邦補疏 甲申壬戌夏仲康

經辰之寅甲子三甲戌十三乙亥夏相甲申十  
經辰之卯甲午二十壬寅二十八



子流及楚代  
于戈相之臣  
仍氏始  
生火康

拜為逆者也。況為逆者之徒也。以為逆者之徒而殺夫為逆者猶之以弟子而殺其師云。爾而祝氏獨以為假義誅之使況之於拜也。果能假義以誅之則必反拜之所為矣。今況之所為猶拜也。顧滅相愈甚焉。是誠不義之尤者而奚假義之有。曾不知桓文所假奉於王室之獎中國之衛外夷之抗而況也。寧有是乎。以況之不義而顧以假義許之。愚

以為祝氏於此殆失言矣

癸卯夏火康

始生

於其始生而即以一二計之所以存正統也。正統在所在則亂賊在所去矣。即子以亂賊斥拜況而祝氏顧以假義許況。謂能誅拜均之曰亂賊也。罪其一而縱其一。法之頗若此。罪能無辭矣乎。

甲辰三甲寅十三

經辰之辰甲子二十三甲戌三十三壬午夏火  
康立嗣始生始生始生始生始生始生始生始生



齊氏之說

自辛酉以來執國柄者賊羿而已矣而卒則  
以夏后為紀自壬寅以來執國柄者賊桀而  
已矣而卒則以夏后為紀前後八十餘年六  
柄旁落於大燕之手然而不亡者豈非神禹  
之功終古不泯而以康之慮其積有素夫是  
以祀夏配天為光復祖業者之首稱歟又按  
咸洸咸禮謂之絕有寒氏可也不曰絕有寒  
氏而曰絕有商氏以見凝之所為未嘗及羿  
之所為則寧一寒也寒即窮也其類本一安

用珠稱

甲申三

前以二紀數生世之年也此以三紀數御極  
之年也前則所以繫正統此則遂以正統歸  
之也

經辰之巳甲午十三甲辰夏寅寅十一辛酉

夏攝

經辰之午甲子四甲戌十四甲申二十四丁巳

夏芒

經辰之未甲午八甲辰十八乙巳夏世甲寅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辛酉夏不降

經辰之中甲子四甲戌十四甲申二十四

經辰之酉甲午三十四甲辰四十四甲寅五十

四庚申夏尙

經辰之戌甲子五甲戌十五辛巳夏庚甲甲四

經辰之亥甲午十四壬寅夏孔甲甲辰三甲寅

十三

經辰之子二十一百七十三甲子二十三癸酉

夏庚甲戌二甲申夏發

經辰之丑甲午十一癸卯夏庚甲辰二甲寅十

二  
經辰之寅甲子二十二甲戌三十二甲甲四十

二  
經辰之卯甲午五十二乙未商湯

但書商湯而不書其事可以見其異於舜禹之所為矣湯之所為既異於舜禹之所為則雖伐桀之事且有所不書而奚禱雨之足書乎予以見前書堯之水比不書商湯之旱非以水旱之不同正以堯湯之不同也

甲辰十戌申商太甲甲寅二



經辰之辰甲子十七甲戌二十七辛上商沃丁

甲申四

經辰之巳甲午十四甲辰二十四庚戌商太庚

甲寅五

經辰之午甲子十五甲戌二十五上商小甲

甲申十壬辰商癸巳

經辰之未甲午三甲辰商太戊甲寅十一

經辰之中甲子二十一甲戌三十一甲申四十

經辰之酉甲午五十一甲辰六十一甲寅七十

一巳未商仲丁

經辰之戌甲子六壬申商外壬甲戌三甲申十

三丁亥商河宜甲

經辰之亥甲午八丙申商祖乙甲辰九甲寅十九

乙卯商祖辛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八十五甲子十辛未商沃

甲甲戌四甲申十四

經辰之丑甲午二十四丙申商祖丁甲辰九甲

寅十九

經辰之寅甲子二十九戊辰商南庚甲戌七甲



申十七癸巳商陽甲

經辰之卯甲午二庚子商繼庚甲辰五甲寅十

五

經辰之辰甲子二十五戊區商小辛甲戌七甲

申十七巳丑商小乙

經辰之己甲午六甲辰十六甲寅二十六丁巳

商武丁

經辰之午甲子八甲戌十八甲申二十八

經辰之未甲午三十八甲辰四十八甲寅五十

八丙辰商祖庚癸亥商祖甲

經辰之申甲子二甲戌十二甲申二十二

經辰之酉甲午三十二丙申商繼庚辛壬寅商庚

丁甲辰三甲寅十三癸亥商武乙

經辰之戌甲子二丁卯商太丁庚午商帝乙甲

戌五甲申十五

經辰之亥甲午二十五甲辰三十五丁未商受

辛甲寅八癸亥

商武乙

經辰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甲子十八己巳二

十三商武乙甲戌二十八己卯商武王

但書武王而不書其事可以見武王之所為

無以異於湯之所為矣湯之伐桀也在所不  
書則武王之伐紂也亦所不書事之大無逾  
於此矣猶曰在所不書則曰視堯舜禹之時  
鄭重其事而殷勤其書者信非後王之所可  
及歟

甲申六丙戌周成王

經辰之丑甲午九甲辰十九甲寅二十九癸亥

周康王

經辰之寅甲子二甲戌十二甲申二十二己丑

周昭王

經辰之卯甲午六甲辰十六甲寅二十六

經辰之辰甲子三十六甲戌四十六庚辰周穆

王甲申五

經辰之巳甲午十五甲辰二十五甲寅三十五

經辰之午甲子四十五甲戌五十五乙亥周共

王甲申十丁亥周懿王

經辰之未甲午八甲辰十八壬子周孝王甲寅

三

經辰之申甲子十三丁卯周夷王甲戌八癸未

周厲王甲丙二



經辰之酉甲午十二甲辰二十二甲寅三十二  
經辰之戌甲子四十二甲戌禹宣王甲申十一  
經辰之亥甲午二十一甲辰三十一甲寅四十  
一庚申周幽王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九甲子五

按祝氏說謂幽王之難當後天四十九世乃

七七之災也其然豈其然乎

辛未東周平王昭公二十五年秦襄公元

按年表秦襄公元當作秦襄公八前乎此豈

無諸侯不錄者以其無取於興衰理亂之數  
也外乎此豈無諸侯不錄者以其無與於興  
衰理亂之數也惟此則錄之以五霸之事必  
有為之偏者晉之文侯是也

癸酉三

卷三

自晉文侯始霸之外於齊錄莊公所以為  
之地也於宋錄戴公所以為襄之地也於楚  
錄若敖所以為旅之地也於秦錄襄公所以  
為穆之地也自此之外無霸國矣曷為錄魯  
春秋內魯錄惠公所以為隱之地也



以晉文為霸者之倡所謂晉文乃晉文侯非  
晉文公也說氏不得一說遂以齊桓之正當  
曰侯夫賢晉文之謫當曰侯夫才欲易卻子  
之說不知卻子所謂侯夫才固指桓公而言所  
謂侯夫豈其指文侯而言非借文公而言也

巳亥禮庚子周釐王壬寅禮甲辰五禮

乙巳周惠王禮乙未禮丙午禮巳酉禮甲寅禮十禮

午禮庚申禮壬戌禮

經辰之辰甲子二十庚午周襄王辛未禮

壬申禮甲戌五巳卯禮甲申十五乙酉禮

經辰之巳甲午二十五禮乙未禮辛丑禮

壬寅禮癸卯周頃王戊申禮巳酉周匡王禮

戊戌禮壬子禮癸丑禮甲寅禮六禮乙卯周定王禮

戊午禮壬戌禮癸亥禮

經辰之午甲子十辛未禮癸酉禮甲戌二十禮

丙子周簡王禮

其錄吳也奈何能弱楚者吳也此吳之所以

見錄於春秋也







無誤矣

經辰之戌甲子四十三丙寅周元王丁卯十四巳

巳十五壬申周貞定王甲戌三癸未十六甲申十

三丙戌十七巳十八

經辰之亥甲午二十三丁酉二十四巳二十五庚辰

子周思王考王二十六甲辰五庚戌二十七癸丑

二十八

按年表秦懷公以癸丑立靈公其孫也亦以

癸丑生於是誤書之若其立然而實非也若

然則靈公之立也當在何年曰歲丙辰懷公

絳靈公立

甲寅十五丙辰周威烈王庚申十六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甲子九丙寅二十二甲

戌十九二十三丙子二十四丁丑二十五戊寅二十六己卯二十七

韓魏趙何以書則以分晉書霸益衰王益微

因其有請也而命以侯將得已乎而司馬公

方責以禮噫禮以人存亦以人亡公誰責哉

庚辰周安王壬午十六癸未十七甲申五十八乙酉十九丙

辰二十丁巳二十一戊午二十二己未二十三庚申二十四辛酉二十五壬戌二十六癸亥二十七甲子二十八乙丑二十九丙寅三十

丙申三十一丁酉三十二戊戌三十三己亥三十四庚子三十五辛丑三十六壬寅三十七癸卯三十八甲辰三十九乙巳四十





丙午周烈王丁未成戊戌成辛亥成  
壬子成癸丑周顯王甲寅成庚申成辛酉成

經辰之寅甲子十二壬申成甲戌二十二己卯成

壬午成甲申三十二成癸巳成辛卯成癸巳成

經辰之卯甲午四十二丙申成戊戌成

何以書燕以其為周之同姓也周之同姓莫強於晉而既亡之矣惟燕為後亡之國安得而不書乎豈所以幸周也何幸乎周也哉

幸其猶有同姓如燕者在也

辛丑周慎覬王成癸卯成甲辰四丁未周赧王

己酉成庚戌成辛亥成甲寅八乙卯成癸亥成

經辰之辰甲子十八丙寅成甲戌二十八乙亥成

亥成丁丑成壬午成甲申成三十八乙酉成

經辰之巳甲午四十八成丙申成丁酉成王巳成

先言周滅者謂周之滅蓋已久矣後言秦滅

周者謂秦之滅周則實始於是年也後九言  
某滅又言某滅某者放此

丁未

讎王

庚戌

秦考

辛亥

東周惠君

甲寅

有正統則每甲必紀其年之數無正統則不  
書

乙卯

秦始

丁巳

趙悼

己未

魏景

癸亥

魏王

經辰之午甲子魏丙寅王辛未讎韓  
先言秦滅韓而後言韓亡者韓之亡由秦滅  
之之故也其無興復之望亦因是而可見矣  
後九言某滅某又言某亡者放此

癸酉

趙

甲戌

魏

乙亥

魏

邵子於燕蓋欲其不務名而務實庶其不滅  
於秦者也然卒不免於為秦所滅數之窮歟  
或者理之有未盡也

丙子

魏

戊寅

魏

庚辰

魏

辛巳

甲申

秦始

二十

辰

經辰之未甲午漢高祖魏入

秦并天下而不與於正統之書漢始入關而  
即以正統書之此無他漢祖之寬仁蓋宜乎  
其居正統者也



楚伯王後入

大書楚何也當時之人蓋以楚為漢之對也

小書伯王何也以德揆之則伯王終非高祖

敵也

巳亥漢甲辰十一丁未漢惠帝甲寅漢昭帝

丁巳御岫瑤辛酉漢文帝

經辰之申甲子四甲戌十四戊寅後甲申二十

四乙酉漢景帝壬辰

經辰之酉甲午戌戌元帝辛丑漢武帝後甲辰

四丁未統癸丑統甲辰十四巳未統

經辰之戌甲子二十四乙丑統壬辰甲戌三

十四丁丑統辛巳統甲申四十四乙酉統巳丑

統癸巳統

經辰之亥甲午五十四乙未漢昭帝統辛丑統

甲辰十丁未統戊申漢宣帝統壬子統甲寅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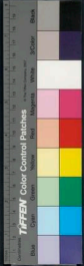
丙辰統庚申統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三甲子十七統戊辰

統壬申統癸酉漢元帝統甲戌二戌寅統癸未

統甲申十二戊子統己丑漢成帝統癸巳統

經辰之丑甲午六丁酉統辛丑統甲辰十六乙





王乙酉稱帝

九曰立者不當立者也九曰稱者不當稱者也此漢之光武說者以為無以異於夏之少康矣而亦有所不當者耶君子曰少康之立光武之稱二君之不幸也二君不幸而有其實則亦難乎其辭此名雖然祀夏配天則豈惟萬姓之幸雖夏之先王亦必以為幸矣祀漢配天則豈惟萬姓之幸雖漢之先帝亦必以為幸矣以吾之不幸而易上下君民之幸二君者雖欲不為其能已於上下君民之

乎以此見二君之立與稱異乎他人之立與稱然而既有其實則其辭亦難此名也祝氏曰揚雄以三統歷考其辭此名也祝國祚於法言之末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則是知新室不能久尚有後天之數光武再造又二百餘年也以數考之漢高祖以辰之午二千二百二十七而入關踰羊甲午入辰之未二千二百二十八而入關中世卦得運之世之元之元盤卦其年卦入會之世之元之世既濟九五爻以既濟卦考之數一

萬二千五百九十七億一千二百萬無乘數  
以會之分十三億九千九百七十八萬除之  
得九百夫陰陽相合而成物折九百而半之  
得四百五十此漢享年之祚也於內除閏每  
十九而除一併餘分亦除一減二十四年即  
兩漢之歲數四百二十六年也愚按四百五  
十該二十三箇十九總四百三十七年除二  
十三年餘十三年不滿十九亦除一年其曰  
每十九而除一併餘分亦除一凡二十四年  
者此之謂也此祝氏之說也

經辰之卯甲午十一甲辰二十一甲寅三十一

經世之篇作十年則其自甲辰於甲寅始有一字之異當除之丙辰廿戊午漢

明帝經辰之辰甲子七甲戌十七丙子漢章帝經甲

申九經丁亥廿己丑漢和帝

經辰之巳甲午六甲辰十六乙巳既丙午漢明

帝經丁未漢安帝初甲寅八既庚甲申辛酉

壬戌

經辰之午甲子十八丙寅漢順帝既壬申

戊九丙子經壬午既甲申十九既乙酉漢冲帝

既丙戌漢質帝既丁亥漢桓帝既庚寅既辛卯



元癸巳

經辰之未甲午八乙未經戌戌甲辰十八丁

未申戊申漢靈帝壬子甲寅七戊午和

經辰之申甲子十七中己巳又庚

庚午漢獻帝初甲戌丙子建甲申

經辰之酉甲午二十五庚子魏文帝辛丑初蜀

先帝建壬寅吳大帝癸卯蜀後主鎮甲辰丁

未魏魏建己酉吳建壬子吳建癸丑魏建甲寅

丁巳魏建戊午蜀建吳建庚申魏建甲寅

經辰之戌甲子已魏辛未吳建壬申吳建

癸酉吳建甲戌魏建丙子魏建吳建甲寅

寅蜀建吳建庚辰魏建癸未蜀建甲申

魏建吳建乙酉晉武帝建吳建丙戌吳建巳

丑吳建壬辰吳建

經辰之亥甲午乙未晉建吳建丙申吳建丁酉

吳建庚子晉建甲寅建甲辰二十庚戌建辛亥

晉惠帝建甲寅四庚申建辛酉建壬戌建

經辰之子二千二百四十五甲子十四建

丙寅晉建丁卯建戊辰建

己巳建庚午建辛未晉建壬申建癸酉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蜀 癸酉 晉 癸酉 甲戌 丙子 丁

丑 東 晉 癸酉 戊寅 甲申 丙戌 戊子

壬 午 晉 癸酉 癸未 甲申 丙戌 戊子

經 辰 之 丑 甲 午 乙 未 丙 戌 戊 子

癸 卯 漢 李 壽 大 興 甲 辰 乙 巳 丙 午

辛 亥 漢 成 帝 建 始 壬 子 癸 丑 甲 寅 乙 卯

寅 丙 辰 韓 符 生 丁 巳 癸 亥 甲 寅 乙 卯

經 辰 之 寅 甲 子 乙 丑 丙 寅 丙 寅 甲 辰 丙 子

午 祿 燕 宣 帝 永 平 癸 酉 甲 申 乙 酉 丙 戌

癸 未 魏 齊 永 明 甲 申 乙 酉 丙 戌 丁 亥

經 辰 之 卯 甲 午 乙 未 丙 申 丁 酉 戊 戌

魏 魏 丁 酉 晉 成 帝 乙 未 丙 申 丁 酉

戊 戌 魏 咸 亨 壬 子 癸 丑 甲 寅 乙 卯 丙 辰

庚 子 魏 元 興 辛 丑 壬 寅 癸 卯 甲 辰 乙 巳





正甲辰乙巳李丁未大戊申李乙

酉大庚戌李辛亥李壬子李乙

甲寅李乙卯大丙辰李丁巳李

巳未李庚申李辛酉李壬戌李

經辰之甲甲子丙寅大丁卯大己巳梁

文大庚午李辛未李壬申李乙

丙子李丁丑李戊寅李己卯李

辰李巳李庚李辛李壬李

甲申乙酉李丙戌李丁亥李

丁亥李戊子李己丑李庚寅李

經辰之酉甲午丙申李丁酉李戊戌

甲辰李乙巳李丙午李丁未李

甲寅李乙卯李丙辰李丁巳李

經辰之戌甲子李乙丑李丙寅李丁卯

戊寅李己卯李庚辰李辛巳李

經辰之亥甲午九甲辰十九庚戌唐高宗

寅五丙辰李辛酉李

經辰之子二十二百五十七甲子十五丙寅

經辰之...



戊辰庚午甲戌乙卯庚辰

辛巳癸未甲申唐中宗

乙酉武后

丙申武后

丁酉武后

戊戌武后

己丑武后

庚寅武后

辛卯武后

壬辰武后

癸巳武后

甲午武后

乙未武后

丙申武后

丁酉武后

戊戌武后

己丑武后

后於是年召帝房陵則有之其曰復政則未也未即復政而遽以復政書之何也唐之所

子以為政自是可以復矣予子之以復政書也其殆緣其臣子之意而書之乎

庚子武后辛丑武后甲辰乙巳武后丁未武后庚戌唐中宗壬子唐玄宗癸丑武后甲寅武后

經辰之寅甲子十三甲戌三十三丙子入宮

入者不宜入者也曷為其不宜夫入天子之

邑猶為四方之極矧曰天子之宮乎其為四

方之極大矣是固風之所自化之所本而可

以但知舊之為可聚乎故曰入不宜入

壬午天甲申三十三

經辰之卯甲午四十三丙申唐肅宗繼戊戌元

庚子社壬寅德癸卯唐代宗德甲辰二乙巳春

丙午秋甲寅十二庚申唐德宗德

經辰之辰甲子五元乙丑禮甲戌十五甲申二

十五乙酉明宗不及丙戌唐憲宗元

經辰之巳甲午九辛丑唐穆宗繼甲辰四乙巳

唐文宗繼丁未唐文宗元甲寅八丙辰繼辛酉

唐文宗元

壬午甲子田丁卯唐宣宗繼甲戌八辰

唐肅宗繼甲申五

經辰之未甲午唐僖宗繼丙申王仙芝

王仙芝群盜耳由有王仙芝而後有黃巢由

有黃巢而後有朱溫由有朱溫而後有李存

勗九五代之相承皆自仙芝而始然則繼欲

以為群盜而不書果安得而不書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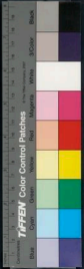
丁酉黃巢繼庚子李存勗辛丑李存勗癸卯

繼王甲辰乙巳繼丙午繼丁未繼戊申繼己酉

唐昭宗蓋繼蓋甲寅蓋繼蓋甲辰蓋繼蓋甲寅蓋繼蓋甲辰蓋

子繼甲寅蓋繼蓋甲辰蓋繼蓋甲寅蓋繼蓋甲辰蓋





戊辰之申

甲子

乙丑

唐高祖

辛未

壬申

唐高祖

甲戌

乙亥

唐高祖

丙子

丁丑

唐高祖

戊寅

己卯

唐高祖

庚辰

辛巳

唐高祖

壬午

癸未

唐高祖

甲申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戊辰之申

甲子

乙丑

唐高祖

辛未

壬申

唐高祖

甲戌

乙亥

唐高祖

丙子

丁丑

唐高祖

戊寅

己卯

唐高祖

庚辰

辛巳

唐高祖

壬午

癸未

唐高祖

甲申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太宗

太平興國

己卯

乾元

癸未

開禧

甲申

隆興

戊子

隆興

庚寅

隆興

癸未

隆興

甲申

隆興

經辰

之亥

甲午

十九

乙未

至道

戊戌

宋真宗

辰七

顯慶

戊申

麟德

壬子

麟德

甲寅

丁巳

太平

壬戌

癸亥

宋仁宗

壬戌

天聖

甲寅

丁巳

經辰

之子

二千二百六十九

甲子

二辛未

契丹

壬申

道興

壬申

道興

壬戌

契丹

甲寅

十二

契丹

丙子

子

太平

戊寅

契丹

庚辰

之己

契丹

甲申

二十二

己丑

契丹

經辰

之丑

甲午

經

乙未

契丹

丙申

契丹

辰

契丹

丙申

契丹

甲寅

契丹

辰

契丹

英宗

太平

乙巳

契丹

丙午

契丹

戊申

契丹

甲寅

契丹

七十

丁巳

契丹

十

契丹

契丹

二十

契丹

甲寅

契丹

七十

契丹

丁巳

契丹

經辰

之寅

至

契丹

經辰

之亥

契丹

契丹

此經

運之篇也

自卯子

之本

書觀之

已於

經

契丹

會篇

中挑出

此篇以

見用數

交數之

不可

以

契丹

雜矣

今乃於

用數之

中取其

行事挑

而出之

契丹

契丹

別作

此段非

鑿也蓋

自卯子

之本

書觀之

固

契丹

自有

挑出之

意朱子

於意外

得之而

愚也竊

契丹

契丹

有取焉

是亦私

淑艾之

謂也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取

焉是亦

私淑艾

之謂也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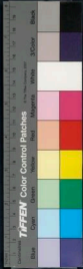
AS E 838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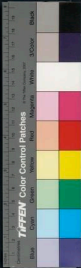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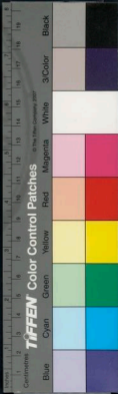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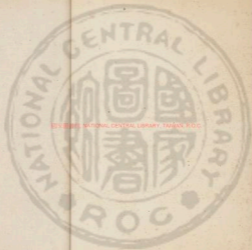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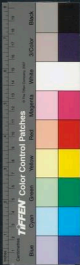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皇極經世書卷之二

以運經世

運有三百六十元每一元當三百六十總三百六十而自為一元則元之體寓於運而為經運之用寓於世而為經此之謂以運經世而其說則自以會經運而推之歟

經元之甲  
經運之  
蓋曰經日之中一日即元也經世之篇則又曰經之申一元即日也日之與元也均之





以申計之。之以申。其。戌將必爲之次。焉  
是雖曰其。知其。則斷可想也。

經會之已六

祝氏曰元經會。天之數也會經運觀地之數也  
運經世觀人之數也。審如是說則觀地者始於丑  
觀人者始於寅。可矣。今徒不然。觀地者不起於丑  
而起於寅。觀人者不起於寅而起於巳。此其。何  
哉。蓋地不徒觀觀其明。故閉人不徒觀觀其治  
亂。與交關。故閉不觀於寅。成之中。月。之。用。其。

乎其。無所考矣。治亂。衰不觀於巳午之中。則人  
之用。茫乎其無所考矣。地始於寅。人始於巳。豈徒  
然哉。觀物有要。乃所以爲觀物之法也。

經運之癸一百八十

會有十二而經會之巳居其六。是於十二會中居  
其半也。運三百有六十而經運之癸居其一百八  
十。是於三百六十運中居其半也。會與運。冬居其  
半。豈不。一歲之巳。月一日之巳。時乎。當此之時  
陽明。勝而陰濁。消。典章文物必有可考者矣。即是  
以觀斯人之數。不亦可乎。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

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半之則二千一百六十此  
其四千一百四十九則其去半之數繞十有  
一世之陽耳典章文物豈無所考而猶未盡書者  
無他易書詩春秋之所不載則雖邵子亦莫得而  
書之也

一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 經運之甲一百八十

一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一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 經運之乙一百八十

一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七十三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丙一百八十

三〇經世之子一千一百八十五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丁一百八十

四〇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

經元之甲一 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戊一百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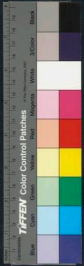
五〇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九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己一百八十

六〇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

經元之甲一〇經會之午七〇經運之庚一百八十

七〇經世之子二千三百三十三



經元之甲一〇經元之午六〇經理之辛一百八十

八〇經元之子二千二百四十五

經元之卯一〇經元之午七〇經理之壬一百八十

九〇經元之子二千二百五十七

此經世之篇也其大槩已見於前矣若其載事之辭今錄于後非敢以別段目之然亦不以累書之全體也

經世之末二千一百五十六甲午至癸卯

以上十年乃堯以前之十年也

甲辰唐高宗皇帝位千平陽號陶唐氏

肇始也堯之即帝位為天子實自甲辰而始也平陽地名以其在平河之陽故曰平陽陶與唐亦皆地名陶於水附澤唐於星屬參小而言之則皆一國一色之名大而言之則帝堯有天下之號也命羲和欽若夫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體元居正說春秋者之所尚也然其源流所自則昉於此乎始矣何以言之蓋非體元則無以上順天道而順天之道者亦有不本於欽者也非居正則無以下格人情而授人以時者未有不資於欽者也春秋百王之大法而其篇首所書實昉乎此









建寅月為元

或問唐書以前有建子

乎曰蓋有之矣何以

明之堯山之見神農之口也以其為首而九建寅者宗之雖唐虞尚然不特夏后氏為然也臚藏之易黃帝之易也以坤為首而九建丑者宗之不特殷人為然也周人所用之易伏羲之易也以乾為首而九建子者宗之不特周人為然也或者又問子為天正以乾之為天也丑為地正以坤之為地也若夫夏為人正何取於辰而以辰為人哉曰連山之易不傳於世吾不得而考之知雖然考之

周易則元之書有正氣自辨而上有限焉至於六四則直擊人體而言之以為辰其身矣此非取諸人以為象乎夫以周易考之辰之六畫猶有人之象焉則安知連山之不以辰為人乎又安知周易不兼用連山歸藏而時出入於其間乎不然歸藏以地象坤周易為易亦以地而象坤乎知周易未嘗有改於連山之象也周易未嘗有改於連山之象也為人正以辰之為人也

復疑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甲寅



經世之申一千一百五十八

甲子唐帝堯二十一年○甲戌○甲申

凡甲子甲午年無事心經帝王之年數一以示在  
位之久近二以示開世之升降也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五十八

甲午唐帝堯五十一年○甲辰○壬子經治水績用  
第成

鯀禹父也桀禹一書曰啓曰治者相半蓋治者  
禹所自治也啓言鯀嘗治之而禹復修之也鯀之  
治水未嘗無功第不能大集于成耳書曰績用弗

成而不諫無績意可見矣不然帝堯之時顧以九  
載而專任無功之人豈清問之體然哉

癸丑帝堯求禪

禪之為言代也循善往而復代之也善往復代天  
不言而氣自行也何求之有聖人不能無心矣然  
而無私心也是故老而求禪求可以代帝位之人  
也吾誠求之而未知何人之可以當此位也其心  
亦汲汲也誠知其居世也而恩甚勞哉

明明揚則

此可以見其所求之廣而不拘於明者之明亦不





拘於側者陋者之揚其一道為公之謂歟

右徵舜賢

當矣有以固益求於元竟則有求於舜也舜既為  
四岳諸臣之所舉果安得不徵而用之哉

歷試諸難

歷試諸難者不一試而遂已也人非全才者能於  
此或不能於彼惟歷以諸難試之然後見其才全  
德備果可以代帝之位也

降二女子媯汭作嬪于虞以觀法焉

媯汭有以二水言之者矣惟杜佑釋以一水言之

若曰媯汭水有舜廟在焉亦嘗疑之矣及觀杜預  
之釋諸水其於汭字每以水曲言之然後知媯汭  
云者媯水之曲耳出歷山入河其為一水無疑矣  
虞舜氏也或以陝城之虞當之或又以梁國之虞  
當之然考諸經文但曰降于媯汭嬪于虞則是媯  
汭即虞不必多為之說以汭之也

甲寅 乙卯舜言底可績帝以德薦之于天而命之  
位

合經與傳而考之績以手見德以行見然其薦之  
也不以績但以德何也以績舉之於民者也若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Black

3-Color

White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暴之於天則必以德非以績也

月辰正月上巳舜受命于又祖

文祖蔡氏以爲堯之始祖特未詳堯之始祖爲何人耳蔡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也竊意蘇氏之說得之矣蓋堯即位於帝華之後而帝堯則其父也華不足以受堯之天下而堯則受之堯固賢於華矣然而華之廟則不可廢也於是攝華而祖堯則文祖爲帝堯之廟斷在不疑蔡氏明知蘇氏之說爲可取而復自以堯之始祖言之無惟乎其人之不可以沉指也

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謂堯之象爲即舜之璣乎非也堯不曰璣而曰象說者以爲蓋天之所祖祖堯之象而製焉者是也謂舜之璣爲即堯之象乎非也說者以爲渾天之所祖祖舜之璣而製焉者是也然則孰爲善孰爲不善曰渾天爲善夫謂渾天爲善則蓋天爲不善乎非也然天下之事述者恒工於作非其智有不同之矣時有不同也不然歟則觀天之器無逾於渾天矣其亦有可議乎曰有之何謂耶曰說者紛紜不一而足姑舉其槩所言之衡非所以擬天所





東此其地在舜則分青之北而為營若乎榆關守  
捉肆營之西此其地在舜則分冀之東而為營  
若乎營之固不必皆分於青也又嘗以漢志  
參之則河東固是井州之地然不可謂之冀東謂  
之冀西可也且所謂恒山云者於周則信乎其屬  
井矣於漢則不井之屬而偽冀安知帝舜之時不  
漢制之合而合周乎惟豎豎閭之地是為幽州可  
必若井之與營則不必皆如其說故漢以漢唐之  
書參而訂焉○或曰十有二州既可得而見之矣  
十有二山亦可得而聞之乎曰不可得而聞之矣

然以禹貢之所載合周官職方氏之所掌其大畧  
亦有可考者焉漢之書之經書之所謂之衡  
吳檄靡之醫無閭在兩表漢書地理志惟營州若果則  
漢或唯徐則成豈故羽惟營州若果則不可考然  
之山此於海也夫豈非營州之山乎豈然則  
不能外此海也夫豈非營州之山乎豈然則  
九且大者皆在封亦無不可於以南方言之若  
所封之諸山豈亦無不可於以南方言之若  
之山豈亦無不可於以南方言之若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時月日之協與正正之以曆而已矣度量衡之所  
以同同之以律而已矣然則律之與曆也亦有可  
協而同者否乎曰六十四卦始於一陽之復終於



六陰之坤陰六陽六而一歲之運畢矣十有二律  
始於子月之黃鍾終於亥月之應鍾陽六陰六而  
一歲之運畢矣是故易可以生曆律亦可以生曆  
以易生曆者一陽為復此十有一月之卦也而天  
正之建子者取焉二陽為臨此十有二月之卦也  
而地正之建丑者取焉既曰地正何取乎二陽之  
臨也哉臨之衝為遯臨雖二陽遯則二陰此建丑  
之地正所以於是為有取焉三陽為泰此十有三  
月之卦也而人正之建寅者取焉天地之數終於  
十二至十三則又復始於一矣若大正之一字子

丑寅三月皆可得而稱焉不但寅之一月可得而  
專之也以律生曆者黃鍾為天統猶之十有一月  
而其卦為復者也林鍾為地統猶之十有二月而  
其卦為遯者也避臨之衝也林鍾大呂之衝也卦  
不用其當月之卦律不用其當月之律而皆用其  
衝陽進陰退其道因應爾也大簇為人統猶之十  
有三月而其卦為泰者也一歲有十二月一元有  
四千二百六十歲其謂之正以能為之長也其謂  
之統則亦為長者之事也是何也以其小則可以  
統一歲之十二月大則可以統一元之四千二百



之謂是也... 臣之與其事者非也... 惟在於其得所... 臣之與其事者非也... 惟在於其得所... 臣之與其事者非也... 惟在於其得所...

以典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臣之與其事者非也... 惟在於其得所...

經世之成二千一百五十九... 臣之與其事者非也... 惟在於其得所... 臣之與其事者非也... 惟在於其得所...





甲子漢帝靈九年 甲戌○癸未帝堯殂落

音堯

甲申○丙戌月正元日葬啓于文祖號有虞氏都蒲

改也

按河東以蒲名邑者有二焉一則蒲子晉重耳之

所居是也一則蒲侯帝重華之所都是也然則虞

相近乎不必然也蓋此蒲及是在秦之東彼蒲

子是在翟之南也或者以是年爲帝舜即位之

年非也夫帝舜之受命文祖夫豈文祖謫謫然

命之哉豈不敢自服其天下而託諸文祖以擬之

則必無追而復之之理矣其謂攝非也以天下

不可有兩君故謂之攝然攝之一字可言於堯

未殂落之前而不可言於堯既殂落之後何則舜

以嗣君而服先君之喪非有即真者在也而又何

攝之有乎當是之時而亦謂之攝則是攝嗣君非

攝先君也堯之子不得爲嗣君則是舜之爲嗣君

也審矣喪畢而後即位愚有以知其爲無是理也

然則其格于文祖也奈何曰舜之繼堯有當因者

焉有當革者焉都不必遷也而都蒲阪則平陽之

廟社必主之以冊朱而後可也號不必改也而號



有虞則尚唐之謫系必領之以丹朱而後可也此所謂當章者也然而華之中未嘗無因者在虞自虞而實自賓所謂並行而不悖者是也禹之都安邑號有夏放此

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以聽咨十有二枝

而視聽之所以無壅也

命九官以伯禹爲司空授爲司徒授爲司徒皇國司王舟司工益司虞夏司禮安司樂詭司言此九人便先百按

法守雖殊而樂以道設爲言此上下之所以相須而彌縫之所以無缺歟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庶績其凝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六十

甲午虞帝舜三十九年○甲寅○丙辰帝舜求代以功薦禹于天而命之位

均之曰薦也而其所以不同禹以功舜以德其帝

王之分歟

丁巳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

均之曰受命也而其所以不同禹于神宗舜于文



相其祖宗之分歟。或問竟之所從受天下者謂  
之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謂之神宗。此當據  
說也。其為說果皆善乎。曰。蘇氏之說於文祖則得  
之矣。於神宗則失之。何則。以其為記禮者之所感  
猶未免乎常人之見也。則不可無以正之矣。然則  
如之何。以義授之舜。所受命之文祖。當是帝舜  
所受命之神宗。當是瞽瞍無疑矣。然則舜之於竟  
也。忘其所受而越不之祭。豈曰鬼神非其族類不  
欲其祀。禹之有天下也。未嘗言禘而宗舜。舜之有  
天下也。何獨舍其所生之瞽瞍而惟竟之是宗乎。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舜禹之所  
以事瞽瞍鯀者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此未均之所以事竟舜者也。斯禮也。以上則  
達于天子以下則達于庶人。無貴賤一也。豈有身  
為天子而不得以天子之禮事其父乎。天子曰  
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夫以子孫對宗廟而言。則其  
一脈之相傳必非其族類者得以干乎其間矣。  
或者又曰。竟以天下授舜。舜以天下授禹。莫大之  
恩也。而不得受其所報之祀。探之於義。其亦安乎。

曰施必有報禮家所尚豈以舜禹而不知乎然使  
朱均不失爲諸侯則宗祀之禮其責在朱均不在  
舜禹且堯舜之於舜禹生而讓之矣舉天下之大  
皆其所讓宜其於既死之後而猶屑屑焉計崇庠  
較黷約於樽罍豆之閒乎其不必然矣或者又  
曰天下本竟之天下非譬腹之所有也今以堯之  
天下授之於禹當以告堯不當告譬腹曰爲此言  
者蓋亦似之而非也身有天下推以與人此堯之  
所以有天下而無天下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譬  
腹之所以無天下而有天下天以天下授禹者舜

也不敢擅天下而必告之宗廟者亦舜也然而神  
宗則固有虞氏之神宗謂爲宗堯者非也

正天下水土

此論所謂

分九州九山九川

澤地

此論所謂

修其

六府感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大均

舜禹之也也也有嚴水觀天者矣有謹於察地  
者矣天道得則其於人事也必無所失焉地道順  
則其於天道也必無所逆焉雖然此達而在上者  
之事也若其窮而在下則指節可以觀天掌之可  
以察地非有以自適其適其何足以知之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甲子夏王禹八年○癸酉帝舜陟方乃死

陟猶殂也○殂猶落也陟則愈升而愈遠魂不返矣  
死則愈漸而愈盡體不復矣後之人徒知死之爲  
死而不知所以死者本由其氣之升而不降夫是  
以其皆之死而不蘇也然則聖賢於此獨不能  
營於其魄使之常相合而不相離乎曰死生之說  
夜旦之說耳通乎旦夜而知死生之變不足以休  
其心其生也順其死也安矣故聖賢之學但以全  
照爲事若夫後天不老則異乎報矣異乎報者非

所以爲教是以聖賢不爲也

甲戌禹都安邑徙居陽翟

禹之下都安邑之上當有缺文所謂號有夏氏者  
是也○安邑在河東陽翟在河南按禹初都平陽  
後徙安邑未嘗徙陽翟其謂之徙陽翟雖本徐廣  
之言然而括地志非之蓋曰自禹至太康皆不易  
唐虞都城之舊則其所居在河東不在河南次矣  
抑齊王世純又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則河  
南陽翟固是夏伯之都非夏王之都明甚邵子之  
言或承徐廣之誤未可知也

大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戮焉  
塗山國名在壽春縣東北防風氏亦國名其君瑩  
姓守封禹之間封禹二山說者以為在湖之武康  
云○會塗山北也戮防風師也向使大順之中無  
至陰者寓焉則有罪者雖欲戮之惡得而戮之此  
文事武備所以為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者歟  
舜未夏至禹東巡狩至于會稽崩元子啓踐位

按會稽者會計之謂也禹於是為會天下之當會  
者而計之夫是以命之曰會稽也○喪畢而後  
即位之說載於舜之丙戌辨之詳矣此禹之癸未

非洛之癸未也而啓之即位也○禹崩之年準  
以春秋之法曷不於帝喪之明年書之耶按成王  
以乙丑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即於是日遊子釗  
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為愛居之主則是先君之  
殘後君不殺舉而宅所當宅也所當血會謂葬崩  
之年而不其所當踐之位乎子然後知葬後而  
即位者即其居喪之位也逾年而即位者即其朝  
廟之位也其謂之喪畢而後即位無他感於孟子  
避位之說而不知孟子之意偏有所重而非正為  
鑒世者言之也



甲申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按扶風之郿縣志曰古扈國也杜佑曰有甘亭  
在郿即啓與有扈戰處。紀之時書啓命矣而放  
殛則未書也舜之時書放殛矣而殺戮則未書也  
使禹無防風之戮則朝覲會同衣冠玉帛何以異  
於堯舜之時哉然而防風後至則既慢於禮矣履  
於禮者速於刑防風氏蓋自取之也雖然禹不護  
已而用刑猶幸其不至於用兵也啓不獲已而用  
兵以征可也以伐亦可也而何至於書戰書戰如  
二君矣所以見有扈之不臣也而其世變則有可

呼茲其為蕭條之秋歟

又按非營之言首緒六事

矣一軍萬二千五百人

也夏之軍制雖未知其果幾與否然漢以六軍為

至是而巳改手其法也又言左不攻左言不攻右

之法也御其馬之正則皆以不恭命責之此車戰

而巳也乎其次也可見其法之嚴也

天子力乘之數計也總之總之總之總之總之總之

則十萬矣自安邑而西以至於魯何會千里孫子

曰井用兵之法無事千乘車千乘帶甲十萬千

萬之數也



得已焉者乎齊桓公以師伐楚惜哉其始有不  
不可也而不遠抗也乃請其故焉之以諸侯而伐  
諸侯然必請其所以見伐之故現以天子而在諸  
侯使敢抗乎自其敢抗也而諸侯則王師未至之  
前能可知矣故曰不得已焉此之謂也

壬辰夏至洛滿元子大康踐位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六十二

甲午夏王太康三年 甲辰 甲寅 辛酉夏王太

康失邦蓋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有窮后

羿因民不忍距于河而死

洛表洛之南也窮國名晉地記曰河南有窮谷本

羿之所遷者是也河則逕洛之北云○以周禮考

之軍禮有五田圖與居一焉果以軍法從事羿能  
距我我獨不能有以驅之乎天雄之所指不移時  
而可以却之矣然而不能則必有其故焉何則禹  
之征苗僅三旬耳師不待老而還班旅未告勞而  
已振夫以征誅行之猶不逾月矧曰以田狩行之  
顧可以逾三月而弗返乎握兵在手而兵則不為  
之用也則必自潰而散耳民既不忍此固不執者  
所藉以自資者歟噫是亦足以為萬世之永鑒也  
已○又按舜有所勅而皋陶贊之是即正雅之所  
由以起者也禹有所戒而五子述之是即變雅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Cyan Green Blue



所由以起者也王文公有言曰詩行於世先春秋  
嗟夫豈特春秋而已哉其自胤征以下皆後之矣  
觀物之變者其尚有考於斯

子仲康立蚩蚩辯蚩辯蚩壬戌命胤侯征羲氏和  
氏

胤國名羅氏曰今利之胤山出舞衣所謂舞衣川  
錦是也然則其國在蜀其君則仕於王朝奇數羲  
氏和氏在堯則分命四子在夏則俱為一官二氏  
守術口即位之後未能誅羿還討羲和是豈羲和  
之智有餘而力不足羿之智不足而力有餘矣是

以急其所不可變緩其所不可急者歟仲康於此  
亦可謂善於為下者矣抑愚有疑焉自壬戌之後  
至於甲戌凡十有三年非必果無閒暇之日可以  
有為也顧不能有為是又必機動於此變生於彼  
其在於羿繼不能資其所長於人豈不能護其所  
短於己夫是以上下相持莫之或發以至若是之  
久歟由是而推有以見壬戌之秋特掩其不備而  
先之耳使其歲月之稍淹措置之已定雖有神兵  
猶將闔手況其貞之已疾者乎故知先其未備而  
掩之者雖非待人以怒之體然以施之亂賊未為

所謀之不善也

經世之實二千一百六十三

甲子夏王仲康三年○甲戌夏王仲康崩子相繼立  
依同姓諸侯事置其鄰氏

斟灌斟鄩二國名據應鄩說書是即斟灌平壽即  
斟鄩於漢為潯陽北海郡○吾意當是之時胤侯  
非死即罷其意也諒非出於君心好惡之不常其  
死也亦非出於天命短長之難必屢言出於羿之  
所為而已矣中以羲和為羽翼而胤侯則窮之羿  
以羲和為腹心而胤侯則刻之此羿之所以不能

不致繫於胤侯也歟  
而又崩相於是胤侯在位其父立於獨不斟  
灌斟鄩之依而誰依嗚呼天步之艱一至於此亦  
危矣哉

甲申

經世之卯二千一百六十四

甲午夏王相二十一年○壬寅寒浞殺有窮后羿  
寒國名鄭樵曰今濰州東二十三里有寒亭 羿  
自距太康以來至是蓋四十有餘年矣夫羿之所  
為何以異太康之所為哉左氏謂忘其國鄙而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其處壯則其隘於敗寇太康必有甚焉夫以大康之政遊甫十旬耳而民已不忍弄之政遊乃至四十餘年之久而民猶忍之是何當時之民寧忍於賊而不忍於其君哉蓋以君道望其君則政遊不返失君道矣此民之所以不忍也若賊則何敢以君道望之哉其斬艾可畏也其鉗制可懼也民雖不忍亦將如之何哉彼寒浞特弄之家衆耳家衆不宜自蔽其辜而竟以殺之此誠不善之積天所不容故假手於浞以殺之歟

使子澆及豷伐斟灌斟鄩氏以滅相

泥之所爲弄之所教也無道矣而澆豷有子焉何居豈天之於有夏固欲以是剝亂之歟抑非豷非澆則無以厚泥之毒而澤之歟君子觀澆澆于過豷豷于戈則知有豷有澆非泥之福爲此疾疾正以危少康之心而深其慮也

相之臣靡逃于有禹氏相之后縉還之有仍氏遂之少康

禹即平原之禹縣有仍后緡父姁之國也其地未詳○靡之逃有典後之望爲使后相既滅而少康不生則如之何曰后相既滅而少康不生則凡禹



之後皆可以承禹之祀也。雖將擇於姒姓之中，求  
可以復讎殄賊者而事之，亦立果無其人哉。惟夫  
后相既滅而少康復生，則復讎殄賊非他人責將  
必俟少康之長而事之。此其所以舒徐容與之四  
十年，然後一舉而事集其志，使其氣果固非僥倖  
嘗試而為之者也。

甲辰○甲寅

經世之辰二千一百六十五

甲子夏王少康生二十三  
甲戌 壬午夏之遺

臣靡自有禹氏，托斟灌斟鄩二國之墟，以滅寒浞而

立少康，少康立，遂滅流于過，滅殺于戈，以絕有虞氏  
之族。

過，文皆國名，鄭樵曰：今萊州掖屬北有過縣。又曰：

戈在宋鄭之間。五峯胡氏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

而改圖，則庶幾焉。顧其死內，覬大利，外畏大難，  
雖有良心，日銷月變，其不心於父者，希矣。少康之靡

焉，寡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存義而已。非圖富貴  
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流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

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中興之真可謂中興者矣故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不覽乎商軒張氏曰曰一成衆一旅少康之勢可謂雖微而卒用以興其國回諒慮必大有曲折借不傳於後猶幸有左丘明傳於耳要之靡與有南氏及有仍氏皆佐少康以不為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不忍而欲速則身且死而况國乎性其潛也若深淵之觀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將者也西山真氏曰靡之忠如此而杜預乃曰靡夏遺臣之事羿者也今考其事實乃事相非事羿也

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

甲申

經世之已二千一百六十六

甲午夏王少康立十三年○少康夏王少康崩子杼踐位甲辰○甲寅○少康中夏王杼崩子槐踐位

經世之年二千一百六十七

甲子夏王槐四年夏王甲申○丙戌夏王槐崩子芒踐位

經世之年二千一百六十八

甲午夏王芒八年甲辰夏王芒崩子泄踐位甲寅



庚申夏王世崩子不降踐位

經世之由二千一百六十

甲子夏王不降四年○甲戌○甲申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七十

甲午夏王不降二十四年甲辰甲寅甲巳未夏王不降

崩第高立

經世之戌二千一百一十一

甲子夏王高五年○甲戌○庚辰夏王高崩子履踐

位○甲申

甲午夏王歷十四年○辛丑夏王歷崩不降子孔甲

立○甲辰甲寅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七十三

甲子夏王孔甲二十三年○壬申夏王孔甲崩子皋

踐位○甲戌○癸未夏王皋崩子癸踐位○甲申一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七十四

甲午夏王癸十一年○壬寅夏王癸崩子癸踐位○是

之謂桀  
按癸非發之子乃發之弟系本以為帝皋生發及  
履癸是也謠法謂賊人多殺曰桀此未必然詩言



邦之祭考正作此祭則祭亦俊傑之名耳祭惟有  
此俊傑之才而不能以德將之是以暴戾滿荒以  
至於喪身亡國皆其沒德之才有以誤之耳司馬  
氏謂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若祭者其亦  
所謂才之勝德者歟

甲辰○甲寅

經世之寅二千一百七十五

甲子夏至癸二十二年○甲戌乙亥始娶妹喜

易之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父母之道也

咸恒夫婦之道也一夫一婦維廣人猶然曰天子

乎其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其無  
不備焉可也夫豈以嬖一妹喜為足以病其政哉  
然而有夏之政以典則興之而不足以荒縱賤之  
而有餘此無他故笑九重之盛本非妹喜之所宜  
居也而必為傾宮瑤臺以處之八珍之飲本非妹  
喜之所宜享也而必為肉山脯林以奉之不特此  
也一鼓而牛飲者凡三千人此果何為者哉亦徒  
以資妹喜之一笑而已矣如是而曰綱不壞紀不  
壞者未之有也然則整其綱頌其紀當若之何曰  
以董制欲



丁丑歲湯而諸侯位自商丘徙治亳

湯名履姪子氏契之後也據契之所封是曰商丘  
在商州之上洛後世遷徙不常必隨其所至皆以  
商丘名之此所謂商丘梁國之睢陽云爾而亦以  
商丘名之固也雖然不可無疑者焉何則有殺紂  
焉謂之南亳有蒙城焉謂之北亳皆梁國之地也  
豈其自梁國而徙梁國歟非也哉者以為契父帝  
嚳所居之亳在洛之隈師湯自紂國而遷焉所謂  
從先王居是也然則此所治之亳其在隈師無疑  
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1998, National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O. 0



U.S. BUREAU OF NATIONAL CENTRAL INTELLIGENCE TRAINING, P.O. BOX 1100, WASHINGTON, D.C. 20540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始用伊尹

伊尹湯之師臣伊姓尹字摯其躬也夫自之  
于丁丑三年之間耳而治亂之機於此乎判焉何  
則桀以乙亥嬖桀氏之女湯以丁丑用莘野之夫  
此其爲治亂之機難微而實著耶子觀物之變而  
皆以始字書之其亦有以也夫

戊寅成湯征葛

按陳留陳陵縣孟康曰古葛國今葛鄉是也我之  
正正彼之不正斯征之謂矣或曰其理正其名不  
正則如之何曰此以論常情可耳其有出於常情





之外者命即天命討即天討圖未可以論常情者而例論之也

己卯成湯薦伊尹于夏王○壬午伊尹醜夏復歸于亳

程子曰所謂下愚非必愚也性性彌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知商辛之爲下愚則知夏桀之亦下愚矣何則商辛之剛非無三仁之與居也其如商辛之不移何夏桀之剛非無元聖之與居也其如夏桀之不移何自伊尹壬午相與同居者謂伊尹

矣然桀之爲桀猶夫入也則惟有歸九而已矣豈大此豈君有絕於桀哉則自絕於桀故也

甲申桀囚湯于夏臺

按朱子之釋是辭謂馮翊之夏泉即史記之所謂夏臺也

經世之邪二千一百七十六

甲午夏王癸五十二年乙未伊尹相成湯伐桀升自兩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敗走三腹遂伐三腹俘厥寶玉放桀于南巢

陶在河曲之陽孔氏何以有出其不意之說蓋河



之曲處在北流之爲地又在河曲之北則桀都安  
邑又在其南矣地之勢東南下而西北高湯之伐  
桀也自南而北故以井陘言之遂與桀戰鳴條則  
反自北而南不自井出其不意則何必自南而北  
又自北而南若所謂掩其不備而擊之者哉此說  
者所以不無疑焉者也疑之誠是也然湯之於桀  
其罪而攻之豈必如後之人以譴道而行兵者  
哉說者謂帝也謂之昆吾氏也皆助桀爲虐者也  
顧雖未詳其詳則滑之帝城是也昆吾則近乎  
沁邑之界矣先言井陘所以警桀也後言而知所

爲焉吾何求哉吾將卷旆而南矣惟其不知所警  
於是乎井桀而伐之矣詩不云乎蠢爾既伐昆吾  
夏桀鄭箋曰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常顧克之昆  
吾夏桀則同時誅也觀此則湯之井陘果非出其  
不意者矣鳴條地名在右曰安邑之西有鳴條陌  
三股國名皇甫謐  
居冀城是也

遷至大桐

司馬貞曰大桐

大桐在河曲之北則大



大以此非必  
也

仲虺作誥歸至亳乃大誥萬方南面稱諸侯建國曰  
商以且為歲始曰祀與民更始

曰祀者春祠夏杓秋嘗冬烝皆一歲而一周故名  
歲曰祀而與民更始之意亦繫於是焉可得而見  
矣何則教民以孝所以事乎其親也而移以事君  
移以事長無不本於是焉自是以前蓋有故而不  
祀者矣自是以後必無放而不祀者焉故曰與民  
更始之意亦從於是焉可得而見之蓋以此也  
甲之○丁未商王成湯崩元子太甲踐位不明伊尹

代之桐宮

桐地名羅氏曰桐室桐也宋之虞城南五里有桐  
亭宮者湯之殯宮所在也史記謂湯崩太子太丁  
未立而死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又立外  
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趙  
氏之注孟子亦云惟伊尹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  
湯崩時外丙方二年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政  
立之也考亭朱子之注孟子則兩存其說然則先  
儒之論蓋未定也今以從世紀年之曆而考之則  
左子之說為近若如史記趙氏之說則年次不同









甲寅

經世之辰二千一百七十七

甲子商王太甲十七年甲戌庚辰商王大甲崩子沃

之數則矣自來見而上雖不曰則天之數而實大  
也十二山十二為可知矣然而曰大長而昆不  
應其數者非有他也大其義乃所以大其義也  
故其數以為求於外者大可知矣以此祀天求  
德也而取則有文焉豈非立也而求則有皆文  
也則則無不乎爾也豈爾之詞果以此言豈深文  
必聽之矣然也以此言也豈爾之詞果以此言豈深文  
許也之野而不能建此言也豈爾之詞果以此言豈深文  
與世相連而益之茶者豈爾之詞果以此言豈深文  
與其文之也也而細施於義見之貨國容之盛也  
者神於於亦其勢之必然也

丁卯位 甲申

經世之巳二千一百七十八

甲午商王沃丁十四年 甲辰巳酉商王沃丁崩第

太庚立 甲寅五

經世之午二千一百七十九

甲子商王太庚十五年甲戌商王太庚崩子小甲踐

位 甲申辛卯商王小甲崩第癸巳立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八十

甲午商王癸巳三年癸卯商王癸巳崩第太戊立是

謂之宗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大修成湯







使其屈帥之得於教前即其地也

經世之成二千一百八十三

甲子商王仲丁六年辛未商王仲丁崩國亂第外士  
立甲戌甲申丙戌商王外壬崩國亂第河澶甲立  
徙居相

漢孔氏曰今魏郡有相縣按唐有相州而漢無相  
縣孔氏之說或後人之所加歟

經世之亥二千一百八十四

甲午商王河澶甲八年乙未商王河澶甲崩于祖乙  
遷位圮于耿徙居邢

按圮之耿書序之文也遷于邢史記之文也當隱  
曰邢音耿則邢即耿也而邢子別兩書之若以虛  
隱之說爲正則遷在前圮在後可也

巫賢爲相

周公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初不言其格上帝  
又不言其又王家然則舉不足稱歟曰蓋有之矣  
其曰輒惟效有陳保又有穀則巫賢之與甘盤均  
之能又王家者也能以王家則人之事盡宜其於  
天之理而容或有違是故求帝於此心之內可也  
求帝於此心之外不可也此古之人所以或言天

或言人言雖不同不害其為旨之也

甲辰。甲寅商王祖乙崩子祖辛踐位

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八十五

甲子商王祖辛十年庚午商王祖辛崩第沃甲立

甲戌。甲申。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八十六

甲午商王沃甲二十四年乙未商王沃甲崩國亂兄

祖丁立

祖丁非兄也乃兄之子耳史記謂沃甲崩兄祖辛

之子祖丁立當從之

甲辰。甲寅。

經世之寅二千一百八十七

甲子商王祖丁二十九年丁卯商王祖丁崩國亂沃

丁之子南庚立。甲戌。甲申。壬辰商王南庚崩國

亂祖丁之子陽甲立諸侯不朝

經世之外二千一百八十八

甲午商王陽甲二年。己亥商王陽甲崩第盤庚立

後歸于亳改號曰殷

亳之地有澗水出焉其謂之殷蓋以此水名之也

甲辰。甲寅。



經世之表二千一百八十九

甲子商王盤庚二十五年丁卯商王盤庚崩弟小辛

立○中戊甲申○戊子商王小辛崩弟小乙立

經世之已二千一百九十

甲午商王小乙六年○甲辰甲寅丙辰商王小乙崩

子武丁踐位是謂高宗廿盤為相以夢求傳說得之

於傳最

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告甘盤曰稱甘盤則一矣

至於傳說則固有所不及辨也以此見古人之言

或詳或畧初無一定之拘而說者疑焉或以為有

前後之分或以為有本末之辨斐之皆不可以是  
而求古人之意也知此則知伊陟臣扈之格上帝  
入王家亦槩以為周公之所稱則可耳必曰某賢  
於某凡若干云者則固非周公所以立論之初意  
也或問乎程子曰高宗往來說耶說來入夢耶程  
子曰譬如懸鏡在此物來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  
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先  
知之愚謂鏡之體猶有所拘故其照物也雖無俟  
於物之來入猶必有俟於物之來過若心之虛則  
與天同體天之體無窮則心之體亦無窮也物雖

不來吾固有以照之矣。然不能照之於思慮之頃，而獨照之於夢寐之間。何哉？蓋思慮人也，夢寐則誰人而實天矣。揚雄以為誠之形也，其亦可謂知言也歟？傳巖孔氏以為在虞雍之間。

經世之午二千一百九十一

甲子商王武丁八年 甲戌 甲申

經世之未二千一百九十二

甲子商王武丁三十八年 甲辰 甲寅 乙卯 商王高

宗崩于祖庚踐位 壬戌 商王祖庚崩弟祖甲五

經世之申二千一百九十三

甲子商王祖甲二年 ○甲戌 ○甲申 ○癸巳 周文生  
周國名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 城在雍州武  
功縣之西北即犬王城也

經世之酉二千一百九十四

甲午商王祖甲三十二年 ○乙未 商王祖甲崩于廩

辛踐位 辛丑 商王廩辛崩弟庚丁立 甲辰 甲寅 ○壬

戌 商王庚丁崩于武乙踐位徙居河北

經世之戌二千一百九十五

甲子商王武乙二年 ○丙寅 商王武乙震死

或問人有不善而震死莫是懷不善之心聞



震懼而死否曰不然蓋雷震之也又問雷震之選  
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  
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此程氏遺書之言也嘗思  
人之所以爲人不過有兩端焉總出於善歸入於  
惡笑一日之作惡則必有一日之惡氣以隨之終  
身之作惡則必有終身之惡氣以隨之惡氣之所  
薰蒸爲醒爲穢其足以感天之怒也久矣當其明  
也而修爲晦當其柔也而峻爲昧此天地將變之  
時也已而雷電交作風雨驟至則天地之怒氣浩  
乎其不可遏矣抑天地之怒也豈必爲此一人而

奮其怒哉其在天也本無私怒之心其在人也實  
有積惡之氣以彼之惡達此之怒則不期於擊搏  
而自擊搏矣或者以爲擊搏之者宜程子之以爲  
不然也昔人有言曰成其自以怒者其誰耶此天  
籟之說而凡其出於天者皆可以是非斷之也

子太丁立

不曰踐位而曰立無乃以死於震者其位已絕故  
於止例之中從變例而書之歟

己巳商王太丁崩子帝乙踐位甲戌己卯周文王始  
即諸侯位○甲申



經世之友二千一百九十六

甲午商王帝乙二十五年甲辰丙午商王帝乙崩次

子受辛立是之謂紂

不曰踐位而曰立無乃以弟爲先兄李非其據故

於正例之中亦從變例而書之歟○禮法曰殘義

損善曰紂此未必然蓋紂名受天下以其暴虐不

敢正呼其名故轉而呼之曰紂耳

甲寅始嬖妲己

昔懷成帝靈紂嬖妲己於其鼻風管指以問其侍

中班伯伯以爲用婦人言則固有之矣安有醜肆

於其朝乎所謂製惡跡之不如是之甚也而其意則獨歸咎於酒伯之比意蓋爲張放革發也殊不知外有張放等輩內有無趙氏姊弟乎必若劉向則善矣向以趙氏姊弟之故作列女傳秦之其得妲己也若曰內有淫女則外有諛臣其勢相因如針與石而糟丘酒池特所以爲導溝之具賄諛之資而已耳伯之所言從來之攻而不究其本雖謂之忠其猶在劉向之後乎

辛酉商囚文王於羑里

羑水名出蔥嶺之西山至內黃入滹其入滹之處



說者以爲有姜里城在焉

祭亥商王紂放文王歸于國錫命爲西方諸侯伯

錫命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爲於此焉始  
書之於此焉而始書之者書其著者也古之錫命  
者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節五命  
賜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十  
氏統壹錄於天子之元祀書曰周公季伐莒克之  
遂令公季爲牧師是以知錫命之於前此矣非  
昉乎此也然則乎此而必於此焉書之不書牧而  
書伯誠以伯爲著於前故也

世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

甲子商王受辛十八年西伯伐崇自岐徙居豐

岐山各其地在美陽之西北豐水名其地在鄠縣  
之東南崇國名於商爲崇於夏爲亳至秦則因亳  
之名遂改而爲鄠焉姚察曰戶扈鄠三字一也

夫周始於鄠次而幽又其次也而遂至於岐則已  
有井田之制矣夫井田之制非必太公之所爲也  
而季衛公之說則舉而歸之太公焉其意若曰以  
田制言雖太公之所爲然因其田制以爲軍制則  
固太公之所爲也何則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



井字謂方九馬五爲陣法四爲闕地所謂五爲陣  
法云者其中則大將居之其四則軍之四部各居  
其一馬且夫軍非特四部而已姑以四部言之則  
部間容部是有八部存焉陳間容陳是有八陳存  
焉諸部當陳互相連絡則所謂闕地云者亦無非  
可用之地不可竅焉文王之伐崇也臨衝鞠援無  
所不有則其器具美其器具則所以用其器者亦  
必皆具然而曰再駕云者於方言言我則闕部可  
以急而不必急也俟其自腹而已矣已而彼終地  
佐我則第第可以緩而不必緩也卒之不服者皆

服焉則其於行師之際必有其道矣世之人徒誦  
其言而不惟其善者往往惑於因壘之說以爲壘  
不待增而崇已降矣嗟夫數起於五而成於八蓋  
自其初制而已有闕地之四尚何增壘之足云乎  
及夫自岐而豐則崇國之田即吾田也又將以治  
岐之法而治豐矣從事於耕則農之謂也從事於  
戰則兵之謂也此周文王之制而太公之在當時  
誠不爲無所助也

乙丑西伯伐密須

密須國名漢曰陰密禹安定 文王既爲西伯則





非有方伯之命固無敢擅於興兵也而密須之人  
乃敢擅兵而侵阮其為不恭甚矣以禮言之則不  
恭以上言之則無上無上不夫非之大者也如是  
而不伐則與楚滅江也而齊不能詰者寧笑曾謂  
文王而有是乎文王也為允可怒者則必怒  
之非齊桓不能正心者也也此王霸之所以分  
也

丙寅周西伯戡黎此西伯討桀之由也

則之

黎國名按上黨之壺關也曰古為黎山今黎亭是

按西伯戡黎紂之臣有祖伊者告于紂使紂能  
因是而有警焉則紂之賢臣尚父子有之固不但祖  
伊一人而已也內而改過於其身外而求助於其  
臣雖不能以曠與亦不至於遽亡一矣然而不悟是  
殆天奪之鑿歟

丁卯周西伯伐邢

邢當作邶黎為上黨去紂都已近邢屬野王去紂  
都尤近為紂都者可以有餘矣然而終無所警將  
奔而來告者果無祖伊其人歟抑雖有其人而紂  
則莫之或聽歟蓋自祖伊既退之後人皆知紂之



不可以練而不諫也則國非其國也已矣嗟夫其亦可以為千萬世之永鑒之鏡

己巳周文王沒元子發踐位是謂武王葬文王于畢

畢地名在長安之西

甲戌丁丑周武王東觀兵于盟津

杜佑曰洛陽東北有盟津本地名曰孟都道所矣

古今以為津武王會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

津武王即伯也故元至此時八年耳而觀其

三年果十一年則皆謂於此長果十三年則皆謂於此

於至下而此書則皆以於八年之丁丑說各不同亦姑附之

戊寅商王紂殺大師比干囚箕子微子以恐吾奔周

太師當作少師朱子曰微箕三國名子爵也杜佑

曰徐州彭城縣有微山乃微子葬處或者又曰今

東昌路之聊城有微子之故城在區區未詳是否箕

在大原陽邑縣南陽邑隋改曰太谷今隸太原張

庭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

不任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

以去者非忘君也故微子得奉先之孝比干盡事

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辭獄以其孝箕子

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微子箕子之言而比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1Colo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年古字作季上從禾下從千十以叶其聲禾以見其義也其義謂何歲事莫重於三時之所務歲計莫大於五穀之有收故春秋書有年則可以知其有麥禾矣書大無麥禾則可以知其無年矣以此見歲之豐歉民之休戚繫焉不可忽也况周之王業本自后稷后稷教民稼穡其來久也謂歲為年無他蓋萬物之有成也與天下更始莫尚於農武而修文凡一戎大定倒載干戈諸如此類樞武之事也而武功於是乎終矣凡重民五教暨食養祭諸如此類修文之事也而文德於是乎始矣此之

謂與天下更始其猶除夕之後而正旦繼之夫豈非造化之一初歟

庚辰命管叔蔡叔霍叔守邯鄲衛之三邑邶之三監按三叔之所監監武庚而已其在武庚之時有殷之名無邯鄲衛之號其分殷之地自朝歌以北為邶以南為鄲以東為衛是必在於紂殺武庚之後而不在於未殺武庚之前可想矣曰此推之其命三監未必非出於武王其分三邑則必出於武王而邵子之所書若此要亦不免為帝王世紀守書之所誤也且帝王世紀以管叔蔡叔之鄭則

蔡叔監之邺則霍叔監之夫邺之與鄆說詩者以爲未詳其始封則肆其胸臆者猶若可以人持一喙各售其妄至於衛說詩者明以爲康叔之國則武王之設監也徒以其弟監其弟歟其不然也必矣而徂於為妾者惟其胸臆之是肆曾不徂於其說之不可以售也悲夫。又按晉在河南蔡在汝南霍在河東夫邺各有其地矣不自治其國而緊以監殷其殆以列國之諸侯起而領王官之職尤為天子之所倚任者歟

甲申 乙酉周武王崩元子誦踐位是謂成王周公

為太師召公為大保二公分治陝洛受顧命率天下諸侯夾輔王室葬武王于畢

此所謂周召云者二公所食之邑也周見前召在雍縣之南陝隸安西洛屬河南○夫二公之分治也謂之分陝則可謂之分洛則不可何以言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此分陝之謂也至如洛之為洛則固在乎陝之東矣豈以周公治之而召公復治之歟非然也無已則有一焉王城召公之所治也下都周公之所治也然召公之所治也不過治其左社前朝後市之位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已斗非若周公之所治實治其政也

丙戌三監及淮夷叛

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古徐國即淮夷也

地按

泗水徐城縣北古徐國即淮夷也

地按

泗水徐城縣北古徐國即淮夷也

地按

周公東征大誥天下

周公之誥自為多邦而設若其專為淮夷則自有

費益存焉所謂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者是也

戊子三監平始黜商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于宋以祀

商後

宋地於漢為梁國魯豫州其曰以祀殷後猶其曰

以為殷後而祀其先王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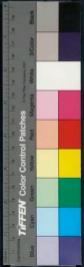
封康叔於衛以保商民

按康誥之書胡氏以為武王作朱子從之蔡氏據

烏其氏謂姑從先儒以為周公所作愚謂衛與邶

鄘皆殷地也其在武庚之時有殷之名無邶鄘衛

之號則三叔之所監不過監殷而已耳豈曰監邶



鄗與衛乎哉今也既殺武庚申命微子使祀殷後  
然後察放之地分爲三國而衛也與居一焉設使  
武王果以衛封康叔則無緣以管叔監之矣夫既  
以管叔監之則管叔雖云欲叛康叔獨無以正之  
乎故知康誥之書姑從先儒以爲周公所作真氏  
於此未爲無見也

命箕子于高唐

括地志云高唐治平壤城本漢樂浪地云○按殷  
箕二子皆當封於武王之時不當封於成王之日  
向所謂命微子云者蓋申命之非初命也

齊管叔于商

齊字之義詳以爲避孔以爲法此美孔

囚蔡叔于郭鄰

蘇氏曰郭號也按西號在上陽謂之號尋南號在  
扶風謂之號又有一號在蔡陽之東南之東號  
未知此爲何號

齊霍叔于庶人

不設東征淮夷魯侯伯禽誓師于費

魯國名都曲阜伯禽周公子也費其所誓之地於  
漢爲縣屬東海郡按魯之三郊軍之正也其三  
遂軍之副也正者三萬則其副者亦必萬三千矣  
其爲四萬五千宜亦然以異於牧野之戰也 呂





氏曰禹之家學見於甘郊周公之家學見於費善  
愚謂甘郊見於禹既沒之後費善見於周公未發  
之前漢儒謂伯禽以衰經從兵蓋意其必遭變於  
父歿之後耳豈知其父出自西子與自東自為荷  
角之勢哉

淮陽平遂陽奄

踐滅也奄國名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至臨奄

國

肅慎來賈

肅慎魯國之名杜預以為其地在玄扈之北凡三

千里云

庚寅往營成周命召公相宅

所謂成周有王城焉有下都焉召公之所相相王  
城之宅云尔非相下都之宅也然則下都之宅其  
孰相之也哉曰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則是下都之  
宅周公實相之也蔡氏於此不能別白言之而桀  
以洛在鎬東為言夫王城固鎬京之東土而下都  
又王城之東土言之不白則學者將以王城下都混  
而為一失事之實矣故予不得不別白言之

壬辰成周既成周公分政成周東郊以王命誥多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 1996 Tiffen Inc.

或曰分陝其猶分陝之謂歟曰非也分陝是以周  
公對召公而言其事體猶輕分政是以周公對成  
王而言其事體極重其以王命告多士若曰此非  
人臣之所敢專者吾有以知其事體之極重也曰  
成周東郊者以下都之地於王城爲東郊即周公  
之所謂東土者是也經有明文而說者不察此其  
所以爲可嘆也

經世之丑二千一百九十八

甲午周成王九年○丙申周公浚命君陳分政成周  
東郊葬周公于畢

君陳臣名夏氏曰必封國爲君故稱君李氏曰稱

君貴之也漢按周公浚命君陳分政成周東郊葬周公于畢

夫之說則身死而國隨以亡王若開棺于其柩

宰以啓者身死而國隨以亡王若開棺于其柩

于卒以啓者身死而國隨以亡王若開棺于其柩

謂之曰有反道存焉此則公之志也而其志之

忠誠以用反道存焉此則公之志也而其志之

吳天順帝乃與歸宗而居也此則公之志也而其志之

歸于後歸至于重天甲文武之血墓在馬而公也

以子周無恙也而於周則已矣此則公之志也而其志之



田辰甲寅壬戌周成王崩召公畢公受顧命輔元子  
釗踐位是謂康王

畢公名高蓋畿內諸侯爲天子卿士以司馬而領  
三公之職故曰畢公

癸亥周康王元年命畢公代君陳分政成周東郊

經世之實二千一百九十九

甲子周康王二年 甲戌甲申 戊子周惠王崩子  
殺踐位是謂昭王

經世之實二千二百

甲午周昭王六年 甲辰 甲寅

經世之長二千二百一

甲子周昭王三十六年 甲戌 己卯周昭王南巡

不返子滿立是謂微王

不曰踐位而曰立其以死於溺者猶其死於震然

故於正例之中亦從變例而書之歟○帝王世紀

云昭王南征濟漢船人以膠船進中流膠船解王

沒其右卒游靡長臂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審

如世紀之言則王非不返特不生返耳朱子感矣

詩曰溼舟膠楚澤周網已陵遲則是文武成康之

遺澤至是而盡斬矣正使殺王當以休惕之心持



之猶懼不繼况以八駿之足驅馳八極其致徐方  
之亂則有由矣視南巡之不返而不戒也又益甚  
焉此周綱之所以陵遲壞廢而卒不復振也然則  
向之所謂怵惕惟厲者豈虛語哉有是心而無以  
持之從古迄今之通患也

甲申

經世之巳二千二百二

甲午周穆王十五年 甲辰 甲寅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三

甲子周穆王四十五年 甲戌周穆王崩子釁立

位是謂共王 甲申丙戌周共王崩子懿踐位是謂懿王

經世之未二千二百四

甲午周懿王八年 甲辰辛亥周懿王崩弟辟

方立是謂孝王 甲寅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五

甲子周孝王十三年 丙寅周孝王崩懿王子燹立

是謂夷王周自此衰矣

甲戌壬午周夷王崩子胡踐位是謂厲王甲申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六



甲午周厲五十二年○甲辰癸丑厲王好利以榮公  
為卿

榮邑名杜預曰鞏縣西有榮澗史記王好利近  
榮與公尚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  
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  
聽又按秦孝之福左氏以為良夫之詩其曰貪人  
敗類朱子以為指榮公也然則良夫既而諫之又  
詩刺之其意切矣而王不悟于以見利之足以溺  
人如此夫子罕言利良有以哉

甲寅丙辰殺諫臣以為謗已者

史記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術士使  
謗者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  
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  
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流為民者  
宣之使言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  
於心而宣於口成而行之若壅於口其與樂何王  
不聽愚謂良夫之言於理正召公之言於理直而  
王每不聽者以其心蔽於欲故也使其初無利欲  
之心則必不用榮公以召謗又安用衛巫之監謗  
召謗不已必至於監監謗不已必至於殺諫非謗

也亦以爲謗而殺之其暴甚矣君子之學所以大居敬而貴窮理歟

己未周厲王爲國人所逐出奔燕周召二伯行政謂之共和太子靜匿于召公家文武之德自此蓋矣

燕地名於漢爲縣屬河東厲王居燕故曰燕王以其在汾水之上故又曰汾王周召即宣奭之後共和有以爲國曰共而名曰和者有以爲天曰共而弟曰和者皆讀共作兼非也共只讀如舊人共政二人共貞之共當是時王居汾水之上不能返國太子靜又匿召公之家未敢踐梓故周召二伯共

行國政是以有共和之名耳然則周召共政是與非與曰臣有二有親暱之臣有社稷之臣昔者齊人弑莊公晏子不死曰非其親暱誰敢任之由此推之親暱之臣君在與在君亡與亡此蔡夷衛巫責也若夫社稷之臣國在與在國亡與亡周召亦庶幾焉何以言之厲王之出非以社稷之故直以信蔡夷任衛巫犯衆怒之水火爲國人之所出耳周召之共政也寧不相與謀曰從王於燕乎終政於國乎則必曰王雖出社稷猶如故也敬守社稷王業猶其不墜諺曰從王則必以人心爲本人



心既去則無以為從王之地矣。雖可保其如周何。故匿太子於家，則足以壽先王之祿。修政事於朝，則足以安百姓之心。二公之為此，必有不得已之慮。不然，變事之不遭，而經事之不守，其幾何而非悖哉。抑又有說：二臣為之可也，大子為之可乎。禮所謂不共戴天者，又果何說。蓋厲王之難，非權臣敵國之為也，第國人為之耳。夫國人於以事上者也，今乃敢於作難，是必在上者有以啓之也。故敵國可攻也，權臣可戮也。至於國人，則不可勝誅矣。然昭王死於江之上，幽王死於山之下，為之者

者皆無憤恥之意。惟宣王之立也，能興衰撥亂，其於伏匿之際，所以感發者多矣。韓退之曰：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其知宣王之心歟。

經世之成二千二百七

甲子周厲王四十二年在疏

王之居燕，非若昭公之出為權臣之所逐也。非若中宗之出為后之西遷也。特以專利之故為國人之所出耳。為國人之所出者，是則得罪於國人者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今既不得丘民之心，則不足以為天子矣。然而亦以在氣嘗之何

也共和既非天子則王之身雖出而王之號未去也書曰在歲一以存天下之天降殛示後世之永鑒也

癸酉周厲王死於彘周召二伯立太子靜是謂宣王有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申伯爲輔大修文武之功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樊與申皆國名以漢志考之樊屬東平國宛屬南陽郡樊與申之國宛即申伯之國也鄭氏曰尹官氏朱子曰方叔受命爲將者也夫以周之人才如是其夥然厲王棄而不用則周遂以衰宣王錄而用之則周復以興其言之

道不在乎他在乎人才之用今耳詩曰無競維人顧不信歟

甲戌宣王北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爲將

獫狁北狄太原一名太鹵蓋狄之太鹵即周之所

謂太原者也朱子曰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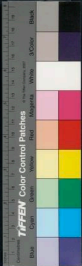
謂有日此物也此又其後也

尚黑則左其居謂之也

一乘十匹也知居謂之也

在後者不爲一乘又可謂之也

何曰說有其謂莫爲之也





為其後人之  
所可及也

乙亥宣王南征荆蠻方叔為將

北謂之伐南謂之征互言之也  
此伐之詩先言其  
也乃言中軍非曰後其前也  
非其時者乃先其前也  
非其地者乃先其地也  
非其法者乃先其法也  
非其德者乃先其德也  
非其財者乃先其財也  
非其力者乃先其力也  
非其勇者乃先其勇也  
非其智者乃先其智也  
非其信者乃先其信也  
非其義者乃先其義也  
非其禮者乃先其禮也  
非其廉者乃先其廉也  
非其恥者乃先其恥也  
非其忠者乃先其忠也  
非其孝者乃先其孝也  
非其悌者乃先其悌也  
非其友者乃先其友也  
非其節者乃先其節也  
非其廉者乃先其廉也  
非其恥者乃先其恥也  
非其忠者乃先其忠也  
非其孝者乃先其孝也  
非其悌者乃先其悌也  
非其友者乃先其友也  
非其節者乃先其節也

甲申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八

甲午周宣王三十一年乙未宣王封弟友于鄭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成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  
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  
桓公其子武公極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



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  
鄭成林在華州鄭縣新鄭在溱洧之間左氏曰鄭  
祖厲王蓋與宣王同出於厲王故也

甲辰○乙巳伐魯立孝公

按史記魯武公嘗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王  
愛戲欲立戲爲魯大子中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  
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  
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  
下事上小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溷諸侯立其少  
子戲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廢

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  
失王其圖之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武公卒戲  
立是爲懿公懿公立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  
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立十一年周宣王  
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以爲  
魯後樊榘仲曰魯懿公弟稱蕭秦神明故事耆老  
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國實不干所問不  
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  
是爲孝公愚按宣王周中興之令主也而以私意  
立魯懿公可謂專民以逆矣夫逆順之理昭然明

甚難微仲山甫之諫其理初不昧也而况仲山甫  
之諫激切懇到如此而王猶不悟則是王之貪亂  
亦已甚矣豈直厲傷於前而幽敗於後哉所賴者  
先王之教猶有未泯故其立孝公也宣王則以道  
順諸侯為問撥仲則以遺訓固實為答然後立於  
夷宮則其所舉也既審且慎矣使其每事如此何  
至有徇私之失階也有宣王之令名而不能為文  
武之全德也故仲山甫之諫其理初不昧也而况仲山甫之諫激切懇到如此而王猶不悟則是王之貪亂亦已甚矣豈直厲傷於前而幽敗於後哉所賴者先王之教猶有未泯故其立孝公也宣王則以道順諸侯為問撥仲則以遺訓固實為答然後立於夷宮則其所舉也既審且慎矣使其每事如此何至有徇私之失階也有宣王之令名而不能為文武之全德也

武之全德也故仲山甫之諫其理初不昧也而况仲山甫之諫激切懇到如此而王猶不悟則是王之貪亂亦已甚矣豈直厲傷於前而幽敗於後哉所賴者先王之教猶有未泯故其立孝公也宣王則以道順諸侯為問撥仲則以遺訓固實為答然後立於夷宮則其所舉也既審且慎矣使其每事如此何至有徇私之失階也有宣王之令名而不能為文武之全德也

壬子伐姜戎師敗于千畝遂失南國

西夷曰戎姜戎者姜氏之戎四嶽之裔也千畝地名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未知即此否遂失南國者南國既聞王師之敗則亦從而不服也昔者由北伐而南征荆蠻不期而自服今也以喪師於千畝南國相煽而亦變此一人之身耳而其得失如此豈不由敬肆之分歟

癸丑料民于太原

料數也

天子之地其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自班氏言之則曰百里之地是謂一同出車百乘自傅氏言之



則曰百里之地出車千乘蓋輕車九五百乘重車亦五百乘也其以百乘之家為言者五賦其一以其供王者而言之也百其百乘是謂萬乘猶有四萬乘之數不及計焉通而計之有乘萬人百其百乘則百萬人矣百萬人之外又以四百萬隨之是為五百萬人一人之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多不過九口少不減五口姑以七口為中數而計之當有三千五百萬口此其大數則然也王之欲料之也豈其亦欲知有此數否乎使其料之而果有此數則為之臣者當勸其王愈加存恤無

以表其南國之政而轍自沮也備德以俟之安知南國之不可獲乎使其料之而果無此數則為之臣者當諫其王若曰民數之登非有他也凡以勞來之勤故耳民數之耗非有他也凡以勞來之息故耳勤怠之分登耗繫焉王其毋謂南國之喪為無損於我當自是而益加勉焉則耗者可登非但畿內之民其數可登舉天下之民其數皆可登也則其受賜者多矣南國雖喪其畏不侮詩不云乎哀職有闕雖仲山甫補之仲山甫之於王諫之宜必然其所以諫王之辭則曰無故而料民天所惡

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嗟夫不承之人而求之天  
固已謬矣况又曰妨於後嗣其勢何而不經吾言  
此言也必非仲山甫之言或者左氏假托而言之  
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易以惑人豈不可以不辨  
甲寅 己未周宣王崩太子宮涅躋位是謂懿王  
壬戌始嬖褒姒

按外紀切要之褒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  
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氏卜殺之止之莫  
吉卜請其瘞而赦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褒  
在擯而赦之傳及後周襄之廢也厲王之末廢而

觀之蔡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悼而謀之  
化為玄龍入手王府府之童妾未幾龍而道之既  
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有懼而棄之時童  
謠曰靈弘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獨居器當王及  
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廢安所棄以  
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于褒褒人褒病有  
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棄女子出於褒故謂之  
褒姒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褒姒年十  
四與號石父比而諧申后太子賜按史稱褒姒之  
首末大抵泥於惟神而不足據信姑以年譜論之



則厲王之末姜未既亂宣王之初姜已及奔既許  
而孕既孕而育適帶宣王之七八年又二十餘年  
而後宣王崩幽王立幽王既立又三年而後廢褒  
姁計其歲月已三十有六年矣而史以爲十四  
是何其年之牴牾如此哉要之褒姁之事謂無其  
久則不可必若史氏之言則亦何可深信姑備其  
首末使觀者察焉褒姁之褒爲嶺州廢信之褒  
屬秦州未知此何初也又按王即位二年而三  
川震三年而褒姁廢姁未廢而三川先震陰以  
感陰國自有先兆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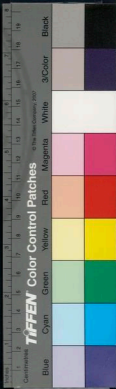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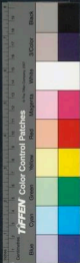


© 2025 NATIONAL CENTRAL ARCHIVE, TAMPA, FL 33606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皇極經世堂說卷之四

經世之子二十二百九

甲子周幽王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虢石父為相

父子無親疏之別而嫡庶有貴賤之分此其理易  
見也而幽王惑焉茲小弁之所以作歟吾觀小弁  
之詩昔言我罪焉茲小弁之言我辰安在大抵皆疑之  
之辭也及篇之將終也乃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  
彼其為謗言者果何如其人哉以外則虢石父以



揚集

述



內則哀歎是也比其事而觀之可以知譏者之所  
自來矣嗟夫後之有天下者其尚毋以讒言之故  
而親其所可踴躍其所可親責其所可賤廢其所  
可責者夫

庚午申侯以犬戎伐周敗幽王于驪山殺之

驪之為山也有葬于此者焉有宮於此者焉有幸  
於此者焉而無不禍敗之相繼也原其禍敗之端  
則實自幽王而始昔之人以為若此其凶焉者是  
也吁可不戒哉以高子之言而廢小弁之詩不可

也以小弁之詩而沒宣曰之罪亦不可也然則宣  
曰之罪安在哉申侯與馮馮夷犬戎攻幽王殺之  
是誠申侯之罪矣然宣曰既立而不討申侯之罪  
則是與聞乎弑者於臣高亂臣於子為賊子誰可  
以廢我之故而遂宥其怨又誰可以昵我之故而  
遂忘其讎乎夫子之刪詩也於變雅錄小弁所以  
示為人父者之道也於變風錄揚之水所以示為  
人子者之道也為人父者誠知夫子錄小弁之意  
則庶其免於為首惡之患矣為人子者誠知夫子  
錄揚之水之意則有讎不報而反比焉者其為在

所當諄無疑也則廢其免於為堂惡之歸矣惟諄  
義不明而後春秋作說者謂春秋之作以雅亡故  
也嗟夫豈惟雅哉

晉秦率鄭衛之君逐大戎立太子宜曰是謂平王

晉唐叔之後時為文侯秦非子之後時為襄公鄭  
衛始封之君並已見前其時之君則並謚之曰武  
云按申伯乃宣王之元舅申侯則申伯之子也申  
伯與尹吉甫諸人並為宣王中興之佐而申侯乃  
與緡西夷大戎並為弑君之賊為使晉秦鄭衛之  
君而明於討賊之義則宜曰可以不立而立宣王之

子孫將必有可立者在我乃定之以咨詢決之以  
卜筮然後扶而立之於以仗大義告諸侯問罪於  
申則城可隳也官可濬也况其人乎九緒西夷大  
戎一施之則晉之曲沃秦之三父與夫衛州吁等  
輩康其知所警矣然而不能也此春秋所以託始  
於平王之末而實不能無憾於平王之初歟

東徙居洛邑是謂東周

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誤者昔武王克  
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增營之周公駿君陳  
畢公迭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夏商





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  
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  
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盤庚之遷復  
殷之舊古公遷岐是時周人如狄人逐水草而居  
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  
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感時非有所畏也其餘  
避寇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  
愚謂周之不振不在於遷在乎無以自立國之所  
以自立亦惟恃有綱常存焉耳王繼故而立不  
思所以討賊報仇而遽弛然安於其位則是徒知

有母而不知有父徒知有身而不知有親綱常一  
廢萬事瓦裂止使垂衣拱手儼然復居於故都之  
鎬吾恐秦難之請雖可以不作而東竊東楚之不  
流不能不重詩人之嘆也然則無以自立則不能  
以自振也必矣而於廷却乎何尤彼盤庚之遷民  
服其政古公之遷民懷其惠衛文公之遷雖曰恃  
齊而存然其所以星言風鶴其志决有所在非苟  
焉以偷安為務者也晉之遷潞江左之虛玄宋之  
遷蔡浙東之歇好是皆無以自立故為是玩歲愒  
日之習譬之人焉不思所以務本力農而徒恃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區浮辨之竊立不可以取給朝夕然求其東據西  
柱投之多難而不困控以百萬而不乏苟非培植  
之有素則必不能與於此矣是知人無以自立不  
足以為人國無以自立不足以爲國周之不振其  
弊正坐於此要未可徒以東遷而病之也

辛未周平王錫晉文侯秦襄公秦分岐西晉分河  
內

當是時也秦分岐西則有之晉分河內其殆誤以  
文公之事爲文侯之事乎然則錫命襄公者以其  
初封爲諸侯故有所錫之地而無所錫之物錫命

文侯者以其自唐叔以來爲諸侯也襄公亦  
錫之物而無所錫之地或者問曰地與物孰重  
以文則錫之以物者其禮重以實則錫之以地者  
其數重何言乎其數之重也哉秦之地非但岐之  
西而已有焉之東焉合西與東而計之凡八百里  
本先王之故都也而悉以畀秦平王於此曾不念  
始者締構之難歟借曰岐豐之地譬之日月犬戎  
蝕之既矣徒欲取之非吾力之所能也則莫若諉  
之於秦夫以周之貴而諉之於秦何以異衛人  
之諉鶴哉然鶴則誠有不能者矣秦則安知其不

陸子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雖曰秦人之詩因亦周人之詩也周之遺愛  
故老其沐浴於先王之膏澤也深矣一旦而幽王  
死平王廷則其平日之相與語者如此此其忠憤  
激烈之意為何如卒之秦之襄公以天子之令驅  
天子之民敵天子之所讎取天子之所予舉故都  
之八百里東為所有而尚則止於王城下而而已  
焉向使平王之於襄公命之若曰天子之地宜方  
千里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宜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為五十里不能五十里則不得與

五等之諸侯並列而但謂之附庸昔者先王邑而  
祖於秦特附庸耳今而不憚險阻不畏強禦以身  
予扞予嘉乃勳宜有土田陪之使厚雖然宗社榛  
蕪墟里荏莠豈獨一人之憂亦群后之羞爾其  
怒乃使旆縵乃甲兵遂諸戎出之以登乃辟則而  
牧而伯命宜汝稽崇以此意命襄公則襄公之所  
取者寸地尺天皆將納其版籍於王府敢私之以  
為己有乎其於命文侯也亦必曰撫我師無徒曰  
其歸視爾師又云曰輟我邦無徒曰其歸寧爾和  
則文侯之受命也必以為有馬乘焉無怠於踐跡





於扶風而屬高者非子魯所渭之間以而之  
藉息而受邑於秦固漢河之外而所之與渭則  
固畿甸之內也向非王親有所令則秦也安敢  
自西而東據所非魯乎

癸未衛在公即位甲申乙酉秦伯顯時

按括地志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所謂三  
時則襄公西聘文公顯時與靈公吳陽上時皆在  
此原故以三時名之徐廣又以爲有鄠縣焉其地  
在馮翊

經世之五二千二百一十

甲午周平王二十四年乙未晉昭侯即丙申昭  
侯封弟成師于曲沃

成師文侯之弟於昭侯爲望言弟誤河東之聞喜  
漢志以爲故曲沃云○晉封成師緣其祖之意也  
緣其祖之意而封之得爲王乎曰昔者帝堯之於  
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親無不有畿之郊曰其祖之子  
乃吾之叔也吾尚愛於吾叔不能割地以封之子雖  
然以天子而建國可也以諸侯而建國不可也使  
諸侯而可以建國則侯之於桓叔當自封之矣  
然知其不韙而不敢犯也乃獨在昭侯而始爲之



夫昭侯之所為簡曰非其得已然亦可見屯為善  
之不力故至是卒卒之廢累世之禍使其子孫無  
以自立而寔以危亡其皆自是而始夫

丁酉鄭莊公即位戊寅鄭莊公封弟段于京城

京城杜氏以為畿陽之京縣是也○鄭之封段緣  
其母之意然其意之為弟封之得為乎○鄭之與晉也  
其事同其情異晉昭之於其叔莫不獲已非其偽  
焉者也○鄭莊之於其弟特外示不獲已之形耳若  
自甚惡於內者言之則有大不然者矣何則○指京  
之北以界之所以惡之附之以西御而北御

而曾無留吝之心焉所以餽之也○然後繕甲兵具  
卒乘而襲鄭之跡著矣因其罪之不可掩也而遂  
伐之則母雖甚愛有不得而甚焉此所謂志殺其  
弟非晉昭比矣○雖然居於鄭者不得以席晉之福  
居於櫟者恒足以階鄭之禍○其論諫之始雖有不  
同然其無以善其則一也

庚子衛公子州吁阻兵

兵以生亂亦以止亂衛誠有兵固當於周室焉是  
援不當於其國而阻之也以諸侯而阻兵於其國  
猶曰不可况公子乎○以見莊公之為失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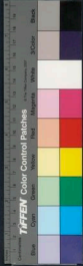
辛丑楚亂熊通弑其君代立

楚熊通之後楚平王居丹陽徙都郢御之於善  
堂繼其君矣然不免為宣王之所誅君子曰王法  
既行於上則置而不論可矣熊通之於楚固亦伯  
御之倫也使平王而有宣王之見則發命誅之夫  
豈果不足以定楚之亂乎然而不能者是必內省  
於已而不能無或為於以正人則懼其有不服者  
矣為是恭然而止其何以儆刑於萬國乎君子曰  
王法有時而不行公論無時而可息自有此書以  
來如舜如桀如伯御諸人無非有罪而可戮者也

然猶之一言未盡遂形於書惟熊通為過值平王  
之殺彼有所屈此宜無不伸矣書曰自通始  
嗚呼豈不有所輔翼於春秋也歟

壬寅晉大夫潘父弑其君昭侯入曲沃桓叔不克國  
人殺潘父而立君之弟平是謂孝侯

潘父弑君之賊也然而將入桓叔則桓叔其首也  
潘父其從也若以王法行之則罪有所在矣國人  
不能請命天子正名定罪而徒取潘父殺焉殺其  
從而舍其首釋司馬而問成濟謂之盡法可乎曰  
不可然比之君弑而賊不討者猶為此善於彼晉



之臣子諉曰賊已討矣然則豈不足以弔其憤乎

甲辰戊申衛州吁出奔

前書阻兵作難之本也後書作難阻兵之效也此書出奔其必有不得已者豈不蓋其阻兵雖可以不利於人人亦可以不利於已猶聞之久則其防備者衆矣雖欲有為其可得乎及其出奔則人將曰是不足慮而不知撥之伏也禍之隱也正坐乎以不足慮者待之也故天接而由出者是非無入入則難必作矣嗚呼後之人欲歸忠於未然者其

尚毋以不肖之人為不足慮者哉

庚戌晉曲沃桓叔卒子莊伯繼齊莊公卒子釐公立

齊太公之孫也管五廉公名據父不日也

壬子宋桓公疾讓其弟殺公

桓當作宣是時桓叔爭於晉州吁爭於衛叔段爭於鄭蓋皆視兄弟如仇讎孰知讓之為貴哉宣公之讓雖不適中且其後又足以啓易世之禍然而吾不以為過者是亦莊周去因而喜似人之意也昔者伯夷以父命為不可逆叔齊以天倫為不可奪是以兩讓而俱不立孔子以仁許之宋之宣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亦仁矣乎曰難矣仁則吾不知

甲寅丁巳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其君孝侯國人逐莊伯立孝侯于是謂鄂侯

杜預曰翼晉之舊都舊者對新之名蓋以絳為新翼為舊焉在東絳在西桓叔弑昭侯矣而不見討則莊伯何所懲乎孝侯之弑蓋有所不免矣子以見沃之強而翼之弱未大必折非國之利也然則國人之於莊伯其將若之何雖不能殺亦既逐之矣所惜者不能請命天子以討其罪則鄂侯雖立未救速以為安也

已未魯隱公立

此春秋之始也而隱公之於魯則但書立是其不得於君父之命可知矣夫既不得於君父之命則亦何足以得其臣民之心哉三綱淪而九法斁蓋非一日之積矣春秋雖欲不作其可得乎是故春秋有所諱則不書即位觀物無所隱則但書立凡此皆所以扶世教立人極而讀者不察則亦以為是適然也微言泯而精意絕可嘆也夫

辛酉周平王崩其孫林立是謂桓王與鄭交惡交惡之言出於左氏卻子特因而用之耳然吳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Black

Fluor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一字不無意焉。則使平王而不與交質，則莊公  
雖欲交惡，其將誰與？蓋與之交質，王自取輕於其  
下耳。彼其在下者，習知王之可與交質，則是一  
往一來，如互市矣。信不足而諉有餘，則相好之初  
乃其相惡之始。尊卑之分嚴若冠履，而自襲之君  
子，蓋為平王惜乎？王既已於之於前，則桓王雖欲  
窒之於後，不可能也。此君子所以重為平王惜也。  
宋穆公病，讓其兄之子殤公。世子馮奔鄭。

宣公之讓，既有以殤穆公之心。穆公之讓，宜有以  
殤殤公之心。馮奔鄭也。使遂而以兄弟之戚。

戚之則積閭不生，而宿姦之伺察者亦鮮矣。不此  
之察而顧因馮伐鄭，其視前人之所為，不相遠乎？  
士戍衛公子州吁，作難，缺其君桓公代立。

於州吁之惡者，莊公之失而激州吁之難者，未必  
非莊姜之過也。莊姜平日鍾愛於桓公，而於州吁  
之所為，則非其所喜。喜怒之有偏，則其辭色不能  
以無異。州吁計之熟矣。莊公存猶有所恃，莊公歿  
已何所恃？持不肖之身，依不我愛之母，知其難也。  
吾是以知變生於所激，則州吁之難，未必非莊姜  
之過也。



宋會陳蔡衛三國之師伐鄭

陳邇蔡之國也及高胡公滿之後鄭定立會伐鄭  
主宋而言何居以其徒知有馮而不知有州吁也  
州吁有罪不能致討反為所怵會陳蔡將以快  
責於無罪之馮人欲橫添甚於洪水莫能障而過  
之矣而陳蔡輔焉均之為篡弒之黨皆春秋之所  
惡者也

殺州吁于濮

衛有濮其地在濮也

夫州吁弑君之賊也舉衛國之人皆得而討之矣  
然不殺之於衛而顧殺之於陳何居自陳之外曰

宋曰蔡皆其所與之國也為之黨者無矣衛之臣  
子擇於三者之中知其可以假手也而遂假手於  
陳陳不終於黨意為衛執之則其視宋與蔡為不  
分矣然後右宰驪得滋高而終之地苦于濮雖以  
著衛人之為可憫然而三國當惡而陳也獨能迂  
善亦於是而皆著矣

國人迎公之弟晉子邢而立之是謂宣公

邢衛衛之國也亦姬公旦之後都襄國濮鄉呂氏  
曰殺賊稱人可立君稱人不可殺賊稱人討罪之  
辭也至於立君則必內有所承上有所受於人人



得而主之也晉之立非先君之命且不請命於天子特出於衆人之所欲立而遽立之尔故以情言則國人立晉情之所予也以義言則不請命於天子不承命於先君義之所去也春秋之法不以情勝義

於亥晉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攻翼王使尹氏武氏為之助翼侯出奔隨莊伯叛王王使虢伐莊伯莊伯復奔曲沃晉人及虢侯立翼侯子光是謂哀侯

鄭曰昔莊伯之元孫名晉大夫食邑於門此其地也

鄭邢之從曲沃將必利而為之者也王使尹氏武

氏助曲沃不曰林於利乎以下言莊伯叛王則可以知之矣有所許無所論是之謂叛以其叛也而使虢伐莊伯不已晚乎何使桓王不以利動而直以義號召天下之諸侯使討莊伯殺之則天下其誰不服今乃求利不得而後伐之伐而不討無補於成敗之數則何益之有哉當是時周畀虢政為之謀主者虢侯是已而其所見如此雖立哀侯其猶在樊殺仲之後乎

鄭伐宋

經世之寅二千二百一十一



甲子周桓王三年晉襄侯自趙入于郟是謂郟侯

郟地名謂者以爲  
御夏獻之地

乙丑晉曲沃莊伯卒子緡繼是謂武公丙寅宋齊衛  
之君盟于瓦屋

齊居衛東宋居衛南折其中而言之齊宋皆會於  
衛可也今乃無故皆會於周是必宋之所欲也宋  
之所欲則曷爲於瓦屋焉是會王之師爲鄭所以  
別鄭固宋之所憾而王亦宋之所怨也爲是而爲  
瓦屋之盟將以脅周歟則其罪有不可勝誅者矣  
左氏不得其說遂謂齊爲此會將以平宋衛于鄭

也果如其說則鄭亦當與於盟矣鄭不與盟則左  
氏之說非也又謂既盟之後齊嘗朝周又嘗告魯  
此亦非也何以知之以其皆託於鄭則知之矣必  
不得已則穀梁氏之說其庶幾乎然亦徒知參盟  
爲春秋之所謹而不知可憾之中又有可惡者焉  
愚是以欲補其未盡之說○夫瓦屋之盟宋果何  
挾而欲脅周哉是必以長葛之勢爲可挾耳向使  
齊徒聲此之罪致此之討於其會也而遂執之且  
以歸之天子不亦善乎當其時不能討也顧已盟  
矣而又伐之則是自爲讓而已耳自爲讓者不足



以致討於人雖討亦必不服此其所以為可惜也

丁卯秦自汧渭之南徙居郿

渭有川焉受汧者也郿有渠焉受渭者也驂駟而東不極乎西周八百里之地則不止也

按前書秦西平其不從東秦卒攻之年不其其立也子考之則其公卒寧公立當在己丑此以居郿

戊辰齊會魯鄭之師伐宋

成曰齊之從魯以晉故也然則魯之於鄭也猶狐壤之媿也蓋有之矣然其雖者可合

誰無他也和魯會貞勝者也

己巳魯亂公子彘弑其君隱公立惠公之子是謂桓公彘為之輔

繫於隱公之時嘗再帥師矣然而非公命也非公命而帥師則是三軍之士皆拱手而聽命於彘公特其寄焉者耳而公也曾不暴祭顧汲汲焉惟伐許之是謀捷知許之為可伐而不知彘之為不可

以不防也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自其強者言之是也自其弱者言之為輔之輔者彘也而桓之輔者魯也而桓之輔者魯也而桓之輔者魯也而桓之輔者魯也





士申晉曲沃武公敗晉師于汾安獲哀侯晉人立其子是謂小子侯

甚矣曲沃之無道也自桓叔至武公凡三世矣而其人心積惡無他為惟以為本之不拔則末不昌源之不塞則流不竭以是為憂戚則必其宗國之四後而後已嗟夫開譽既深治患益速遂使後世視四驛公子如寇讎則不特文侯之子孫受禍雖桓惠之子孫亦受其禍矣然則始雖之不善豈不為後世之累乎

癸酉晉曲沃武公弑其君哀侯于曲沃

哀侯之在曲沃執上肉耳然不曰殺而曰弑所以為後世臣子之戒也

甲戌周桓王以蔡衛陳之師伐鄭不利矢中王肩甲晉人有言曰矢及君屋死之夫以國君之屋猶不可使亂賊之矢得以及之也豈以天子之肩甲可公之罪焉耳矣然則微周公乎何獨號公也曰周卑號政則禮樂征伐皆必號公實尸之矣既不能折衝俎豆之間禦侮廟堂之上至勤萬乘以蒞三軍正使聲鄰之罪而鄰即服焉已不足貴矧曰以







可以夷狄目之者也而首欲稱王則是自為夷狄而已矣終春秋之世以夷狄目楚非中國外楚彼自外於中國故可。

丙子晉曲沃武公入翼殺小子侯王使虢仲伐稱稱

復歸曲沃虢仲立夷僕之弟魯

伐稱是矣但使虢仲而不能使環晉之諸侯群效其討則雖能便翼之不已而不能使曲沃之不與亂臣賊子未始不得志於天下也

丁丑秦亂寧公卒三父廢世子而庚立它子

三父史記謂為成王

公也子謂也

是年楚熊通伐隨東開地至濮上遂稱王是謂武王

濮上說者謂江陵建寧源是

庚辰鄭莊公卒世子忽繼末執鄭祭仲立突是謂厲公忽奔衛

仲島為而見執以誘故也既為所誘復為所脅其能有立否乎為所誘則是效於利也為所脅則是揚於威也如是而能有立者未之有也其視晉之苟息不違逐矣而鄭莊公乃以為可輔嗣君噫甚矣知人之難也

祭仲專政



以節言之則如彼以禮言之則如此此固壽終生  
之臣數則其於墓車之辨上下之分紛乎其不可  
辨也久矣其積也漸其循也常其禮也不能  
以無弊君子察此有以知其非寡則誅雖幸而免  
猶不足貴也

衛宣公殺其二子伋齊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之言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大子不敵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亦獨何  
相殺兄弟相讓亦獨何

悲也或父子

其不相

公受無望之而而宣公受無望之極蓋亦思之  
於其相之不相而宣公受無望之不正乃有甚焉似中少  
無望之相不相而宣公受無望之不正乃有甚焉似中少  
聖明神內之無貴如受以晉作惡君殺海皆聖  
成以相成其  
致回至此大

辛巳衛宣公卒子朔立是謂惠公壬午齊會宋衛燕

伐魯不利燕國名此其為始性之與說則其  
與說之燕性對有南也之分矣

齊會宋衛燕伐紀非伐魯也而魯則會齊救紀殺紀而  
有以勝齊此紀人之所喜也而識者恨焉何則小  
敵之聖大敵之否也卒之自棄其國不能保焉蓋  
自此戰始矣為大國者既無樂天之誠為小國者  
又無畏天之實此禍亂之所以常相踵歟



公未秦三父殺他子而立世子是謂武公

前書廢世子而立他子是害他子之可事也此  
書殺他子而立此子是他子必有不可於其意者  
三父之於置君殆不如弈者之舉棋矣弈者舉棋  
不定不勝其偶况置君子

齊釐公卒世子諸兒繼是謂襄公宋會齊祭衛陳  
戊卿

突無國而有國此宋之所以貴賂於突也責之不  
已連五國之兵而伐之甚矣魯人之貪也

魯申公桓王崩太子伋糾位是謂宣公三卿於仲統

糾而逐厲公之志反政是謂昭公

使昭公於此而有見焉討祭仲戮之亦足以為君  
人臣而懷二心者之戒矣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漢馮翊郡之衙縣說者以為即彭戲氏余每觀秦  
之所為未嘗不嘆平王之讓也秦則傳子而孫無  
不以取其所無為事王則傳子而孫無不以棄其  
所有為心秦則日昌而日熾周則日蹙而日衰不  
但周耳異時疆國之六秦亦以蠶食而得之嗟夫  
其皆自平王導之而使然者歟



襄公削公子無知祿好修

公孫無知米芻為而有祿以僖公寵之之過也當其受寵而過不自知其過於厚也及其受絀而過乃始自以為過於薄矣過於厚未必思所以報恩過於薄則必思所以報怨恩之不酬而怨焉是反則是無知之與諸兄其相去能幾何哉大抵未嘗知有義方之訓者也然則襄之所以不免其皆自僖公而基之歟

宋會魯衛陳伐鄭

突之入也嘗伐鄭矣突之出也文伐鄭焉若然則

宋之於鄭也非責突缺壞者之伐所以責其前言之不讎今者之伐所以冀其後效之可獲也

乙酉衛公子伋齊傳逐惠公立伋之弟黔牟惠公出奔齊

左右公子貴戚之卿欽則其於君也有可以易置其位之理所惜者當宣公之時不可謂無過矣始而夷姜之恣虐而宣姜之禍又其次也併其前後所生之子而皆殺而後有甚於此乎然而未聞其有所諫也徒憾焉而已矣不宣公之諫而徒翺焉之是憾雖能遷之其亦晚矣况又不足以定黔牟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位而保其身乎

宋會曾衛陳蔡伐鄭

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既出也又將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而出而公與宋伐鄭向也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春秋之世絳遵公行固有自然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繼亂國之亂勢也諸侯有所苟故利其亂而幸其危貪其賄而黨其邪聖人之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自突入禦公及宋公二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焉為賄故

也

丙戌秦夷三父蒞

夷人之族從古以來未有也今於三父見之三父之懼廢立主信足以滅其族矣然自是而後罪重者必加以族豈無不辜之人乎有志於恤刑者宜辨玉石

鄭高渠彌弑其君形公立其弟子齋渠彌專政丁亥周有累肩之難

累肩嗣為周公者也而不知臣子之於君親有將而必誅之罪則與鄭之渠彌何以異哉噫甚矣周



公之哀也

齊襄公殺公子濞

齊襄公與公子濞之口也。濞人於濞。其以濞之見。故突自命。春而於也。

齊襄公之惡不論可也以千乘之君而見殺於人夫豈無其故哉當是之時易象在魯而公則不知開有象之為可以亡其悔也則申繻之言徒足以為其而已矣倘幹之禍乃其自取而於釁生乎何尤其曰請以釁生除之是則魯之臣于末如之何而姑為是藉口之辭以自誑也吁可痛哉

立其子同是謂莊公

立其子同者報立之哉是必國人立之也然而父死於讎莫之能報因其不遂而遂焉則是猶之為其讎之所立也云尔豈然內不承命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為昧於人之大倫而已哉

又會諸侯于首止殺鄆子登高棠弥進歸與祭仲迎

公子嬰于陳而立之

鄆子登見殺於陳。祭仲迎於陳。公子嬰見殺於陳。祭仲迎於陳。

首止地名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殺

于登輟渠稱霸者之事也而齊襄行之得為禮乎夫齊襄以好會接濟極又詭其計而殺之在會之諸侯果有能仗義而執之正自不免於誅矣而奚



以責人為哉

戊子周王姬下降于齊

按何彼穠矣即王姬下嫁之詩也朱子孔氏者之言以詩中所稱之平王即平王宣曰所稱之齊侯即襄公諸兒然則此詩當謂之刺不當謂之褒蓋唐棣之華一正一反歟者正矣其如所嫁之夫則有不正者何即此一章推之謂如桃之與李也而平王之孫乃適齊侯之子傷之也謂如絲之為綿可也而齊侯之子適得平王之孫惜之也知此則知詩之為刺而非褒之也矣詩人之言有曰國

風變衰始相嗟夫豈惟栢舟何彼穠矣國亦正中之變也

己丑薛周桓王辛卯周伐隨責於楚也

王知責隨之尊楚而不能禁楚之自王何也蓋周雖天下之共主然既以岐豐之地畀之於秦則周之為周無異當時之列國何以正楚之不正歟使其誠有餘力足以制楚之命則楚必不敢僭其王號齊亦不敢滅其後國王室而既卑矣春秋如又不

齊伐紀紀侯去其國





紀國名杜預曰在東夷國蘇伯雍未葬而紀侯  
去之夫豈果無天婦之謂哉不得已也齊侯之暴  
著矣然則紀侯之所為得為正乎曰殺死而不去  
者正也迂國以圖存者權也紀侯之於國也委而  
去之耳非所謂迂國以圖存者也雖然較之為強  
國之所以為猶有分也

楚武王卒于戍隨

能通何人哉弑君之賊也當其行弑之時其心固  
已蕩矣一蕩而餘其君弄蕩而伐其鄰三蕩而齊  
王號之請道其平日之所為無非蕩也乃獨望於

將齊而曰蕩乎齊則湛然而純一蓋將以吾心之  
神明合於天地之神明而無愧焉彼其平日之所  
為不合於神明者多矣然而不自覺也至此而始  
自覺焉血之慙也氣之衰也其悍然者不足以為  
其冥然者之主則其所謂蕩者乃其枝之欲墜附註  
之欲披之時也而顧以為心之蕩焉嗟夫彼亦安  
知有所謂心也哉誠知有所謂心則終身奉之若  
槃水然必不蕩矣然而能通不知也勵曼亦不知  
也必也嘗從事於操存之語者庶乎其有以知之  
子貢繼是謂文王始都郟汝南郟之北漢漢  
志曰汝南之郟

士辰齊會宋魯陳蔡伐衛入惠公

入惠公非王命之所許也而五國連師以入之知有其當而不知有王命之尊則是五國之君皆不臣矣以齊宋陳蔡言之則有不臣以魯言之則又不于臣而不臣于子而不于民魯既泯天理滅矣觀物之變者雖欲掃卷而不觀其獨能無稟然於其心乎

癸巳衛惠公復入殺二公子傅黜牟奔周

朝於是而逆王命殺公子放黜牟則國其國也已雖然不善之徒未有君憂而無殃者也慶不足

而殃有餘則受澤之數雖在鬼道亦未可知也於此矣當其爲之實分遺禍回昧者之所貪也而君子悲之嗟夫亦孰知其志之得者乃其心之所由以喪者歟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一十二

甲午周莊王三十年秦滅小虢

所謂小虢豈魏叔所封在扶風之魏縣者歟然則非王所恤伐之猶曰不可况滅之乎予以見秦之爲秦不道甚矣

乙未齊公子無知以葵丘之戍卒入弑襄公代立公



子糾奔魯小白奔莒

葵丘地名青州之臨淄縣說者以為有葵丘焉即  
連緝管至父所成之處也莒國名漢城陽國有莒  
縣焉即故莒國也

丙申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入是謂桓公糾獲入不  
克齊伐魯殺糾其傅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又相桓  
公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  
之死實其當仲與莫之同謀誅莫之同死可知輔  
之爭為不義也自公死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

責其死而稱其功

丁酉魯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

長勺乘丘皆魯地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注曰魯  
敗宋乘丘即此長勺未詳既敗齊又敗宋玩兵  
甚矣局不蚤厲其志覺諸兇於一擊豈不快哉  
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自是江漢之國皆服  
于楚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二水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  
而合遂東入于海江漢之國昔楚德而歸周今畏  
威而從楚是亦可以觀世變矣

己亥周莊王崩太子胡齊嗣位是謂懿王南宮宣高弑  
其君浪公前書家每公之丑而不書其事此書中書

卷之五

及其大夫仇牧大宰華督立公子游群公子奔蕭後  
以蕭攻萬及殺游立公弟壽說壽謂桓公

蕭宋邑說者以為即宋國之蕭縣按左氏仇牧華  
督俱死湣公之難而春秋所書曰及其大夫仇  
牧而華督不與焉杜氏曰宋不以告故不書此其  
說非也使宋人果不以告則仇牧不傳而書矣果  
以告則仇牧華督均之為書之人也曷為但言仇

牧而不言華督哉此無他督以弑君之賊故春秋  
削而不書者不使華督得與仇牧並列而俱為不  
畏彊禦之人也然則孰立乎游曰賊萬執立御說  
曰蕭叔大心

庚子齊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曾三敗之取遂又會  
魯于柯遂復其侵地曹沫劫盟故也

邾與遂皆國名柯地名漢魯國之驪縣班志曰故  
邾國也泰山郡之蛇丘有隧鄉焉班志曰故遂國  
也平原郡之祝阿說者以為即春秋之所謂柯  
按春秋齊人滅遂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



之同力則遂乃國名非邑名也使遂誠魯邑則當  
曰齊人伐魯取遂不當曰滅言滅則遂非魯邑明  
矣且遂在齊北不在汶陽為魯子之言者曰請復  
汶陽之田而不曰請復濟北之田則是曹沫劫盟  
亦必初無此事果有此事則是公一燕太子丹沫  
一荆軻而已荆軻之事君子以盜書之春秋何私  
於沫而不以盜書不以盜書則是魯無曹沫之事  
而公羊氏之說也即子所書或取諸史或取諸傳  
今當實之以經

辛丑齊會陳魯以王人伐宋

曹國名叔氏之後按齊陰郡之定陶漢志曰故

曹國也

所謂土人其濟精華而曹之故魯之

氏曰此公使曹也代宋也命大夫往於曹者耳泰山孫  
氏以此曹也古之會也故曹子所書之宋陳魯  
軒即會于此古之會也故曹子所書之宋陳魯  
事之以而曰以之伐曹故知史記所書不惟無誤  
不若重經之  
為可信也

楚師入蔡

呂氏曰蔡國楚之國也每觀荆楚方始而蔡被其

禍未嘗不嘆中國之不振旅蠻夷狃百夏而莫之  
制也然則伊誰之責曰責在齊桓

壬寅齊桓公會宋陳衛鄭之君盟于鄆



鄧地名杜預曰今東郡有鄧縣按春秋於鄧信會各不書盟有其香而來已會矣又香早鄧回居以授香之初服也孰為叛者之初服宋是也當其未服則伐之及其既服則禮之以禮與信是也信使而禮之所由而歸其者數雖然德其所假者其甚其所有者也自其所有者之其惟力乎然而猶有未贖何則香之會蔡人與焉今則方困於訓雖欲會且而苟可凡此皆霸者之所當慮者是亦可見本之不共者雖于其求效之重要矣

晉曲沃武公滅其以重齊公問得許明為諸侯

朱子曰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

之罪則又得討之高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襄河曰曰曰無衣七章不知子之衣安且古考然也禮記深衣章已甚矣豈王負其齊玩而不思天理以爲之不可廢是以許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子綱於楚不窮而人紀或幾手絕矣嗚呼痛哉

癸卯齊桓公會宋陳洹其前許滑滕之君盟于鄧

許之下魯之上當有魯字

按潁川許縣漢志曰故許國沛郡公丘縣漢志曰故滕國河南緜氏縣說者以為即春秋時滑國也





甲辰周恭王崩太子胤編恆是謂惠王晉武公卒于  
獻公說諸緹秦徙居雍

寧於漢為縣屬扶風蓋至此而其都定矣自此而  
上若邠若汧渭之間其猶逐水草而居之者歟

楚文王卒世子鱗緹是謂杜敖楚人謂未成

乙巳秦德公卒子宣公然丁未周有五大夫之難邊

伯石速為國以葵衛之師攻王立王弟類王出居鄭  
之櫟所謂五大夫者為葵衛之師攻王立王弟類王出居鄭之櫟

石速十耳櫟則於為難然不存五大夫之數類

之櫟王弟也葵衛之師攻王立王弟類王出居鄭之櫟  
櫟地名杜預曰鄭之別都今河南陽翟是周有黑

肩之難矣而又有五大夫之難是何王室之難若  
是其不一歟閔睢之化微麟趾之風泯公子公孫  
不復如前日之舊則理以欲昏義以利勝子儀子  
頹皆貪亂者之所欲敗也然其所以至此則有由  
矣端本清源盍自夫王躬而取之

戊申鄭厲公及虢叔入王于成周殺頹而執仲父及  
五大夫難遂平

當是時而王室有難豈非桓公之責歟桓公之圖  
伯父矣雖微五大夫之難猶將舉諸侯朝王室使  
王室尊安諸侯輯睦而四夷莫敢犯焉則伯業成







吳今天子蒙塵於外而齊不奔問官守領方以伐  
戎為事伐戎誠是也然比之五大夫之難則緩矣

曷不先其所急于以見桓公於此不無可責而管

仲之謀其所失亦多矣按仲又巧也仲父與

不可執乎執其一而食其仲父才氣高矣

齊人伐魯矣待天子致伯而後行則齊之所欲

有察察而無不足以有決其意而後九有

已酉秦作宥時在渭水敗晉師于河曲史記謂

晉伐驪獲驪女以為姬

之河曲河曲其地也

### 陳公子完奔齊

自有齊國以來蓋莫盛於桓公之時矣而陳公子

完自陳來奔卒之伐齊有完

當威之時而已有棄之完及皆哉

楚亂弟揮弑其君黷代子光請以上殺好子

周及諸侯

史記謂成王即位布德惠結善以謀使人

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方之無侵中

國愚謂熊揮何人哉弑君之伐天

子不敢誅則亦已矣乃反受其禍若之以罪其  
何以示勸懲於天下哉

辛亥衛惠公卒子懿公繼壬子晉有驪姬之難殺群  
公子自翼徙居絳

絳於漢為縣屬河東按此群公子乃故晉之群公  
子以士為之謀而殺之故自翼徙居於絳凡以隄  
防故晉之遺孽也然則當是之時驪姬之難未作  
雖然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蓋自桓叔以後武公  
以前其戕文侯之骨肉多矣今其遺孽復萌於敵  
公之手叔雖且遠落且人均所欲也顧不能誰以

及人天道無好還之期乎嗚呼群公子雖死二五  
禍則生驪姬由是以殺申生里克由是以殺奚齊  
卓子文公由是以殺懷公天之禍晉亦酷矣天豈  
有意於禍晉究其所自皆自夫獻公一念之列為  
之

癸丑晉伐虢責納群公子也

晉之伐虢豈必以其納群公子之故哉虢嘗奉命  
天子兩伐曲沃則其自在伯武公以來其積憾者  
多矣無所發憤而姑以納其群公子為名雖曰欲  
加之罪而其辭亦不正矣冰公子可受於齊則晉



公子未始不可受於鬻惟若陳之受萬衛之受猛  
獲為不可耳受群公子而曰不可則先君之類皆  
當前之使滅然後快於其心乎

甲寅周惠王錫齊桓公命為伯乙卯晉滅曲沃及蒲

滅字當是

城曲沃及蒲所以君申生與重耳也此所謂蒲其

即向所謂蒲子而晉之於翟者歟

楚伐鄭丁巳齊以山戎至于孤竹以救燕俾倭貢天

子

山戎都薊乃北狄也號無終子孤竹國名其地在

平州之燕龍燕云燕國名此其為姬姓之燕與則  
其與媯姓之燕國自有分矣然則為王之病者南  
燕是也齊不能伐而鄭則伐之為我所病者北燕  
是也鄭不能救而齊則救之且俾之倭貢天子齊  
固有激於鄭之所為也歟

秦宣公卒弟成公立楚殺令尹子元以鬪殺於薊為  
令尹

或問鬪班之於子元殺之可乎曰以子元之所為  
自足以殺其身矣正使子元君也果有大過則諫  
諫而不聽猶得以易置之況令尹乎其殺之也宜



也其書國以殺卻子蓋得之矣

已未魯亂叔牙弑其君莊公子開立是謂齊公

法意李友立世子班不克奔陳庚申晉滅霍魏狄以

耿趙夙以魏封車馬

霍即厲王所居之魏縣取即祖乙所圮之耿卿魏

則詩人所刺以為其地陞臨其人儉嗇者是也當

此之時齊桓聲震霸業九遷楚之國如江如黃

莫不知所向慕雖不究終為楚之所滅然亦可

謂後亡也已霍公耿趙晉之國也視江黃近矣

而不知齊桓之可附其為晉所滅則有由矣且

晉於其宗猶欲吸之况他人鄰境而不知

其人之可以相善異否則必徒恃其不我攻耳非

必有不可攻者為可以自恃也惟其然是以不能

免焉虞虢類此滅人之國者人亦得而滅之此報施

其人之弓則有非其人者能成其德而報焉是皆

冥冥之中懸有為之主者人不得而始於其始

也晉之於齊魏取也滅之有尔而趙魏畢方皆於

是焉見之則大智之中已有其二矣下筆者

不絕新陳之繼而相與同者非必謂其能而故

於乎悲夫此豈人

而立公子申是謂釐公

辛酉魯亂慶父以莊姜熱滑公伐立季季友逐慶父



按魯之有孟氏則慶父之後也有叔孫氏則牙  
之後也真氏曰牙之罪未顯誅其身而存其後猶  
可言也而施之慶父則過矣使魯人謂欲君者不  
失為有後故異特東門遂復有殺適立廢之孝魯  
由是而遂衰未必非季子啓之也惜哉

狄滅衛殺懿公

胡氏曰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頌而志  
寡如班固載諸王淫亂等事削之可也奕曰必  
若此言仲尼剛詩如璫有茨鴉之奔奔桑中諸  
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廷

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  
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九流亂者未有不  
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  
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  
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齊桓揀戎狄而立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戴公卒  
弟燬立是謂文公自曹邑徙居楚丘

鄭樵曰曹一作漕在今滑州白馬楚丘在今單州  
武成

晉伐東山臯落氏

臯落氏赤人之別種於者次為落  
州在魏西六十里有落城



其地

秦成公卒弟任好立是謂穆公壬戌秦伐甘棠

以屬在廣州河共

齊會宋鄭魯曹邾之君子擇

邾邾日邾來也邾邾

於亥齊城楚丘以居齒

齊身為而城楚丘將以封衛也無有封而不告此固齊桓之令也其封衛也未嘗以告于周則是自犯其令歟非也齊桓之志在於率諸侯而尊周何至自犯其令哉其意蓋以為段非父命於天子者也而鄭則封之於京成師非受命於天子者也而

晉則封之於曲沃九若此者是真所謂封而不告者也桓固知其為不可矣若衛則先王之封固其受命前此更非全從而始封之也不幸而高狄所滅吾豈不可於其既滅之後而復興之乎與滅國繼絕世此固聖人之所予者也寧自以為不可也哉殊不知衛國既滅非不可以復興也不請於王而復興之則是天子之大難請快可得而撫之矣此其為義至微雖桓公管仲猶有所不知是故自以為是者往往卒蹈於非嗟夫此春秋之所以為不可不慮者也



又命曰江黃之君于毋以

漢汝南郡之安陽應劭曰故江國汝南郡之七陽  
應劭曰故黃國實宋地杜預曰梁國蒙縣西北有  
賈城又曰江黃楚與國也於不服齊故為之合諸  
使胡氏曰二國未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

晉書地理志

北城下陽耳而謂之戎也。不可以無下陽無下  
陽是無威也此其所以書也。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一十三

甲子周惠王二十三年齊會江黃之君于陽穀

林國明陽穀在宋于到邑  
齊北在氏曰其伐楚也

裡之會則說有謀焉為謀哉謀救鄭也陽穀之會

則又有謀焉為謀哉謀伐楚也然則此其兩事歟

非然也會裡之何楚既伐鄭矣然而不果救也夫

何故以魯與鄭之有未協也盟賁之後楚又侵鄭

矣然而不果救也夫何故以江與黃之有未洽也

今而再會焉情之未協者必無不協矣親之未洽

者必無不洽矣然後乃謀伐楚固所以救鄭也

乙丑齊會宋陳魯衛鄭許曹之師伐蔡

伐不書伐於楚  
伐不書入



會陽穀之後楚復伐鄭宋欲救鄭馬不徑伐楚  
徵楚獨固也文告之不備則是伐楚而無以服其  
心也武震之不足則是伐楚而無以屈其力也先  
之以侵伐所以伸吾之威乎繼之以蔡潰吾威伸  
矣然後移以伐楚以武定言之則寓于所總之師  
以文告言之則戒于所通之使其心服其力屈其  
所以病中國者不敢肆焉嗟夫此桓之所以為桓  
者歟謀而有成其亦可尚也夫

孝入楚盟于召陵

召陵於漢為潁川南朝氏曰凡人之情強則

暴服則憚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憚俱捐其私  
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  
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責楚之能不拒  
敵而責齊之能不遂戰也

執陳轅濇濟塗

濟塗陳之謀臣者也不社稷之愛而資糧扉屨之  
借是誠謀之不忠矣以身則不免於執以國則不  
免於伐且侵焉夫豈曰無故而然歟然而齊桓之  
討之也終不得為伯討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  
又將思之君覆巢焉為而欲速吾之速或是以吾





之所以行師者有非其道不是以欲遠吾之途也  
名濤塗而謝焉吾之師得無不以律者乎吾將易  
之以律矣誠若是寧獨不足以愧其心乎不已之  
責而徒責於人其不得為伯討以是故歟

晉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在清夷吾奔屈昭世

子直稱若

屈即北屈於漢於晉為河東太子緄而二子奔蓋  
以驪姬之譖也然則豈謂晉有驪姬之難當置之  
於此

秦穆平日女為夫人丙寅釋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曹

之君及王世子盟之自止

按春秋會自會盟自盟九言首止者再劉氏曰此

一也曷為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

愛勿勿世子桓公為是率諸侯而盟之王室以安則

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善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

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

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為之也然而

諸侯以廢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臣之道皆

得為胡氏曰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  
倫也一失則夷狄矣

抑是會也鄭伯趙盾大夫御楚  
之於伐晉之州也皆自



晉伐蒲重耳奔翟又伐虞及魏魏君奔周  
虞國名漢河東郡之大陽縣即虞之故都也魏即  
上陽與大陽接壤其下陽杜預直以大陽言之  
則大陽其平虞就之交城滅國暴矣王法之所禁也  
魏自平王之末秉政周室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自  
也魏子其為大夫矣魏君曰

晉伐蒲重耳奔翟又伐虞及魏魏君奔周  
虞國名漢河東郡之大陽縣即虞之故都也魏即  
上陽與大陽接壤其下陽杜預直以大陽言之  
則大陽其平虞就之交城滅國暴矣王法之所禁也  
魏自平王之末秉政周室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自  
也魏子其為大夫矣魏君曰

是年秦始得志于諸侯百

秦叔為之輔

百里奚蹇叔其皆所謂黃髮者歟則其所謀必有  
類於邊鋌而不足以取快於目前者矣及大勇嘗  
之久閱歷之多則向之所視以為無足快意者每



有餘味此撥公之於二子所以始雖落落而終則不能以不合斂于以見得力之多者不在於快意之速而成功之偉者必要之於久而後可以驗之也

楚滅弦

弦國名在陳東

秦已得志於西楚復得志於南晉之於北也又將求其所得而得焉春秋之所貴者貴其一統而其紛紛者遠至於是是則齊桓之所糾者固為有外未可以上下同流各得其所者而望之歟

丁卯齊伐鄭晉伐屈夷吾奔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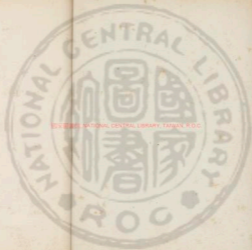
KEYWOR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1109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樵曰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  
山今同州夏陽縣猶有新里城即洪伯之  
也



已巳周惠王崩太子鄭嗣位是謂襄王太叔作難  
帥宋衛許曹陳會王人于洮

宋之下衛之上當有曹乎洮會地

此所謂作難特畏其作難也云尔夫惟其畏之也  
是故先其難之未作而往告於齊齊為是而為洮  
之會則是會也可以紓難可以匡畏其於王室不  
可謂無功也已所可憾者得於已已而不能無笑  
於壬申君子惜之



晉伐狄不利於鬻桑鬻桑，齊地也。東注以爲平陽。

庚午齊桓公會宰孔周公及宋衛御許曹之君子葵

丘宋之下衛之上。皆有會字。所誤。宰孔周公乃宰周公而名孔也。

司馬貞曰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

十丈其郭內即桓公會處然則此葵丘非青州臨

淄縣之葵丘也○葵丘之會其桓伯之最盛者歟

然盛之極衰之始也抑桓伯之衰蓋已萌於盟召

陵之日矣北伐山戎南伐楚有足多者焉又况乎

西為此會孰能不矜蓋自夫反身降德者言之猶

或莫能進於有若無字若虛之域則其在於桓公

從可知矣何則以可上可下之資而易益者為之  
輔則其於天德王道舉非其素安能久而不殆不  
躓乎

宋襄公立

不言先君之卒而遽言後君之立者釋衰經而命襄

冕君子蓋傷之也

晉獻公卒公子夷齊立大夫里克及平顛殺之大夫

荀息立其弟卓子

按春秋終喪齊者里克耳不以及平顛也而此云

然卿固克之黨也



晉里克殺其君卓子及大夫荀息而納夷吾

劉氏曰荀息之智未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義則盡矣

夷吾入是謂惠公既立殺里克而絕秦壬申周

亂叔帶以戎伐周秦晉求救於晉使管仲平周難

真氏曰子帶乃戎伐周桓公為霸主不能仗大義

討之而受其未奔王討之而不能助桓公霸業於

是乎掃地矣管仲方以身任平戎之責使王室之

尊不與戎狄交好管仲之相業亦於是乎掃地矣

鏡滅黃

恃齊而齊不足恃何以宗諸侯乎此齊桓之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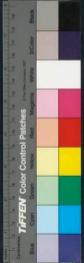
而夷狄之強亦甚矣穀梁子於黃之見滅曰君子

閱之嗚呼若夏見滅甚矣是閱者歟自此以前述

若黃者晉是也自此以後述入齊或曰與凡若黃者晉是也自此以後述入齊或曰與凡  
皆不能空之於其前豈不謂之於其後然則  
無則如彼於夷則如此其妙果安在哉意桓  
之者也若其強則有不勝者矣合管子與許  
者已往而夷狄之強自不免於齊桓人乎何尤  
桓桓之哀

甲戌齊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曹之君盟于鹹

鹹衛地杜預蓋以為東郡濮陽縣之東南有鹹



戒云

晉饑秦輸之粟乙亥秦饑晉閉之糴而又伐之  
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二  
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矣  
既有餘粟足以供九年之食則雖不幸之甚  
有如堯之水湯之旱且不足以病之矧曰區  
區之水旱而足以病之乎夷吾承奚齊卓子  
之後國家多故用度不給故一遇天災遽以  
饑告則猶有可諉者矣若任好之為國則非  
夷吾之比而一遇天災亦以饑告何居豈其

於泛舟之後不自撙節而至歟然亦可見其

積之有限而劑量之無法矣當是時井田未廢

也而猶若是後之人不盡墾農焉能取給必也卒

費誼之所以告漢文者先事備之庶為有益也天

楚滅英

說者謂英時吳國地  
吳於漢為編第六交

丙子齊桓公會宋陳魯衛鄭許曹之君子壯丘以  
救徐

徐國名於漢為縣屬臨淮所謂壯丘其徐地歟非  
也按既盟之後遂次于匡匡既衛地則壯丘云者  
當亦祇是衛地為諸侯者曰止於衛地則難乎



其枚徐矣雖曰使大夫故之無益也此可以見其  
為霸政之衰

管仲卒易牙專政

家語子貢問曰今之君子孰為賢子曰吾未識往  
者齊有鮑叔淵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  
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聞用力賢乎進賢賢乎子  
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  
子產未聞二子達賢已之才者也然則管仲卒易  
牙繼管仲之過也

秦伐晉敗之于韓原獲其君夷吾獻河西地乃得遂

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

其脚河外之地故自晉魏之別曰西曰秦視之  
則曰東自其在河之南而言之則又曰外也

仍以世子圉為質

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言質者而此言秦晉之質秦  
亦為用子圉為質哉是必以河外之地乍獻乍否  
未可必也夷吾既不可留則所獻詎能必得是故  
要之以質則莫我違歸其所獻則不吾蔽自常情  
觀之必曰此之謂以德報怨矣然其以術籠晉君  
子鄒之固非常情之所識也

丁丑戎攻周齊會諸侯之師于周又會宋魯衛陳



鄭許邢曹之君子淮以全

按東海之繒縣班志曰故繒國禹之後也楚滅黃滅英其勢橫矣已而伐徐則橫之甚者也齊既末如之何矣今也戎病周夷病鄆齊桓區區之所樹立果不足以終其身邪既微成又微合且吾見其應敵之不整且不暇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其殆皆著於此歟

戊寅齊桓公卒五公子爭國公子無詭立易牙

專政

無詭在氏

真氏曰管仲自初相桓公即以制國治兵為

事謂若是則可以得志於諸侯而君心和正則不暇問也故嘗謂酒腐於爵肉腐於俎為不害霸不知君心一放則是非顛倒何所不至尚安能致察於野不肖之分耶其後敗桓公功業者卒出於女子小人而女子小人之得進由仲不知格心之學故也

昔季康之許仲身長存宮內何前更大人程子曰此謂管仲李何哉未有心靈尚疑管仲已氣  
忠謂心有可憐之法身元不測之期久之  
仲也款任四十餘年則齊化而則其無聖  
不也深於仲手相其心則三則其無聖  
之也矣其君非之  
則夫以色也以此進以悅則則其無聖



世子昭出奔宋

非者皆足以爲君之心意仲之先公而所  
謂仲之卒不無其心於仲之卒也李氏之  
說其殆本經而廣之者妙

其以昭爲世子者桓公之所私耳然不營之  
於天子而徒屬之於宋公亦豈得爲樹子哉  
已卯宋會魯衛鄭伐齊殺無詭敗四公子立世  
子昭是謂孝使

真氏曰嫡庶不分繼嗣不定此有國之大患  
以桓公管仲之君臣而昧於此卒使變亂相  
尋凡三十餘年而後已豈非來世之戒

哉

狄伐衛

穀梁子曰伐衛所以救齊也嗟夫狄猶不忘  
齊桓之德而諸夏之人乃反忘之狄之不知  
何以爲諸夏乎

庚辰秦滅梁壬午宋襄公會楚陳蔡鄭許曹六  
國之君子孟楚成王執宋襄公子會以伐宋

宋以衆車之會往楚伏兵車而執之楚則曲  
矣雖然相宋公以會諸侯者夫豈無賢大夫  
哉吾意子魚之賢則誠足者矣而不足以折





許曹凡皆從楚者也則孰為宋請其君可執也其國可伐也而其地則有不可必得者焉使宋人而曰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則楚將若何是故會而執執而伐楚之於宋也不可謂不得志矣雖然非可久之道也其亦計之矣蓋以為無故而執之可無故而釋之不可也必有為之也者焉則於是乎以宋之捷來獻於魯其辭則微魯也其意則脅魯也魯於是乎果為所脅命諸侯盟于薄然後乃釋宋公則其致由於楚也不言而可知矣向使魯於

是時拒其使而不納則雖不上告天子一  
諸侯而討焉強楚之氣亦必於是而少侵矣  
然而不能也此可以見中國之衰而夷狄之  
橫也

癸未齊入王叔帶于周

子帶之為人也蓋嘗召戎以伐周矣使其計  
之得行豈有三哉宥之於齊亦云可矣而又  
召之召之誠是也而不知樂禍之人置之有  
鼻可也置之有虞不可也遠之乃所以全之  
而富辰之慮容有不及乎此也

秦晉從陸渾之戎于伊川

舜之事堯也屏四凶於四裔所謂不與同中國者是也孰謂中國而可使戎據其地哉秦晉之過蓋莫甚於此矣抑伊川之地自終縣而視之其即南鄉之謂歟則狐狸之所居也豺狼之所聚也戎子駒支之言雖曰不可盡信然必有近似者矣與其為禽獸之數澤孰若使戎狄制之不猶愈乎此秦晉遷陸渾之意也殊不知狐狸可驅也豺狼可登也戎狄之或別虎而冠者也孰得而制之哉顧之俘不

反則周於晉焉誦之良有由矣雖然元氣之感者邪氣不得而入病何從生使伊川之地而非非區邑則秦晉果何私於陸渾必出此之民以入彼之民乎其不然也必矣地廣大荒而不治誰之過哉凡周之卿大夫士皆不得以辭其責也

宋會衛許滕伐鄭不利

孟之見執也有以自省否歟無以自省則非人矣不論可也有以自省則宜知其夜之安在不究其夜之安在而徒欲責人甚矣宋公之惑也



昔公子圍自秦逃歸

國質於秦而歸晉猶丹質於秦而歸燕也然秦之奉丹薄矣非必以是奉圍圍亦何所不燕而靈不能少忍哉方是時秦方以術籠圍河外之地將固於易世之後而取之也誠使子圍朝歸而版圖夕至則秦雖滅亦必為之釋然然而不出於此則十九年之沉落於外者一旦而至矣此非秦之薄圍圍自薄秦有以致之也

楚救鄭大敗宋師于泓

泓水名未知其為鄭地歟抑宋地歟傳曰楚伐宋以救鄭則其地之隸宋不隸鄭無疑矣或曰使楚於未既濟與夫未成列之時宋能擊之果可以勝否乎曰可以一勝第無以善其後則不如俟其既濟既成列以一敗奉之則身雖病且死國可以不亡然此非宋襄之本意也蓋欲僥倖一勝庶幾乎可以泄諸侯而為盟主耳然不知小國不可以敵大國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則暫焉之假仁與義終不足以蓋其不仁不義之素徒足



盜復師隳體而已矣尚何尤哉

甲申周頹叔桃子以狄師伐鄭遂以狄女隗氏為后

三代而後如韓信則有以匈奴侵馬邑者矣未聞以天子而用狄師伐中國者也三代而後如劉敬者則有以公主嫁單于者矣未聞以天子而用狄女為王后者也觀襄王之所為如此謬亦甚矣而猶懷不受諫其出宜哉

宋襄公卒子成公壬臣繼齊伐宋楚伐陳

乙酉周襄王廢狄后頹叔桃子以狄師攻周王

出居鄭之汜叔帶代立與狄后居于温

汜與温皆地名以漢志考之汜即成皋高河

南温屬河內頹叔桃子不畏王而畏狄不慕

義而慕淫不奉正而奉邪所見如此其諸刑

戮之民歟

晉有卻芮之難卻芮之難當在文公與襄公之間

惠公卒世子圉繼是謂懷公秦穆公使人殺之

而入公子重耳是謂文公

惠公在位十五年矣據千乘之尊負四境之富以善為之則植焉而必固滋焉而必蔓何





之志下之

丙戌秦晉之師滅王叔帶于溫而納王子成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矣而晉侯驩焉

納王者但晉侯耳秦無與也抑於王可以言

納於帶雖手言滅其言滅何哉殆猶余姑滅

此之滅非以亡國之善詞許帶也

王享晉文公于邲而命益之河內地

此河內之地即向所謂陽樊攢茅溫原之地

也以傳考之原陽樊皆用師以圍之雖圍之

終有不服且不降者焉觀陽樊秦之不服且

不降則攢茅溫必皆若是而已矣吾何知

之吾以倉葛之言知之倉葛之言曰此誰

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舉此例之則四邑

者蓋皆若是而已矣然而傳有所不載者

不勝載也載原陽樊之事則溫攢茅之事

從可知矣昔太公之封於齊也與萊人爭則

有之未聞其必以兵而感齊人也伯禽之封

於魯也與徐人爭則有之未聞其必以兵而

感魯人也今晉也受王之命以有四邑而四邑

之人皆有不服之心焉自非以其強衆之力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Colors for

Black 3/Color White 3/Color Red Magenta Yellow Green Cyan Blue



而降之則四邑之地必非晉之所有雖有英  
地而不能有其民焉亦可見王之親姻必歸  
於周其不歸於周則或分而適於他國晉之  
所有者但有其地喪或非王之親姻者焉吾意  
當是之時四邑之民如遭洪水蕩折離居而  
莫知所底其啼於民者多矣下則嗚其民上  
則傷其君如是而曰有功於王室吾有以知  
其爲功之首即所以爲罪之魁也卻子之言  
豈欺我哉

文公卒世子成公鄭繼楚圍陳以入頓子

頓於漢為縣曰南頓屬汝南郡杜預曰頓迫  
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若尔則  
是以夷狄而正中國也夫以中國而正於夷狄  
倒置甚矣當是時襄王僅免於難文公未足  
以霸而齊桓之澤斬矣楚是以崛彊至此謂  
四國有王師伯勞之之詩能不為之三嘆

丁亥宋背楚迎晉楚滅蔡伐宋又伐齊

夔國名其地在建平新縣伐宋以其親晉  
也伐齊以其病晉也若其滅夔則自滅其族  
耳人之言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楚為不

道雖其族類猶將以之別曰非其族類而能恤之乎以楚伐齊則魯有親楚之心矣然楚之於魯非其族也今者為魯伐齊知他日不為齊而伐魯乎是故魯之此行君子蓋危之也

戊子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代立是謂昭公齊有當討之賊然而莫之能討何居其以救宋方急則其於匡齊也容有未暇故歟然自是而習以為常潘父弑商人又弑其為紆也相踵未必非自晉文而失之

晉救宋作三軍

按晉作三軍則所謂七百乘者其以輕車也車通而計之鈔輕車三百五十乘重車亦三百五十乘是為三萬五千人杜注以為五万二千五百人則是以七百乘皆為輕車果以七百乘皆為輕車則重車如之當七萬人不少矣焉用伐山之木為備兵以益之哉故知晉於是時始作三軍當有三万七千五百然而但曰三万五千無他舉成數而言之也

楚使子玉伐宋

以事之序言之先伐後救可也今先救後伐何也救宋之志前此矣非適起於今日若伐宋則伐而又伐是以後之也

已丑周襄王狩于河陽

河陽於漢為縣屬河內此何以書以晉猶有尊王之心也使其果無王忘則以臣召君不可以訓矣春秋何憂於晉而必為之諱所當諱乎

晉會齊宋蔡秦之師伐衛大敗楚師于城濮

楚師敗於城濮晉之師會於城濮宋蔡秦之師亦會於城濮

城濮衛地茲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城

濮之戰或者非晉之善乎曰晉非城濮之戰

則楚可橫行於天下矣天下誰之天下楚可

橫行而无忌乎晉之此戰君子予之以能卻

楚不為無益於周也

楚師敗於城濮晉之師會於城濮宋蔡秦之師亦會於城濮

楚師敗於城濮晉之師會於城濮宋蔡秦之師亦會於城濮

楚師敗於城濮晉之師會於城濮宋蔡秦之師亦會於城濮

楚師敗於城濮晉之師會於城濮宋蔡秦之師亦會於城濮



大與欽崇皆下軍之將也齊之在也  
而先其將正也而有奇焉欽崇之在也  
也而有正焉奇正相生則是奇可為是  
為首奇是相應則事之變居然而可見矣  
本如此則其取效也隨宜

遂會齊宋蔡鄭魯衛之君盟于踐土

蔡鄭魯衛

按晉文公作王宮于踐土括地志曰在鄭州  
滎澤縣西北十五里踐土之會齊宋魯蔡鄭  
之君則親蒞之矣若衛則叔武攝焉非其君  
也非其君也而以衛子書之若諸侯立而未  
諭年者之稱焉是何也武蓋為晉所立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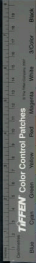
伐鄭然諸侯之位非諸侯之所得而廢置之  
也晉於是乎專之甚矣第比之召王之事猶  
有大小之分焉故於王則書狩於衛則書子  
以此見晉侯之惡或諱焉或否焉皆所謂得  
罪於春秋者也

楚救鄭不利楚不利於救鄭耳

殺令尹子玉得臣

子玉僥倖於一勝將以問執讒口求逞其志  
也然而不勝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庚寅晉會王人及諸侯于翟泉



杜預曰翟泉今洛陽城外太倉而西南池水是也是會也魯公之外盡諸侯之大夫耳非盡諸侯也然則禮敬曰以諸侯之會而迫於王城猶曰不可矧曰以諸侯之大夫而其會也反可迫於王城乎以王子虎而下盟諸侯之大夫則為上替以諸侯之大夫而上盟王子虎則為下陵下陵非正也上替豈正乎春秋於是會也諱公而不書其為貶也不言而可知矣非審於君臣之辨者其孰能知之辛卯衛成公自陳如周周請晉納成公子衛而

誅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之奔陳也則固有之矣然非自陳以如周也其至于周乃晉人執以歸焉耳晉擅討衛擅誅周為天下之共主莫之能正也顧有請焉陰盛陽微至此極矣悲夫

秦晉圍鄭

秦晉圍鄭非義也誠知其非義則相與撤圍而歸豈曰不可而秦則私與鄭盟私與鄭盟可也其若晉固何哉始與之同而終異始與之合而終離待晉以護而曰以信待鄭雖鄭



亦不能無猜矣不然豈其輸肝傾膽於仁人之前而徒以利害為言哉燭之武之言鉗制却脅有以窺見秦伯之心矣卒之鄭有三戍之虞秦有二轍之難未必非燭之武啓之也  
壬辰魯取濟西田

取者對予之辭此未有言予之者則其言取之何濟西田魯故壤也中為曹所侵執曹君班曹地使各復其舊焉凡此皆晉侯之所為也予在晉取在魯為是取之是亦不無所予者矣然則正乎曰非正也不請於王命而正其封疆之界其在晉則猶之禦人而得貨因以致愧為其予非正也其在魯則猶之見得而忘禦從而受之爾其取非正也但言取不言予徒責魯不責晉其諾以晉為無足責歟夫其以晉為無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然而取予之義皆著矣

衛徙居帝丘

帝丘在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衛何以迁于帝丘說者曰避狄難也噫楚丘之迁固已避狄之難矣今也迁于帝丘又將



惟狄之難夷狄橫而中國微是果伊誰之責哉  
其在晉文晉文之於攘夷也其有愧於齊桓  
多矣識者病之

癸巳晉文公卒世子欵繼是謂衰公

經世之已二千二百一十四

甲午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伐鄭

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秦之於鄭也彼圍  
之歟非十鄭之師則不可欲攻之歟非五鄭  
之師則不可鄭之師何止二百衆姑以二百  
衆言之非千衆與二千衆莫可得而攻之且

圍之也而秦之此行僅僅三百衆而止其能  
圍鄭且攻鄭否乎吾嘗秦之此行不過欲襲  
之而已世豈有千里行師而可以襲人也哉  
杞子之諂既足以惑其聽三帥之勇復足以  
眩其視則蹇叔之忠不足以入之矣已欲襲  
人人亦襲已崤陵之敗則有由矣使不有向  
師而哭之一舉秦其殆夫

晉敗秦師于崤獲其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杜佑曰河南府永寧縣有三崤山蹇叔哭其  
子曰崤有二陵焉即其所也城濮之戰樂枝



固出於奇。曾陵之議，棄枝尤出於正。使棄枝之議得行，則秦晉可以無爭。雖曰縱敵未遽至於生患也，豈非謀國之善者乎？先軫尸之而棄枝莫敢抗也。秦晉之爭於是而始矣。使卻縠而不死，其殆必以棄枝之言為然乎？魯僖公卒，世子與繼是謂文公。乙未，晉歸秦三帥。

獲三帥而歸之，先軫之所不喜也。設使獲二帥而殺之，秦其無三帥乎？為先軫之計者，固宜力於為善，使秦雖再用三帥，莫能與已競。

焉不亦可乎？不此之圖而顧以匹夫之勇自憤於敵，何足取哉。

楚亂世子商臣弑其君，懷代立是謂懷王。

胡氏曰：楚商臣王，遷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

丙申，秦伐晉，不利於欽，衛。

向者所書之欽，戰八

秦誓之作，君子以為有悔心焉。觀其言則悔矣。觀其行則未之有改也。此與過而不知悔者無以異也。





丁酉秦伐晉取王官

杜佑曰王官城在馮翊郡澄城縣西北秦已伐晉矣而又伐晉豈其甚矣乎憤之深而求逞之甚使又不利將若之何吾是以知晉之君臣特自不能力於為善耳非秦之此舉真有足畏者也

定代江晉師來救

江小國也楚人伐之殆猶驅韓盧釋釋也而晉則徒以一師伐楚一師不足以伐楚則亦何足救江哉

戊戌秦伐西戎破國十二

我乃秦之世讎其伐之也固其宜也然其破國至於十二豈曰徒取諸彼以與此哉亦必殺人以求之耳繫以仁者之所為必不如是之甚也

楚滅江

楚商臣弑父與君天地之所不容者也晉不能會合諸侯整罪致討則彼必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矣豈能今歲滅江而來歲滅六乎君子觀商臣之勢至於如此由晉無以制之故



也

乙亥晉趙成子衰卒子看繼事楚滅六

魏志曰  
於六國也

庚子秦穆公卒世子瑩繼是謂康公葬穆公三

良為殉

朱子曰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喪

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則莫之知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晉襄公卒辛丑晉世子夷皋繼是謂靈公宋成公卒國亂弟禦殺世子代立國人殺禦立公子杵臼是謂昭公

使世子而在則昭公不得立矣昭公之立也

所謂無望之禍矣既有無望之福則亦有無望之禍然而不自知也不能以善為之而其禍生焉彼其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者是則



伺之者也夫其伺之也者信有罪矣然使在  
我者而果無其隙彼將焉伺君子之論欲治其  
末必正其本謂昭公可以自全而不免於敗  
是則始焉之不善故也

齊率宋衛陳鄭許曹之君會趙盾于扈

杜預曰扈地在今榮陽卷縣西北諸侯之為  
此會也果何故哉為晉君之初立故也為晉  
君之初立則為不會其君而徒會其大夫  
哉其君在抱未可以會諸侯故會其大夫即  
所以會其君矣不然以大夫而盟諸侯其幾

何而非抗乎

會之為此會未嘗也然自是而

公于孟春也出在大夫與吾何以明年會

如以魯則文公位也雖相禮以不則公

皆委之矣委之而得其人可也委之而不得

其人可乎委之於晉晉不曰寡大夫也然

溫也盟則之大夫曰寡大夫也然

察夫事之放而無之矣皆以夫事之無以

卒之楚人代而無以夫事之無以

周葬襄王

壬寅周襄王崩太子壬臣嗣位是謂頃王癸卯

周之葬襄王也曷為於未葬之前求金於魯  
哉魯之大夫既已奉幣而如周矣然而好德



之心不足以勝其好色之心遂以如周之幣  
掩而奔喜此毛伯之所以求金於魯也誠使  
周之冢宰有統制天下之權仗義討之其畏  
不服法之不舉而金焉是求雖有得焉不足  
貴矣

晉會諸侯人救鄭

楚自城濮以來滅江滅六則有之矣然大抵  
崛強於南方之地未敢覬覦於北方也至是  
而范山言曰北方可圖則以晉君之火耳使  
趙盾而能折衝禦侮必不為范山之所窺今

既為所窺矣又不及楚師之未去而救鄭以  
是為良大夫也其然豈其然乎

秦伐晉取武遂

武遂當作武城按武城於漢為縣屬馮翊潁注  
曰即左氏傳所謂秦伐晉取武城者是也

甲辰晉伐秦取火梁秦伐晉取北微

火梁曰故火梁其數屬也  
北微晉地即北微

乙巳魯敗狄于鹹獲其帥喬如

此所謂鹹其魯地  
則其喪猶

秋即長狄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汪芒氏而



其在春秋也則又謂之鄭瞞云

丙午秦伐晉取羈馬

杜佑曰馮翊郡郿陽縣有羈馬城在焉

左氏有交驂之說非注引司馬法曰駟馬不  
連從轅不及逐以交驂為古者駟軍之名六  
韋若曰逐奔不逐則駟驂從逐不逐則駟驂  
非不甚謂也然駟有木登則意有木白雅  
公之言若曰駟者以以上車之索御者之所  
當審也故曰我軍既以節制其以史御者以  
為晉之驂乎又曰彼驂亦正行五其以土會  
有以驂之驂乎是故出而交驂別有由矣  
要非徒以為駟軍之名而也口主史御  
者者也不得為駟軍蓋於是可見矣何  
於晉之靈公之立非駟之意也史御之事亦  
言和其必不免矣駟驂之改推有足會  
也祿有可戀也不僅察身而去之則亦與公

而相特耳欲為田又不欲欲為五又不誰則  
於是乎兩用其人以擬之乎之史御之勢終  
不免為身之積矣辦之不發者其何足以知  
之

丁未楚殺王卒世子莒嬖是謂莊王

戊申周頃王崩國亂公卿爭權晉趙盾平周亂

而立王子班是謂莊王宋及諸侯盟于新城

杜預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新城之

未會也衛侯會魯君于沓鄭伯會魯君于柴

皆有平王晉之請焉而魯則皆為成之則是

會也非強諸侯而使之從蓋自欲從之也云



爾借也晉之德無以甚異於楚何以宗諸侯  
乎有可以攘楚之機無足以攘楚之道此其  
所以為可惜也歟

齊昭公卒國亂公子商人殺世子舍代立是謂  
懿公

商人之罪與潘公等皆當討之賊也以晉文  
則如彼猶不能討所當討以晉靈則如此輩  
能討其所當討者乎此聖人之所憂也此春  
秋之所以必書也或曰商人之弑也春秋則  
書之矣潘父之弑也春秋果曷為而不書歟

以意逆之潘父必行弑於未即位之前商人  
實行弑於既即位之後此其所以有書不書  
之不同者歟

己酉秦伐蔡

按春秋當作晉伐蔡非秦伐蔡也然則晉何  
以伐蔡以其不與新城之盟也所可惜者雖  
能伐蔡而不能伐齊亦可見晉人之為不知  
務也

齊伐魯庚戌齊修鄰立之盟

鄭丘齊地季文子曾之謀國者也不能聲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殺其君懿公立公子元是謂惠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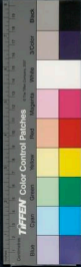
懿公之死春秋以為齊人弑之不以歸之即  
歎蓋謂君之者齊人而弑之者亦齊人也齊  
人不知有君臣之大義而惟知有驕施之小  
利是以從亂如水而莫之遏若但以弑君之  
罪歸之即歎則齊國之人皆免於罪矣故特  
變文以為齊人弑之所以誅亂賊之黨弭篡  
紂之漸拔本塞源懲禍之所由也是說也本  
諸胡氏

亂群公子作難

昭公為文公所弑則其子有復讎之道群公  
子奉之亦將曰討賊云尔不當以作難言也  
特左氏謂之作亂而此書亦曰作難承其誤  
於前人

癸丑齊取魯濟西田

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  
濟西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  
惟利而已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  
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  
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晉伐鄭楚侵陳及宋

楚侵陳及宋鄭伯從之蓋以晉為不足與也  
晉為是而伐鄭曾不足以自反乎使其不沒  
於利以義行師則齊宋之亂息繼霸之業成  
鄭不即晉而奚即今晉政實有所闕而伐鄭  
鄭能無辭於其伐乎

甲寅周匡王崩弟瑜立是謂定王鄭敗宋師于  
大棘獲其大宰華元晉伐鄭

杜預曰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鄭敗宋可以  
藉手而告楚晉伐鄭又以與國而黨宋

秦伐晉

椒既至而趙盾避之則雖欲伐鄭而不能矣  
不能攘晉之詬而姑曰益椒之喪不亦誣乎  
先是趙穿侵崇侵秦之與國也至是秦師伐  
晉則以問其何為而侵崇耳秦之所問如此  
晉將何辭亦可見求成不以其道不足以求  
成於人矣

晉趙盾弑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  
是謂成公

看非弑君者也而以弑君之罪歸于看聖人



之法何若是之偏歟石氏曰春秋之法誅意  
不誅事弑君者雖穿而其意則直也弑君者  
蓋自大河曲之戰有不當制其進止而弑其  
君者則雖弑其君而意則直也此則弑君者  
於其費而不弑其君者不可不

乙卯葬周匡王楚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郊  
夫荆楚之於陸渾雖以夷仗而伐夷仗然其  
觀兵於雒間鼎於周此其意直欲逼天子而  
奪天下罪不容於誅矣王孫滿僅能以口舌  
伐之豈足以摧其鋒而折其氣曷不馳告方

伯糾率諸侯而討之蓋是時王室既微而  
之君臣又交相戕賊而未足以有立其餘列  
國殆無以加於楚矣嗚呼中國無霸而王室  
不競其禍固至此歟

丙辰鄭亂公子作難

陸氏曰子不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  
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春秋書之以為首惡所  
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丁巳晉伐陳以救鄭

鄭有弑君之賊晉不能討而楚伐之反伐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ntinu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以救鄭何也晉之執政者實爲之而盾亦弒  
君之賊耳其何詞以討鄭然則晉不能討而  
楚伐之其能討賊矣乎非也晉楚之伐鄭徒  
以叛服之不常云耳至於君臣之大義則大  
抵備焉而不察吾是以知楚無以甚異於晉  
也

秦共公卒世子緄是謂桓公

戊午晉趙盾櫛孫免後陳

胡氏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  
營會將帥救陳又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

楚無乃於己有關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  
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穆父不書伐而盾  
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者非其道也

己未晉會諸侯于黑壤

黑壤晉地一名黃父是會也鄭伯與焉而公  
子宋實相之且及晉乎則晉固不知其爲賊  
矣然則與於會者何足以爲榮而魯顧以不  
與爲辱哉噫茲惡及視宣固不能無懽欲與  
於會本以求榮也反爲所止何辱如之以此  
見正者常榮而不正者常辱後之君子亦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00

於為善可也

夷申晉伐秦

與狄伐秦則亦狄而已矣雖居中國而無中國之道焉何足貴哉

楚滅舒蓼

柳樵曰舒蓼楚東境小國也與舒城之舒蓼縣之蓼自異。○疆舒蓼及滑洧盟吳盛楚益張矣而晉方與狄伐秦其何能奮志據却指中國於莫安乎

辛酉晉侯會宋衛陳鄭于扈陳不至遂伐陳

下可無陳字  
之下當有晉字

晉成公卒于扈公子據立是謂景公趙盾卒子朔繼事壬戌齊歸魯濟西田

其取非義也其歸非義乎知誰治陰之歸也

以有服義之言則其曰來歸云者信乎其知義之所在與其取之而不義不若歸之者為義矣若夫齊西之歸則有不然者焉其始也以不正而賂之期以濟其不正者也亦既以聘齊婚齊與為齊大夫之所婚者皆將以為



守之地也將終於不正而已矣而豈意齊之歸我哉齊之歸我也有由然焉大抵以不正而致之也則其為非義也亦信矣然則君子之於辭受也予其庸可以一涉於不正乎哉

齊惠公卒公子無野繆是謂頃公大夫崔杼奔衛

杼之出奔也春秋何以不曰崔杼而曰崔氏以其為世卿也則其宗族之強為可知矣是故出而能反反而能弑無他焉凡以其所憑

者厚故也後之人果無所憑則已

果有所憑雖之宜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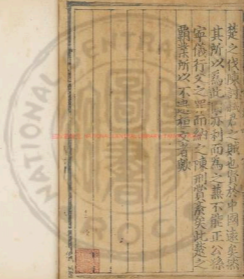
陳亂夏徵舒弑其君靈公晉伐鄭楚師來救楚伐鄭晉師來救

以傳考之鄭及楚平而後晉師至焉則晉之伐也楚未嘗救也若夫楚子伐鄭則晉嘗救之矣春秋書以不書救豈以救者為不善哉徵舒亂陳而不能討則何以為盟主矣春秋以其大者望晉則其小者固不足錄也

癸亥楚伐陳誅夏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



楚之伐陳討弒君之賊也賢於中國遠矣然  
其所以爲此舉亦利而爲之燕不能正公孫  
寧儀行父之罪而納之陳刑賞紊矣此楚之  
霸業所以不遠也桓文者歟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五

經世之五二千二百一十五

甲子周定王十年楚伐鄭大敗晉師于河上

上指河在晉地之南

自越者執政而未始得志於楚今林父從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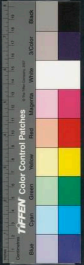
則雖任參亦步之矣何以懼強楚而威之乎

祇以取敗而已耳自是而楚行於中國晉

欲救宋而不可則由其救鄭而敗不能養勇

蓄銳以俟方來之變也





廣唐有... 夫以... 亦其... 之卒... 嗣子... 爾蓋... 自不... 此之... 也云... 而云... 於之... 其大... 夫得... 之是... 廣唐有... 夫以... 亦其... 之卒... 嗣子... 爾蓋... 自不... 此之... 也云... 而云... 於之... 其大... 夫得... 之是... 廣唐有... 夫以... 亦其... 之卒... 嗣子... 爾蓋... 自不... 此之... 也云... 而云... 於之... 其大... 夫得... 之是...

兩卷編此

晉屠岸賈作難于下官殺趙朔及其族朔妻匿于公宮生武

真氏曰史稱屠岸賈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諧此羊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強無緣有屠岸賈敵則其間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弋武死程嬰匿武於山

中居十五年因晉伊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  
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氏載此於魯成公六年則成甲子至丙子九  
十三年則成甲子至丙子九  
之同學者考而自丙子可也

乙丑楚伐宋丙寅楚圍宋

楚之圍宋也宋方告急於晉矣而晉之謀臣  
則曰天方授楚彼亦安知天道而曰方授於  
楚乎天之道不外於人人而法天則自強可  
也苟能自強於為善則天道即此而在可以  
攘夷狄可以安中夏惟其所向無適不可今

伯宗之言徒教其君以偷而已矣偷之謂自  
棄何毀於天固知夫以天道藉口棄人事而不  
修者皆古人之所不取也

丁卯周定王發二伯

二伯毛與召也是則王孫蘇使王子捷殺之  
耳而王不能討是亦王殺之也

晉滅赤狄及潞氏

昭氏乃赤狄之別稱春秋書  
之謂也而此以為晉滅赤狄及潞氏  
以春秋為正則及之一字刪之可也  
潞氏

滅路林父之也晉人以爲失之於却而得





之於路矣然而楚子在牙諸侯為難則是中國之柄尚授於楚雖得路氏無補於失豈非一敗之後隨言修補雖足以語勇於狄而固未足以語勇於楚歟

戊辰周宣王崩火

雖曰人火其亦天意之所寓乎何見王中興之主也今其宮榭灰滅則周無興復之望矣悲夫

晉滅甲氏

甲氏亦赤狄之別種其地在河北胡氏曰春

秋於夷狄振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滅之使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又平王室之亂

以王室之難而諸侯之大夫實平之其自管仲而始乎管仲之於周猶曰平其戎難若趙盾士會則皆平其公卿之難云耳公卿股肱王室固將外禦四夷而內鎮中國今也不能坐銷外難則亦已矣顧又迭起爭端為難於內使不有齊晉可賴則將轉而望秦韓而望楚乎噫甚矣周室之衰至此極也



己巳晉會諸侯之君子商道

斷道晉池即表楚晉會諸侯而齊不要說者

曰同外齊也

庚午魯宣公卒世子黑肱繼是謂成公晉伐齊

此外齊之效也

楚莊王卒世子審繼是謂共王

辛未周伐虢戎不利

某戎者戎之別種云爾杜氏以別種言之而

不言其處蓋畧之也

壬申齊伐魯衛敗魯衛之師于新築

齊伐魯耳非伐衛也然其敗衛則以伐魯而  
還遇其師之出也而邊敗之耳魯有所喪之  
邑在乎敗衛之前衛有所喪之師在乎伐魯  
之後若夫新築則仲叔于奚之所宰是也

晉會諸侯之師救衛大敗齊師于鞏

齊於此時則既病魯而又病衛晉於此時不  
徒救衛而亦救魯當其合魯衛晉之師而從  
齊也三周華不注夫華不注至今猶在則夫  
戰鞏之地其於華不注也為不遠矣劉氏曰  
卻克一戰勝齊及魯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



晉楚

宋文公卒子瑕繼其謂共公華元專國兩盟于

兩盟于晉楚則其行夷狄與中國等矣其諸

秋惡之以謂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為之於君  
 君臣臣父子子之間則安以榮反是則危  
 以辱人皆多御子之能伸其志而春秋絀之  
 為其先力而後禮也者凡一舉車八百乘  
 百五十乘其不百五十乘者舉成數也舉之  
 成數也相當者每五十乘者舉成數也舉之  
 也又無中軍之舉也無樂也又無下軍之舉  
 也則其將也幸而已矣而無以言之者則其  
 也矣矣則其將也幸而已矣而無以言之者則其  
 之時上軍下軍不可不舉也而無以言之者則其  
 軍也神也齊伏之家月也神也齊伏之家月也  
 侯進退不復還也



宋魯衛之過敵

楚命十國之人于蜀

自秦而下以至於衛是則十國之人有魯之君為

不與十國之人而巳也

蜀魯地杜預以為秦山博縣之西北有蜀亭

云戰鞏爾爾而遠即盟于蜀九魯衛之所以

事晉者曾無斯須之敵歟

於西晉會宋衛魯曹伐鄭其說也

卿之役敗於楚鄭之役敗於鄭敗於楚已可

愧矣敗於鄭獨非可愧之尤者乎如是而曰

討卿之役其不為諸侯笑者幾希矣

鄭兩伐許

當是時兩從乎晉楚者宋魯衛是也一於從

楚者鄭是也於一歲之中而兩伐許焉夷狄

之道也

甲戌晉伐楚救鄭按是年晉成欒說謂利之

乙亥周定王崩太子夷嗣是謂簡王晉會齊宋

衛魯鄭曹杞八國之君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胡氏曰天

王崩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





按春秋言在知土知之下有杜焉斯之謂八國馬陵地名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吳王壽春始通好于中國

吳何以能通好于中國以巫臣則啓之也巫臣之適吳也以兩之一卒自隨蓋將以楚之車法示吳使吳能效焉則必足以為楚之病矣然則何謂兩之一卒大抵車五十乘則謂之兩車十五乘則謂之卒其曰兩之一卒則是謂兩之中取其一卒以自隨也夫以兩之

一卒自隨則既以適吳又以歸晉不皆留於吳也其留於吳者僅偏兩之一焉是謂十五乘中留一乘以遺吳則左能教之以射正使楚有樂伯不足畏也况其不必皆樂伯手中能教之以御正使楚有許伯不足憚也况其不必皆許伯乎獨以射御為言不及擊刺者擊刺吳所自能不必教也則夫居車之右者正使吳無攝叔不患其無攝叔矣又况楚之勇者不必皆攝叔乎嗟夫此巫臣之意也其初則欲以弊楚其終則晉亦弊焉是可嘆也



或曰於十乘中祇留其一則但言舍偏之一足矣必曰漏兩之一何哉以偏自兩中而來故曰舍偏兩之一

戊寅晉殺大夫趙盾趙括

前書殺朔之族則同括之死又矣此書同括之死則屠岸賈之事果可信歟

已卯晉會齊宋魯衛鄭曹和杞八國之君于蒲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是會也尋馬陵之盟有莒無邾

齊頃公卒子環繼是謂靈公晉伐鄭秦伐晉且楚伐晉入鄭

鄭地名杜預曰城陽姑幕縣南有官亭員即

鄭也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

討鄭可也今楚潰言入鄭晉不能救而禁鄭

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愆於牽羊嚼壁之禍乎

庚辰晉哀公有疾授世子州蒲位是謂厲公景公卒程嬰攻屠岸賈于公宮滅其族復趙武趙



朝之封邑程嬰誅死

果若史記之言屠岸賈為司寇則大夫也程嬰果何為者而敢殺晉國之大夫哉繫以春秋之書法宜書以盜雖曰忠於趙氏而實亂於晉室一死不足以償責美而談者夸焉則吾不知其說也

辛巳秦晉偃夾河之盟壬午晉楚同盟于宋

秦晉之盟疑信半晉楚之盟華夷混盟非春秋之所予蓋知其未流之必至於足也何勝嘆哉

晉敗狄于交剛

交剛在晉狄之界

劉氏曰春秋記戰伐侵入甚詳然於夷狄未  
有言戰者是何也夷狄春秋之所外者夏春  
秋之所內所內者以德治之所外者以力治  
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  
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  
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

癸未魯成公朝于思晉會齊宋魯衛鄭曹和滕  
八國之師伐秦敗之于麻隧

所謂麻隧其在新楚之西而侯麗之東歟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自其所濟者而觀之則大抵皆在乎淫以西也劉氏曰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子事父臣事君為有扶他事以往者乎事於伐人輕於事君有朝之名無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也

甲申秦桓公卒子襄公繼乙酉晉會諸侯之君于戚

戚衛河上邑晉會諸侯曹伯與焉既己則諸會矣然後執之執是也曷不先執而後

會使曹國之人無得而請焉故不備數一舉措之間失事幾之矣遂以折晉人之口惜哉

宋共公卒國亂大司馬唐山殺世子配在師華

元左師魚石誅唐山而立公子成是謂平公

死者蒞山固也然其為司馬而殺肥者非蒞

山乃蕩澤也彼後石自是而出奔楚又自楚

而入彭城則討山者但華元耳魚石固無與也蘇氏曰使華元以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



能討山矣

楚遷許于蔡

葉於漢為蔡屬南陽余氏曰中國自相屠殺而許遷于葉以未近於蠻夷中國之亂可知也

吳大會諸侯之若于鍾離

鍾離於漢為縣屬九江此乃諸侯之大夫會吳子鍾離耳非吳會諸侯之君也

丙戌晉伐鄭大敗其師于郟陵楚救鄭不克矣  
庚王日誅令尹側

郟陵漢志作偽陵為潁川

胡氏曰楚人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急於難氏

曰側敗帥也楚以一救殺之故稱國以殺

丁亥晉會諸侯于柯注云齊地也以

柯陵之會尹子罕焉蘇氏曰自是之後習以為常非稽也

是年晉殺三知

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朝而殺三卿此自絕之道也誰與處矣明年晉

殺州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White

White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戊子晉亂晉書其居厲公迎公子周于周而  
之是謂悼公

按春秋但曰晉其君若養養書之所為者  
胡氏曰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  
止輩責之甚嚴於武子武子閔者如此乎學者深  
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賊子之大要也而後  
可與言春秋矣張氏曰愚聞之朱文公胡氏  
此傳不明言其意嘗問於公之甥范伯達伯  
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厲公之無道當廢而  
不當弑弑書廢之則得世臣之義矣至於殺

之則罪也故攝國以弑以兩見其意焉  
魯成公卒子午繼是謂襄公楚會鄭伐宋入鼓  
城

鼓城於漢為縣屬楚國考之地志蓋鼓祖之  
所嘗居者也會鄭伐宋者楚也入鼓城者非  
楚也然則殺入鼓城曰魚石耳楚之為是舉  
也釋君而臣是助雖伐宋不足以服宋之心  
也

晉侯會宋公晉仲孫孫處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行虛行不詳其詳也



左氏曰會虛利謀也宋也許氏曰襄公不會  
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巳丑周簡王崩太子泄心嗣位是謂靈王晉會  
諸侯之師伐宋圍郟城

是會也葦元與晉秋但曰圍郟城不言伐  
宋

庚寅葬周簡王晉欒黶會諸侯之師于戚以城  
虎牢通郟謂之虎牢也故又謂之虎牢

劉氏曰此其曰虎牢彼其曰鄭虎牢豈兩也  
哉郟城不可取而楚取之故謂之宋郟城虎

牢可取故不謂之鄭虎牢當亦時晉方修霸

者之義申天子之業鄭不用命則國尚非其  
有也何但虎牢之一邑乎其義不得專之與

無外也國亦以明不外王命於鄭也  
辛卯辛卯子不常存列國之數八國之君盟于鱣澤鱣澤在廣平府

鱣澤在廣平府梁縣西南鱣澤之會

諸侯以為諸侯有戒心焉曷勳而有戒心也

楚於是時其勢方張中國之人未有以抗之  
也則是乎欲致兵而抗之吳不果至則諸



佳之也蓋靈藥矣吳大於中國而猶若是是  
豈特不師文王之過哉雖齊桓晉文亦或莫  
之師也然則悼公之復霸非歟曰悼公之復  
霸則誠復霸矣雖然君子猶病其求諸人者  
重而其所以自任者輕此其所以為可嘆也  
楚伐吳至于衡山按長沙國之湖南按漢  
壬辰晉用魏絳

晉之用魏絳也有益於其國乎否歟蓋惟能  
用魏絳是故不必致力於諸戎而諸戎自服  
然後乃能致力於靖華而諸華亦服矣苟林

父惟不知此故但致力於戎得氏失華孰若  
華戎之俱得乎以是觀之用魏絳與用林父  
其相去也遠矣

楚伐陳癸巳晉會諸國之師于戚城又救陳吳  
會魯衛之君子善道

戚城即河上之戚善道則盱台是也善道之  
會非吳會魯衛之君乃晉使魯衛之大夫會  
吳所使壽越者也是可見中國之人汲汲  
於吳矣及夫戚城之會而後吳始至焉善  
道當在先書戚城心在後



經世之末二千二百一十六  
甲午周靈王五年乙未晉會七國之君于鄆

鄆地

是會也陳侯將會而逃歸鄭伯未會而見殺其故何哉陳鄭之臣大抵計利而忘義此其所以雖免於弑亦為所曾楚之流毒固至此歟

丙申晉會諸國之君于邢丘

所謂邢丘其衛地歟何言乎衛地衛固非邢而邢則嘗并於衛矣有以知邢丘之必衛地

也邢丘之會亦諸侯之六夫而已矣當是時魯君非不在晉然而晉侯乃獨與其大夫會焉謂其優諸侯而不敢以其政令煩之歟則是以此姑息愛人而非愛人以德矣惟鄭伯為獨在於會其猶有以自勵者歟

鄭子駟殺群公子

群公子欲殺子駟蓋將以弑君之罪加之也而反為子駟之所先以見正而勝者常以不正而勝者常多是可嘆也

丁酉秦伐晉晉會十一國之君伐鄭楚亦伐鄭



鄭西盟晉楚

戊戌晉率十一國之君會吳壽夢之子祖

祖楚地晉國諸侯之盟主也以諸侯之盟主率諸侯而會吳何以異諸侯之盟主率諸侯而朝周哉其在桓文未嘗率諸侯而朝周其在悼公乃遽率諸侯而會吳自悼公觀之大豈不曰與吳為好藉之撓楚則楚必無能為也已矣自君子觀之則楚猶吳也吳猶楚也推而遠之猶懼其將至况率諸侯而會之其幾何而不啓其輕中國之心乎其勢駸駸不

至黃池則不已可嘆也夫

以滅偃陽

漢楚國之傳陽縣班志曰故偃陽伐偃陽荀偃士句之謀也荀罃止之善矣然不曰無故而滅人之國不道無故而封人以國非制果以是說告之則向戌必無望外之觀而偃與句也其必知所警矣敢因請乎顧罃之所以為說者不過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彼方恃晉國之強諸侯之衆則其視偃陽也何憚之有及其請班師也豈曰真欲班

師也哉設為此言固以嘗智伯之心也而智伯怒焉至投之以凡且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其親受矢石則有由矣故知伐福陽而竟以滅之者雖曰荀偃士句之謀然非荀偃則固無以成之也

又會十一國之師伐鄭又伐秦楚伐宋又救鄭晉伐鄭又伐秦中國之師不必皆善也楚伐宋又救鄭夷狄之師不必皆不善也

己亥晉兩會十一國之師伐鄭

程子曰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不足信

可知矣而悼公於此能推其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弔晉者二十四年

賜魏絳食采安邑秦伐晉救鄭

伐晉以救鄭為夢故耳而不知鄭則已服于晉也

魯三桓分軍

師氏曰魯之為三軍舊矣此謂之作豈非宣成之世或見侵削賦役莫繼以自虧損而為二耶然則襄公之作三軍乃復古制當何所



讓蓋不作於公而作於季氏故耳三故耳二故耳一故耳四故耳五故耳六故耳七故耳八故耳九故耳十故耳十一故耳十二故耳十三故耳十四故耳十五故耳十六故耳十七故耳十八故耳十九故耳二十故耳二十一故耳二十二故耳二十三故耳二十四故耳二十五故耳二十六故耳二十七故耳二十八故耳二十九故耳三十故耳三十一故耳三十二故耳三十三故耳三十四故耳三十五故耳三十六故耳三十七故耳三十八故耳三十九故耳四十故耳四十一故耳四十二故耳四十三故耳四十四故耳四十五故耳四十六故耳四十七故耳四十八故耳四十九故耳五十故耳五十一故耳五十二故耳五十三故耳五十四故耳五十五故耳五十六故耳五十七故耳五十八故耳五十九故耳六十故耳六十一故耳六十二故耳六十三故耳六十四故耳六十五故耳六十六故耳六十七故耳六十八故耳六十九故耳七十故耳七十一故耳七十二故耳七十三故耳七十四故耳七十五故耳七十六故耳七十七故耳七十八故耳七十九故耳八十故耳八十一故耳八十二故耳八十三故耳八十四故耳八十五故耳八十六故耳八十七故耳八十八故耳八十九故耳九十故耳九十一故耳九十二故耳九十三故耳九十四故耳九十五故耳九十六故耳九十七故耳九十八故耳九十九故耳一百

楚伐鄭又伐宋

會于蕭魚則楚不能以伐鄭矣其曰伐鄭又伐宋者會蕭魚以前之事也

庚子楚會秦伐宋

將欲報晉取鄭而至於會秦伐宋楚亦徒知有安耳豈知道哉

吳壽夢卒長子諸樊繼卒其子楚共王卒子昭王世子代立是謂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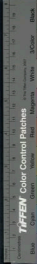
當是時楚無世子而此云然其殆以厭紐者為世子歟

吳伐楚不利

吳伐楚喪固已異於中國而猶不設備焉宜其不免於敗也

壬寅晉率齊宋魯衛鄭而晉知滕薛杞小邾十二國之君會吳諸樊于向

薛國名奚仲之後漢以其地為縣屬魯國小



邦本邦國也杜預曰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郟  
城向鄭地是會也皆列國之大夫而其所會  
之吳亦其大夫云尔非其君也是會也吳以  
大夫乃散其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  
之也則其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故其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又會諸侯之師伐秦

大夫乃散其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  
之也則其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故其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製其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不是也又必於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雖是也又必於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意則雖是也又必於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也則雖是也又必於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不費而退之誰知其不費而退之

伐秦而不果於伐徒驚退之禽以此推之有以  
知救吳爲非晉所能蓋藉口於其不德而卻  
之者也

衛亂孫林父甯殖作難衛侯出奔齊

殖林父作難固也而春秋以自奔爲文胡氏  
曰所以警乎爲人君者也

楚伐吳有功

有功易能也而能無過者爲難使吳人不知  
自省安能不與楚說說則楚之有功未可必  
而吳之有過益以其矣今也楚伐吳而吳不



出其亦自知伐喪之為有過歟一則能受責  
於楚二則能受勅於晉秦救之悔不足進矣  
誠使當時之諸侯而肯若是亦善手故君  
子於是役也謂楚之功非所貴而其所可貴  
者貴吳之能不遜過也

癸卯晉悼公卒子彪繼是謂平公

甲辰晉會宋魯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十國之  
君盟于溴梁執言子邾子以歸

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按澤地  
於溴梁之會曰大夫盟穀梁子曰正亞大夫

也諸侯任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何氏曰諸侯有罪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  
以歸惡其專也

又伐楚至于方城

漢南陽之葉縣班志曰有長城號曰方城晉  
伐楚報伐宋之師也

丙午晉田光中行會宋衛魯鄭曹莒邾滕薛杞

小邾十一國之師伐齊齊當先歸其後敗之

子雍下進圍臨淄齊公孫宣

臨淄於漢為縣屬齊却所謂靡下乃靡筭之



下即齊之戰也不在是年是年之役齊畏而  
遁是以諸侯之師入自平陰至于其國於是  
東侵及雒南侵及沂而後止焉石氏曰齊自  
十五年至此三年之中加兵於魯者五圍咸  
圖桃書其君圖防書其臣疾之甚矣又伐北  
御惡其勞衆不止求欲無已也故終致諸侯  
同疾而亂之幾不免焉

丁未齊廢世子光以公子牙為世子崔杼復廢  
牙立光為世子靈公卒光繼是謂莊公崔杼當

看馮臣臣父子子此為政之本也而齊每  
易之能無篡弒之及乎君子觀莊公立而崔  
杼相有以知異日之不終矣

鄭簡公誅大夫子孔以子產當國戊申晉會十  
二國之君盟于澶淵

按澶淵在頓丘縣南

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  
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澶淵之盟不  
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己酉晉侯會八國諸侯盟于高平欒盈奔楚

許氏曰欒氏之出非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乎公受其激怒動諸侯以逞楚鞅之積憾必欲使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也

庚戌晉會十一國之君盟于泚隨

泚隨宋地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有泚隨于胡氏曰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之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邊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吾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泚隨之謀遠矣

楚殺令尹子南

劉氏曰追舒之爲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晉欒盈自楚適齊辛亥晉欒盈自齊復入于晉不克死范中行滅欒氏之族

滅欒氏者范氏而已若中行則自伐齊之後



獻子死焉宣子伐之所以專滅欒氏而非中行氏之所得爲也胡氏曰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故聞語欒孺子者或泣或歎樂爲之死若非天奪欒氏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齊伐晉取朝歌

許氏曰齊聞欒氏之難故能得志於晉而在公禍亂之成著於此矣

壬子晉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

杜佑曰夷儀鎮在邢州之龍岡縣北一百五里會于夷儀欲報齊也無而以水不克反致棘澤之師豈非齊人畏水應於楚以求救乎不然楚既伐鄭諸侯救之曷爲又使遂啓疆陳無宇乎然則齊背中國求救於夷亦可謂不善變矣

楚伐吳又會諸侯伐鄭

按楚之未伐鄭也先爲舟師以伐吳其亦阻水乎吳楚東南之地有水宜矣若夫齊晉

之地則在東北而水亦及之水陰類也陰王  
肅故有兵象高合齊晉吳楚而觀之則天下  
滔滔無往而非兵亦無往而非水天道不言  
而至教存焉其亦切矣然晉猶以水之故不  
果伐齊楚乃果於伐美果於伐鄭則雖水有  
所不避噫甚矣夷狄之橫而中國之衰

矣士齊亂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吳弟杵臼是  
謂景公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

許氏曰齊莊熱凌大邦衆暴小國又躬亂巨  
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

此足以爲世戒矣  
晉敗齊師于高唐

高唐屬博州古聊攝之地也孫氏曰晉伐齊  
齊齊則信不道矣然齊人弑君以求成逆之  
大者晉伐不即而討之曷以宗諸侯哉宜乎  
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

楚會陳伐鄭及城舒鳩

舒 在楚入徐之間鄭樵曰今廬州舒城是

吳伐楚 不利諸樊死弟餘祭立封季札于延陵  
古延陵漢改曰毗陵屬今蘇州郡城闕吳之

後繼以餘祭餘祭之後繼以夷昧夷昧之後繼  
以季札此其傳國之序也使夷昧之後札不  
得以遂其辭焉則國其國也已札之於治國  
也其將如其父兄之所爲乎其抑有不但如  
其父兄之所爲者乎曰札之所以辭乎爲君  
諒亦計之熟矣使其如父兄之稱王耶則定  
僭乎天子而不可爲也使其不如父兄之稱  
王耶則是揚其父兄之譽而不可爲也此其  
所以頓附於子臧而已矣然則附於子臧果  
足以爲賢乎曰附於子臧不過如子臧而已

耳不足以蓋聖賢之勳業天子患不賢耳果  
賢矣則又將希聖焉夫子之行於魯也必始  
於墮三都即其墮三都而推之則兩觀之崇  
非諸侯之所敢安也四飯之隆豈諸侯之所敢  
安哉以漸主之必皆於其分之所當止者而  
止焉既止矣然後以十一取民以什伍制軍  
無事則緩之於賦畝有事則抗之以甲兵上  
可以重戴天子下可以匡正諸侯然而曰茲  
所以損魯之威非所以廣魯於天下吾不信  
也使札而知此輩其號改其政卒與國而尊



王則桓文之事業不期月而可就矣然後以  
其餘力補其不足擴其所未充彼楚之與  
越可以語言告之則告之以語言如其語言  
之不足以告則之設整列以武臨之其畏不  
服夫如是則豈特桓文雖進而為湯武可也  
然而曰茲所以揚其父兄之僭非所以表父  
兄為有知人之哲吾不信也晉也季札之所  
思者淺而不能深其思所慮者近而不能遠  
其慮此其所以但附於子臧其自子臧之外  
不復知有聖賢之可慕此無他天資之有餘

而學問者不足往古來今其病此者多矣不  
獨季札一人為可憾也

甲寅衛亂懿喜孫林宰離林父不勝奔晉懿喜  
弑其君則

以喜而視林父則父之執也與父之執爭權  
可乎曰喜知有父之命則不知有父之執然  
則孰為正曰皆不正也君則則仇何納術則  
弑則二者無一得焉季其正

晉執懿喜求衛侯于齊而納之封林父于宿  
宿於春秋為小國之名杜預曰宋平無塩縣



是也晉執齊喜蓋為林父執之然其驕威田  
取懿氏與林父則有之矣未嘗封于宿也若  
夫衛侯則既已入衛矣及其知晉見執則以  
齊鄭之請而歸之其曰求而納之亦晉之所  
無也

齊慶封夷崔杼族而奪國

慶封非能夷崔杼之族也杼則自以其族委  
之於封耳或言問曰使慶氏而無盧蒲嬰則  
崔氏之禍其猶所幾乎曰是不然臣之弑君  
與子之弑父其氣類相感蓋有不召而自至  
者焉成與濫也誠知有父則不敢假與無咎  
之後既殺假與無咎則是不知有父者也正  
使無嬰而崔氏之家固已亂矣其能父乎易  
曰閑有家悔亡始之不閑而欲終之無悔難  
矣嗟夫豈持有家為然推之國與天下蓋莫  
不然也此易之義也

鄭封子產六邑

此所謂封特授之以邑使得以食其所采者  
而已非封以京城之封也然所予者六而所  
取者三則其於辭受之際知所為矣公孫揮



曰讓不失禮其謂是歟

楚會陳秦伐鄭

按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矣子產曰不如使

逞而歸子產此言所謂以退為進者歟

乙卯晉用趙武為正滿是謂文子與韓宣子起

魏武子絳同執國命會諸侯之大夫于宋

按魏武子則衛也魏莊子則絳也絳事悼公

至是已不存矣魏武之難因魏獻子則舒也

此不當曰魏武子絳而當曰魏獻子舒魏舒

韓起魏絳之佳子弟也猶曰不逮趙武則舒

武其賢矣然其於格心之學未之有講君曰

媮而臣曰肆則亦以是為固然而莫之察焉

陵夷至於寅吉射之難而六井為四至於蔡

臯狼之請而四井為三兇廢易位其死者矣

夷考會宋之大夫蓋莫有賢於武者而猶若

是噫甚矣講學之難而格心之未易也

衛許甯喜晉楚齊秦同會于宋從何成之請將

弭兵也

陳氏曰於渙梁無君臣之分於宋無夷夏之

辨



丙辰周靈王崩太子貴嗣位是謂景王齊慶封  
弛政其子舍及田鮑高樂之從逐之慶封奔魯  
又適吳

按左氏傳舍已死封無所歸遂奔耳舍之罪  
多矣然遂其父則固非其罪也

楚康王卒世子麇繼是謂郟敖丁巳晉智伯會

十國諸侯人城杞

從楚城十國從

許氏曰齊侯城衛而諸侯歸心焉桓公之志  
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後其志私也  
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楚用叔圍為令尹吳亂餘祭馮餘昧立太子

禮使魯齊鄭晉

考之年表季札世受魯在是年餘祭馮餘昧不在是年又世復此

四十年

孰缺餘祭闕也孫氏曰不言殺者明弒有漸  
也微者猶能缺有漸况大者乎則知人君雖  
微不可慢也

代午蔡亂世子弒其君代立

孫氏曰稱世子以弒其般之惡也君之於

世子有君之尊也有父之親也以般之於尊

親盡矣



御亂群公子爭寵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曰伯有之所為有受身亡家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亡乎

宋史晉會諸侯人于澶淵

胡氏曰蔡般弑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殺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

已之激襄公立世子又卒國人立齊歸之子綱是謂昭公季武子專政庚申晉趙武會諸國之大夫于甯

會于甯尋牙之盟也趙孟將死之人耳而楚公子圍則懷詐譖殃篡弑而未露者也以一

人也而主此會則此會其庸足貴乎

楚亂令尹圖弑其君康代立是謂靈王公子比

奔晉遂罷為令尹辛酉晉韓宣子使魯

韓宣子使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夫易象則經也春秋未經夫子之筆削則易且宣子何見



而以為周禮乎愚謂易之有及也蓋卑之禮  
寓焉內則父子外則君臣無不於是焉見之  
若春秋則天子之事乎非魯之所當僭也非  
天子之事乎則其為理末矣必也經夫子之  
筆削而後王制備使宣子而及見夫子之春  
秋則善善惡惡察然於其目矣於以輔成  
霸業不亦易乎

壬戌魯昭公朝晉齊晏嬰使晉鄭伯朝晉又朝  
楚

自蕭魚至是適二十有四年矣雖曰朝楚猶

未至於皆晉也

癸亥楚會十二國之君于申執徐子會十二

中宋弒世子位  
云尔稱其君也

程子曰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伯者之  
事

又會七國諸侯師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  
拔楚三邑

朱方即潤州之丹徒

朱方之役戮慶封也慶封別有罪矣吳何以  
必報其怨按三邑乎吳亦皆知楚國之惡有所

不服故耳惜也不能上告于周下告于晉卒  
與國討之而徒擅為此舉雖得棘櫟麻之三  
邑不足貴也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十七

甲子周景王八年楚會諸侯伐吳

吳惟不告天子不告方伯而徒以報復之師  
行之是以楚得而再伐之也

秦景公卒世子繼是謂哀公乙丑齊伐北燕

齊伐北燕將以納簡公云尔然而心怵於利  
則雖欲為義而不然也

楚東伐吳吳敗楚師于乾谿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楚之東境也許氏曰楚

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弟陳蔡至復伐徐  
而國亂矣吳蓋自定休兵息民國始寢強

丙寅楚起章華臺

章華在南郡華容縣

一臺何足以繫國之輕重而為者敗為此無  
他逆欲之心滋則奮厲之志弛君子猶或畏  
之况楚國乎

丁卯楚滅陳執其公子招放之于越



越國名夏少康之後其地在魯齊若以為有罪而討之雖殺之可也而止於放刑已頗矣乘陳之危以為己利而竟滅之非狄道乎然而春秋不曰楚滅陳而曰楚師滅陳者于以見其用大衆滅危國者其暴也

己巳晉平公卒世子夷繼是謂昭公齊陳鮑逐樂高氏于魯分其室

逐樂高氏非不伐也分其室非不求也長此不已亦將及矣而晏子於陳氏姑救之讓盡致諸公陳氏因此一言而獲免之凡無祿者予

之殺其臣也凡無粟者予之粟如其民也合君臣上下而皆在其術中則國則陳氏之國矣然則晏子一言固所以救蹈之為盜乎庚午晉韓起會齊宋魯衛鄭曹杞之大夫于廐穀穀

韓起之為此會也可以救蔡矣然而不能者

察理之不明斷事之不決也如此而曰起有見於易象乎秋吾不信也

楚誘蔡侯于申段之公子棄疾滅蔡守之執其世子有歸用之



誘而殺之不義而守之不韙執而用之不  
仁使楚至此誰之咎乎曰晉韓起

辛未魯朝晉楚伐徐

晉亦何震之有哉魯自朝之晉之衰也徐亦  
何疾之有哉楚自伐之楚之暴也

壬申晉昭公會齊衛鄭西首和滕薛杞小邾之  
君盟于平丘魯不得與執季孫赤以歸

平丘在長垣縣南魯不足以備楚而徒足以  
備魯昭公見地非所諱也晉不足以督羸而  
徒足以督羸季孫見執非所懲也

楚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于乾谿公子棄疾自  
蔡入殺比代立是謂平王

羊比智不足故觀從假之以濟亂熊居狡有  
餘故子干信之而紿死設使羊比效死而不  
立則子皙又將冒而爲之也

釋陳蔡二君歸國

二君無國而有國將德之乎專封不足以樹  
恩則擅滅國所以爲罪也

吳滅州來

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與是也按下蔡



於漢爲縣屬沛郡

蔡酉楚後諸侯侵地觀從用以

復侵地者託於公而近義君觀從者懷其私而近仁然而皆似之耳非有之也

甲戌晉伐鮮虞楚賈無忌爲太子建逆婦于秦

吳餘昧卒季札逃國人立餘昧子僚費無忌

鮮虞白狄之別種御熊曰今定州安喜即鮮

虞之舊縣知有鮮虞則不知有中國矣知有

無極則不知有太子矣是故楚本夷狄一失

則禽獸晉本中國一失則夷狄當是時而李

札生焉雖不盡聖人之道要亦可以謂之賢

也

乙亥昔昭公卒于去疾立是謂頃公楚誘戎蠻

子般之

公羊子曰夷狄相誘不疾也曷爲不疾其不

疾乃疾之也

丙子晉滅陸渾之戎

按左氏陸渾之未滅也韓宣子蓋嘗夢文公

携榘子而遊之陸渾若爾列國之興亡固自

鬼神焉以主之歟御子蓋曰鬼者人之歟也



知鬼所以爲人之欺則知夢所以爲覺之欺  
其覺也果無是形則其夢也必無是數矣而  
世之人往往惟夢之信惟夢之信而不理之  
察則其於覺之所爲必有隳其所當然而崇  
其所惑然者矣此夢之所以不必皆驗歟

吳伐楚

長岸之戰一勝一負本相敵也然吳自是日  
疆楚則寔以制矣

丁丑周鑄大錢宋衛陳鄭安楚遷許于白羽

之部新御  
州是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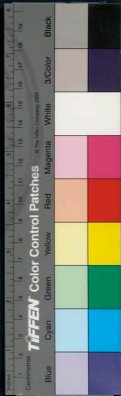




20130520 - MATCHA,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O.C.



3-2-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C.C.





157-22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10770 28



鑄人錢人之火也災四國天之火也禮記  
火陳固亡國之慮也許不弔禮記  
餘也

戊寅楚用費無幾車政放太子建于城父

杜預曰今襄城有城父縣

己卯齊景公與大夫晏嬰入魯問禮宋有華氏  
之難大夫華亥華定向寧奔陳楚世子建自城  
父奔宋又適鄭又適晉其傅伍奢及其一子死  
于楚一子公良奢吳

君君臣臣父子子所謂禮也當是時宋無



君臣之禮楚無父子之禮若曼嬰則智矣而亦不知仲尼奚以問地焉為哉

庚辰宋蒍亥華定向寧入宋南里叛南里宋地

辛巳周景王崩景王王室亂三王子爭國國

人立猛是謂悼王王子朝殺猛代立地地

辨子朝之辭以書之數晉逐朝而入巧

是謂敬王

王室之亂亂自王室而生也則其父子兄弟之間所失者多矣自其既失也而後復焉則

敬王之立其亦天定而勝人者歟

宋華亥華定向寧奔楚

宋有叛人不能討使得奔楚楚則失矣宋亦未為得也

楚世子建及晉師襲鄭不克死其子聃奔吳

觀建之所為如此則足以殺其身矣而勝也

不爭之於未死之前徒憾之於既死之後亦甚矣哉

壬午召氏尹氏入王子朝子成周單子劉子及王出居狄泉

或謂王與子朝各有其黨黨子朝子成王去



也召氏尹氏黨子朝者也愚曰不世黨子朝者謂之非黨王者謂之非黨則謂之何臣也臣之從君猶子之從父不可解於其心者也豈曰黨云乎哉

楚徒都鄂慶瓦子常爲人尹

不黨

於唐州屬江

吳伐楚敗陳蔡項胡沈之師于雞父滅胡沈獲陳夏葛筮建之子勝啓之也

漢汝南郡之平輿應劭曰故沈國其女陰班志曰故胡國雞父楚地杜預曰安豐縣南有

鷄備亭雞父之敗傳以爲建之母啓之則其曰建之子者非也又按春秋言財言獲則同而其於滅胡沈則曰胡沈滅呂氏曰益以爲其君無道自足以取滅也

公未楚城郢吳公子光伐楚拔巢及鍾離二女

爭桑故也

城與當於

爭桑鄰女之小忿而拔邑鄰國之大讐魯胡氏曰觀此則入郢之漸著矣

甲申魯有三桓之難昭公奔齊魯公唁之于野井



杜預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本齊則有  
想齊之誠言公則無納公之情果無納公之  
情則雖有想齊之誠曾莫我矜悲夫

晉趙鞅會朱曾衛曹和滕小邾之人于黃父

下曾之字  
當有野字

胡氏曰齊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蚩之屢敗敬  
王初立于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其桓公之  
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九十國  
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邾不勝正久  
矣猶有寵愛虜虜配爾奪正至於滅亡而不

悟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何足效哉

乙酉晉趙鞅會諸侯之師入王于成周召尹二  
氏之族以王子朝奔楚

鞅會諸侯之師入王于成周此事之實也而  
春秋所書則但曰天王入于王城以見王非  
諸侯之所得納又豈大夫之所得納哉凡此  
皆以存天下之大防也天王既入則子朝不  
得不奔矣蓋子朝非能自奔必有以之者焉  
于以見亂必有黨為無其黨則亦不至於亂  
也



楚平王卒世子較繼是謂昭王丙戌也韓趙魏  
三家大滅公族所氏羊舌氏分其地

是時韓宣子卒而魏獻子嘗專晉國之政則  
夫滅二氏而分其地獻子為之耳韓趙無與  
焉然趙朝韓國與魏戊均之得地者也謂為  
三家同之前則亦有由然也然其事則在丁  
亥不在丙戌

楚令尹子常誅費無極

無極之讒子常信之矣特以沈尹戌之言而  
誅之不然豈其好讒之人而能為去讒之事

乎

吳季札使晉公子光弒其君僚為之是謂閔廬  
季札不讓則僚不得立季札不出則光不敢  
弒季札則誠賢者矣然豈自知其禍之至此  
禍有所隱而機有所伏雖賢者猶或不察况  
衆人乎

專諸伍員為相

閔廬既立伍員為相則有之若專諸則建於  
絳僚之時矣旣使閔廬用其子未必遂以為  
相也



丁亥魯昭公自鄆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之邑也

呂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又不得入當時諸侯如是然後知無霸之害也

楚大夫伯嚭奔吳

自楚言之則申包胥之所為與子胥反自吳言之則伯嚭之所為與子胥反然申包胥不失為君子伯嚭不失為小人彼其不失為君子者以其所尚之不同此其不失為小人者以其所趨之不同用人者必有以知其所趨

之為何如則可笑然而人識其心其誠其為未易測也此知人之所以為難也

己丑晉頃公卒世子午繼是謂定公吳滅徐以侵楚

是年吳但滅徐耳未遽侵楚也而侵楚之謀則實始於是故壘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此子胥之謀也而闔廬從之則其或伐或侵不至於入郢不止也

庚寅晉定公使大夫荀躒納魯昭公不克按春秋所書亦但曰唁公而已不曰納也





則其無納公之情亦可見矣

### 吳伐楚拔舒

舒於漢為縣屬廬江考之傳言吳伐夷侵六  
國弦侵潛者備矣而不曰拔舒者蓋吳方以  
亟肆為事必不窮師之力為拔舒之計也此  
言拔舒未知何據

辛卯晉韓不信會齊宋魯衛曹鄭晉薛杞小邾  
之師城成周

何謂成周王城之與下都皆成周之謂也先  
儒謂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異之

徙於東郊則下都也然不斥言下都又不別  
言東郊者成周固天子之所居不可以東郊  
下都言之也其地狹於王城故請城於晉而  
晉以諸侯城之然則如其舊而已乎其亦有  
所加乎曰壞翟泉成成周未嘗無所加也有  
加於舊夫是以稱其為王者之都也孫氏曰  
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子微諸侯  
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  
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以惡之  
魯昭公卒于乾侯三桓立其弟宋見謂定公

劉氏曰君子莫重乎授受授受之事之本也授之者以禮受之者以義正也正已而後可以正人故擇其所處不汙於偽不濇於利不脅於威楚公子閻衛公弼是也可以取而不取之無正故不可取也以宗廟為重以國家為本亂非已之所及也不得已而起衛公子晉晉公子周漢文帝是也當是時社稷無所寄人民無所奉群臣以謂莫宜已者故受國也可以受而受受無害於正故受也今定公不然汙於偽訪於利脅於威雖欲正人人何由正漸之

必曰漸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非進之正而能正邦者未之有也

吳伐楚

吳方侵楚又伐越示若不專於侵楚者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壬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乎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人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楚令尹子常敗吳師于豫章於己吳敗楚師于



豫章

杜預曰豫章豫東江北之地名

楚敗吳吳方宥運其謀吳敗楚楚已深墮其

計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一十八

甲午周敬王十三年乙未晉定公會劉子宋恭

魯衛陳鄭許曹晉邾頓胡滕薛杞小邾之君及

齊大夫于召陵以伐楚楚昭王北伐蔡吳師入

郢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奔郢又奔隨使申包胥

求救於秦許徙居容城吳王闔廬敗楚師于柏

舉五戰及郢遂入其國燒其宮平其墓伍子胥  
啓之也

漢江夏之雲杜古鄖國也南郡之章容古容

城也合十八國之君不為不盛而不足以伐

楚方五千里之國不為不強而不足以抗吳

吳雖遠猶足以救秦楚雖近而不足以庇許

天下大勢雖微不宗於吳不可得矣然則楚

之敗晉之媿豈曰不由於貨乎

丙申魯陽虎囚季桓子

大夫強而家臣效之則桓子反為所囚矣魯



於此時雖有君臣而無上下之分安且莫益  
何強之足恃

秦救楚敗吳師于稷是時王帥復歸于郢封吳  
夫概于棠谿越東虛破吳人其國吳王弟夫概  
自棠谿亡歸代立闔閭避夫概夫概奔楚

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按夫概之代  
立蓋在於未封棠谿之前不任於既封棠谿  
之後伐楚有道惟仗義則可以伐楚苟見利  
而忘義則是以楚而伐楚矣以楚伐楚則亦  
得以摧之於其前越得以襲之於其後夫概

王其榮也亦欲終其臂奪其食焉噫甚矣天  
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昏也若使季札行之  
其治不至於是乎

丁酉周有僖補之難王出居姑蘇

按僖補之難王爲之出而春秋不書許氏曰  
諱也何以諱存中國也春秋之季大夫逐君  
家臣囚主於是焉高又書王辟僖補之難則無  
中國矣夫禮義之節不崇則僭亂之禍滋起  
故世故之變死謂而春秋之諱深深存大訓  
也

楚去郢復却却

鄭樵曰却本却國楚并之在襄陽宜城縣東

郟城許

許自春秋之初蓋已見困於鄭矣今及夫春秋之季又且為鄭所困然則凡許之所在鄭必從之乎弱之肉強之食雖四翔審視而不免於難則人類有甚於禽獸矣嗚呼豈惟許哉

戊戌晉師入周敬王于成周齊取郟為陽虎是時陽虎在魯齊之伐魯伐其西郟而已亦

無取郟之事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齊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保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也

己亥魯有陽虎之難攻三桓不克廩等五大互走陽關

陽關在泰山却鉅平縣東

蘇氏曰是時陽虎以鄭讎龜陰叛不告其害實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庚子秦哀公卒子惠公繼位

辛丑魯以孔丘為司空徙定公會齊景公于夾

谷齊復魯侵地晏嬰在會

杜佑曰海州懷仁縣有夾山即夾谷胡氏曰

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理而已矣故天

下莫大於理而強魯不與齊戰

于常變變之信也夫今魯不與齊戰

數於後人而不自知也必曰魯如夫子

也

也

三原宋公之弟辰及大夫佗石張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劉氏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况據邑以伐

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鄭子產卒

貴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

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

公聲公合四十餘年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

互相誅戮外則晉楚之兵氣威不至城下國

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四游



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諒大夫之手而去其尤不可合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捨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無忿毒之過故自子南適子皙死蒙宗大姓弭然聽順無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期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確作仁甲鎗利書見識當世自餽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弊未之聞焉其所以事四公者皆九廟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

有以一善者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擢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癸卯孔子去魯適齊

夫子之道大非當時列國之所能用也曷不與接與沮溺晨門荷蕢諸人相與爲辟世之歸乎聖人抱濟世之具不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是以於魯不容安知其不容於衛於衛不過安知其不過於宋宋衛齊陳無所不往而卒不合也然後歸魯歸魯而後卒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管子居魯子思居衛孟子游齊雖其用舍行  
藏無以大異於夫子然其言論風旨發明理  
義足以救人心術扶世綱當其功不在禹下  
則大抵夫子之餘也使自孔至孟相望四世  
而皆盡展所蘊則春秋可挽而三代豈至流  
而爲戰國哉

甲辰魯孔子在衛

春秋書天王居鄭者以謂普天之下孰敢外  
王而今乃出居於鄭乎即子書天子在衛者  
以謂普天之下孰能外道而今乃止在衛

乎當揚之也春秋爲王道計即子爲吾道計  
其志一也

晉六卿相攻

忍陵之會晉不足以救楚適歷之會晉不足  
以正管則其伯業爲不足道矣諸侯叛於外  
而三卿叛於內卿雖有六而叛者過半豈復  
能主諸侯之盟乎

乙巳衛世子蒯聵奔宋

蒯聵奔宋宋可以納之否乎曰天理不明而  
人欲熾熾篡弒者盈天下莫能以爲非也又





安知受割讓之爲不可乎必其存宋而宋不  
受適晉而晉不納然後爲惡者其知所懼矣情  
乎有必誅之罪無能討之人夫是以爲惡者  
常接迹於天下也

魯孔子自衛之宋又如陳

之宋則服爲之微如陳則糧至於絕君子之  
道固有時而窮乎窮達時也不以窮達爲

喜者道也

楚命吳伐陳城項

楚命陳城項而已非命吳也

吳王闔廬伐越不利死子夫差立以伯嚭爲大  
宰是年於越句踐敗吳于攜李稱王于會稽  
携李在吳郡滬寧縣南薛李城父死而子知  
其讎本不資於大宰必勝而國論其制何害  
至於稱王

丙午魯定公卒子蔣繼是謂哀公楚滅胡

頌欲事晉猶知有義也胡不事楚而曰有命  
焉以義處命聖人也頌所不及以命制欲君  
子也胡所能然則楚人滅之可乎曰不可以  
疆大滅小弱矯天之命齊已之欲何義之有



哉

丁未平趙鞅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走卿  
抑鞅於漢爲縣屬趙國趙之於范中行所謂  
始禍者也而國討之不加焉是則晉侯之媮

也

楚會陳如許圍蔡吳收越于夫椒伏而釋之趙  
王何踐伐夫不利使大夫趙行成委質以臣妾

遂搜于會也

夫椒在吳郡吳興縣西南大湖中之椒山是  
也

楚圍蔡吳敗越皆所謂復讎之師也然則聖  
人許之乎曰復讎之義固矣然况國君子  
抑嘗以博考之蔡自是而後以滅越自是  
而轉敗爲成許氏曰蔡昭之言悞於句踐  
戊申衛靈公卒其孫輒立晉然則會陽虎以師  
入衛世子蒯聵不克居之于戚城

蒯聵輒皆無父之人也而可以有國乎必不  
得已則命子鄆而立之廢乎其可然此其言  
實在晉侯非楚鞅陽虎諸人之所知也  
魯孔子復過宋

夫子過宋既已不悅於宋矣而又過宋者豈非以殷禮存焉欲微之歟惜殷於宋猶曰不足祀則微乎微者是以未嘗過焉有以諒其不足故也

楚伐蔡吳徙蔡于州來於越楚也

昭侯遷而卒見弒於其臣范蠡歸而益見用於其君其為得失如此

二酉蔡惠公卒子悼公繼魯孔子之魯庚戌魯

之蔡

蔡之國之蔡不足以有立公也

徘徊其國若有所望焉何哉蓋是時疆國雖不有大家專執其政惟陳蔡既一之後雖微且弱然無巨室阻之夫子猶冀一或有良圖則其弱易強其微易昌此夫子所以於此乎

回翔也歟

辛亥齊伐宋晉伐衛

齊伐宋晉伐衛伯統絕之孰能一之

齊景公卒子荼繼是謂孺子晉戰趙魏敗范中行氏於邲鄆

兵亂至此猶為國有君乎



王子齊亂田乞弑其君孺子迎公子陽于魯而立之是謂悼公立高昭子死國惠子奔魯魯孔子復至陳

田乞弑君魯無沐浴而朝者其及夫子之在陳故歟

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卒於師世子章繼是謂

昭王伐陳

吳伐陳而楚救之雖死不避則庶幾其知命者歟

宋魯

紛紛如此益知中國之無霸矣

癸丑吳會魯于郟以伐齊徵百牢於魯

牛羊豕皆三百此齊桓之所以封衛者也苟無失其養養之時則以蕃以碩有生道存焉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弗親固也然用之不以禮則謂之暴殄吳一言而徵於魯魯一言而奉於吳若未害也惟合宋與魯而觀之則於其可以封國者指其三之二焉其在伯者猶不若是之暴殄則王者從可知矣宣王考敬詠及牛羊豕人獻斝歌及田豕室如騶虞備



官亦止以五經為盛當是時物得其所則大  
抵仁民之餘也今也中國不振旅而蠻夷入  
伐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况於物乎君子用是  
見蠻夷之橫而中國之衰則雖去之千載猶  
將為之憮然也

甲寅宋滅曹

滅人之國其罪大矣見滅於人獨無罪乎以  
區區之曹而說於霸者之說昔曹好宋則足  
以亡其國而已矣按宋有元公宜於庚午書  
然而不書也此宋  
物曰其思公之事也

楚令尹子西召平士世子選一勝于吳以  
巢大夫號白公

汝陰褒信西南有白亭白楚邑也既為巢  
夫矣又曰白公何也當是時巢在吳不屬  
是必在吳則吳以為巢大夫歸楚則楚以為  
白公也顧史氏之文不白而卻子用之欲其  
誤則不可以不辨

吳後魯盟於城下而還

獻百牢而獲大駝魯也豈必無人而至此哉  
蓋有之而不能用也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乙卯宋伐鄭楚伐陳吳伐齊

春秋之未日尋于戈不待戰國而戰國之氣象已見矣

丙辰齊田乞卒子常繼事是謂成子齊亂鮑子弒其君悼公立其子壬是謂簡公田桓專國悼公之缺春秋書卒

胡氏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孔子在陳復至於衛楚伐陳吳會魯伐齊以救陳

楚伐陳吳救陳皆其會魯以齊別又救陳一事也不當曰會魯伐齊以救陳

胡氏曰陳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魯會吳狄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強國之禍不可測亦危矣哉

殺大夫伍員

殺大夫棄謀主則越之入吳其何日之有

丁巳孔子自衛反魯子貢使齊及吳越晉齊伐魯吳救魯敗齊師于艾陵轍轅越朝吳

按史記謂齊伐魯孔子聞之曰國危如此於



是使子貢出存魯亂齊破吳禮晉且霸越焉  
則是越之朝吳美之救魯皆子貢齊使之也  
夫子貢誠擅夫言語之科天子誠憂夫父母  
之國然豈至使之縱橫押闔徒亂人國以存  
己之國哉此蓋戰國策士傳會之辭而史遷  
取之耳非事實也或曰誠若此言則越無羨  
吳之心吳無救魯之迹竊曰此誠有之非必  
子貢之所使也至若夫子之自衛至魯則固  
無望乎當時之列國矣抑當時列國惟楚為  
大且嘗與師迎夫子矣而子西問之蘇氏論

之蓋以為葉公之責其言曰葉公好龍室屋  
雖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愛其魂  
魄此言蓋謂孔子亦龍也

戊午楚白公勝復奔吳于西復召之

或問子西子曰彼哉彼哉夫子所謂彼哉彼  
哉者外之而又外之之辭也觀子西之所親  
者惟白公而已則聖人豈其所親哉宜聖人  
之外之也

吳會魯衛之君子蒙鼻移女攻晉

命魯擊  
魯君耳  
論

秦皇於漢為縣屬九江郡其自善道以來至此極矣始則謂其可以病楚今則晉亦病焉

誰居其無乃悼公之過歟  
己未晉定公及諸侯命吳夫差于黃池越伐吳入其郛執其世子友而還

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胡氏曰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必具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

舉之後再書越入吳在黃池之後因事

辭齊戒後世不待與總而見深切著明之義

也  
明謂齊林也二王則謂不河也

庚申魯西狩獲麟

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

劉氏曰狩非其時書此其時也何以書為獲麟謹也狩非其地書此其地也何以書為獲麟謹也何謹乎獲麟之為物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齊曰常殺其相闞止及絀其君簡公于舒州立  
其弟為是謂平公謂安平以東自為封邑孔子  
于魯請討不克

漢勃海郡有東平縣說者以為即此安平呂  
岱川國有東安平縣說者以為即此安平呂  
氏曰當是時孔子已告老去位沐浴而朝蓋  
奉大義以卜天意若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  
有所處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垂老有此  
一事可為魯之君臣莫之從也庸非天乎

秦悼公卒子厲共公繼晉伐鄭

悼公卒長秦悼公  
厲共公繼晉伐鄭

於壬戌  
書之

自召陵以來諸侯皆有輕晉之心於是相率  
而叛晉晉非不知也而大夫內復莫能致力  
於外焉歲辛亥嘗伐衛矣而伐鄭則未也至  
是而始伐鄭亦豈必公室之所為哉政在大  
夫則無往而非大夫之所為耳

宋桓魋出奔衛又奔齊楚集大夫白公勝殺令  
尹子西既其君而自立

桓魋亂宋而不足白勝亂楚而有餘其始也  
以為善而愛之而其終乃至於此可不懼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辛酉魯使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為介齊歸魯使  
地

子貢有辭而佞也返其亦賢者之效歟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是謂莊公輒出奔魯

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知夷齊之為賢則蒯聵輒之為不賢可知矣

楚葉公以兵入誅白公而昭章復位滅陳而縣

之

誅白公復楚王葉公之為也滅陳則公孫朝

實誅師焉非葉公之為也

成魯孔子卒

孔子之卒也其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

乎哲人其萎乎是於其未卒之時而知其將

卒之事此老氏釋氏用力為之而不能至者

而夫子易之以見夫子之於死生去來舒卷

自熟非若他人怛於將化失其素守者之所

為也

癸亥晉伐衛莊公出奔國人立公子班師齊伐

衛執班師而立公子起

是時齊與晉爭伯是故晉之所置者齊復易



之不相尚以道而相尚以無道其春秋以後  
之世故歟

越敗吳師于笠澤

笠澤松江之別名

兩入吳之後復敗其師于此亦可以火警矣  
然而不知戒也卒至於亡是豈越之能亡吳  
哉吳自亡耳

經世之成二千二百一十九

甲子周敬王四十四年衛石國滅其君起而迎

石國在齊魯之間

迎韓者圃也丞圃者韓也是亦可以為懷二  
者之戒矣

乙丑周敬王崩太子嗣位是謂元王子均下嗣

并齊田常卒子盤繼事是謂策子吳會齊晉

之師伐楚越伐吳

當是時為吳計者當盡棄其平日之所為下  
全國中如漢之轆輪臺可也然後以鉅養說  
以怯養勇雖無目前可喜之事亦必無意外  
可憂之變今乃不然又約齊晉而伐楚是殆  
如病羸之人飲酒子而劫之者與然則不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於敗幾希

丙寅晉定公卒子欒繼知伯伐鄭取九邑既

國有大喪則飭其四境可也爰率諸軍拔鄭九邑其為不道不言而可知矣知伯之懷也其自此沒矯之歟

越人伐吳

自春秋之後越之伐吳也至于再至于三矣吳則夫嘗一伐越亦以不競之意示之歟然越方志於稱吳不特雖不止按國語越

王伐吳吳王出而挑戰一百三十五王欲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者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餽飽勞逸以參之九陳之道設右以為札益左以為壯蚤晏無失王姑待之王曰諾不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蓋晉即是而觀之則蠡之所以為謙者大畧亦可睹矣夫吳王之欲挑戰也一日五反此其氣之最銳者乎然三年之間不復再出則是銳以挫而鈍非以頓養其銳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有以養之則外銳而內銳人以爲縮而我之  
贏則自若也人以爲負而我之勝則自若也  
吾持秋以爲紀而彼之溫然而如春者不足  
以餒乎我也吾持冬以爲紀而彼之赫然而  
如夏者不足以燔乎我也然後示之以逸而  
勞者莫我干待之以飽而飢者莫吾犯誡若  
是則彼以爲牝而牡者莫能逞焉凡此皆越  
之所以制吳者也吳豈惜於是哉向者閩戶  
之死夫差不勝其痛則蚤夜以思厲必報之  
志蓋嘗以是制越矣今而行之正自無難能

者夫何愈溺而愈笑也愈笑而愈溺也豈不  
以既盈之後一竭而不復振既溢之餘一覆  
而不復收也歟然後知終身之得意者非人  
之福因事而制變者弭禍之道也

丁卯越伐吳圍其國戊辰越滅吳破姑蘇殺其  
王并其大夫北命諸侯于徐致貢于周大宰范

蠡吳之已巳而無世之當以越滅吳辭祿游五湖殺大夫文種兼有吳地

吳之丁卯然考之年表則當歸之戊辰姑蘇臺名說者以爲在吳縣之西三十里徐

當作徐音舒說者以爲高即舒州也五湖一



頁湖二曰遊湖三曰胥湖四梅梁湖五金  
胡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而遂以勾  
賤當之觀勾踐之所爲自丁未以至己未九  
十三年而入吳又自己未以至戊辰九十年  
而滅吳其間委贖而事焉者有矣奉貢而朝  
焉者有矣至於兵則緇之而不敢露也閉之  
而不敢出也是其處心積慮爲嘗一日而忘  
吳哉然不敢以輕心掉之懼其一發而不能  
繼也是故居之以約而不敢怨處之以賂而  
不敢忿也此果何謂哉惟能忍之而已矣忍

之十有三年不以爲久發之四伐五成

以爲暴卒之姑蘇破夫差死而其太宰

就誅焉然後天子致伯諸侯致賀有不費而

然者矣雖然天子致伯諸侯致賀此以

畏天而致之者也若乃霸王之稱名過其分

則豈樂天之謂乎使其既知畏天又知樂天

則越其爲文王矣然而非所及也此其所以

雖得吳國而不能保其必不喪也

與之共患難也夫不與之共患難豈非以其  
人故古之人事是君也必有以格其君心之  
非使其君樂而待之不日而一於聖賢之



羊木  
元王廟太子介嗣是謂真定王癸酉魯

季桓子卒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立

謂悼公

按史記哀公非死於絀而死於既奔之後然使其不奔則安知其不死於絀歟邵子以絀君之罪蔽之三桓三桓於是雖有辭亦無以自違矣

丁丑晉伐鄭

春秋晉楚之伐鄭皆欲服之而已非欲取之也春秋之後伐之者雖不如春秋之數然晉大夫各欲取人之國以自封殖則鄭其危哉



秦伐大荔

呂氏曰大荔戎之別種徐廣曰今之臨晉是也

夫未晉趙簡子卒子毋恤繼事是謂衰子同智伯韓康子魏桓子滅范中行氏四分其地及逐其君立公孫驕是謂衰公宣公孫驕驕曰

人有恒言六卿分晉夫六卿皆有分晉之心也而有幸不幸焉韓魏趙則幸而成者也范中行則不幸而敗者也若智伯則亦幸而成矣而不幸而敗逐君立君人臣之所不得

為者也便有樂兵子在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是可殺也而不可使為亂彼四卿之首也而舉國之人從之教之不明其獨無愧於曲沃之初乎

秦取晉武城

秦之不加兵於晉也其自十三國致伐之後至是蓋有有二年矣遽而伐晉豈患其無名哉六卿構禍四族怙亂而又逐其君焉舉兵加晉按甲以問之其將何辭以對如此則大義伸於天下秦可伯矣不此之務而顧以拓





邊啓土爲功豈足以服晉之心乎

中申晉伐秦復武城乙酉齊平公卒子積繼是

晉靈公繼繼之其以積再宣公而繼世之爲也

晉知伯及韓魏二家兵攻趙襄子于晉陽

晉陽於漢爲縣屬太原

謂晉爲無君子乎雖曰逐君亦既立君矣謂

晉爲有君子三家者又何爲而有晉陽之師

也大夫強而君弱非一日矣是故諸侯戚則

天子如贅旒列國兵爭天子莫能禁也大夫

威則諸侯如贅旒巨室兵爭諸侯莫能禁也

坊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其是之謂乎

丙戌晉三家兵圍晉陽丁亥晉韓康子魏桓子

復合趙襄子兵攻智伯滅之于晉陽三分其地

韓魏二家本與智伯攻趙氏者也今乃與趙

氏攻智伯何也夫智伯之欲無厭韓魏以爲

趙氏既滅則我必爲其次也是故韓魏相與

謀於肘履之間蓋已無智氏矣而智伯顧猶

未之知也知羸而不知織矢射而不知射口

陽之可以制陰而不知其控則陰亦可以制



陽也以此行兵其時在種蠱之後乎

齊田盤卒子白繼位是謂莊子

世之亥二千二百二十

年周貞定王二十三年楚滅蔡

蔡在春秋之末楚屢滅之亦屢封之至是而  
不復封矣

乙未秦厲共公辛子繇公繼丙申秦伐義渠虜  
其王以歸

義渠西戎之別種漢北地郡因秦所置即義  
渠國也秦以義渠與伐大荔等耳攘戎狄而

皆境主其猶賢於務中國者歟

楚滅杞東開地至泗上

泗水名出魯之卞縣至下邳入淮

陳舜之後而楚滅之杞禹之後而楚滅之使  
楚而得志於天下亦一秦而已豈能封天下  
有德者以地而與之共天下哉

心文周貞定王崩太子去疾嗣位是謂哀王

其殺哀王代立是謂思王庚子周亂弟少鬼  
殺其王叔代立是謂考王

按史記貞定王周長子去疾立是謂為哀王



立三月弟叔暭哀王自立是為思王立五

月以弟暭攻殺思王自立是為考王然則前

所謂王叔當曰弟叔此所謂弟以暭當曰火

弟暭

辛丑晉哀公卒下柳錡是謂錡公公室有絳及

曲沃

甲辰巳酉秦躁公卒弟懷公立楚惠王卒于中

繼是謂簡王

庚戌魯悼公卒子元公繼楚威王

越自滅吳之後不復見矣其志惟以滅吳為

事會討侯霸中國非其志也而楚無吳患乃始恣意於用兵莫之沮焉陳之後繼以蔡祀之後繼以莒視先王之建國若草菅然乘其變而去之務得而不知喪也其亦不仁甚哉

癸丑秦廢長蛇執其君懷公立躁公孫是謂靈公

廢長蛇當作廢長龜躁公孫當作其孫

蓋陳公之子昭子蚤死及蟲等作難懷公死焉大臣立昭子之子則所立者實懷公之孫

非躁公之孫也



日寅乙卯周考王前太子午嗣位是也威烈王  
河南惠公封其少子于鞏稱東周君

鞏於漢為縣屬河南

呂氏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  
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桓公卒于威公立  
威公卒于惠公立河南惠公復封其少子  
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班沒亦曰惠公蓋父  
子同謚也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東政  
三世蓋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  
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

東周所居非也東周者指威烈王洛陽也

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

鞏為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

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亦必自號為西

周矣又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豈獨

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

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周考王前太子午嗣位是也威烈王  
鞏於漢為縣屬河南  
呂氏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  
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桓公卒于威公立  
威公卒于惠公立河南惠公復封其少子  
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班沒亦曰惠公蓋父  
子同謚也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東政  
三世蓋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  
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丙辰晉趙襄子卒兄之子浣經是謂獻子治中  
牟襄子弟桓子逐獻子代立

司馬氏曰相州滂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  
中牟邑在此山側呂氏曰趙簡子舍其長子

伯魯而立襄子襄子以伯魯下立也

立子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  
距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按浣既是代  
成君之子則當曰兄之孫不當曰兄之子其  
曰兄之子者誤也又按夏屋之事襄子不知  
有姊傳國之事襄子乃知有兄是其天理之  
茲明惑晦得其一曲失其一尚不有攸曲之  
寧乎惡推而致之則亦何以為全德也

丁辛子武子繼事魏桓子卒子斯繼事是  
文侯丁已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而迎獻子

位



曰氏曰桓子自一年卒國人曰桓子非襄  
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子夫以襄子  
意迎立獻子則是獻子本非有德於國人徒以  
襄子之意而迎之耳然則襄子之子猶能不  
為宋公子馮其亦戰國之絕無而僅有者歟  
一以襄子之意何以愈久而彌敬正以其子  
能讓而不爭故也

戊午秦攻魏火梁已未秦作上下時辛酉魏文  
侯普幽公立其弟止是謂烈公

呂氏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

文侯以兵誅亂者立為公子止年表書魏誅  
晉幽公益有脫字望經世作魏文侯殺晉  
幽公因年表之誤也



NATIONAL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974 v. 9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六

禮成後學朱陸老述

青集

世之子二十二百二十一

甲子歲烈王九年魏城必宗

城少梁可以禦秦矣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則城郭非所恃也必也善撫其民而後可與守斯城矣

秦靈公卒季父立是謂簡公丁卯魏伐秦歲祭木秦伐晉或以成歲甲申晉伐秦穆武

彼一出不能有加於晉也自甲



甲子戊午又三十一年而廢秦始加兵於魏  
攻其少梁當是則魏非全晉之比矣則不無  
少憚言為歲甲子而滅少梁呂氏蓋以為滿  
秦也可矣知其情矣然則秦勇奮足以俟時  
為可也今乃徒恃其一城之固抗兵而西豈  
以是為足以推秦之覆歟久以全晉之盛猶  
不足以摧秦之覆則魏可知矣得已不已而  
曰言必報焉何其不思之甚歟

論伐鄭

韓自伐鄭伐鄭卒之滅鄭者韓也楚不  
復爭矣世既異而事亦不同此其變之相禪  
者歟

戊辰齊伐晉

齊之伐晉也則未知其伐魏歟伐趙歟  
韓歟是時三晉握兵苟有能伐之者必有能報  
之者燕以晉而莫之報是必伐絳曲沃無疑也

魏伐中山

中山於漢為國屬冀州徐廣曰中山武公周  
定王孫西周桓公于古史謂周衰其子能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子弟據中山或考徐廣徒聞中山姬姪遂傳  
會其世系數

庚午齊由莊子卒子太公和繼趙城平城

平城 册軒罷 繼此 趙此 以此 賜此 球

卒不曾元公卒子顯是謂穆公

魯自春秋而後三宗宜益盛公室宜益微矣

然而穆公之令名反優於襄昭定哀何歟至

昭定哀為三家所制雖有聖賢之佐不克用

也穆公自是俾公儀子為相而子思亦在所

徵焉彼以為其知滋甚者特薄于見誣善之

辭耳不足信也吾然後知穆公之令名其所

以優於襄昭定哀者無他焉得人故也

壬申晉韓武子卒子景侯侯繼趙獻子卒子烈

侯籍繼魏伐秦

魏已伐秦矣而又伐秦豈不以國而不競則

亦陵歟然人之陵我不得已而體焉猶之可

也無故興兵則是陵人而已陵人者人亦陵

已又焉能使人之怙然而不競乎

癸酉韓伐鄭取雍丘魏滅中山

按大事記中山武公以丁卯初三至是建纒七



年耳而魏游伐之卒覆其宗而絕其祀魏亦不仁矣哉又按谷梁之言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正使文侯既得中山不以封子而以封弟亦不得謂之仁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曾謂滅人之國封己之弟而處可以為仁矣乎

楚簡王卒子當繼是謂聲王甲戌鄭伐韓取負黍

在預曰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古人有言曰

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夫以區區之鄭而能伐韓取其負黍豈其福歟

乙亥宋昭公卒于悼公購繼前不古書昭公之繼繼之謂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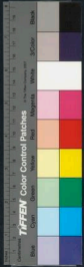
趙以田公仲為相按史記趙相公仲乃公仲連北田公仲也

丙子齊宣公卒前以宣為靈此以靈為宣義子

康公質繼前史記田會以昭示左叛

戊寅晉韓趙求為諸侯于周

按司馬公之作通鑑實託於三晉之事以為一書之始而其為說則曰晉大夫暴滅其君



剖分其地天子不能討又寵祿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先王之禮於是蓋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威彊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不然夫三晉苟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朱子曰馬公述孔案託始有餘悲奉奉信

忠厚無乃迷先幾夫所謂先幾云者亦審於未然而已矣春秋之作其始猶齊晉之主夏盟也繼而楚爭之又繼而吳爭之又繼而越爭之春秋於是終矣然後三晉日以大夫而為諸侯此其淪胥之及有必然者君子於此亦焉用嗟嘆為哉有志乎為治者亦謹於未然而已矣按詳表列狂文晉之為霸先書九

晉之為霸先書九

之始也諸侯皆使然也與使之然哉天地之意

差曰是與也自復而一不可也然則三晉合

而後以矣夫三晉之始也與使之然哉天地之意

而後以矣夫三晉之始也與使之然哉天地之意

而後以矣夫三晉之始也與使之然哉天地之意

而後以矣夫三晉之始也與使之然哉天地之意

而後以矣夫三晉之始也與使之然哉天地之意



秦并天下而後遷都其後王居之於此矣天之昭昭也可謂不誣矣

巴卯同威烈王崩太子驕嗣位是謂安王禁聲

王遇盜卒子疑立是謂悼王

盜不足道也以國君而死於盜豈無故而然

樂周庠之卒所以衛其宮也繞廣之卒所以

備其事也其為備亦嚴矣而盜得殺之則必

以戒心之不存而縱心之所致也

表作劫世皆作劫劫者道也

表作劫世皆作劫劫者道也

衣秦攻魏陽狐

括地志云陽狐州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

里魏於是時方與韓趙分晉之國雖曰請命

天子得列諸侯然從秦有匡天下之志則當

具其事之本末上告天子謂臣不可使之為

君君不可使之為民請改命則雖天子亦

不得以其威命為不可改矣然後帥有名之

師伐有罪之國正使魏彊於秦猶將為義而

屈而况魏固不彊於秦乎魏服則韓趙為之

次矣秦人不知出此而顧為是盜邊之計則

其所見之卑亦已甚矣然則三晉之得為諸



侯非三晉之幸也正以時無仗義執言為恒  
文之所為者也

辛巳秦簡公卒子惠公繼韓景侯卒子烈侯繼  
趙烈侯卒弟武侯立魏文侯以卜子夏段干木  
為師西門豹為將守鄴

鄴於漢為縣屬魏郡

按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魏文侯與其群臣  
論之其臣如大對魏文侯等無以為不敢欺者  
本於其臣之畏罪而其臣之畏罪者則人本  
於其君之仁也

利其所居之民則其於用刑也鮮矣無亦以  
河伯娶婦之故投巫嫗於河以次而殺且將  
及其廷掾與叢長者廷掾與家長者叩頭流血  
然後乃得免焉其吏民以此而驚故能成  
其不敢欺之效欺則亦非以用刑之故矣魏  
之君臣徒以不敢欺三字生說而不究其實  
其殆未足以為知言也夫

吳起為將守西河

起之為將於魏能繫秦拔其五城或問秦疆  
國也曩以全晉當之猶未嘗得志於秦今晉



裂為三觀其一耳頭能有以擊秦拔其五城  
果河說敵為起之說者蓋曰秦民不讓皆有  
關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  
所謂示之以利者夫豈非勇而誘之以怯整  
而誘之以亂可前也而必誘之以却者歟夫  
惟在我者怯則固勇者之所貪也在我者亂  
則固正者之所貪也在我者却則固爭前而  
欲奪者之所貪也彼既貪於所得而輕去其  
所則固可得而虜矣其為擊秦之道不過  
如此一者以高爾也諺乃其不然夫

田成子為相

田子心字成子

按成之未為相也文侯召季荝而問焉荝以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遊視其所舉此三  
者其以近臣之所為主而言之乎又繼以窮  
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二者其以遠  
臣之所主而言之乎夫惟其所主者有所不  
為有所不取夫是以成得而為之主也吾以  
所主觀遠臣因以得師焉以所為主觀近臣因以得相焉不  
亦善乎雖然士是耳矣不能有也何則謂其君抑殺於  
得人之名而不按其實此其所短也此其所

以不能於有為而遂止也

樂羊為將

按西門豹吳起樂羊皆以翟璜之所薦而進者也此璜之所以亦有入相之望也然李克以為子之所進君昏臣之非若成之所進君皆師之比也其一時之議論如此安得不以得人為感乎是雖曰徒獲其華不采其實然而猶足以傾一時之士也

韓趙伐魏至子樂立  
在當  
申鑄盜殺相侯累

此聶政也固無以留兵於隘矣而其姊猶以為賢惟恐其名之不揚於後至殺身以從之然則道之不明豈不中王澤之竭故歟

丙戌晉烈公卒子孝公繼戊子魏伐鄭取酸棗

又敗秦軍于注

酸棗於漢為縣屬陳留注城說者以為在河南之梁縣

楚伐韓取負黍

向也鄭嘗伐韓取負黍矣今也楚又伐韓取負黍是必鄭既伐取之後韓復伐鄭而取

之也

庚寅齊田和徙其君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按史記齊康公立十四年滿於酒婦人不聽

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

祀愚按當時諸侯之國為大夫所篡者曰昔

日齊晉幽公既以淫婦人夜竊出見殺於盜

矣齊康公復以滿於酒婦人而不

田和之所徙是何其事惡齊如出一軌而

同趨於亡歟吾意是一人者權去其手無以

自慰則不過曰為淫樂而已矣不知黜光

養晦以圖興復安夏火康之所為者自有其  
道決不但康對目前然為滿樂而遂已也

秦代韓宜陽拔六城韓趙大破楚平于大梁

宜陽於漢為縣屬弘農大梁於漢為廣德縣

屬陳留

辛卯齊僖新于平陸

平陸城古厥國也魯自春秋之時已為齊弱

久矣流而至於戰國則不足以敵齊固其所

也今也乃能聲齊之罪於以伐之比豈其力

之為足恃哉恃理之足以勝齊而已矣昔者



昭公為季氏所黜齊不能以伐魯今者康公  
為田氏所從齊固可得而伐齊第不知當時  
所執之詞果出於是否耳果出於是則齊  
疆且為魯弱何但勝而已乎可以  
止無他是必為義不終之故也

齊伐魏取襄陰

襄陰於漢為潁河東

至辰秦伐魏陰晉

按京兆之華陰漢志曰故陰晉

癸巳齊田和會魏之侯于潁澤求為諸侯魏請

諸侯皆許之

潁澤之者以為在潁川之長社云○田氏之  
於齊猶魏韓趙之於晉也魏韓趙既已列而  
為諸侯矣田和之心誰能終守臣節不敢犯  
非其分乎以會為梯以魏為媒因以請于天  
子且以請于諸侯田和之計得矣然而冠履  
易位首足倒置則莫之恤也此其肯豈必天  
子之憂固亦當時諸侯之差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二十二

甲午周安王十五年秦惠公卒出于悼公繼



繼

呂氏曰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曰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其德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愚按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文侯之所師非所相所相亦非所師也古之人如湯之於伊尹師之即以其所師夫曰

以扶持成就如彼其魏魏也今文侯之所師則有其人矣然不舉以相國則是論道非所以經邦經邦無事於論道何任其名有餘而實不足哉

趙武侯卒子敬侯繼乙未田和稱諸侯于齊列于周紀魏攻趙即

卿卿於漢高縣屬趙國○三晉之兵不可以自相攻也自相攻則秦得而乘之於西齊得而乘之於東楚得而乘之於南北其利害之所繫較然明甚而三晉不知也豈以昔嘗



分一而為三令將并三而為一數殊不處著焉  
之分幸也幸晉之衰也今欲誰視而將幸人  
之衰邠不知務本而欲以幸為常則雖有可  
并之力吾恨其无可并之時也

丙申韓伐鄭取陽城伐宋執宋公子貳城

漢志有兩潁城一屬潁川一屬汝南此當是

屬潁川者

魏城安邑及王垣

按漢之垣縣屬河東徐廣曰其縣有王屋山  
故謂之王垣

趙破齊師于靈立

靈立於漢為縣居代郡

齊公和卒于桓公之孫齊康公長攻殺出子及

其孫迎靈公之子于河上之之是謂獻公

時靈公在焉故迎而之也

師于靈立戊戌魏敗趙師于兔臺

往歲趙破齊于廬在為魏故也今茲魏破趙

于兔臺獨不念破齊之功乎蓋春秋之時猶

有同盟之與國今與國無國矣故戰國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用兵不過爭疆而已非  
操戈安夏如齊桓  
之所為者是以但紀其勝負而不復議其是非  
非以其彼此之是非無以大相過也則有不  
勝讖者矣故比之自鄒以下

已亥齊魏以備伐趙取剛平庚子趙會楚伐魏  
取棘蒲

漢常山郡平棘縣魏劭曰即棘蒲魏曰功臣  
表棘蒲侯陳武平棘侯林率是平棘棘蒲非  
一地也應說失之馬謖信如師古之言應  
說固失之矣漢之功臣侯者但食其稅云

耳非必君其民也平棘棘蒲安知非一地耶  
楚悼王卒盜殺相吳起亡子繼是謂肅王誅害  
起者七十家

昔者魏武侯浮西河而下於其中流顧吳起  
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  
在險此其為論豈不甚正矣乎故其用於楚  
也明法審令亦豈不以法之明令之審自足  
以蔽吾之身歟然而明審之極刻暴之所由  
生也刻暴之至怨嫉之所由起也則足以亡  
其軀而已矣噫能行之是必能言能言之

者未必能行其謂是夫

辛丑齊伐燕取桑丘

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

縣

壬寅齊康公死于海上齊桓侯卒子因齊立是謂威王癸卯晉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維韓趙魏伐齊至于靈丘甲辰韓文公卒子哀侯繼趙攻中山戰于房子

房子於漢為縣屬常山中山之城久矣至是而復見走必如春秋之許屢滅屢復非一小

而不起者也

魯穆公卒子共公繼

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呂氏曰穆公雖不能用子思然尊賢高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子之庶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

乙巳周安王崩太子喜嗣立是謂烈王魏武侯歸哀侯趙敬侯同滅晉而分其地以靜公為



家人食端氏一城

端氏於漢為縣屬河東呂氏曰所分絳曲沃也其後趙世家又云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始夷于緡戶矣田氏篡齊事體同然田氏猶待康公之死無後而收其城三晉不待請公之死而生奪其城使為庶人又不如田氏也丙午韓滅齊徙都之趙敬侯卒子成侯繼宋休公卒子辟公繼下注云公之口而此書其卒卿戊申魯伐齊入陽關

按陽關本魯之邑耳今而伐齊乃以入陽關

趙伐齊至博陵

按年未稱晉伐齊至博陵所謂博陵其即博陵之誤歟不言趙而言晉因其後之稱也

已酉魏拔齊薛陵攻趙北蘭趙拔魏鄉邑七十

三

按牛表拔齊薛陵者衛也按綱目拔魏鄉邑亦曰衛之都鄙以衛為魏聲之訛也漢北蘭

屬西河

宋辟公卒子剔成繼庚戌其君哀侯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2Color Black

其子於侯謂其君也而文也謂其君也是

常是之時楚之大臣欲殺吳起而并中王尸

韓之親臣欲殺韓廕而并中侯身是不惟國

亡與亡國存與存之義不明雖君亡與亡君

存與存之義亦不明矣義之不明而利為是

尚其禍固至此歟

魏武侯卒公子爭阨趙伐魏立公子登是謂惠

王

韓懿侯趙成侯合兵伐魏成侯曰殺登立

割地而舉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登暴也

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

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而去太

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

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

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謂其君也

謂其君也

謂其君也

謂其君也

謂其君也

謂其君也

謂其君也



趙敗秦軍于鄒安

按是時趙語之取儲未詳

卒亥趙伐齊取郵魏敗趙師于鞏懷

鞏懷於漢為縣屬河內郡

齊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萬家

即墨於漢為縣屬膠東國封即墨烹阿此所以為齊國之賞罰歟古之為國者賞一人而千萬人皆知所戒舉齊國之人因此一舉而皆聳且懼莫敢

飾詐務盡其情則亦庶乎其近於古人之所謂賞罰者矣然而曰齊國大治則或者史氏之夸辭愚未敢以為必然也何則古人之於治國以家為本其於齊家則又以身為本齊王之所以出治者吾有以知其無所本矣而徒恃其一賞一罰為足以聳動於人而使之皆震且懼夫其一時之所為非必不可以從耳動於人而使之皆震且懼也然其所養者不濫則其所流者不遠所持者不久則其所至者必不能以造乎其極也旱燬之餘而時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驟至豈不足以致溝洫之皆溢然隨作隨止則其涸也亦可以立而待焉其謂之治特差勝夫不治則可耳於斯時也而以大治言之吾有以知其為史氏之夸辭也

楚肅王卒弟良夫繼是謂宣王壬子周烈王崩弟扁嗣位是謂顯王齊西敗趙魏之師于濁澤趙輸長城魏入觀齊

長城觀皆地名所謂趙輸長城魏入觀齊者猶其曰趙則輸長城於齊而魏則入觀於齊也觀音館魏之觀城燕即古之觀國若長城

則戎者何所取之桑丘獻祭丘屬易州齊史趙之界也呂氏曰年表著趙侵齊取長城按世家言封即墨烹阿大夫之後遂起兵西擊趙魏魏獻觀澤以和趙人歸我長城然則趙侵齊取長城必在封即墨烹阿大夫之前全是畏齊之彌然後歸之年表誤矣

魏敗齊師于馬陵

史記正義曰此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或云在鄭州之中牟

癸丑韓魏攻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呂氏曰按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蓋將分周為二也然則當曰韓趙攻周不當曰韓魏攻周

甲寅趙韓分周為二

呂氏曰初西周惠公封太子以奉王獨擅河南之地然禮樂征伐之大者王猶與聞也全是趙與韓攻周分而為二則東周之名為列國不復相關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於其上耳自是而後凡史傳所載伯賜胙之類則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周君者則二周

之君也趙韓攻周其與師之由雖不可考意者為西周而舉歟周本紀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

為正非謂分周之或時周之分天子之國也

以東周之孫微矣祖公之居於濟水氏

宋周之孫微矣祖公之居於濟水氏

以周之孫微矣祖公之居於濟水氏

亦周之孫微矣祖公之居於濟水氏

分治之也

不日而考之



公綱出於石門之說也其所以但曰二門者蓋以石門之名而略其地也

乙卯魏會趙攻秦不利于宅陽

宅陽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呂氏曰按魏世家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然則當言會趙且攻秦者誤也

丙辰齊攻秦不利于石門石門在齊地

石門在雍州三石縣西北上有路若門故曰石門說者又以為堯之所鑿云

魏伐宋取儀臺

徐廣曰儀臺一作義臺郭象曰儀臺者靈臺也

丁巳周顯王西賀秦獻公

石門之役斬首六萬王以繡黻賀秦○呂氏曰左氏紀諸侯伐雖大戰未嘗言斬首幾萬首以萬計自石門之戰始賀以繡黻云者賜之命而賜之服耳秦史不知賜命之禮故以為賀也

魏與秦會于杜平



杜平說者以為在同州澄城縣界杜平教魏

處王秦孝公耳不當以為魏公之事

己未秦獻公卒子孝公繼敗魏師于火梁魏敗

韓師于澮

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于汾即新田之所

在  
庚申魏拔趙皮牢

皮牢在澮之側

辛酉周致文武胙于秦為公東周惠公卒于櫟

繼韓趙

齊王戌秦用魏鞅

魏鞅

按術鞅以庚申入秦至是三年矣是則變法  
之秋也法之變也其人爭激抑天意歟周自  
東遷以來豐鎬之舊固已變而為秦以詩考  
之其地一也而彼黍離雜彼稷之苗行蒲靡  
靡中心搖搖此其氣象為何如不羨爾乎豈  
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此其氣象為何如不迅烈乎由此觀之  
先王之遺法固已日趨於變矣特未甚耳至  
衛鞅而以秦之所尚猶未足以滿愜其意又  
從而變之則是寬者必趨於猛不恤其殘也



厚者必趨於薄不恤其暴也臨謂論囚而水  
為之赤蓋自是而始矣然則果人事乎果天  
意乎雖然鞅之未入於秦天已先為之變矣  
君子於衛鞅入秦之上書彗見西方夫彗見  
西方則必來指此秦滅六國之兆也於衛鞅  
乎何尤噫秦滅六國變之已成者也而本則  
根于孝公之心孝公之心萌一念之不仁則  
其心術變矣然後天應於上而其象變焉人  
應於下而其法變焉嗚呼天此豈偶然之故哉  
天人雖殊未始不合而為一也

韓懿侯李于昭伊

經世之實二千二百二十三

甲子周顯王十二年宋取韓勞池拜封鄒忌為

成侯鄒忌諸侯擅封同姓見於書傳自晉昭侯  
封成師始諸侯擅封異姓見於書傳自齊威  
王封鄒忌始

乙丑趙會燕于河上會齊于平陸魯衛宋鄭朝

鄭為韓滅久矣而此復見何蓋韓既滅鄭遠

徙都之故此朝魏者乃韓昭侯與魯共公衛  
成侯及宋公是也韓何以謂之鄭猶屬王居  
汾遂以汾王稱之晉侯居郟遂以郟侯稱之  
也然則其朝魏何呂氏曰是時惠王方強諸  
侯相率朝之

丙寅魯共公卒子康公繼齊會趙于郊會魏于  
平陸會秦于杜平杜平在魏地韓昭侯與魏襄王  
會於平陸平陸在魏地魏襄王與韓昭侯會於平陸

丁卯秦攻魏師于元里魏離魏取少梁魏  
圍趙邯鄲戊辰韓攻東周君取陵魏及邲也

作唐立齊田田魏魏魏師于桂陵

桂陵說者以為在曹州東縣之東北云○夫  
救趙而不之於趙所謂批其亢也搆其虛也  
趙之圍不期於解而自解矣雖然何足以收  
弊於魏以吾之逸待彼之勞以吾之高乘彼  
之下則未有不勝者也此其戰所以必於桂  
陵蓋有以也

是年齊始稱王己巳秦大夏造魏魏會韓趙之  
師圍魏襄陵庚午韓用申不害為相

呂氏曰申不害剝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老

子以術干昭侯然則邯鄲昭侯曰吾誰與而  
可不害未知昭侯所欲微視昭侯所說言之  
昭侯大說至是遂以為相愚謂范雎初見秦  
王必先觀其俯仰由子欲說昭侯必微視其  
所說斯可以見戰國遊士之態矣孟子謂宋  
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知之亦覺七人  
不知亦覺七若皆以孟子之學遊諸侯則安  
有斯人之態哉

秦趙伐魏魏歸趙邯鄲盟于漳水之上辛未趙  
成侯卒世子繼是謂開侯秦開阡陌

呂氏曰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  
陌井田之制五尺為一步百為畝百為夫  
一夫之地環之以遂遂上有徑九夫為井一  
井之地環之以溝溝上有畛自溝而為洫自  
洫而為澮自澮而為川經緯錯綜若畫棋局  
雖有強者百畝之外不容再井雖有弱者百畝  
之內不至侵奪商鞅不知代天理物之意徒  
欲鼓舞奸猾以利吾國故除溝洫之限立賣  
買之法工於耕戰金多質厚者雖兼十夫百  
夫千夫之地曾莫之禁彼愚弱之民不能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秦則雖有上中下三者之不同而皆不易每歲自於其處而耕之夫苟自於其處而耕之則亦自於其處而歛之矣是故自周制言之則田之下者以三百畝而納百畝之賦田之中者以二百畝而納百畝之賦自秦制言之則無復一易再易而皆為不易之田則其所取必有加而無減夫其有加無減雖莫知其若為而取然頭會箕歛說者以為什而取其伍為說者之云雖若大過然總其店之所入與其田之所出而通

計之是必什取其伍無幾矣稱此以求則田賦如此軍賦可知

甲戌乙亥魯康公卒子景公繼戊寅周顯王錫秦孝公命為伯齊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繼己卯諸侯西賀秦

呂氏曰以去年天子致伯而賀之矣

庚辰齊救韓趙田忌田嬰孫臏大敗魏師于馬陵獲將龐涓及世子申

虞喜志林云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有馬陵澗谷深可以置伏諶者因之遂以此為



鞅之得志於秦也其政魏不遺餘力矣意魏之君臣上下思得其肉而食之不厭今失所恃則一死之外無他策矣而猶欲託身於所殘之國已為所虜而欲以祥麟望人人之不受不亦宜乎

甲申秦惠文君夷商於族

古先王之立法大抵本於人情而已因人之有二親也教之以孝然而不孝則從而刑之人亦莫得而辭焉因人之有九族也教之以睦然而不睦則從而刑之人亦莫得而辭焉

其他如不嫺不弟不任不恤莫不皆然未有不本於人情而為之者也鞅則不然令民為什伍而相叔司連坐則是驅之使陷於不嫺不弟不任不恤之域而已不持此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令倍其賦則是驅之使陷於不孝不睦之域而已九古之所禁者鞅則反以為令其近於人情者幾希乃若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非欺其民使其其命易須臾之分華者乎其為狙視其民而以智籠之蓋莫甚於此矣司馬公猶以為不

欺而取之也不感矣乎善乎胡氏之言曰百姓其讎也六國其敵也鞅於是時發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愚以為信然故表而出之

蘇秦入秦秦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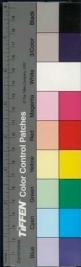
使秦而受秦則秦亦一張儀矣惟其不受於秦也是以悼三寸而說六國為繼以敵橫橫與縱相形而利空之說勝矣嗚呼孰知仁義之為可貴哉

乙酉周王西賀表 孟軻為魏卿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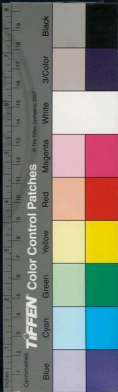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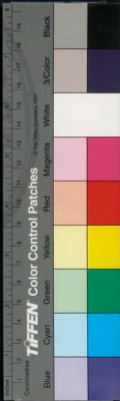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32C







1952.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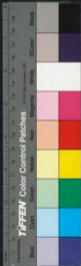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19794  
1110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使魏惠王而  
之所辱矣惜哉

信孟子之言則必不為長

丙戌秦拔韓宜陽魏惠王卒子襄王繼齊宣王  
會魏襄王于鄆丁亥蘇秦會趙燕韓魏齊楚六  
國之師盟于洹水之上以攻秦至于函谷

洹水出上黨汝氏縣東行至內黃八白溝函  
谷秦之故關在私農夫以六國而攻秦竭秦  
之力未必能抗也然蘇秦之術能合六國盟  
洹水之上而不能加一矢遺函谷之中此其故  
何哉情不素守義不素著而欲以遠逃遁逃



之兵擬開闢延敵之秦難矣有志乎此者必無為區區之利害所奪而堅忍以持之庶乎其可乎惜也無以是說告六國之君者

韓作高門

屈宜臼以為不時則九其時屈舉贏者皆當以是為戒不但韓也

是年楚滅越獲其王無疆盡取其地東開地至

浙江

浙江

魏始稱王田嬰為相

田字之上簡一齊無嬰乃齊相也

吳氏曰齊魏稱王久矣至是乃會徐州以相

王或者前此但稱於其國至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

戊子燕文公卒子易王立韓昭侯卒子思王立

魏許子常

楚敗齊師于徐州齊田嬰詐楚故不利

詐楚之事不可知徐廣以為昔齊嘗說越使攻楚今楚已滅越復攻齊或者亦意之也

已丑齊會魏伐趙又伐燕取十城

楚既滅越必有輕諸侯之心故於是伐齊齊敗於楚則將取償於鄰國故會魏伐趙又伐



燕而涇水之盟無不渝者矣豈非利害汭之  
有以奪其為國之遠謀乎

康寅秦伐魏

秦之所攻莫先於魏而五國不與焉此五國  
所以環視不救而不知魏之食糶葉不盡則  
食不止也

辛卯宋亂公弟偃弑其君代立是謂元壬辰  
楚威王卒子懷王槐繼魏伐楚取陘山

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秦伐魏取汾陰

汾陰於漢為縣屬河東

癸巳秦用張儀為相

蘇秦張儀均之為說客耳然蘇秦之說用他  
有益於六國用張儀之說則不為事秦而已  
矣而六國之君亦復聽之噫甚矣六國之君  
無定見而其臣亦莫或為之長慮卻顧而求  
其真是之歸也

陳軫適楚滅蜀魏輸秦上郡

上郡郡名漢初更為翟國未幾復故屬并州  
呂氏曰春秋時即屬縣戰國時縣屬郡方孝



公商鞅時并小編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  
及守稱及魏納上郡後十餘年秦記始書置  
漢中郡或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二十四

甲午周顯王四十二年齊會魏攻韓之桑丘乙  
未趙肅侯卒子定縱是謂武靈王齊田孟軻為  
上卿丙申孟軻去齊

孟子於齊魏之君皆欲以王道告之而齊魏  
之君卒莫之行也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故  
歟不然何其知說之易合而正論之難措也

丁酉秦始稱王齊宣王卒子湣王地繼秦築上  
郡塞

以程大昌地譜考之所謂上郡本春秋時白  
翟之地也其地與秦相接秦不能有而魏有  
之今既受魏之所獻則其為魏之地必已有  
故塞可築秦特因而築之耳因而築之所以  
外防胡虜內固吾圉未為過也然直至始皇  
而猶以築城為事何哉虜既滅地既闢又欲  
斥而廣之則此特其作俑者耳卒之扶蘇死  
蒙恬繫不於他所皆於長城之下見之廣德





相燕甫尔而以復相燕言之何也甚之也何甚乎代之相燕也哉非甚乎代之相燕甚乎燕之相代也以爲其兄之弟已可睹矣而復信其弟也此其所以甚之也

燕易王卒子噲繼子之尊國壽代使齊辛丑宋伐楚取城三百里始稱王秦齊交婚壬寅魏襄王卒子哀王繼張儀復相秦

此其復相也亦有甚之之意乎果忠於秦則必不忠於魏果忘於魏則必不忠於秦秦嘗其諛而不作魏售其詐而不疑君子概於其

人之往復而感概生焉其甚之也秦與魏皆將有所不免而儀其甚焉者也

癸卯楚會齊趙韓魏燕攻秦不利齊獨後秦獲里疾大敗六國之師獲將申差及韓魏二公子

疾秦惠王之弟也其所居之里有大橋焉故以爲魏高誘曰其地在渭南之陰御。申差

韓將抑申差之獲當在甲辰不在癸卯

甲辰齊敗魏師于觀津與秦爭雄雌魏反

觀津於漢爲縣屬信都國。夫與秦爭雄雌者豈特齊而已哉楚與秦一雄雌也三晉合



則莫與秦亦一雄雌也夫其可與爭雄雌者  
恃有其國恃有其臣恃有其民耳不恃其一  
戰而勝也今齊以觀釐之勝遂與秦爭雄雌  
使其一戰而敗將遂與秦為雌乎故知不恃  
其可恃而恃其不可恃者乍起乍伏舉  
不足道也

魯景公卒于平公繼

魯自穆公而後至此又二世矣不一世而遂  
已則平公之世所謂微乎微者謂宣有以  
之可也有樂正子不弔而果於用刑也

是以禹孟予而已矣然則睨其所可狎而憚  
其所可敬夫固有國者之通患歟

秦敗韓師于濁澤韓請劉名都一以助伐楚既  
而背之秦又伐韓敗韓師于岸門楚救不至

濁澤按史記正義當作觀澤括地志曰在魏  
州頓丘縣東十八里徐廣以長社之濁澤釋  
之誤矣岸門括地志曰在許州長社縣西北  
二十八里今名西武亭云為三晉之計者秦  
伐一國則必救之可也為齊楚之計者秦伐  
三晉則亦必起而救之可也夫然後可以抗



秦笑今秦敗韓師至于再笑而趙魏莫救是三晉之心不一也齊晏然處於東海之上若罔聞知楚愜然處於南海之濱雖許救而不至是五國之心皆不一也天下之事一則合二則離今則成難則毀從古而然矣而五國之君漫不足省可勝惜哉

燕王曾以國屬子之

之命之讓效堯舜也而不知堯舜之聖非

乙巳齊伐燕

燕可伐矣而齊之德無以異於燕是以雖能勝之而不能安之也

秦伐趙拔中都及西陽

中都於漢為縣屬太原西陽說者以為在汾州陞城縣南

丙午周慎靚王崩子延繼是謂赧王稱西周君

呂氏曰赧王雖徙都西周特主其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武公專之赧王無與焉西周武公乃惠公之長子宋忠謂王赧謚曰西周武公非也按楚欲圖周王赧使武公謂楚



相 equal 于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  
主攻之者名為弑君則武公為報王之臣明  
矣豈可合為一人哉武公報王之臣明矣豈可合為一人哉  
而宋以河南者耳非王也然則王耳而攻之  
皆與臣焉則將何謂之君也則謂之臣也則謂  
則謂之君也則謂之臣也則謂之君也則謂之  
下則謂之君也則謂之臣也則謂之君也則謂  
君之實不實不實不實不實不實不實不實不  
之

秦拔義渠二十五城又取韓之石章此  
未楚齊和親燕亂將市被攻子之不克遂攻

七子又不克死

齊之伐燕當載於是年

戊申楚攻秦不利

楚之攻秦也實出於見給之後非出於見給  
之前若其不利即敗于丹陽敗于藍田者是  
也

秦伐齊楚救不至秦張儀給楚

伐齊而楚不救者是則秦之所欲耳然而非  
有是事也此張儀之計所以必從事於給而  
後齊楚之交可絕也



擄里疾攻趙已酉萐懷王太伐秦不利又伐又

不利秦庶長魏章會齊韓之師大敗楚師于藍

田又敗之于丹水之陽獲其將屈丐遂取漢中

地置黔中郡

黔中郡以黔中為名也

藍田於漢為縣屬弘農丹水之陽當止作丹

陽索隱曰在漢中漢中之與黔中均之為當

時之郡名耳非以漢中之地為黔中郡也甚

笑人君之喜怒不可不慎也張儀之於楚王

始而告之曰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此其說

殆若夢幻付之一笑可也而王為之喜是此

於一喜之際固已不能無所笑及此言楚

使也則又曰子何不受地自其至其廣袤六

里此其說殆若俳優付之一笑亦可也而王

為之怒是其於一怒之際獨能無所失乎丹

陽之師既以一怒而捐之矣藍田之師又以

一怒而捐之幾如是不已

其不已者幸也然則人君之於喜怒可不慎乎

韓宣王卒世子倉繼是謂襄王秦以五都與攻

燕燕亂國人立太子平是謂昭王唐伐楚屈瑕

使齊



或曰使屈原不使於齊則張義之來也能使懷王殺之否乎曰當是時原已見疎於王矣而王之所親若鄭袖者固自有以為儀之王也儀惟有袖以為之王是故入楚而不思原則莫為之主矣言雖忠如王之不聽何雖諫而聽猶必有沮之者吾是以知其雖不通於亦必不能發儀言而莫聽不過徒抱其憤而止也

秦張儀使楚會楚齊結趙魏六國西攻秦秦

部魏樂毅自魏至趙行自齊至燕自趙至秦按上谷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門外十八里辛亥秦會魏于臨晉張魏章適衛歸於里疾其疾為相

臨晉於漢為縣屬馮翊儀與量海由疾與茂之相秦也是何也疾茂儀之體也

壬子楚合齊以善高癸丑秦武王會魏辰壬子應命歸襄王于臨晉

漢潁川郡之父城有應編志以為故應國甲寅東西二周君相攻



陝東西之分治也本二人而獨一家周東西  
之分治也本一家而猶兩國則其相攻也有  
所不免矣世之變一至此極悲夫

楚圍歸之莊丘傳莊氏秦并茂投韓之宜陽

呂氏曰宜陽在秦屬三川郡在漢屬弘農郡  
在今屬河南府福縣縣城東北南三面峭絕  
天險通池二壩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也并  
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下并茂曰公孫衍據  
里疾擊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明日  
故之而不下以宜陽之難為襄於是出私

金以蓋公賞明目鼓之宜陽拔

十萬公仲之甲又三萬合三十一萬象坐食  
積粟而卒為并茂之所殺者并茂併諸死以  
指死之而公仲未幾能

武王舉周鼎絕服而死國八迎毋弟稷于趙而

立之是謂昭襄王太后臨朝稱制魏冉專政

前乎此未有以太后稱制者而太后之稱制

自此始亦未有以外戚專政者而外戚之專

政自此始此二者秦倡於前而漢和於後其

流之弊至於居攝即真極矣而繼其踵者猶

莫之戒也可勝嘆哉







蜀之嚴道有君道焉即披里疾也何以言之  
疾與茂則爭宣陽而不相得者也壽與茂則  
爭武遂而不相得者也疾與壽相而并茂適  
魏雖微史傳愚有以知嚴君疾之為披里疾  
也

丙辰楚絕齊以善秦

秦之於六國惟恐其交之不絕也齊楚之交  
絕則皆西面而事秦秦可以坐制諸侯之命  
矣

丁巳秦昭襄王命其使王于黃棘復之庸

黃棘在房縣三州之間呂氏曰上庸水庸國

也屬漢中禁注王始滅之屈平之改爲秦所  
取全是懷王入與秦盟約於黃棘故秦復歸  
之

戊午齊韓魏攻楚求救于秦惠王卒于文  
公賈繼秦取韓武遂拔魏蒲阪已未秦復魏蒲  
阪會韓于武遂庚申楚伐秦不利秦昭襄王會  
齊韓魏伐楚敗之於重丘

重丘於漢為縣屬平原夫平原齊地也而以  
敗楚言之意是時楚已并却故其地遂至於



此數呂氏曰楚太子殺秦大夫而亡故伐之  
辛酉齊孟嘗君入秦為質

詩云居常與許御義云常或作嘗在薛之南

索隱曰孟其字也皇覽曰孟嘗邑于菴城

壬戌楚懷王欲其大夫屈原于江濱

詩有騷風有變雅也屈原之辭則變而又變  
者也然則怨乎曰內可以怨謂其離怨而不  
怒也屈原之辭可謂激矣然而能抑其怨則  
猶不失其為可以怨也

與秦昭襄王會于武遂不復

武遂高作武關其地在商州上洛縣東

辭此事春秋教也臣放於前而君缺秦後此

事觀之則君臣之變也此極矣屈原之辭雖

說不怨而可得乎

國人迎太子橫下齊而左之是謂頃襄王其弟

子蘭為令尹齊歸秦淫陽君昭陽於漢陽

孟嘗君自秦逃歸

孟嘗君之得脫於秦世以為狗盜鷄鳴之力  
而荆公則曰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  
以不全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秦合韓魏伐楚取八城趙攻燕中山據地北至  
代西至九原

代於漢為郡屬幽州九原於漢為縣屬五原  
漢之五原即秦之九原也屬并州若中山則  
自為當時之小國非燕之中山也且嘗言為魏  
所滅今而復見是必因魏之敗於齊也宋問  
以復其國既不利於魏矣復不利於趙故武  
靈王之言曰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侵魯吾地  
於是變服者射期以報忿於中山至是滅之  
其亦爭之互見成者歟

秦曰韓魏伐秦至於函谷

蘇氏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有年兵出示  
嘗有名秦昭王欺韓魏而囚之要之割地  
諸侯熟視無敵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  
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恣之借楚為名兵至函  
谷秦人震恐割地請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  
秦未有若此其壯者矣兵宜為壯而為老有  
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  
也齊可以霸韓魏之計臨函谷而無  
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素然以蓋東國



既不可得而學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  
不過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以大  
義而屈於不義哉

秦伐楚取十六城

秦之所以伐楚取十六城者以楚之告秦若  
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楚人之為此言也  
豈不如晉人之所謂畏君有君者乎然晉人  
則能留秦以其言也公可復楚人則徒以  
無益之言激其水陸之意不惟不能反其已  
喪之君而亦不能保其未割之地焉楚之謀

國者其殆不及魯之乎

趙武靈王稱主父會群臣于東宮廢天子豆而  
授庶子何位是謂惠文王以肥義為之相  
崔毅之禍後矣而其原實起於此以色傾國  
以欲殞身非不思之甚歟

北略地商人秦稱使者

武靈王之人秦殆猶魚之自脫於淵矣使秦  
有所留而留之雖悔之而何及歟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二十五

甲子周赧王十八年楚懷王于秦逃歸而不克



乙丑楚懷王卒于秦楚遂絕秦

呂氏曰楚况秦並不共戴天之讎絕之正也  
明年已受秦使又三年而迎婦于秦可勝誅

哉

魏哀王卒子珪王繼齊會韓魏趙宋五國之兵  
攻秦至鹽氏而還秦復歸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括地志云鹽氏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  
縣以其有鹽也一書以稱氏高河北於漢為  
縣屬河東也封陵在古蒲陜縣之西南云  
魏襄王卒子立王繼魏主父滅中山徙其王于

膚施

膚施於漢為縣屬上郡

夫上郡魏已獻之於秦矣而膚施之地  
制之豈當是之時膚施固不屬於上郡與  
封廢太子章于代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為之相  
按地志安陽有二五原之安陽曰西安陽代  
即之安陽曰東安陽此所謂安陽其東安陽  
敷

西信秦免樓緩相穰丈魏冉復相帥師攻魏趙  
安陽君及田不禮作難公子成及大夫李兌平



之主父死于沙丘宮

沙丘墓在邠州平鄉縣東北呂氏曰主父得國之慶方新殺身之讐已兆所謂憂者同門吉凶同域也愚謂主父殺身之讐蓋已兆於寵吳娃之時矣由娃而念何由何而廢竟其來有漸豈至是而始曰元哉

丁卯秦向壽伐韓拔武始

武始於漢為縣屬勃陽

戊辰楚與秦復和韓伐秦不利秦左庶長韓非自起大敗韓及諸侯之師丁卯關取城五坑

二十四萬復將公孫喜

伊闕於害為將屬洛州 鄧道石曰禹疏龍門以通河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故曰伊闕是戰也斬首二十四萬視前之斬首六萬則四倍其數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當是之時有能舉孟子此言而行之則起固不容於誅矣社鄆之死尚誰怨哉

已巳楚逆婦于秦

司馬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鄰嗚呼楚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而凌  
之哉故苟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  
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  
讎人役信哉

秦魏冉免相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垣攻楚取宛  
庚午秦魏冉復相封陶邑司馬錯伐韓取軹及

按史記辛未攻魏取垣攻楚取宛庚午取軹  
及鄧不言攻韓而但蒙攻魏攻楚之文則軹  
鄧非楚城即魏城謂伐韓者誤也何以言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在懷州濟源縣東  
南十三里故鄧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  
里並大國時魏邑則中記所書正是蒙上文  
伐魏之辭而言之而懷州之鄧與軹相連又  
不可以鄧州疑為屬楚之地也兼下表言伐  
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則此軹比鄧之為  
魏地益以明矣

辛未齊有田甲之難免孟嘗君相

呂氏曰初人或毀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  
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乃奔潛王蹤迹驗問

孟嘗君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乃復謝病歸老於薛

魏獻河東地方四百里入秦韓獻武遂二百里入秦趙會齊伐韓壬申齊復孟嘗君相秦伐韓拔六十一城

呂氏曰按穰侯為將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然則非伐韓乃伐魏也愚按呂氏之說正史前伐魏至軹之說相似其以伐魏為伐韓或者一事而再書之也

癸酉齊秦約稱東西帝復罷申戌齊孟嘗君謝

病秦昭襄王剋漢中及上邽河北拔魏新垣及曲陽新垣在魏陽乙亥齊滅宋至于泗上泗上十二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南取楚之淮北西侵韓趙魏

當是時楚滅越齊滅宋趙滅中山其開地亦已廣矣豈獨秦可以并六國而六國舉不可以并秦乎吾意天於是時方欲假手於秦以并六國又必假手於六國以并先代之諸侯然後次第掃除以至於一統皆為郡縣則封建之根拔矣而世之儒者方憐憐於古制之





不復嗚呼古制之不復豈特封建一事而已哉

魏獻秦安邑秦伐魏之河內韓之夏山

所謂夏山其陽翟之山歟蓋禹嘗受封於陽翟則陽翟之山皆可以夏山名之是時韓卻穎川則夏山乃其所依以立者秦之所攻遂及於此夫豈非危急存亡之秋歟

丙子齊孟嘗君以解屬魏

齊公子屬邑於魏謂之忠可乎曰不可信陵君擅軍於魏功不貲也孟嘗君擅邑於齊過

不容贖故知戰國公子九名浮於實者皆國

之害也

秦昭襄王會楚頃襄王于宛會趙忠文王于中陽

中陽於漢為縣屬西河

伐齊拔九城丁丑燕樂毅會秦楚韓趙魏五國之師伐齊大敗齊于濟西遂入臨淄拔城七十呼吸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此非獨毅之賢燕之衆亦以五國之師從之也使其不合五國之師則雖能破齊豈能若是之壯哉



拜樂毅上卿封昌國君留圍齊即墨及莒

圍莒即墨所以久而不下者何哉以五國之師各返其國則燕不能以獨任其功故也

齊湣王保莒楚使淖齒救齊昏王于莒

或問齊無淖齒之患則昏王可以復齊否乎

曰昏王之不可以復齊猶明皇之不可以復

唐也必也其身已死然後國人思之而法章立焉此齊國之所以復也

言人立其子法章是謂襄王荀卿行祭酒

韓子曰荀於楊也大醇而小疵使其見用於

時雖不及孟子之醇然必不全如李斯之譏

也今既老矣不過為祭酒於齊然則儒術之

難行豈特孟子為有是嘆哉

戊寅楚頃襄王會秦昭襄王于鄒秦豫侯伐魏

至于國巴卯秦昭襄王會韓釐王于新城會魏

昭王于新明

徐廣曰河南新城縣即高都城也新明未詳

伐趙拔二城伐韓取六邑唐辰楚會魏趙伐秦

秦伐楚魏再復相趙使蘭相如入秦獻璧

揚氏曰古之智者以小爭大有以皮幣珠玉



犬馬而不得免者至乃棄國而逃之况一壁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而欲以身死之可謂失義而傷勇矣及其完壁而歸亦何益哉

辛巳楚割上庸及漢中請和于秦秦白起拔趙二城司馬錯拔楚上庸

前既取漢中矣今又割漢中今既割上庸矣而又拔上庸則是疆場之地一彼一此不至於盡取而悉有之不止也

燕昭王卒子惠王繼以騎劫代樂毅將樂毅

趙

或曰使昭王不死樂毅不奔燕其可以并齊乎曰不可夫燕之所以破齊本以復仇為事齊軍破齊王死則昭王之志不啻足矣不能復有所進也而毅之行師亦非果有一定不搖之計其初則約趙魏秦連楚及魏楚雖不為所連猶有韓也并將五國之師然後乃能破齊及齊已破則遂稍輕之矣遂遣秦韓之師而但留趙魏然其所留者又各分道而行使齊於是時而稍有人焉則取合餘燼而替



城借一安知其不可於敗中而求勝其不能  
於敗中而求勝正以其所任者非賢而賢者  
則不任耳其分為三道固已有間之可乘矣  
其分為五道豈必無間之可乘有間也而莫  
之或乘非必行師之有道要為敵無人焉而  
已耳旌旆既久則齊國之人自當哀其舊其  
有為之死者矣我乃圖畫邑而感之王蠋之  
死乃憮得為齊之機也其機既動將不可遏  
縱亦悔之矣由是而禁侵掠則前乎此者其  
侵掠必不無也由是而寬賦歛則前乎此者

其賦歛必不寬也其封蠲之墓則  
公與管仲而并及之耳殺歛以是無定之民  
而齊民終不服也法章烹將有王公天向之  
燕所下者寧不皆有興復之望乎七十餘城  
之外所餘僅莒即墨之二邑耳圍之昔年而  
不下可以自反矣乃去城九里而軍焉出者  
勿獲困者賒之非不欲以區區之小仁而誘  
之也其如君臣之大義既已激於王蠋之一  
死則區區敵國之小仁果何足以易其慮而  
移其志哉正使昭王不死樂毅不存齊已非



燕之所能并矣又况思王之池特來是無惑乎七十餘城不種而獲為齊也

趙惠文王與秦昭襄王會于滹池蘭相如相

滹池漢志作龜池為弘農郡

揚氏曰滹池之會危殆甚矣勿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挾萬乘之君以端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揣焉乃設以頸血賤之豈孔子所謂是當虎馮河死而無悔有欲而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固為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壬午齊田單大破燕軍于即墨獲將騎劫復城七十迎襄王自言入臨淄封田單安平君

安平於漢為縣屬菑川國田單之所以能獲齊者曾仲連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夫惟揮泣奮臂皆有欲戰之心而後燕不難破燕破而齊以復矣推是心也以往何為而弗成何索而弗獲哉

秦白起拔西陵破於漢為秦末楚頃襄王出平陳郢陷于秦大良造白起破楚入郢燒夷陵



嶺城嶺城陝以陝山在吳以即為南郡封起武安

若武安魏郡甲申秦拔楚巫及黔中作黔中

郡黔中秦拔楚巫及黔中作黔中郡

魏昭王卒子安釐王繼乙酉楚東以

江旁十五邑以打秦水經曰水東運打開

魏拔秦二城封無忌信陵君魏之魏

侯為相國韓暴載救魏不利趙奮頗拔魏房子

安陽安陽魏在相州丁亥魏芒卯攻韓不利秦

師救韓敗趙魏之師十五萬于華陽魏之

陽亭在魏魏入南陽請和以其地為南陽郡

應劭曰今南陽城是也戊子韓釐王卒子桓

惠王繼趙取東胡地已丑楚黃歇奉太子完

秦為質求平又助韓魏伐燕齊田單拔燕中陽

秦會楚韓趙魏伐燕燕惠王卒子武成王繼

趙蘭相如伐齊庚寅秦穰侯伐齊取剛壽以廣

陶邑陶邑齊屬范睢自魏入秦辛卯春

師代韓以逼周壬辰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閼



君與廉頗同位秦人為之火懼

按秦之攻闕與也王召群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阨雖救夫廉頗樂乘已試之將也既皆以為難救則其救之也必不易矣趙奢治賦之吏爾未嘗治軍者也其曰道遠險阨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將之為言蓋疑辭也其勇而勝者未知其在此與在彼歟及其去却蹕三十里而止則彼勇此怯其令於軍中也又曰有以軍事誇者死則彼智此愚愚與怯之形見於外則不特秦人輕

之雖趙人亦輕之矣彼其鼓譟於武安之西而武安之屋瓦可使皆振所以示勇也此其敢於犯令而曰急救武安者所以示智也言救者斬則是愚而益愚矣壁二十八日不行且復增壘則是怯而益怯矣得問者不殺乃善食而遣之為秦之將者惡得不喜聞既遣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者五十里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彼以為怯不意其勇果安得不悉甲而赴之乎勇怯之機一變則智愚之機亦變矣許歷惟能識其機也故亦犯令



而有言焉其為犯令則同其為刑與不刑則異此無他其機既變則其令亦變也歷言厚集其陳則應聲而厚集其陳歷言先據北山則應聲而先據北山先據北山地之勝也而秦則莫能與之爭焉厚集其陳兵之勝也而入關其甚道間以前事中又曰終如脫兔敵不及拒其遺而後之事乎其父如此而其子則不能知也當詳歷之不若矣前有陳垣而後有長平君子病之

癸巳秦拔魏懷城

有燕并之利有燕并之勢遠交近攻此以利言也天下之樞此以勢言也凡仕於秦者以利言則有之矣然不明於天下之勢則雖利而非利也自樞之一字既發於范雎之口則秦之所事以燕并者知所先矣秦拔魏懷城也而其目則以始用賈諱為之注焉嗟夫雖雖反覆傾危之士其亦有見於天下之勢歟

經世之已二千二百二十六

甲午周赧王四十八年秦太子卒于魏乙未秦

拔魏却立





漢汝南郡之新鄆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鄆五  
印此

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相封  
應侯魏冉就國

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為用白  
起南取却東為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事志

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雎之言也雎亦非  
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豈使秦王

絕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雖貞似危之士哉  
穰公之立廢也之意也然而成因不能独行  
其意行其意於孝友則其人焉宣公之位也

歲之也管而後歸不謂欲行其意行其意  
者仲遂則其人焉遂居之也齊氏之意也然  
而齊氏不能行其意也其意若魏冉則其  
人為其自甲寅而來以至於此也此二十有  
二年矣其謂國也  
言而廢之謂國也  
謂之在在其勢弱焉則重也則不能死其  
後之不幸而國張張非然也意之危也  
武后之歸其嫁人也多矣以天壽言之出乎  
此言必反乎不幸不幸也危莫於自取者之  
也

趙惠文王卒子丹繼是謂孝成王太后專政丙  
甲齊襄王卒子建繼田單攻趙秦以安國君為  
太子宣太后卒拔趙三城進圍邯鄲出長安君



為質于齊求救

程子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  
所通者明處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不肯使  
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者也大臣之諫雖強  
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欲使其長久富  
貴者其心之所明也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  
之故其聽也如響此納約自牖之義也左師  
觸龍非必明於易者而其所言暗合於易程  
子引之與四老之所以悟高禪者並稱焉以  
此見人心既有所蔽不可於其所蔽者而攻

之但於其所通者而因以入焉悟之易矣進  
言者其思之

趙勝為相封平原君

按平原君封於東武城而號曰平原君非封  
於平原也非封於平原而號曰平原其諸以  
東武城為近於平原故歟

丁酉齊用田單為相秦白起伐韓拔九城戊戌  
楚頃襄王卒太子完自秦亡歸維是謂考烈王  
以左徒黃歇為令尹號春申君封于吳食淮北  
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按會稽之無錫杜佑曰即春申君之邑也○  
歇為讓於秦而秦友賢之非必賢其能出身  
以徇主殺之無益則不若生之因與為市固  
亦所謂利而為之者也

秦白起攻韓南郡

呂氏曰秦嘗取之魏矣今又取之韓或者中

間嘗屬韓也此補也

已亥楚獻地于秦乞和秦王大夫賁儀韓拔十

五城以斷大行路韓馮亭以上黨入于趙趙受

韓上黨廉頗軍長平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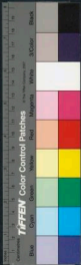
1952.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1952.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黨於漢高即屬并州

并州高平縣

西○呂氏曰按趙世家韓上黨守馮平復者

至趙孝成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

人甚禍無故之利趙豹出召平原君與趙禹

而告之曰此大利不可失也嚴尤三將傲曰

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主曰受之秦兵

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淩池之會

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敢斷決也瞳子墨白

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

久難與爭鋒廉頗勇鬻愛士知難忍耻與之



野戰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以發尤  
所載考之其君臣苟守初計雖未必能抗秦  
猶未之長平之禍休於及聞竟以趙括代廉  
頗何足忘其前語耶蓋趙王素畏白起聞王  
鮫為將則易之故臨敵易將而無所憚秦王  
聞趙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  
令軍中有敵泄武安君將者斬其不聞趙之  
初計歟帷幄之謀至使意國聞之固非其國  
矣

庚子楚伐魯長徐州秦白起攻趙長平辛丑秦

武安君大敗趙軍于長平長平在澤州趙以趙括  
代廉頗將長平趙括兵四十萬為秦所坑

水經注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

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其地趙衆

叔頭頗築壘於壘中因山為壘號曰白起壘

○括至軍而更約東易軍更未害也惟是不  
能持之以重而遽出擊秦則是失之於欲速

武安君佯敗而走謂所誘我者也法不當追

而遽追之且造其聲則是失之於見小利夫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人之明



戒也一舉而兩犯焉括之於請書末矣雖然  
武安君善戰者也其於括也能應時而致之  
不能應時而復之相持四十有六日使括不  
自出秦必不得而射之趙不自降秦必不得  
而坑之允武安君之所為僅僅若此則其於  
用兵也蓋亦幸矣抑相持四十六日之中秦  
王能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趙  
王則不能也則是以四十萬人為不足甚惜  
自棄之耳秦雖而在得地而玩其卒殊歸有  
以也夫

壬寅秦分爲三罷武安君白起將以王畿八  
以趙後趙武安君皮守河梗之定上黨趙使  
蘇代使秦

白起之有功范雎之所不為也故蘇代之說  
得乘間而入之然使雎也果能為秦忠謀則  
已為之主於內而起為之用於外何患乎起  
之名位或踰於已也

癸卯秦加范雎相國王齧園却鞏張唐攻魏燕  
武成王卒子孝王繼趙平原君求救于楚魏甲  
辰楚春申君魏信陵君救趙



春申君之救趙則有楚王之命矣信陵君之  
救趙則竊符於內存兵於外非有魏王之命  
也而其成功之偉則非春申之所及然則君  
子之論將才歟抑將不才之歟春秋之法九  
殺而次者皆貶魏王之命也信陵君也雖救而不  
免於次槩以春秋之法則魏王不得為善將  
將晉鄙不得為善將矣信陵君之令軍中優  
父兄錮寡特將選兵以進一戰勝秦走王豈  
摩安平刷魏之恥則東方信匪他人之所及  
矣以功補過夫亦豈非君子之所予者歟

不克殺之平

杜佑曰漢滑州縣故城在今咸陽東北即秦  
之杜郵白起所死之處也攬起之言曰非卿  
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不秦之威於平  
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無河山而爭人  
國都趙應其內諱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  
之言如此則雖為秦起亦必不能救趙而  
雖乃以卿安平富擊趙之任然則惟之於知  
人也其猶在穰侯之後乎

乙巳周赧王會齊韓趙魏兵出平關攻秦不利



西奔秦秦昭王城周盡入其地三十六城徙其  
王于翼狐

翼狐聚漢志以為在河南即秦昭王曰  
按稽古錄周自文武以來凡三十六王八百  
六十七歲而亡前漢諸侯王表曰數極德盡  
既於王赧降為虜人用天年終位號已絕於  
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地也海內  
王者三十餘年顧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  
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三十一  
年卒莊襄王立四年卒子立二十六年

何化化而為龍亦可矣人亦未可  
知也芒之山礪之澤其水也不遠矣望  
其氣者蓋曰有五米焉之所成歟人之所  
成歟未可知也正使非焉之所為然其最也  
固足以為之兆也

蔡澤自燕入秦代范雎相

睢之相秦也危太后傾穰侯綏武安君知澤  
至矣今而薦澤於王豈其能受其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之戒哉蓋是時穰所任鄭安平王  
稽等皆畔恐為王所誅故不得已而薦澤期



以自免故也

燕孝王卒子喜繼丁未楚齊韓燕趙皆服于秦  
魏獨後秦使將軍樛伐之取吳城樛在太魏伐  
申奈如上帝于羅丘趙從都鉅鹿魏在太魏伐  
樛樛在太魏伐

蘇氏曰趙勝傾身下七以竊一時之聲可耳  
至於高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燕頗  
趙者不能前而割地與秦以借田單知單之  
賢而不知單之不為用及魏馮亭以上黨  
嫁禍於趙趙為明知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

并天下自號始皇帝 建為三十五年無主也  
楚滅魯

周滅則文武之遺澤竭矣魯滅則周公之遺  
澤竭矣夫以文武周公之遺澤澤其竭也固不  
待是而後見然而秦之與楚思於滅人之國  
卒之楚滅於秦秦滅於楚互相吞滅而後大  
漢興焉天下皆降而魯獨不下亦可見禮義  
之為有益於人之國歟

以齊荀偃為蘭陵令

蘭陵於漢為魯屬東海。楚得荀偃於齊能





阻之矣而亦不過蘭陵令而止其異於齊之  
祭酒者幾希嗚呼此儒者之效所以不曰於  
世者非儒者之過也

丙午秦徙周民及九鼎于咸陽

按史記正義曰秦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  
八徙入秦都夫其徙入秦都者以人力為之  
不論可也其飛入泗水者歟使之然哉天也  
使其飛而終歸於地則亦為秦之所取矣惟  
其不歸於地而自落於水其飛蔽其影匿人  
莫得而窺其隱也然後變在生焉然則何夢

之禍成於勝之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禍有  
之禍乃欲使之相危國踵覆秦難矣

東戎秦恥襄王卒子安國君繼是謂孝文王立  
三日又卒子楚立是謂莊襄王以華陽夫人為  
后右婦上脫字子政為太子呂不韋為丞相封文  
信侯食河南十萬戶

不韋賈也知敗而已矣敗一異人而得河南  
十萬戶封以利言則有餘矣以義言則不足  
蘇猶託諸賓客者呂覽之昔焉既獲厚利又  
求高名賈中之最狡者歟

楚春申君入弔于秦蘇將宋騰攻趙不利燕頗  
破燕軍于鄒封信平侯鄒封路及山辛亥東  
周君會諸侯攻秦不利沒于秦秦丞相不常平  
東周盡入其地置三川郡徙其君于陽人陽人

燕那之國趙燕國其國

事固有不可知者事固有不可不知者自粟  
腹言之則以為趙壯者死長平且孤未壯可  
伐也然而不驗則是事固有不可知者也自  
將渠言之則以為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反而  
遂伐之不祥然而果驗則是事固有不可不

知者也蓋其不可不知者理也其不可知者  
勢也勢強矣不或為弱勢弱矣乃或為強吾  
安能知之哉據之以理與人通關約交將以  
矣為亦以為權耳而遂伐之則是果不祥也  
於神為不祥於人為不義此將渠之言所以必  
求之於理而不求之於勢歟

主于秦常擊拔趙太原拔韓滎陽及成是年

滎陽於漢為縣屬河南○呂氏曰滎陽成畢  
本東魏國秦既得此則據天下之樞混一之  
勢成矣此為天下之重也由秦以上晉楚於

此爭霸由秦以下楚漢於此分雌雄天下已  
定七國淮南衡山之變猶睥睨此地而決成  
敗東都以後言形勢及之者鮮矣人事既改  
則地之輕重亦有時而移也按范曄之言本  
以韓魏為天下之樞耳天下之樞大矣不必  
拘於一處也將軍戰河北此其鄰於魏者乎  
臣戰河南此其鄰於韓者乎凡此皆足以入  
關中則天下之樞固亦惟人之所用若曰拘  
於一處則是惡恆乎人事既定地勢亦有時  
而移也

壯秦蒙驁拔魏高  
三十城楚齊魏希蘇趙  
王卒太子政繼是謂始皇帝以呂不韋為相國  
繫仲父同太后專政

胡氏曰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曷  
嘗一日不談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  
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莊襄雖  
政之父亦安得久而不死二年而薨則政年  
十一可以王矣故夫孝文法莊襄享國之日淺  
不可察也不常能以其子之而秦王之子豈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魏安釐王卒子景湣王繼信陵君亦卒

蘇氏曰公子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趙將李牧拔燕二城已未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趙伐燕獲將尉辛

呂氏曰燕尉辛擊趙尚皮靡（此字之取燕軍二萬殺尉辛當昭王）趙之舊臣也與（此字之取燕軍二萬殺尉辛當昭王）交。勿之。為所殺不知辛之不察歟或者煖之士才各有進不可

以故意待之也然則人豈易知哉

庚申楚考烈王（釋韓趙魏燕五國之兵伐秦）

至于函谷不利東徙都壽春（韓歸於漢為春申君）魏于吳辛酉秦拔魏之汲（魏歸於漢為趙拔）

魏之鄆壬戌秦封嫪毐長信侯（侯作難攻）斬羊宮

患王卒子安（魏歸於漢為趙拔）魏之鄆不克伏誅徙太后于雍流蜀者四千家楚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繼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二十七

甲子秦始皇帝十年呂不常坐嫪毐事免相李

此為相齊趙未置酒復華陽太后于甘泉宮則  
漢書趙主為在闕水勝補然此乃秦非泉宮太  
始乃韓嬪始不可遂拜賜綈祀漢之  
乙丑秦王翳桓樹拔趙九城趙悼襄王卒子遷  
繼秦兵攻鄣丙寅秦會魏伐楚及韓文信侯呂  
不韋自殺

胡氏曰秦王賜呂不韋昔君何親於秦號稱  
仲父諱之也不知其欲蓋而益彰矣古之有  
國有家者黷貞妾必擇其良惡族類之靡也  
而後是悅色納嬖不疑其故遂使不韋生販

心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而趙宗廟室  
此已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  
其姓氏庶幾實錄矣謂謂氏破而有呂氏  
依規則似故稱也謂其事也其名齊也其姓  
之為人前錄之為漢於前錄其不不思之甚乎  
丁卯秦桓齒大敗趙軍十萬于平陽韓公子非  
使秦不還

呂氏曰按新序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  
號曰法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  
治之也六經孔孟之教與人之公心合故治





世宗之中謂非之說與人之私情合故未

世宗之彼各有所合也謂李璠以爲客中

負於秦廷得與交游之客令璠亦客也

乃曰之秦王曰非後爲韓不爲秦璠自反

與言道之其能秦王不信則昔者申子說

以其所管韓地不許申子有怨色申子遂

不遂韓王秦王以斷之韓王請罪之不讓申子

何得於秦非之不子以觀刑之觀之公孫之

有言秦威不察我公孫之觀之公孫之

戊辰秦桓齮破趙宜安及赤嶺故地在常州臺

城臨田所二號王安胡秦己巳秦伐趙一軍

亦亦

文節一軍攻趙李牧打秦有功庚午魏獻秦鹿邑此謂

趙地趙王以其地爲領川郡壬申秦王翦下井陘大破

趙軍進圍鉅鹿魏國趙以趙葱代李牧

頽聚代司馬尚將葵酉秦王翦滅趙獲其王以

其地爲趙郡楚幽王卒毋弟猶立庶兄負芻殺

猶代立

羊氏之後以黃氏繼之固亦無以異於呂之

繼嬴矣雖然秦至政而遂斬而楚則不至悍

而遂絕也然則二子之冒姓雖同而其易宗則異其猶有綴存於其間乎

魏景濬王卒子假繼趙亡太子喜稱王于代

魏景濬王卒子假繼趙亡太子喜稱王于代

甲戌秦不剪破燕軍于易水燕荆軻使秦不還

按易水之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是軻之使秦固已知其不還矣知其不還而冒為之愚亦甚矣而太史公為之作傳夸不容口詎有益於世教哉

亥秦王前羽王貴滅燕獲其太子丹謝病還

按楚十城丙子秦土貴滅魏决河灌大梁獲其

王丁丑秦王翦破楚殺其將項燕楚喪師于蕪

湖湖蕪為湖走壽春戊寅秦王翦蒙武滅楚

獲其王以其地為楚郡楚郡在蕪湖之北

呂氏曰楚之說天在但拾謂以楚地為秦郡則

三十六郡中亦無秦郡之名以地理考之則

蕪湖即楚地也

已卯秦王貴平遠東獲燕王平代獲趙太子王

翦定越以其地為會稽郡庚辰秦王滅齊獲其

王以其地為齊郡

齊有即墨大夫嘗說其王建曰齊地方數千





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  
鄆之間者百數王叔而與之數萬之衆使叔  
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叔而與之數萬  
之衆使叔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  
威可立秦國可三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按  
即墨大夫雖莫知其姓氏然其所言則破秦  
之策也異時漢祖戰河南甯自武關而入項  
羽戰河北未必不自臨晉之關而入抑漢祖  
之入關也在所不在後但得一道而入已足

以破秦矧知即墨大夫之所言方將並隄而  
俱入其足以破秦無可疑者而王其不用則  
其拱手就縛固其所也

東至海及朝鮮西至臨洮卷中南至北貉戶北  
至陰山遼東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三十六郡者內史三川鄣郡碭郡泗水薛郡  
齊郡九原黔中長沙河東南陽南郡九江會  
稽潁川東郡琅瑯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鴈門上郡  
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其後并南越閩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郡

罷侯置守

程子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則其利於古不利於今君子不為也君子之學學乎聖人而已矣學乎聖人者豈必擬規以為圓摹矩以為方也哉昔者文王固嘗學伏羲矣乾為坤此

雜東坎西此伏羲之易也而文王之易則雜南而坎北震東而兌西焉夫子又嘗學文王矣乾之象辭曰元亨利貞元訓大而利訓小貞者此文王之易也而夫子之易則元訓善之長而利訓義之和正而以此見學焉而必泥其迹非善學聖人者也夫秦之罷侯置守本以聖人為不足學故也而論者尤焉吾以為秦則非矣而尤之者亦不得以為是也是何也彼既以聖人為不足學則雖聖人尤之彼且有所不恤而况以吾黨而尤之乎故曰秦則



非矣而充之者亦不得以為是此之謂也然則如之何曰論者之所患蓋莫患乎士之不  
出於鄉而軍之不隱於農也則將告之曰士  
而必出於鄉者迹也不必泥其迹則時而教  
焉歲而貢焉惟足以得古人之意也軍而必  
隱於農者迹也不必泥其迹則以軍衛農以  
農養軍猶足以得古人之意也至如死守述  
職亦其迹焉而已矣豈必泥哉果泥其迹則  
五載之間詩使述職者各一天子廵守者亦  
一此舜之制也自舜之後何其不能以如

也十有二載之間諸侯述職者九再天子  
守者惟一此成王之制也自成王之後何其  
不能以如成王也非獨不能也無有不可者  
焉曷為其不可哉考之春秋周之聘魯也常  
多魯之聘周也常少此所謂冠履之倒置也  
以魯且然大於魯者從可知矣以聘且然大  
於聘者從可知矣何以言之朝于王所非不  
朝也然所非猶猶不朝也伐而遂朝非不朝  
也然遂非所遂猶不朝也而論者之云猶  
睦於其朝聘之禮樂夫禮主於敬下慢其上



不敬甚矣謂禮可乎樂至於和下矣其上不和甚矣謂樂可乎以是為訓斷不可矣秦惟  
有見於此也是故重視列國痛掃除而去之  
夫冀視列國痛掃除而去之也豈必秦之罪  
哉蓋自黃帝以來傳至於禹其為萬國者猶  
故也自禹而湯日湯而文武其為萬國者亦  
能猶故否乎十而去其七則為也而三千矣  
十而去其八且有甚焉則益也而千八百矣  
不寧唯是而已又有甚焉淪胥而至於戰國  
晉之車乘六卿之車乘也晉雖有之不得而

有之矣晉之城池田氏之城池也晉雖有之  
不得而有之矣然後合也而有離離也而有  
合至於七國而終焉夫自萬國而至於戰國  
之七所謂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姑  
置勿論雖七十里以上之國其庸有或存者  
乎所謂三之一五之一以及九之一者姑置  
勿論雖三之一以上之都其庸有足恃者乎  
使有聖人在上必不坐視諸侯之吞并其坐  
視諸侯之吞并則天子之所以為天子者其  
亦不振甚矣使其猶足以自振則或貶其爵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或削其地或移之以六師無不可為何全坐  
視其吞并莫之省乎大抵聖人在上以德則  
如春以量則如海以威令則不測如鬼神莫  
禦如霆豈不可愛且可畏哉然聖帝明王九  
其可以有為若初垂出道夫五百餘年而一  
出則向之可畏可削且可以六師移之者又  
皆閱世之久而難以追論其罪矣是智者勇  
者強者衆者顯世而不得以肆志於天下而  
愚者怯者弱者寡者微有忘焉而不得以自  
逞則無世而不為得志者之所苦也封建也

者聖人所恃以公天下者也而至於是則聖  
人之所以公天下者無乃有時而窮耶噫以  
斯世言之則天下無不窮之理以斯道言之  
則聖人有可壽之脈夫聖人之心果何心哉  
公焉而已矣運之來也聖人無拒之之心是  
故以一旦而受千八百國不以為過也運之  
去也聖人無留之之心是故以三五聖人之  
天下與千八百國而俱泯焉豈以為病哉聖  
人視天下不重於其身身尚可生而可死况  
天下乎天下尚有與而有喪而况於諸侯之



國乎誠欲公天下以為心則選賢而任之授之以郡猶其授之以國也然後倣古之所以為教者教民不虞乎士之不出於鄉也倣古之所以為治者治民不患乎軍之不隱於農也果能是是則聖人公天下之心矣推而廣之有以公天下必有以仁天下不以秦為之制而不可緩也是則秦可以滅聖人之制度而不可以滅其生制度之本秦可以焚聖人之詩書而不可以焚其山詩書之源聖人之跡不既壽矣乎若曰不然其意而屑屑焉川

其迹之泥吾未見其為善聖人者也非惟吾不以善學聖人許之雖程子亦不以善學聖人許之

鑄天下兵為十二金人徙天下民富十二萬戶于咸陽

夫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者古之人有是言也而胡氏之言則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所謂盡制豈非事為之制者乎然其曰不曲防則其與曲為之防者有矛盾之異與秦製之同矣蓋嘗以是言



也及謂世思之而後有以得其說焉何則事為之制者每事而為之制不使事生於他日或出於所制之外也曲猶偏也曲為之防者謂隨其事之所偏莫不有以為之防焉不使一偏之患或生於他日而庸有出於所防之外者也此其意可施之於天下可施之於一國亦可施之於一家焉若胡氏之所謂盡制配法天而言之則是公器天下者也其所謂大曲防配不私而言之則是曲防者其私也不曲防者乃其公而不私者也夫自古聖人天下之兵無以為金人十二合天下之豪富九十二萬戶則又悉徙而置之於咸陽推本其意而言之豈不曰天下之兵此其一事也天下之豪者富者又其一事也兵可以威天下此其事之一偏也然使天下之人執之亦可以為己之不利焉又其事之一偏也豪以力富以財財力可以確天下此其事之一偏也然使天下之人挾之亦可以與己而相抗焉又其事之一偏也大抵老姦之智足以照天下之餘姦險狡而猜足以破天下之餘狡知其

也及謂世思之而後有以得其說焉何則事為之制者每事而為之制不使事生於他日或出於所制之外也曲猶偏也曲為之防者謂隨其事之所偏莫不有以為之防焉不使一偏之患或生於他日而庸有出於所防之外者也此其意可施之於天下可施之於一國亦可施之於一家焉若胡氏之所謂盡制配法天而言之則是公器天下者也其所謂大曲防配不私而言之則是曲防者其私也不曲防者乃其公而不私者也夫自古聖人天下



有一偏之患，以不留患於他日，則於是乎亟起而圖之。如築濱隄如沃焦釜，及其舟之未漏而戒其衣，初者然度其勢之可以按，可以執，安得不豫有以銷之？且有以徙之手，據其雄使莫我抗，挺其威人孰得而為己之不利？偽贏於此，亦必自謂謀無遺算，有非古人之所能及者矣。抑不知古之人有舜禹者，非不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也。然其所制者律度量衡，昭大信於天下，所防者邊塞，遙遊矜細行於吾身自此之外，無他事矣。是以夫子稱

之蓋曰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吾無間然矣。惟其蓋制故無罅隙之可議，惟其不屑屑於曲防，故雖有天下而若無喪焉。秦惟不知有此是故，曲防則至矣。盡制則未也，使能移曲防之心，行畫甯之事，則雖不封建，猶當有郡縣存焉。以列郡之兵付之列郡之將，使自為守，何必不得其用乎？以列郡之豪者參其弱者而居之，則豪者之力必足以為弱者之衛，以列郡之富者參其貧者而居之，則富者之財必足以為貧者之資。使列郡之守有事則





用兵為其將又使列郡之將無事則撫其民  
為之守且以其暇擇其賢者以司其各縣之  
職焉是封建之法雖廢而封建之意未嘗不  
默寓乎其間也顧乃不勝其自私之心不能  
法天以盡制而惟自以為工矣  
而不知劉項一呼則九其並起而歸秦者皆  
出於其平日所慮之外焉然後知聖人之公  
天下者未始不蒙其禍暴秦之私一已者未  
始不受其禍是殆天使之然非人之所能為  
也

大建宮室作阿房為萬世業

稱始皇更以是亥月為歲首

夫人固有自以為智而未始不出於愚者亦  
固有自以為是而未始不出於非者秦皇帝  
以八州之同列出咸陽  
前無敵國強者方自下弱者已先服矣積二  
十七年一統皆為郡縣自以為德過三皇  
功過五帝合皇帝而並稱之且以始之一字  
先為其意若曰朕為始皇帝則自朕以後將  
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其為皇帝者必朕之

于孫而後可也此其為慮也甚長為謀也甚遠不可謂不智也然其以建亥月為歲首則不得以為是何則一歲之運至亥而已周之一之時至亥而已一歲之運至亥而已周之一之時至亥而已十有二運至此而終也及其更始則又來歲之始而非今歲之始矣晴之舉則是一日之十有二晴至此而終也及其更始則又來日之始而非今日之始矣秦皇帝方欲以二十萬歲而基於此歲之始一億八百萬日而基於此日之始詎始於歲日之一日豈不甚重

而非輕乎乃遂以此一月為歲首是所以為之始者乃所以有也三十萬歲之運有不待其滿而終者同十億八百萬之時有不待其數之盈而終者秦之世數下得以自二二而為萬居然而可見矣吾意始皇之智非必不明於此然而卒昧於此者是殆天奪之數使之所見者誤而所行者舛不可以常理推之也則足以兆其國命之促而已矣故曰自以為智者未必不出於非此之謂也





為韓報仇非有事漢之志苟得斃呂政於一  
推則心慚矣餘亦何求哉或者不曉又若慮  
其敗者夫以秦望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  
萬騎之衆揮推奮擊平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  
不能德良非獨免非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固  
已視呂政如耳中兔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  
乎待良矣真氏曰或者之論指蘇氏也蘇氏  
以黃石公為隱君子非鬼物其言良是全若  
屈折隱忍云云者亦有深意合二說而玩之  
可也愚謂子房之所為若無以異於荆軻

政之所為者然其志有在非可以荆軻量  
攻例論之也以盜言之庸有可思者乎蓋當  
是之時天下一統皆屬於秦矣而於韓乎何  
有故自秦人而視子房則子房盜也自韓人  
而視呂政則呂政亦盜也此所謂盜主秦人  
而言之耳惟朱子之作綱目也特以韓人張  
良書之知良之為韓人然後可以知其非秦  
之盜也

遂登翠巖  
功此由上黨乃復甲申丙戌北越狩至于碣石





是幸全特其此書其罪家之其書導云至之竹  
此也其至云其也者於句字意而謂之其君初之在然  
天被法其也一以然以之無建察以不於外於我不同  
漢斷中全則至去三則於笑則亦未言其詞而得之見之  
文然以晨晨一聖人亦有法至不可損其去何書言  
不其用私非之智之為得者其也理此  
其於私之智之為得者其也理此  
其於私之智之為得者其也理此

己丑聚天下學士于

為有不至也果全

所坑者當時之諸生耳非必聚天下之學士  
而坑之也然殺一飛鳥則為鳳必不翔於其  
郊殺一走獸則麒麟必不踰於其藪合諸生  
之數九四百六十有餘人一舉而坑之則天  
下之學士果安得不懼而逃逃而散哉按扶  
蘇之言有曰諸生皆誦法孔子夫以誦法孔  
子歸之諸生此誠待諸生之厚然詩書百家  
語既已俱焚則夫必以孔子為法者有退而



已決無敢進者也有去而已決無敢留者也  
今徒以一飲一啄而紛紛乎雞鶩之場不潔  
其身而瞪瞪於犬豕之穿櫬不待發而禍已  
隨至然猶不自悟也悲夫

廣阿房宮自咸陽還于渭南

前所治之宮室不為不廣矣曷為而又廣之  
哉彼獨夫者惑於虛生之說以為宮不廣無  
以茫微行行不微無以避惡鬼此其言固已  
妖之甚矣及虛生遁遁也乃始以讖議之故  
怒及諸生曰諸生為妖言以亂黔首願然

言何足以亂黔首

惡鬼為微行乃有

亂者也虛生亦自

其不免遂全其首領而

竄薊矣而諸生不悟是無怪其納身於阱代

竄藏者而受繫論豈足可嘆也

辛卯南越狩至于靈夢靈夢於唐為左丞相馮

去疾留守右丞相李斯從行少子胡亥請行至

九疑漢志曰九疑在湘水之南游江東至于會稽又北至

于琅瑯漢志曰琅瑯在平原遠以血崩杜佑曰大嶺之野有

之憂也所死右丞相李斯宦氏趙高假帝書更立

少子胡亥賜上郡太子將軍蒙恬死遂還咸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胡亥立是謂二世皇帝

詩書百家語秦斯之所惡也而趙高之說斯  
乃以胡亥為慈仁篤厚而說之夫慈仁篤厚  
必習於詩書百家語者而後有以知之也今  
胡亥之所師者果何如其人哉趙高而已矣  
高通於法者也其以決獄教胡亥剛毅疾深  
則有之矣何取於慈仁篤厚而稱之哉即此  
一語足以明其為詐矣而斯也猶意其果慈  
仁篤厚而立之已之待人也惟恐其不薄人  
之待已也惟恐其不厚卒之為趙高之所賣

具五刑滅三族蓋皆肇於此矣然則以吏為  
師者果足以治天下否乎曰否

韓始皇子驪山壬辰宦氏趙高為郎中令專政  
東廼狩至于會稽比又至于遼東乃復大殺王  
族及群臣復廣阿房徵天下材士以五萬人為  
為屯尉備衛

秦自商鞅變法之後民之私闘者恒怯公戰  
者恒勇本非他國之所能及矣至是而又有  
材士之徵何居其營壘以閔內之兵為不足  
於用故欲盡徵天下之士凡其有才者皆聚





於咸陽而為之屯皆環其宮闕而為之衛今其所徵者凡五萬人則其所不徵而具者又莫知其幾萬人也此其人之當食者衆矣加之狗馬之外如虎豹犀象之屬皆不食人之食焉食不足調有餘以補之此其勢之所必至民未亂而先促之其為貧亂不亦甚乎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

其之一字果何所指指民以指官歟非官也民也然則優之歟曰非也所以調諸郡縣正以咸陽三百里內皆有不足故令自

而至于不得以食其穀焉不此之食則將何食亦食其所自費者而已矣或者問曰地有遠近之不同其為遠近果夥乎則將應之曰考諸史自渤海而起者至南河而止姑以是約之其千里而一置歟則非有十石之費不足以致一石自南河而至諸渭亦然然則通二十石而致一石其為費不亦重乎說者謂秦之賦恒二十倍於古秦之役恒三十倍於古嘗竊疑之矣然以此說揆之尤信嗟夫斯民也固唐虞夏商以來元元之子孫也而



至此極使秦姬之後不有炎劉之繼之則於何息有而可乎

成卒陳勝稱王于楚關東郡邑皆殺其令長以應陳勝而西攻秦陳勝將武臣稱王于趙魏各

稱王于魏狄人田儼稱王于齊儼齊人魏人

項梁稱兵會稽徐人劉季稱兵豐沛沛名以漢志

考之陳勝兵西攻秦至于戲沛名以漢志

即勝短船之虞陳勝卒耳而稱王于楚楚國陳勝之所託也

託楚之名以為國號蓋而天下之人猶皆起而

應之若乃託周之名以約其國之號則人之應之又將若何曰周自東遷以來日趨於微其不足以繫人之望久矣是以既亡之後其民散於六國未聞有思周者焉彼六國雖未必有良法美意如先王之所為者而民習其政異於善秦之虐秦之虐政既非斯民之所便則有如六國皆其遺民之所思也然則勝之王楚自宜有歸之者而又何怪乎天下之人皆起而應之哉  
癸巳秦殺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及囚左丞



相李斯諫罷阿房故也

或問秦不殺去疾胡釋李斯而用之因以罷  
阿房之役可保其不亡否乎曰去疾劫助秦  
為虐而李斯其尤者也雖從其諫而罷其役  
亦無救於亡矣彼三臣者負必殺之罪就使  
能免於刑其能免於山東諸侯之兵乎

將軍章邯滅陳勝于城父

城父於漢為縣屬沛郡

章邯擊張賀軍陳勝監戰還軍城父為其細  
落費所殺非邯擊而城之也

破項梁于定陶平田儋于臨濟臨濟在齊也渡河  
地攻趙

當是時天下之人無不刑秦者矣而秦之子  
弟猶為之力戰何哉彼其平日之所見聞者  
固知秦軍嘗為天下冠是以其中雖斃而其  
外尚強自非項羽沉船破釜厲必死之志以  
當之則秦亦未易破也

田儋死其弟榮立儋于市為王陳勝將立勝子  
景駒為王

景駒楚之著姓其名曰駒而生白景則非勝



之子明矣而此云然其以繼勝而立故歟

項梁殺景駒求楚懷王孫心立之保盱台

此保

夫楚春秋之所外者也一變而戰國遂為縱約長尋變而秦漢之交遂代周為天下之共主焉有其說歟蓋嘗思之矣春秋之所貴者一統不統於一而二三之非春秋之所貴也楚先王吳次之越其最後者焉春秋之所惡也其為春秋之所外以此戰國之時有可以一天下者七齊梁之君聞其說於孟子然

而不用也舍仁義不用則其所用者惟智而已矣力所尚也智所助也置所助而論所尚則秦最擅而楚次之誠欲合六國而抗秦莫先於楚此楚之所以能為縱約長歟若夫秦漢之交楚之滅也久矣然而有不滅者存是則所以陶鑄卅金而為混一玉萬之本也歟夫其所以陶鑄卅金而為混一玉萬之本者果安在哉自范增言之則以為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楚信無罪矣其餘五國果皆有罪者乎愚以為得罪於秦者獨荆蜀之一舉

耳丹之外喜且無罪也况其然乎此其論  
蓋有不然者矣獨其所引南公之言有曰楚  
鍾三戶已秦必楚夫所謂三戶云者豈必與  
諸說雷同也哉一言以蔽之所謂三戶猶其  
曰三閭也云爾蓋自夫懷王之不反借曰非  
其親戚誰獨無悲憐之意哉然而曾未幾何  
子忍其父臣忍其君亡其為也雖也遂與婚  
媾焉比之禽獸曾不鳴號踴躍嗚啞者之若  
矣所賴者三閭之賦其言夫婦雖若婦之不  
得於其也而實乃所以悼其天焉其言父子

鍾若子之不得於其父  
父焉其言君臣雖若臣之不得於其君也而  
實乃所以痛其君焉一章之中恒三四致意  
至下誦之使人猶有餘憤况其在當年者乎  
夫風其觸於物也物必為之動矣而其所  
動之物又有聲焉其聲之所以能使感者憂  
欣者樂其樂者勿論可也而其憂者恒至於  
涕泗流連而不自已則其入人也深矣屈原  
之賦何以異於是哉自其賦之作也而楚歌  
之又從而繼其聲焉吾意其若屈原宋玉者



治舉國而皆是也則其於君臣之義我著矣夫  
義人心之所固有非必有俟於冥冥之賊而  
始有固也然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  
者興焉其風之自孰有先於屈原者哉朱子  
於詩有傳於離騷有註以其為三綱五典之  
所繫也則非徒取其辭而不取其義者之比  
矣楚漢之交皆有復其故國之望王而不  
以為天下之共主者不在乎他在楚而已嗟  
夫此人心嚮仰天命毀天命雖在於漢而人  
心則在楚也楚雖為秦滅久矣然而猶有不  
心

者存是則義之謂也是其所以能陶鑄知命  
而為混一玉萬之本者也

項梁死其子羽軍彭城非彭越也其  
將劉季軍碭山楚王心收項軍自彭越也封  
城以劉季為碭郡長封武安侯俾南畧地而  
攻秦以項羽為魯國公封長安侯俾北救趙而  
西攻秦約先入關者王

漢之梁國班志曰即秦之碭郡其碭縣應劭  
曰碭山在東○按當時之約不曰先入關  
中者可以王關中耳非謂其一天下也



使羽而聽命韓王則雖不得  
分地不失其南而而稱孤也顧  
當自有  
權渝約專封其待祭之降將則固享矣若其  
所以自待則吾不知其何說也已無所利於  
關中則不若畀漢王之為愈也吾以關中畀  
漢則天下之爭端塞矣然後徐思東歸安知  
其無可以立國之地乎羽也不知出此而范  
增亦優禮焉決裂之有餘而涵養之不足是  
征促天下而歸之漢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096 112



或曰先主既崩後主初立請葛公秉國之政  
不先之中國而先之南夷其亦所謂急於  
土而不急於廣德者歟曰公之伐南夷也因  
其渠率而用之不必留兵不必運糧而紀綱  
粗定則是彼自詐諉吾則信之不疑也豈不  
足以服人之心乎惟其有以服南夷之心也  
是故提師北征而南人莫敢叛焉既以廣土  
又以廣德則公之所為有次第矣豈若先主  
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者歟或曰先主之圖  
遠州也固亦公之初計如此豈必先主之過



謂曰公之初計雖曰並言荆益然而益固不  
先於荆也必若荆州既定然後徐及於益則  
亦奚不可者惟夫既欲得荆又欲兼益及其  
得益不能全荆誠使專意荆州內外脩舉既  
可觀舉以擬魏復可伺間以乘吳假之數年  
終必有得而且無失比之見小而遺大欲速  
而反遲其相去顧不遠哉

丙午魏帝至終太子殿嗣位是謂明帝司馬懿  
為驍騎大將軍

齊方得志而陳公子至焉其禍猶遠魏方得

志而司馬懿舉焉其禍已近比事觀之可以  
為衆人而人亦衆之者之戒矣

丁未魏改元太和有事於南郊及明堂蜀諸葛  
亮出師漢中

蔣氏曰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  
說者所能全也

戊申諸葛亮圍陳倉陳倉在漢中吳破魏石亭

石亭在漢中吳孫權稱帝改元黃龍自武昌復





徒劫建業

吳之於魏也乍臣乍叛而無一定之趣於蜀也乍離乍合而無相與之固姑以立國言之魏曰受禪蜀曰繼絕魏之名雖不能如蜀之正然而猶有名也至於吳則突然而起無名甚矣此之謂帝何以異於秦術之稱帝乎

桓戌魏伐蜀假司馬懿黃銀鑿鑿未越蜀諸葛亮攻魏天水魏水於魏水冬夏無增無減故辛亥蜀國魏岐山岐山當屬魏右之山魏地壬子

改元青龍蜀

魏師出褒斜

元志甲

寅魏南伐吳至子壽春吾我蜀至于渭南其至

補制聯蜀也蜀諸葛亮卒于師

或曰司馬仲達與諸葛孔明對壘兩軍之士未嘗相交則其或勝或負固未知其焉在吾將優諸葛而劣司馬乎抑將優仲達而劣孔明乎孔明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此言也可以灼見仲達之情矣兵雖未交而其披靡破潰之形究加在日後之論者亦何必致疑於雌雄之未



矣耶且天下奇才仲達何為而有是言也彼  
其心有所屈亦不自知其有是言也雖然仲  
達識其奇不識其正識其才不識其德孔明  
心事昭著皦白固非求媚以為能者所及知  
也。又按孔明陣法前為八者八後為八者  
三說者謂前為八者八所謂正兵也後為八  
者三所謂奇兵也奇兵之勢圓則屬乎陽者  
也正兵之勢方則屬乎陰者也陰陽也方圓  
也奇正也一也自其相生而言之取其用之  
無窮而用必有體。自其相救而言之取其

勢之不敗而勢必有形也其形其體其陰而  
靜者歟則其為守也必有餘矣其勢其用其  
勝而動者歟則其於戰也必無不足者矣然  
而不必相襲也黃平能變後乎武侯而言之  
有李靖之所授者焉是則其奇者於中間而  
其正者則布於其外是也前乎武侯而言之  
有韓信之所縱者焉是分其奇者於左右而  
而其正者則納於其內是也乃若武侯則又  
不然當其未戰也八而八之堂堂乎其前其正  
為何如也然其奇者則有隱而不見者矣於



同馬懿為大將軍以非武臣大將軍專國事  
漢自公孫弘而後宰相之權輕矣至諸葛公  
始以丞相兼領軍國之重霍子孟諸人  
以大將軍而握宰相之權趙不侔矣使由  
是而改定官制夫豈不可急而身沒之後蔣  
琬繼之又以大將軍而專國事夫豈積習之  
久莫之能改歟抑亦事勢捨擇未及有所申  
定故也

丁巳魏改元景初公孫淵以遼東叛稱王戊午  
魏司馬懿平遼東歸改元延熙吳改元赤烏巳

未魏明帝廢終廢王芳繼司馬懿及曹爽輔政  
庚申魏改元正始辛酉吳全琮伐魏軍出淮南  
壬戌蜀姜維伐魏軍出漢中維中維中維中  
蜀蔣琬伐魏軍出漢中吳伐魏軍出六安維中

經世之戊二千二百四十三

甲子魏王芳五年蜀主禪二十一年吳主權二

十三年魏曹爽伐蜀無功乙丑蜀伐魏曹芳歸

出漢中



亮之後繼之以琬琰之後繼之以蒞此則  
主之所培植丞相之所儲擬方將以恢復注  
之其期之遠矣而求敏乃試之以對奔許之  
以辨賊是何其知之之晚而望之之細耶

吳將馬茂作難夷三放丁卯魏曹爽專政何晏  
秉機司馬懿植病成辰蜀伐魏嘗裕師出漢中  
已已魏曹爽奉其君謁高平陵大傅司馬宣王  
稱兵于內夷大將軍曹爽及其支黨曹芳曹訓  
曹芳何晏丁謐鄧騭畢軌李勝桓範張當三族  
迎帝還宮改元嘉平復太后尊加九錫專國事

觀仲達此舉亦何足以為奇哉乘間虜虜  
寇盜之為耳使爽為寇駕之行而義留宿衛  
則城門不可開矣使義為寇虜馬之行而爽  
宿衛則城門不可開矣正使爽與諸弟俱  
為寇駕之行而嚴整吏兵各司守則城  
之門亦不可開矣而問之於仲達之為此舉  
也正值爽與諸弟之為寇駕以為為耳  
雖然猶有後志文和在均本傳可得而表焉  
固也天子在外本衛不得而奏焉則將使誰  
通之哉爽不為而諸弟不得達天子固將自

夷不必有餘也夫將軍如使中領軍亦如彼也所乏者兵而不可移撥四方以致勤王之兵乎勤王之兵四向而至則外衆而內寡得橋之兵不足恃矣然後仗鉞而營之秉旌而麾之木車駕臨討賊賊民若羊蹄水必合天子而歸亂賊也然後知和範之誅既奇而日正仲達之謀維奇而實卓然而成則懸殊者非曰仲達之智正以曹爽之愚也

庚午魏伐吳南郡卒未魏司馬宣王卒子師繼事改元太元魏不沒改壬申魏伐吳不利吳改

元神鳳權卒子亮繼改元吳蜀之伐魏因以食盡而歸矣若吳則提兵二十萬豈不可以得志哉然攻城九十餘日而卒不能拔則是滿葛元遜又不張持若也是亦可以自反矣士卒之傷特自傷耳非過敵而傷也士卒之病特自病耳非過敵而病也使孔明於此必且布所夾於天下矣而元遜方且歸咎於人大行黜責其致禍敗不亦宜乎

甲戌魏亂司馬師廢其君芳之高貴卿公



魏州嶺嶽在改元正元帥假苦戰專制 景宗王

廢君立君國家之大事非人臣之所得為也  
雖以霍光為之猶不免於不道之譏况司馬  
師乎使高貴鄉公而有叔孫昭子之見則必  
不以私勞而用師矣夫既以私勞而用師則  
是叔孫昭子之不如又焉用盛談前古選引  
少康以為賢於漢之高祖夫以高祖崛起非  
有側室之勢可以豫席之也而信越布孫豈  
特百師而已哉而生殺予奪靡不在手豈惟

一師而無以制之也設有犇浞凌殄相繼而  
出其又何以制之乎

蜀伐魏姜維技魏三城

所謂三城乃以道河間臨洮也然疆場之事  
一彼一此技之難易而固之實難與其無損  
於魏則不若自治之為愈也○又按河間恐  
或當作河關蓋狄首臨洮屬隴西而河關則  
屬金城此其地之相比無可疑者若河關則  
於漢為國屬冀州矣知其非也

吳改元五鳳乙亥魏司馬師伐吳平淮南還許



昌卒子昭繼事付轄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專討  
司馬師有可討之罪而母立儉無能討之方  
使持之以重以致汝陽之師發之以決以應  
文鴛之會則一譟而師病且驚再譟而師病  
且死矣知有不逞勇無所成用是行討雖終  
不敗得乎

蜀姜維敗魏軍於臨洮吳孫峻敗魏軍于壽春  
丙子魏敗在露大敗蜀軍于上邽魏蜀戰於上邽  
司馬昭稱文王魏蜀戰於上邽魏蜀戰於上邽  
魏蜀戰於上邽假黃鉞吳敗元太平大將軍孫峻卒國

亂丁丑魏大將軍諸葛誕以揚州叛入于吳蜀  
伐魏姜維師出洛谷魏蜀戰於洛谷

按譙周之論其於姜維蓋讚其發之不審矣  
誠使其息兵養民完其所守於內內有餘力  
然後俟可乘之舉而動是惟無出出則必勝  
矣今魏有淮南之叛無警之可乘也而維兵  
終不足以取勝是其發之不審不在今年正  
在平日由其平日無內治之功所以一旦無  
外攘之效也

吳主亮始親政事戊寅魏司馬昭伐吳拔壽春





誅諸葛誕蜀政元景羅宦氏黃皓專政吳亂七  
將軍孫繼廢甘君亮立亮弟休改元永安繼作  
逆伏誅

嘗誠以三國之事觀之魏吳多廢弒則  
其禍實出於權臣蓋由始之者以姦則必有  
姦雄繼之矣始之者以僭則必有僭逆繼之  
矣惟蜀則始之以正終之以正無權臣之患  
所患者惟一黃皓耳皓之惡不過恭顯禪之  
賈不減元成使漢祚可延則宦者之禍猶必  
可弭然而國以是亡家以是破者正由漢祚

之告終故也

庚辰魏亂司馬昭弒其君髦立常道鄉公璜改  
元景元昭加九錫稱晉國公專制

髦之死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問陳泰曰  
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  
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耳  
不知其次夫所謂進於此者果何所措哉  
昭而已昭為執政而使成濟得以弒君何異  
者為執政而使趙穿得以弒君哉者不討穿  
君子曰弒君者有昭雖討濟君子猶曰弒



考昭也然則充之罪可以已乎曰昭其首也  
其次濟其從者也是三人者其罪一施之廢  
於天下之公議為愜

壬午魏鄧艾鍾會伐蜀

古人有言曰有備無患漢之所以實兵諸國  
非有他必使敵來不得慮入期以無患云耳  
至姜維則不然縱敵入平是自撤其險矣乃  
欲待其疲乏引退然後出兵擊之以為若是  
則非徒禦敵且可獲利豈知鍾會既得平行  
以至漢中則長驅徑進勢不可禦而鄧艾之

兵亦且冒險而至矣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彼聞其姜維之謂歟

癸未魏滅蜀徒其君于洛陽蜀敗元炎興是年  
國亡吳出軍壽春救蜀不克

禪之降也譙周實主其議然不若北地王暹  
之為正矣諶之言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  
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  
帝可也嗟夫若諶者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可  
以無忝於乃祖矣彼譙周之議偷以求生者  
耳何足以執鞭於諶使禪於此時覽盈虛之

分識消文之數自處無為俾謹當之則漢其  
未至於亡乎。晉氏曰取蜀者鍾會亡蜀者  
黃皓後世知其然而不知所以亡蜀陳祗之  
罪也夫國者家也宦者其如隸敵人其盜賊  
左右大臣其家督也家督正則奴隸不敢肆  
欺於內盜賊不敢窺竊於外家督不正則奴  
隸盜賊雜然為一家之患昔子胥用於闔廬  
則宰嚭不得肆意楚越不敢窺吳及夫差殺  
子胥故嚭得以召越越而召吳宮後王雖閻  
弱方董允為侍中正色立朝皓位不過黃門

必憚允不敢為惡魏兵數出亦未嘗一利所  
謂大臣正則國無隙可乘也及祗代允與皓  
表裏為姦皓一用事鍾鄧雲翔之師已蹙其  
境矣故有祗之器而後有皓之姦有皓之姦  
而後有會之禍使祗如允剛正皓雖便接何  
由亂國政魏兵雖百萬奚用於斜谷劍閣之  
險哉操德奧以西漢亡於張禹東漢亡於胡  
廣而不罪王莽曹操吾於陳祗亦云

甲申司馬昭進爵為晉王增郡二十用天子服  
器改元咸熙以摠車徵鄧艾及而以艾鍾繼軌任之遇出鍾



會以蜀叛

鍾氏自東漢以來與李氏連姻李元禮與范滂諸人煥惡如仇君子歸之而鍾氏方以保身全家為貴故隸之與範皆附於魏而會則又將附晉雖附晉也而有不純者焉其保身全家已數世矣至會而失之會非不知所以保身所以全家蓋保身全家本出於自私之計而會則自私之過此其所以適足破家亡身而已矣君子謂與其為鍾氏而有士李不若為李氏而有元禮也

吳孫休卒漢陽王興中軍張布廢休子而立權廢子之和之子皓改元元興皓立誅興及布

是為丞相漢陽興左將軍張布耳非所謂漢陽王興與夫中軍張布也始者為蜀之初亡欲立長君則興與布非不忠於國也然吳主休使輦出拜其意將以誰屬而背之哉其見及也亦可以為秉心不一者之戒矣

乙酉魏司馬昭卒子炎繼事是年炎代魏命是謂武帝改國為晉元曰太始熹熹降其君璜為陳留王徙于鄴吳徙都武昌改元甘露丙戌

吳改元寶鼎復遷還葉丁亥晉立子衷為太子

方晉之未篡也懿而師師而昭昭而炎何其能者之不乏也及其既篡也則於是乎以衷繼之狂於立嫡而不知其有不能其始天使之然歟不然則與者常與可使無亡也意者其不然乎

戊子吳伐晉己丑吳改元建衡南伐交趾庚寅吳孫秀奔晉辛卯吳平交趾蜀劉禪卒于晉壬辰晉賈充以女上太子妃遂為司空

夫以衷為太子則雖有賢妃亦莫如之何矣

况以賈氏之女為配乎其亂也可立而待矣

吳改元鳳凰癸巳晉何曾為司徒吳師寇晉弋陽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四十四

甲午晉武帝十年吳主皓十年晉分幽州城平

州

乙未晉改元咸寧吳改元天冊

以極地得銀有刻文遂為之改元曰天冊則吳主之心臣有窺之者矣由是而刻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作皇帝字則天聖之號更焉由是而書石作  
天子等字則天統之號又更焉不務德而務  
祥瑞此後世人主之通患也然即是觀之其  
幾何而不滋讎者之笑乎

丙申晉東西夷十七國內附吳改元天璽丁酉  
晉四夷內附吳改元天統將邵凱夏祥逃入于  
晉命賈充督王渾琅玕王伯玉戎胡奮杜預濟  
撤王濟七將兵二十萬伐吳

七將皆總于充而充則不顧伐吳者也

充哉雖渾亦欲自慎不欲求勝及其幸則則  
又與濟爭功其為將者不知如此自非吳之  
氣運當就傾頽則彼此牽制必無成功所以  
成功非曰人事乃天數也

是年汲人發魏襄王家得書七十五卷

河鮑吹淵其為魏襄八書武自為汲魏

庚子晉平吳徙孫皓于洛陽改元大康

胡氏曰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

一千吳又倍之以力而論豈不足以自守譬  
如人身四肢尚彊而心既蠱病無使液者則

承將焉用哉故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  
使極其清明莫能欺蔽則雖以舉一旅足以  
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與復漢室何況中  
天下而立撫四海之衆孰得而窺視之苟惟  
不然靈臺傾頽則棄賢保靈不恤百姓絕忠  
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雖據一方  
江山足憑甲兵尚衆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為  
人所臣虜也可不畏哉○蜀之亡也丞相張梯  
謀死之而餘人無聞焉吳之亡也丞相張悌  
死之而餘人無聞焉若皓則非如禪之庸昏

毋妃賈氏為皇后改元永熙葬武帝于峻陵陵  
勝王渾為司徒何邵為太師裴楷為火師  
和嶠為火保王戎為火傅衛瓘為太保石鑿為  
司空

渾為司徒瓘為太保鑿為司空則皆左右天  
子而命於武帝未沒之前若夫邵為太師楷  
為火師嶠為火保戎為火傅則皆左右太子  
而命於惠帝既立之後是固不無高下之別  
矣雖然瓘以子宣之故遭讒遣毀其乞骸骨  
宜矣而猶帶官居第豈其不可以已乎

辛亥改元永平皇后賈氏專制夷十二大臣族

大傅楊駿太保衛瓘汝南王亮皆被戮焉廢太

后楊氏為庶人徙之金墉在洛陽城之東北

魏顯帝遣諸王就國改元元康

賈氏一婦人耳而能夷滅大臣廢殺太后此

豈司馬氏積善之報耶蓋自文曹爽之死積

而至於諸葛誕之亡其戕賊人亦多矣又

陽亭之饑百僚幸焉當是時人知公閭之當

出而不悟其當留也苟易倭人乃以皇儲當

婚為告而西行不果是則武帝即位之八年

也而禍亂之機已伏於冥冥之中矣其在勃  
姑之豕辭有曰女壯勿用取女然則女終不  
可娶乎曰世固有可娶之女矣而昏則末之  
擇也不擇而要以若未害也然孕為所擄固  
嗣於矣即此事推之可以見其勇於悍而健  
於妬非女之壯乎可廢而不廢也馴致其道  
而大臣殲焉太后繫焉嗚呼使司馬氏之興  
世世修德有若有周則徽音之嗣必無若是  
之報也○甚矣衛瓘之不知止也蓋自平蜀  
以來幸免於卻艾鍾會之難至于已是已二十



有九年矣。後以為微幸，可以數得。於是老而不知止焉。何者？君第今又登朝，卒就夷滅。王元之有言曰：非不幸也，宜也。其謂斯人之徒

歟。

趙王倫為征西大將軍，太子賈后弒皇太后楊氏于金墉，乙卯武庫火。

歷代之寶，姑置勿論。若其蔽甲，則可以供二百萬人而嘗，柝劍戟，種種稱是。是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意者漢魏之相傳，吳蜀之所得，皆聚於斯也。故能致多若此。今而燬焉，將天

火歟？抑人火歟？吾謂雖出於人，亦天意耳。天意若曰：天理既滅，人倫已廢，天下紛紛，胥為夷虜，焉用蔽甲以為夷虜之防哉？畀之祝蔭，廢有警而懼焉者也。

丙辰，張華為司空，秦雍寇亂，齊萬年稱兵，涇陽楊茂搜稱兵百頃。注：武都、河、並、肆、注、百、頃、陽、丁巳、王、戎、為、司、徒、何、勳、為、博、尉。

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足以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哉！失之存，欲失之驟，而同立於昏亂之朝，夫豈有足觀者乎。



己未賈后廢皇太子適為廢人及其二子送之

金牖

太子之子三人

送金牖太子之子三人送金牖均皆裴頡為樞射

以其所與者尚書之

裴頡之職至是廢書之

康申改元永惠皇后曰皇庶人于許昌殺

之趙主倫謀王廢廢皇台賈氏為廢人送金牖

殺之誅宰相張華及賈氏當朝事無可論張華為之用

曾無董食之見字向者張華之議謂皇太后

非得謀於先帝今當共所親為不母於聖世

宣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

全始終有司表請廢為廢人送遊大學升堂

嗚呼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故書謀

及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

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

理既滅大亂將作矣自養言之則曰大亂將

作自今言之則婦而不姑其姑子而不母其

母固已大亂何謂將作乎華於此時全身而

退不染其亂可也亂之不察而寵焉是貪幸

死其難是可嘆也。賈氏之廢宜矣然華頡

不能行而倫秀行之則是以亂參亂非所以



為治也。設使華歆合謀，叔賈氏至于武帝之廟，數其罪而廢之，然後奉太子監國，而九諸王之在外者，舉不以兵柄假之，則其於晉室之亂，庶有象乎。

又誅嵇康、呂安、石崇、潘岳于東市。

又誅石崇、潘岳，則有之。若嵇康、呂安，則固死於鍾會之譖，非死於賈氏之亂也。

倫、假、黃、鉞稱相國，專制以彤為太宰，毋羊氏為后，賈氏黨趙敏以成都叛，恨熹，幸西趙王倫，命熹于金墉，殺元，其始猶王固，成都王穎，河

間王顯兵入誅趙王倫及其黨，連帝及政問大臣，司馬專制以穎為大將軍，為大尉。

由有中宮之亂而後有八王之亂，由有八王之亂而後有五胡之亂，人皆曰五胡亂晉而不知五胡非能遽亂晉也。由八王則倡之，八王非能遽亂晉也。由中宮則倡之，中宮之亂，其女戎之亂，手有圖有家者，戎所當戒。其母使女戎得以為亂之倡可也。

改元永寧，派人李特殺趙廢于成都，張軌以梁州殺譙當，州刺史補職也。壬戌，長沙王又河間。

王顯成都王穎新野王詵  
趙駿顯誠為兵入誅齊王問送其族于金陵  
殺之又稱大尉專制改元太安

為兵之倡者獨顯耳然顯之兵未嘗入洛則  
顯散之兵可知也特移檄於又使之廢門  
問衆本多又撥本少然又能入宮門奉天  
子而攻大司馬此所以勝也抑問之者敗也  
嵇紹有曰碩腹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  
上文情事也意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止  
矣顯以爲衆所歸問以擅權為衆所去

其亦不念嵇紹之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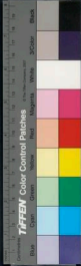
派人李持以六郡稱牧屬漢

前漢六郡郡名

海王越執長沙王又送之金墉殺之顯稱大宰

專制于長安陸機陸雲兵死

顯顯在外而越在內其執又者越也其殺又  
者則又有張方存焉是則顯之將也顯固不  
足道也而穎之謙至是而亦變焉去美而取  
惡舍正而與邪其殆天奪其魄乎○成都王  
穎舉兵以向京師此何為者而機雲兄弟可



為之將乎吾意撥雲兄弟不過曰吾王舉兵  
將以討長沙王又耳而不知又則奉帝以臨  
我是以天子而討賊也夫以天子而討諸侯  
猶曰有征而無戰况以天子而討賊敢抗之  
乎正使抗天子而不敗猶為不道非人臣之  
所得為也又况七里澗之敗死者如積而可  
以求活乎是固死有餘責矣然其死也不死  
於王瑚之兵而徒死於孟致之譖不死於天  
子之誅而徒死於成都王頴之所殺遂使時  
人惜之若以為無罪而死者而不裁之以義

穎固不免於死機也 弟其獨可免於死  
道之不明也自以為是者往往恒出於非機  
善學者猶或購焉倫固不足責也

石以揚徐亂率特攻成都不克死子雄繼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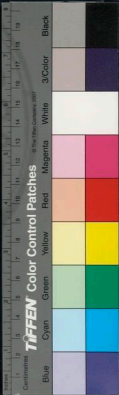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OLD WORL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AMARCA, MICHIGAN, U.S.A.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8 10:00 A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世世書說卷之七

豐城侯李暹

卷之七

世之末二千二百二十八

及殺其君胡亥于望夷宮代立不克立二世兄  
之子嬰為王

望夷宮在涇陽縣東南八里尉其古阿房造  
矣二世何以去阿房而處望夷乎蓋李暹  
先舊其左驂馬殺之占夢者曰朕不為帝乃  
齋於望夷將以祠涇水也而閼者李暹



由此觀之白虎其兵之象乎蓋茅元覽殺之則不可以後行必矣而古者方及涇水為崇其亦以二世度虛而不敢以正言也歟

嬰立夷趙高二族沛公兵十萬由武關入至咸陽秦子嬰降于軫道

軫道在道北門

叔圍藩封

宮室府庫亦秦人以約法三章運軍霸上

上長轡以待東諸侯

六以奢麗之物皆可故之物也不見則已見則無欲之心故秦之宮室惟恨

項實美女沛公既見之矣亦既欲之矣然而突喻言焉張良又言焉則即還軍灞上捨其所可欲非曰誅其所可惡也不如是則不足以成其所大欲焉予以見興王之世雖樊噲猶有遠慮况張良手宜其足以輔高祖而有為也

項有北救趙殺大將軍宋義至鉅鹿大敗章邯軍于涇水秦軍降者二十萬西坑之于新安

夫以降卒二十萬而悉坑之羽之殘虐固秦



之續耳雖然比新安於長平僅及其半耳羽  
誠殘虐未如秦之甚也吾謂非羽則亦無以  
為秦之報也

合齊趙韓魏燕五國之兵四十萬由函谷而入  
會沛公于戲而屠咸陽殺子嬰叔子女玉帛焚  
宮室府庫

凡沛公之所為羽一切反之此所謂為淵敗  
魚為叢毆鶩為漢毆民其不足以得天下居  
然而可見矣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語及之  
沛公之欲殺何其不思之甚歟

項羽之能然自主封建立楚王心為義帝徒

一江南都神

沛於漢陽  
公於楚陽

羽之言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以得尊主約此其意亦猶虛名臣官謂天子為  
門生者也夫既以門生相處則其意已輕矣  
其封之其徒之皆以示其重在已而懷王不  
得尊焉是則尊為義帝乃陽尊之耳非誠有  
尊之心也此其所以卒弑之也易曰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  
者漸矣觀項之所為豈不足以見臣子之漸





封沛公秦為漢王遷漢中都南鄭

沛公於漢

使沛公而不肯就封於漢則必與羽相攻矣  
銖不及養樂未及生而與羽相攻其能不敗  
乎是故從何之言就漢之封乃所以蓄銖俟  
釁而養民致賢則又出於蓄銖俟釁之外焉  
此何之所以為得也

秦閔中為三一封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  
邯於廢丘一封信將司馬欣為塞王都櫟

王三秦王期以塞漢之路耳然漢王既出則

三秦不能塞焉以此見擬之而負倚之而仆  
者天下皆是也豈必三秦為然哉

分齊為三一封齊將田都為臨淄王都臨淄一

封齊將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

博陽者以

封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徙即墨

分齊為三可耳然而田榮一怒則市且不免  
於死况都與安乎此何以見羽之威未足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Black

3Color

服齊也

分楚為三一封楚將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一封

楚將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一封番君吳芮為

衡山王徙都

分楚為三固亦無以異於分齊為三耳然而

齊地反楚地不反何哉布敖芮皆且為羽所

使擊義帝殺之江中則其為反也大矣安在

其為不反乎以臣反君則不足以服其下矣

是可以見羽之於父亦未有以服之也

趙為二一封楚將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

封趙王歇為代王徙屬門

分趙為二可耳其若陳餘之不服何

分韓為二一封楚將中陽為河南王都洛陽一

封韓將韓成為韓王都陽翟

分韓為二既以其一封韓成矣而又廢之又

殺之豈足以服人之心乎

分魏為二一封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

封魏王豹為魏王徙平陽

分燕為二一封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



封燕將韓廣為遼東王徙紅

申陽不久而降漢狐荼未幾而并燕則羽之所為舉不足以服天下也

封吳芮將梅銷十萬戶使趙歇將陳餘環三縣

田市將田榮不及封羽自稱西楚霸王王孫地

九即都彭城

豈城懷王之所處而羽欲都之是為臣者可以拂其君之美而有之也當時此事夫豈不

與逆增謀之而直得謬若此其罪也可勝責乎

諸王之在職下者咸遣罷兵就國羽亦東出使人殺義帝于江上

項羽於楚王既已尊之為義帝矣而又殺之

是以臣而弑君也以臣弑君天下之賊人得

而討之者也豈可謂吾家所立可以封之亦

可以殺之哉蓋徂於卿子冠軍之事謂在上

者皆可以殺不自知其為非義也則足以為

漢之資而已矣





時之英雄何志不足而田榮乃不封而陳  
餘得以請其兵彭越得以據其印天下紛紛  
遂從此而起矣范增號為多智而無見於此  
可嘆也夫

丙申漢王自南鄭東收三秦二韓五諸侯兵合  
三河士五十六萬東伐楚入彭城取重寶美女  
為豐酒高會

所謂五諸侯者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  
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是也若三秦則不在  
此之內其謂之三河則洛陽陽翟陽與昌

之所者也是為河南平陽豹所都也是為河  
東都鄙國印與耳之所都也是為河內漢  
之入咸陽也能不以重寶美女移其心矣及  
其入彭城也乃遽以重寶美女易其志焉夫  
重寶美女之足以惑人久矣當是時置酒高  
會張良樊噲豈其不在於坐乎不然何其莫  
為高帝申言之也胡氏曰樂水可奉而志難  
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說  
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  
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粗於小勞而遂欲定



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羽之國  
都歟則宜亟懸樂器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  
羽而與戰歟則宜亟分諸將據險邀擊可也  
今乃淹留引日月志樂樂而群臣亦寂無諫  
者豈良乎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項羽至自代齊大破漢軍睢水殺十餘萬并獲  
漢王父母妻子漢王退保滎陽被謀暗之援臨  
騶陽騶陽五騶陽繁繁甬道以通秦客粟秦即仲丁於

軍無粟則不可以戰民無粟則不可以守

是府民之得耕者寡矣軍猶得宜之積粟可  
以供食若民則何所取哉閭之宜曲之民有  
任氏者嘗粟甚多遂以傾家傑所藏之金玉  
而致富焉酈食其曰民以食為天其殆有見  
於此歟

使將韓信張耳攻魏趙

信既戒魏然後遣耳與俱漢有韓信張耳可  
使當一面於北而楚則無以當之此楚之不  
足以敵漢一也

丞相蕭何兵至自關中自此日戰下不索間隙



長段收京其地有大者城  
以時其界之密者城

漢有蕭何可使鎮撫關中以託本根之重而  
楚之鼓城則無可託之人此楚之不足以敵  
漢二也

丁酉楚圍漢于滎陽拔之紀信周苛挺公死之  
漢退師保成臯九江王英布降于漢

九江降則楚之可使當一面者已失之矣  
鼓越破楚軍于下邳

漢有鼓越可使得楚軍以撓楚之兵而楚無  
其焉此楚之不足以敵漢三也

內編河  
魏趙還軍脩武漢王曰成臯北渡  
河全脩武使張耳收兵趙地韓信伐齊

揚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使敵人投間竊  
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  
亦有所未逮歟

盧縮劉賈南渡白馬津會鼓越攻楚

盧縮劉賈雖非鼓越之比然而可使佐越楚  
楚積聚亦足以破其業焉此雖下下者而



羽亦不知出此則其不足以敵也

楚又拔漢成臯成漢復取成臯與楚對兵廣

武孟康曰於繁陽城相對名廣武城在敖

谷山三山上據地志云東武西武各

在二山明相去百餘里水從河中東南

無美雄遂使子成名於諸將登廣武笑曰

韓信平齊乞封假王

韓信至此平四國矣以功言之漢廷之臣固

無能出其右者其欲封王固其宜也雖然以

高祖陛下有容廟子無物莫遽不欲封信為

王哉直以事方危急未及加封於信耳

遣使請王且以假為名焉則是有欲速之心

有自擅之意以有功自處而不以長者待漢

王也漢王於此豈能無介然哉他日之名位

不終由信有以取之也

項羽請和約分天下于鴻溝歸漢父母妻子

項羽請和約分天下于鴻溝歸漢父母妻子

謂之鴻溝水還軍至陽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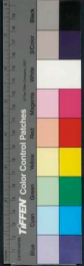
謂之鴻溝水還軍至陽夏

謂之鴻溝水還軍至陽夏

謂之鴻溝水還軍至陽夏

軍已解笑而猶復至此其曲不在而在漢

至





也然而羽之直不足以為壯漢之不足以為老何哉羽失道而寡助一事之有不足以救其全體之曲漢得道而多助一事之曲不足以累其全體之直蓋至於是而後知立身天地自有大節必大節不虧而後可以有立也

楚復敗漢軍漢之大會韓信散越英布及諸侯兵于垓下垓下在淮陰縣東南張氏曰垓是音胡音岩今猶高三四之則取在垓

按垓之戰齊王信以三十萬衆對項羽

所謂垓下之戰也孔將軍居信之左

軍居信之右漢軍居信之後絳侯及柴

又居漢王之後其始合也信以不利而却此

所謂正中之奇也孔費縱此所謂奇中之正

也至羽之不利則真不利而已矣不能如信

之縱其能取勝於將負之頃否乎然後信乃

大肆其力而衆之是之謂奇正相生羽固不

識也乃曰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不誣矣夫

已亥漢滅楚項羽死于東城東城在淮陰縣東南



南

項羽之於天下徒以力征而已力與力相角則強可以服弱而不可以服弱者之心弱者之心猶有所不服而況天下之人不必皆弱耳是故漢王之告項王有曰吾寧關智不關力惟其智不足以知是非之所在是以陷於執逆而不自知使其知之則將斂衽服義之不暇何暇與漢王爭乎

王以魯國公禮葬羽于穀城  
穀城於漢水  
以問羽之死也漢以魯公禮葬之且

本於其情之真乎其亦矯而為之者耶曰此高帝之情本乎其真者也而又何矯之有乎且其平日之相與從事也果何事也哉非高帝之殺項王則項王之殺高帝耳然高帝之與項王本非有宿怨積憤之不可平者自其初而言之蓋均之北面於懷王素以兄弟相處者也果以兄弟相處則長者當為兄幼者當為弟使項王而果有兄弟之情則弟戰河北而兄戰河南期以攻秦則已矣而又奚至於相攻徒以項王之入關偶落高帝之後夫



是以不能無怒使其甚曰怒之時其勃然  
之氣而啓其怒然之思必曰彼吾兄也使兄  
而不先入關猶當以其戰河南之功封之以  
國今既先入關矣詎可以有功為無功乎又  
詎可以懷王之約為不足月乎果如是則項  
王可以無怒高帝亦可以不爭惟項王之不能  
無怒也故高帝亦不能自己於爭夫爭而無  
以為名則名項王之為賊賊之名立則彼此  
相視如水火兄弟之義廢矣今則蓋世之氣  
與江水而俱東拔山之力與陣雲而俱北向

之怒者亦既蕩而為游氣散而為浮埃不  
往矣吾又誰與爭乎則於是以魯公之禮葬  
之猶其葬葬者也世豈有兄葬其弟而不哭  
者哉昔者有葬之君亦嘗有殺兄之志矣設  
使魯亭公不幸而先死則其葬其哭皆必如  
其倫焉豈以其嘗欲殺我而遂闕其禮乎  
決哉于以見情之真者本不待矯而矯焉以  
售其欺者乃弄操懿溫之所為不足以窺高  
帝之肺腑者也

楚之諸侯而王者並降封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以王者而降封無缺望乎曰楚之諸侯而王者獨九江王乃其表表者耳然其歸漢在項王未滅之先不在項王既滅之後則固是漢之諸侯而王非楚之諸侯而王者也其餘則雖有諸侯而王必不九江若矣以漢之元勳如蕭何者猶止於封侯則自楚而來者本非有功於漢其獲為侯則已多幸尚何缺望之有乎

封齊王韓信為楚王治下邳成侯彭越為梁王定陶九江王英布為淮南王治廣陵

韓王信為韓王治陽翟衡山王吳芮為

楚王治臨湘

臨湘屬長沙國

天下則均此天下耳自秦并而為郡則天下乃一人之所私而古人公天下之意豈不可復當時之人必驟有以為非者是以羽擅天下則割裂以封諸侯王漢得天下則又易置以封諸侯王漢雖無以異羽然亦皆知天下為不可以一人私之分封諸將此其意視秦則有間矣惜也割地太大戾古益遠一變而異姓叛再變而同姓叛三變而淮恩之令下









而是亦可以為難能矣哉

樊噲此定代以兄仲為代王壬寅建未央宮代

王劉仲自鴈門逃歸廢為合陽侯合陽侯在鴈門

按大事記言喜為代王意者喜其名而仲其

字平古爾則當以其受封於庚子而逃歸於

辛丑

以陳豨為代王

按獨喜既奔之後為代王者乃皇子如意而

豨則實為相國以趙代之矣石耳非代王

也意者如意雖為代王而實不為代王也

而實行代王之事乎

矣卯大朝諸侯于未央宮按未央宮本成先  
受朝於長樂宮

君臣相朝之禮叔孫通既定之矣曰雖曰漢

之積德未及百年未可以遽興禮樂然家人

父子之出入猶必有家人父子之禮矧曰君

臣之朝會而可以無其禮乎家人父

子之聚散猶必有家人父子之樂矧曰君臣

之燕飲而可以無其樂乎程子曰禮樂無處

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當是時禮之兩生不肯





為叔孫之所為格之以程子之言叔孫甚矣  
生其優乎其為君臣之合會無乃其亦有數與蓋  
自己亥之歲歷位以來至是且五年矣而其  
朝會之禮莫盛於此宴勞之樂亦莫盛於此  
逆叔孫通之心必曰彼兩生者其真不足以  
語時之變者歟不然何其可與為禮樂而直  
斷斷然不肯為禮樂之歸也噫明年而陳豨  
反韓信誅又明年而彭越黥布相繼以叛族  
不特此也十月而朝未央十有二月而貴為  
之事覺則是正帛交錯而纂弑之械成鍾鼓

鏗鏘而戰爭之機伏一笑之歡能幾而到劉  
剖裂者皆是也然後知昔者聖人之禮祭大  
抵仁漸義摩之成効而非立談之頃可以竊  
取真肖似者而為之也然則如之何曰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亦在乎教之而已矣帝之擊  
布也還沛置酒酒酣歌曰安得猛士豈非亦  
有念於功臣之凋落也耶悲喜相禪無乃其  
亦有數乎曰非也使兩生而在必有以廣上  
之意惜也通歸自魯不能轉以告上力聘而  
問之



趙相貫高事覺

或問貫高之事可以為賢乎曰不可所謂賢者必明於君臣之分高知趙王之為君而不知漢天子則其大君也古者諸侯之臣入天子之國則謂之陪臣夫以陪臣而欲弑其大君其罪大矣且隨其君使不得長享趙王之貴雖能證其不及豈足多哉

甲辰太上皇及太上下崩

按高祖五季已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則媼死久矣而此云太上皇及太上下崩者李奇

曰高祖後母是也

陳稀以偽門叛帝北征誅淮陰侯韓信并夷三族蕭何為相國乙巳梁王彭越以定陶叛平之夷三族淮南王英布以廣陵叛兼有淮東西地丙午帝征淮南平之夷英布三族

上一載子臧卷并擊李利鐵三擊韓王信四擊代相稀至是而擊淮南王布凡五出征矣留侯乃為上強起至曲郵說以令天子為將監關中兵然後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發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於霸上

此其詩則善矣然自此以前凡四出征而慮不及此豈非因淮陰之事而後方悟其機歟機之所伏無窮而慮之所造有限夫以留侯之智猶必經事之變而後其智增長則他可知矣而世之人乃有自謂算無遺策其無乃自誣之甚歟

周勃平代獲陳豨于當城豨擊帝崩太子盈踐位是謂惠帝太后呂氏臨朝稱制惠帝之齒長矣太后猶欲稱制此於三代之令王無所考也特倣乎秦之羊氏而為之耳

秦之羊氏不以憂死乎然則何足倣也此呂氏之過也

蕭何嘗及陳平周勃輔政辭高祖于長陵豨擊帝崩太子盈踐位是謂惠帝太后呂氏臨朝稱制豨擊帝崩太子盈踐位是謂惠帝太后呂氏臨朝稱制

盧縮以燕叛則孰能平之哉漢有甲兵二十萬而樊噲周勃為之將則備之也有素矣二十萬之外猶有十萬在焉其將之者陳平豨嬰是也於以守滎陽則雖有他變亦可無虞矣况但盧縮而已乎

丁未太后殺趙王如意及其母夫人戚氏

趙王如意先帝之子也以母視之則亦太后之子也而遽殺之此其意何有於先帝哉於以見太后之戾矣若乃人竊之事則不徒曰殺之而已創為新意以決禍心使武氏聞之遂有骨醉三日之舉焉然則流毒之遠亦已甚矣於乎悲夫

齊王肥獻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

齊王於此幾不免矣而以城陽自免非得已也知太后之意偏有所愛則不得不以是而徇之也

作如於西北卒於東南其用人不出長安六百里以則復不及於遠矣其計工不出三十日外則役不至於久矣然而男女畢作解他上不及老下不至弱姑以其壯者用之不如是則不足以集其數也惟其人之衆是以事易集何作之而參述之其必有一定之說歟

庚戌除挾書律

呂氏曰此曹相之政也真氏曰參在位雖淺然其於何所未及有潤色之功焉非但違約束而已也

辛亥相國曹參卒

太史公曰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  
功惟參擢其名真氏曰曹曰於謀國皆有功  
焉而王君之業則非其任以其起於刀筆而  
未嘗學問故也傳稱孫處士東郭先生石梁  
君隱居深山蒨微為參客或謂微曰先生於  
曹相國恰遇吳道漢黃進維二人者世俗所  
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微以告參參皆以  
為上賓東郭先生輩不知何知人然亦必隱

選奇偉之士參雖以之為

朝也豈數人者皆不可免哉

初應人奇士其見於傳記如魯兩生浮丘伯

申公糞生輩不火蕭曹諸人皆不能有所搜

訪其為之用者大抵功名之士而已故先漢

風俗治効俱不如古唯子房能斂四皓遂定

儲位參亦以聘蓋公而成治齊之功故愚以

不能為進東郭諸人為平陽侯惜也

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壬子太尉樊噲  
卒周勃為大尉癸丑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葬



惠帝于安陵雖張敖封呂氏四人為王六  
人為侯羅王陵相

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口或曰王  
陵之義則固正矣然言高而不獲聽則亦何  
補之有哉曰言之正與不正則在乎我而其  
聽與不聽則有不在於我者焉在乎我者不  
敢不以正而自勉其不在乎我者我則不敢  
有取必之意焉使其言焉而必於聽小則引  
據其則折據又其甚則為當與平所為就使  
其言之正猶將陷於不正又况其言之未必

正乎惟夫王陵之義能不以言之則否為  
輕又不以身之進退為軒輊可謂正矣不但  
能言不獨不王之為難也使公孫弘而知此  
其殆可免於曲學阿世之議乎

進陳平右丞相以審食其為左丞相關政于內  
審食其何以相以其嘗幸於太后故也然則  
無以異於嬖毒之所為矣彼嬖毒猶未嘗為  
相而審食其其居左相之位與陳平相埒  
乎於此時其與為臣其獨無視於其面自與

太后專制名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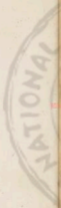


太后之專久矣。至此而以專言。釐廢立。主其  
為專。大矣。稱制不足。以盡之。故以專言。

甲寅丁巳。幽無名子于永巷。殺之。立恒山王。為  
為帝。

無名子不以得天下為善。而以失其母為溫。  
其曰我。狀即為。雖若狂惑。然其於保身之  
明。則無及矣。而其愛母之誠。又何過哉。其  
視高祖極愛之言。猶曰。賢父。則世之論者。固  
未可學以狂惑而。之也。

戊午尉他稱帝南越。  
尉他。南越王。尉他。南越王。尉他。南越王。





2025.01.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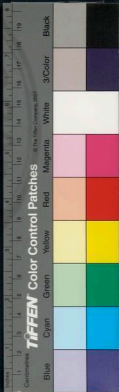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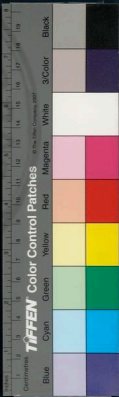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SIMRAN, P.O.C







201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之言女主者類曰呂武然武氏猶能聽服  
四夷呂氏不能鎮撫南越以見武氏之不如非

呂氏所敢望也

已未匈奴寇狄道緄驛驛驛為庚申太后殺趙  
王友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呂祿為上將軍  
分統南北軍

漢之兵制有南北軍本高祖之制也以南軍  
守衛王宮而衛尉領之以北軍守衛京城而  
中尉領之此則高祖之初制也若呂氏之制則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居南軍相國豈領軍之



職乎以趙王呂祜為上將軍是北軍將軍之職信足以領軍矣然漢之初制本不以上將軍領北軍也按呂氏戒祜產之言曰我即前必據兵衛宮凡所以衛城者亦以衛宮此豈非以一己之私意為一時之權制乎

辛酉太后呂氏崩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曲周侯鄒商及子寄誅呂祜呂產獲南北軍

軍

外軍也周勃名朱志屬

何以獲幸軍以朱虛侯擊產殺之而後獲之也何以獲北軍以鄒寄之給紀通之矯且獲

使人說祜而後獲之也然則中對何在是必屬於上將軍不能為有無也衛尉何在母納產殿門則其所職本不屬於相國猶足為有無也既獲南北軍則呂氏無能為矣走以三族及之

注三

夷呂氏三族廢恒山王義河高祖中子代王恒于鴈門立之是謂文帝以宋昌為衛將軍專南北軍

夫軍之有南北本以相制云爾不當以一人專之也今而以宋昌專之豈以高祖之制為





不足用哉大舉用定我志未乎姑以所親者

總之是亦一時之權制也

丞相陳平讓周勃右丞相而為左丞相

真氏曰平首謀誅諸呂者也顧以功不如勃

以上相位讓之可謂善處功名之際矣

灌嬰為太尉張武為中郎

仲仲當作

以即中令而行殿中所以領諸節而衛宮禁

歟蓋南北軍皆屬衛將軍防外變也外衛禁

之諸軍內護貢之諸節亦有不得不然者與

其無備而生變不若有備而弭變帝之所為

未可以為等於私人而識之也

壬戌以皇子啓為皇太子

呂氏曰景帝時方十歲平勃所以請建太子

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

周勃免相

真氏曰不以寵利居成功勃固未必知此然

視陳平之才自知其不及又能因人言而罷

垂辭位焉則與世之愚而好自用進而不知

止者亦有間矣

陳平兼左右丞相



夫以南北軍而專之以一人則將權重矣以左右相而兼之以一人則相權重矣然文帝之將相未聞有挾權以爲變者而嗟夫此豈非高帝之遺澤歟

癸亥丞相陳平卒

太史公曰陳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左歸高帝當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擐國家之急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保名終稽實相且不善始善終

哉非智謀孰當此者乎

周勃復相始作虎符

按諸呂之亂王欲發兵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時兵已有符已有虎或者用銅爲之則自此而始乎

經世之中二千二百二十九

甲子漢孝文皇帝三年免周勃相以灌嬰爲相周勃之與灌嬰均之曰功臣耳以功臣爲相而無取於擇賢此漢初制度則然也果無取於擇賢而徒以功臣爲之則與其相灌嬰不



若相周勃矣今乃以嬰代勃豈非疑其權之  
重故不欲使久於其位歟猜嫌之際開於其  
宜之中告訐之辭發於昭昭之際幸使宰相  
重臣不免為獄吏所殺辱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必曰敬大臣者豈非恐其流弊之至此  
歟必不得已則使周勃為右相灌嬰為左相  
其猶是以塞<sub>說者</sub>之口乎

王興居以濟北叛乎之

章與興居均之敬立齊王者耳然文帝之以  
章未嘗以失職之故有殺意而興居則為

與叛寇北地

北地於漢為郡其謂之北地云者正以其在  
帝都之北故也

己丑絳侯周勃下廷尉

呂氏曰按本傳勃之益封受賜蓋以手薄昭  
及繫急薄昭為言太后太后言無父事主於  
獄辭則勃以千金予獄吏書牘背之所教也  
將相外戚以重賂相結胥吏受賕變志欲辭



文帝皆不能察使每事如此則異於成者  
幾希

丁卯王長以淮南叛徙之蜀

與居以怨長以驕則犯分怨則背恩此其  
所以為慮不同而同歸於叛歟

賈誼於長沙縣

以謫居

誼之學本自申韓而出則非儒者之學矣  
然其於當時之務無不灼見其弊思有以救  
之雖其議論激切不無失之於過者然其才  
則實可用也第文帝方欲以鎮靜理天下而

誼則有急於更張此其所以不合也雖然文  
帝之於誼豈終棄之哉或者以其年以氣銳  
姑使之退自循者增其所不及領其所大過  
則他日所就詎可量哉而誼乃感憤和楚若  
不自聊其亦可悲矣夫

甲戌除肉刑

井田廢則貧富不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  
校廢則善惡不分民有不得其道者矣然後  
有陷於非僻而不能自拔者焉乃欲舉肉刑  
而加之仁人之所不忍也此肉刑之所以除



而非帝之過也

丙子祀上帝

祀上帝可也雖然帝一而已而有五乎哉既已見五帝於郊而猶作五帝之廟禮不欲黷茲之謂黷矣使帝不前席於廟則其惑也無足在者而帝也既曰前席於廟則其惑不矣於高漸垣乎之所惑然則諫之所言無乃徒及其事而不及其理歟

元更改稱元年是謂後元

即位之始既已改元矣今而又改元者豈非

以延年之說有以惑之歟帝明主也猶惑於此武帝之惑則亦無資焉爾矣

癸未匈奴寇雲中中上郡命六將

屯備周亞夫軍細柳柳亞夫安

大將屯備亞夫其一也亞夫細柳之外則有

劉禮之霸上徐厲之棘門此其近者也若其

遠者則有令免之飛狐蘇意之句注張武之

北地皆是也而亞夫之軍法特見知於文帝

茲所以表而出之歟

甲申文帝崩太子啓踐位是謂孝景帝善太宗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于滬陵編駢論乙酉與匈奴約和親丁亥  
吳王濞腹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七國連叛

呂氏曰吾嘗度七國之勢其深蓄反謀者惟  
吳王而已自吳之外論其土地則莫勝於楚  
趙論其好兵則莫勇於膠西其餘若齊南菑  
川之屬所謂自卽以下無讖也當楚之反其  
相張敖死之趙之反其相建德死之至若膠  
西王卬初聞應高之說則矍然駭之群臣復  
諷攻逆非計是楚趙之大臣皆不欲反而膠

西之君臣初亦未訝反也何使錯無激請侯  
之怒安坐而徐為之謀則是三國可使無動  
也三國之兵不動吳雖欲反將誰與反歟諸  
侯之交謀既不作然後被曹誼之策衆建諸  
侯而火其力不數十年諸侯肩披股袞開然  
且消特藉着請命下吏之不暇豈非經世之  
長策乎而錯也愚諸侯將反無術以制乃削  
其郡而遷其反亦愚矣○昔高祖之闕也正  
自武關而入耳而田祿伯之說吳王乃以入  
自武關者為身此亦何奇之有哉惟桓將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ntinued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color ba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言據洛陽武庫食救倉積粟差可以為正耳  
而老聃一則不從田祿伯之言二則不從桓  
將軍之言是正亦不知奇亦不識難以言智  
矣而景帝方以白頭舉事憚之其亦所謂見  
其形未睹其實者歟

誅御史大夫晁錯

蘇氏曰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變言豈  
足恠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  
之衝而獨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  
子自將而已居中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手

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惡以自將之至危與  
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至安而遺天子以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來益亦未免於禍向者已欲  
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  
之矣而重述其議是以表益之說得行於其  
間使吳楚反錯以身受其危日夜淬礪東向  
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  
無恐雖有百表益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  
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ntinued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color bar

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恃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七國平

自高帝即位之後所患在功臣及至惠帝則無事矣自高后相制之後所患在諸呂之及文帝則無事矣然而同姓諸侯王又以屬疎而將反吾觀賈誼晁錯之言蓋未嘗不以是為慮也至景帝而七國聚反自七國既平之後為漢之患者鮮矣而變生於外則詳盜

梁孝王劉有東土

天子在上而不用其制則其所為幾於霸而已矣然則可乎曰不可與其寬之以恩不若嚴之以法庶有以全兄弟之愛也

戊子以皇子榮為皇太子己丑以公主嬪于匈奴辛卯廢太子榮以膠東王徹為皇太子大尉周亞夫為丞相壬辰改稱元年是謂中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既改元而又改元文帝其作俑者與文帝  
之後元則有景帝之中元矣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三十

甲午漢景帝改元十年 亞夫免相

真氏曰亞夫之所爭者廢太子也封后兄也  
侯徐也三者皆高帝家法之所無也亞夫  
於是無負大臣之職任矣

戊戌再改元年是謂後元周亞夫下獄死

亞夫之死雖不以罪然其平居暇日九所以  
訓教其子者決無其素矣何則尚方甲楯非

所以供人臣之葬也亞夫之子某何為而預  
官之哉宜甲楯以供父之葬謂非欲厚其父  
不可也而不知夫子無違之旨則非禮犯分  
變免於獄然且賢者不為矧曰滔父於死庸  
為訓教之有素乎子之不肖固亦為父者之  
過也

庚子景帝崩皇太子徹即位是謂孝武皇帝葬

景帝于陽陵陽陵在縣北辛丑改元元年元改

嬰與蚡之所薦者趙主臧耳夫以趙臧為

嬰與蚡之所薦者趙主臧耳夫以趙臧為



不可用則可以儒者為不可用則不可夫儒  
者固非雜賦之所能為而雜賦之所為亦非  
儒者之事也無已則有一焉以嬰軫之所識  
者為未盡必妙選真需用之廢乎其有益矣  
今乃以節賦而罷嬰軫以嬰軫而廢儒者嗚  
呼太后亦果於毀儒而確於守苗老也哉  
甲辰丁未改元元光始令郡國貢孝廉董仲舒  
批云 董仲舒元光二年通鑑  
自道誼之說不明而功利之說勝矣秦以功  
利而得天下亦以功利而失天下漢之興也

假仁之說雖亦有之然而權謀術數未始不  
雖然而競出則是功利之習無時而可變也  
武帝之時可以改弦而易調矣彼董仲舒蓋  
習手也大絃可使春溫小絃可使夏折而直  
使之袖手於旁莫肯聽焉正欲明道之一語  
其殆孔孟之遺脈乎然不得陳於天子之廷  
而徒見於湯王之問答嗟夫使帝以待公孫  
弘者待仲舒則道誼之說其或可以一洗功  
利之陋乎

戊申命將五兵三十萬大伐匈奴不利

命將五者韓安國李廣公孫賀李息其一  
人則王恢是也王恢自為馬邑之事而卒近  
及下廷尉則又行千金於田蚡以求免死蚡  
不敢言之於上而於太后言焉然卒不免亦  
可以為僥倖者之戒矣伐匈奴而不利此誠  
帝之良藥也使帝於是而載戰于之載塞  
矣歟其五福以歸已敷其五福以丁民則天  
下治安而子孫蕃衍其福詎可量哉惜也帝  
方致意於中其甘心於之其有良藥而固  
無取乎爾也

庚戌賓舉市田蚡卒

魏其本非白晝於桑市之罪徒以友灌夫之  
故耳夫者雖曰剛直而無學問以將之則其  
剛也不免於狂其直也不免於狡既狡且狂  
則其所言必有不合於理者矣况又以使酒  
之氣乘之辭輒罵坐必非一日之積也如是  
則禍所由生雖微蚡猶將獲罪於人豈以蚡  
之負責而驕反可以數忤之乎為舉之計夫  
可戒則戒之可也如不可戒則遂之可也顧  
以平日於我有引重之意遂愛而忘其惡

吁亦惑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其類其  
之謂歟○田蚡以勢殺寶嬰呂蒙以計殺關  
羽當其勢之得行計之獲施自以為無若我  
何矣然而魏其終殞而蚡遂殂雲長臨路而  
蒙亦驚借曰倘短數耳非死者有靈能使生  
者之亦死也而讀史者比事觀之見其相先  
和後相繼以歿則不始不為之懼然以人情  
之所同者揆之則天理之不僭者殆不無矣  
也尔反尔曾子豈欺我哉

字文廢皇后陳氏以衛夫人為皇后弟青為將

軍

遜色於歌舞之列則尊卑為之易位選才於  
笞罵之餘則貴賤為之易處謂武帝為無所  
見歟則衛青非不可用者也謂武帝為有所  
見歟則子夫何道而致此哉大抵一時之避  
迥亦自有數存焉非必偶然之故也

壬子命將四大伐匈奴無功

四將軍衛青其一也公孫敖公孫賀其二三  
也李廣其四也○始者命將五而不利今者  
命將四而無功若必以功利之說求之雖然



而悔可矣然而待之益堅何歟此非有見於  
道誼直以不利無功則必取償於虜而後始  
快其意也

癸丑改元朔甲寅衛青伐匈奴有功水河南  
地置朔方五原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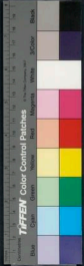
此河南之地也而其置郡則曷為以朔方名  
之以其正當雍都之北也雍都之北有朝那  
有唐施相去六百里而近此豈秦之故塞哉  
秦之故塞固自踰河而北相去遠矣秦末漢  
初中原多故匈奴得乘其隙度河而南其塞

遂抵於此迨至武帝選其虜塞之北有羊  
王取河南地於以置郡而名曰朔方則有由  
矣自河言之則曰南自都言之則曰朔若五  
原則又在夫朔方之西云

丙辰匈奴寇上郡丁巳匈奴寇鴈門衛青伐之  
有功拜大將軍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原之津地吳名  
為張公渡云

弘之為相也徒能設主父偃董仲舒而已  
他無能焉以兵則當寇之以刑則張杜主  
之以財則桑孔主之乎夫議論則微示其端



而其決擇所向在乎人主而已

此可謂具臣矣宰相失職端必自取

論者方以責之李蒼巖者翟輩是以客辟之  
廢與占宰相之能否而事權之得失則無所  
於稽也豈其可哉

戊午衛青征匈奴大有功霍去病為嫖姚校尉  
張騫通西域有功封博望侯麒麟獻為已未  
改元元狩獲白麟故也

是時行幸雍祠五畝獲獸一角而足五蹄有  
司言陛下當延和皇帝報在賜一角

麟云異瑞也之一字非異也非有司窺  
見上之微意故傳會其說因以爲慶歟其曰  
元宜以天瑞命今元子時則固以麟為瑞矣  
長星非瑞也而亦以補二元之號曰光鳴呼  
傳會之極溢而為誣俗之不古其以是夫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二國叛平之冊據為皇太  
子

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其至於於是蓋七歲矣  
其明年當入小學未必遽受春秋其受公穀  
春秋當是元鼎以後元封以前五六年之間



乎若自元封以後帝且為之開博望苑矣使武帝但令受學師傳不令納交賓客則異端之說必無自而進矣教之不專養之無素又使邪人得以間之雖欲不敗得乎

庚申霍去病征匈奴至于居延詔發騏驎將軍

漢之攻匈奴也每戰益西誠以西域之地匈奴之右臂在焉夫與人鬪而不折其右臂則不足以制之矣是故始城馬邑求之於北也而不利次戰上谷是亦求之於北也而又

功然後轉而西向驅樓煩白羊王而走之由是而河南之地可得即可置今而濟居延可以造小月氏矣夫所謂小月氏者在漢為河西地昔未有得今始得焉如之何不以為佳也異特路博德即是而塞遼虜障則居延其要地乎不然則戰後措者何必自是而始出以見去病此戰誠足以斷匈奴之右臂也李廣征匈奴無功謫為庶人壬戌衛青霍去病李廣天伐匈奴李廣自殺

杜子美之詩曰短衣匹馬隨李廣射猛虎



終歿年則是但為庶人未必不可以自樂也  
既已謫為庶人可以止矣而又起為將軍則  
是功名之志勝未嘗為學知道以退為進也  
欲進而欲退卒以自殺可勝惜哉

經世之成二千二百三十一

甲子漢孝武皇帝二十四年大司馬霍去病卒  
衛青於當時之士無所薦進而去病之意亦  
傲乎此豈非以魏其武安為戒歟夫魏其武  
安之所為徒足以自敗而已矣其敗也非以  
招士之故也而青去病乃以為戒其待士凌

矣或曰青故人門下士去事去病歸得官爵  
使二人而不招士則豈有是言哉曰此所  
謂士特視勢高下而為之俯仰者耳廉足以  
當士之名乎以魏其武安之招士猶不足以  
得賢者青去病之不招士也而謂賢者歸之  
無是理也此有爵有位者之所當知也

之廿改元元鼎丙寅丞相程青下獄死

而若其姓名也丁卯徙函谷關于新安

家雖縱其用度然為關防紙膠封是使

故職法以裝成辰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 Control Patches



高解此論之妙

大之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九鼎數者皆武帝之所欲也逢其所欲而獻言焉可以得封侯之寵矣然而卒以誣罔棄市古之人不以天下易其一體今乃以其四體易數月之封侯大則失矣抑蘇氏之言有曰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霸虜無由玄質之白猶不可使之黑也豈有不死之藥而真可得仙人而真可致乎其為誣罔不待試而知之矣今乃踰年而後知其誣罔則

武帝之志亦死矣哉

巳巳南越相呂嘉叛諸侯坐酎金輕奪爵者百六十人丞相趙周下獄死

若博德等擬擊南越卜式上書請父子往死之上以風於天下而天下莫應於是以前金色惡等列侯爵丞相趙周坐知而不舉遂下獄死一百六十人當作一百六人

樂通佯藥大坐誣罔棄市西卷及匈奴寇五原庚午南越平東越王餘善叛卜式為御史大夫辛未改元元封帝征匈奴于北





遂因其制而用之未之有改及是則凡歷一  
百又四年矣然後更秦之制用夏之正而孔  
穎之志亦至是而始獲伸焉惜也建寅之外  
則餘皆不能盡從孔穎之志也。以歷之名  
為年之號此太初之所以改元也而談者於  
此下無可疑者焉何則太初之歷上元之歷  
也謂去無其歷則不可然其曰上元太初四  
年得焉遂攝提格之歲而元封七年亦得焉  
遂攝提格之歲夫焉而遂攝提格是則甲寅之  
謂也而元封七年歲在丁丑不在甲寅此其

說固已有可疑者矣抑又有可疑之甚者焉  
何則自古歷太初四年以至漢歷太初元年  
說者以為凡歷一千六百八十章彼其以八  
為一以章之上文為七以章之下文為年夫  
固註家之謬不論可矣必若說者之云則一  
千六百八十章也者實計三萬一千九百二  
十年其一千九百二十年姑以禹八年而下  
當之雖有增減不必多論若其上之三萬年  
則經運之已可除一萬八百經運之辰又除  
一萬八百通計一萬一千六百餘八千四百

當在經運之卯矣夫經運之卯去開物之初  
僅僅七千年爾當爾之時雖御極者之號名  
猶觀乎其不可以考况其所紀之年乎其無  
乃習見漢武之年鮮不有號名之可紀故因  
是生說遂以為古之帝王亦有所謂太初四  
年者乎是可以見其為談者之妄矣豈徒曰  
可疑而已哉或曰談者之妄不必致其疑焉  
足矣若夫歲在丁丑而書曰甲寅又將何以  
質之噫歲在丁丑不可以為甲寅固也然嘗  
考之歷書所載則以歷術甲子名篇夫既以

歷術甲子名篇則其所載皆古歷之法尔非  
漢歷之法也果以漢歷言之則史遷之所記  
安能自太初元年而下以至於建始四年而  
遂已乎吾意自焉逢攝提格而始以至於紀  
犁大荒落而終者史遷之所記也自太初元  
年而始以至於建始四年而終者是必後人  
之所加者也以此例也而推之則溥于陵渠  
之所奏有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貫珠亦言  
古歷之發端有若是焉尔矣豈謂漢歷之發  
端其亦若是乎哉觀書之法於其可疑則疑

之於其可諒則諒之要之無害於理非但不  
必致疑亦不必致其譏焉可也○或者又曰  
大餘幾者紀日之數也小餘幾者紀分之數  
也夫以九百四十為日分者古歷之法也以  
八十有一為日分者漢歷之法也遷史之所  
紀者似及古歷而顧於漢歷無取焉是何其  
取所當存而弃所當取者哉別行應之曰遷  
之所取非謂取其所當存者也古歷雖廢然  
猶今歷之源也志其流舍其源豈知本之論  
哉遷之所棄非謂棄其所當取者也今歷既

行則又將與來者而為古矣遷史之所留  
以為班史之地也卒之八十有一分與夫九  
百四十分相與為日法接踵而並行則固自  
由然矣嗟夫子於史得微顯闡幽之說焉  
推而廣之則又有得於存亡繼絕之說焉夫  
亡者未易存也而物之已絕者則又往往難  
乎其繼遷之此意不以新掩舊而其所慮者  
惟懼夫舊者之掩於新此其意良可嘉已而  
昧者不察誤言生焉愚是以不容不辯  
西伐大宛大宛貴山城去張起建章長安縣西

伐大宛則甲兵之竭不息起建章則土木之費不貲而帝甘心為之茲其為多欲之效歟

戊寅北幸河東祀后土騎二萬征匈奴不復

趙破焉虜所得軍吏以亡將恐誅遂莫敢歸

意亦甚矣其可憐矣

己卯東巡海上匈奴寇張掖酒泉魏城臨澤臨澤瑯琊瑯琊庚辰李廣利平大宛獲其王及汗

血馬

依宛之後姑置數萬人勿論但以牛十萬馬

索從驅萬則其費亦多矣而僅能為

十四中馬三千餘匹其所得果足以

其所喪否乎以策他故有所敵者事有所不

容人皆若是不獨武帝為然也

辛巳改元天漢中即將蘇武使匈奴北幸河東  
壬午東巡至于海上又西幸回中將軍李陵征  
匈奴不遂

昔霍去病之初起未嘗不與衛青偕出及其  
有功則其進爵遂與大將軍並帝亦何負於  
有功者哉使陵於此時姑從武師而出何必



不以有功見知於上乎乃意欲以五千人自  
當一隊波單于庭則其材誠高其氣誠銳而  
其量則已隘矣彼其祖終身從大將軍而不  
憾而陵則攝身而起即欲與武師頡頏其致  
敗也不亦宜乎○抑又有說陵所將者五千  
人耳而匈奴以三萬騎圍之為陵所敗則又  
召左右地兵合八萬餘騎攻之夫以八萬餘  
厥攻五千人宜其吞食之盡不難也然猶且  
戰且引日趨於南向使管敢不降則陵終不  
敗雖敗亦不失為能當敵不止當一隊

已也功還延以相稱則登其族而不誅不亦  
可乎

登永東廵泰山又北幸常山匈奴寇鴈門甲車  
大伐匈奴不剽朝諸侯于甘泉宮乙酉改元太  
始丙戌西幸四中丁亥東廵海上戊子東廵泰  
山己丑敢无征和玉蟲事起

蘇氏曰臣子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  
飲食必祝曰使吾君子孫蕃多長有天下此  
豈非臣子之願歟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熾  
見其長竟天其年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二

十年平燕事起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宜長於兵與之終始武帝好古喜儒術稽世宗而子孫遭難如此豈為善之報哉由是言之好兵如禍者既足以為子孫累則凡為之好合始以全人之命者為子孫之福審矣庚寅太子殺江充和劉屈氂攻太子戰于長安太子敗死皇后自殺按太子所發之兵但得長樂宮衛卒是時將軍耳然不言未大官衛卒或者當時倉卒家故不備而發之歟此可見南軍亦不

太子所發乃召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則是北軍亦必非太子之所能發故直殿市人而戰之耳倉卒之中莫明虛實帝且以謂長安之兵盡為太子所發乃詔丞相發兵三輔近縣是欲以外而制內也使帝知太子之所發不過長樂衛卒所發不過四市之人則安知其不詔丞相發北軍以制南軍乎以此見漢之軍法不持南北可以相制而內外亦可以相制也○或曰太子敵中都官囚徒得囚如侯使持節發



長水胡騎以就敵豈非北軍乎曰八校之中  
有長水有胡騎有越騎皆所謂南軍也若中  
軍屯騎虎賁安兵以至於射聲等校則皆所  
謂北軍也太子之所發者上欲得南軍耳然  
兩校之軍未及出戰而如侯已為馬適所斬  
則兩校之軍亦且不為太子所用矣故曰所  
謂南軍亦非太子所能益發或曰兩校之軍  
既不為太子所用則誰得而用之乎曰馬適  
嘗謂人節有詐勿聽也遂謂如侯引騎入城  
則騎必為馬適之所用矣又發指楹士以

以予大鴻臚商立成則豈非長水營中之士  
乎夫惟其長於水也是以有楫楫之能然以  
之陸戰則亦未始不可也故馬適獲如侯長  
步乃子有景建者從馬適獲石德而商立成  
力戰亦能獲太子賓客張光云

諸邑公主皆坐巫蠱死

諸邑公主皆坐巫蠱死

諸邑公主皆坐巫蠱死

諸邑公主皆坐巫蠱死

當其未覺則如人之方窹及其既覺則如人之始寤既寤而覺則向之疑今以釋此其所  
以追恨江充而夷滅其族也



謀丞相劉屈氂非劉之誠而劉之誠  
壬辰東廼海上天下疲于兵革

天下疲于兵革久矣曷為至是而始書之蓋  
是年方有輪臺之詔則上之心已悔矣當其  
未悔則寧知天下之疲乎及其既悔則天下  
之所愁由已則愁之也天下之所苦由已則  
苦之也天下易為而愁苦亦曰疲于兵革而  
已矣卯子至是而始書之豈不以武帝之有  
悔心乎

癸巳改元後元重合使馬通叛

太子之反以江充持之急重合之叛以江充  
族而疑使不有日磾陰察何羅之動靜則袖  
刀一奮而宮車之駕晚矣其為變豈不大哉  
然則一江充之用舍小事耳而繫人家國如  
此可嘆也夫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三十二

甲午漢孝武皇帝五十四年典皇子弗陵為皇

太子帝幸盤屋五柞宮

大司馬霍光受顧命太子弗陵嗣皇帝位是謂

昭帝葬世宗于茂陵



專政

受顧命輔嗣君此宰相職也今乃委之大司馬而宰相不與焉此其失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蓋自其以侍中等職為內朝則宰相在外不免於日踈矣自其以九鴻更進而用事則宰相權分不免於日卑矣而大司馬既領內朝日親貴而崇重則雖非宰相而宰相之實在焉此所以受顧命輔嗣君不以委田千秋而以委光也

乙未段元始元卒丑改元元鳳誅鄂邑長公主

及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誅害霍光事覺故也  
贊皇公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達高跽陳平去魏皆楚獄舍腹心臣漢文惑李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即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誅梟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求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甲辰丞相車千秋卒乙巳丞相王詡卒

自車千秋在而政事皆決於光矣若訢則何足以有立乎居宰相之位食宰相之祿施施於府廷非不尊且貴也問其政事則曰大司馬主之嗟夫為宰相者轉旋闔闔有造化之權焉而直默默如此可不為之長太息乎

丁未改元元平帝崩昌邑王賀立葬昭帝于平

陵

許蘇氏曰昭帝十四而辨上官桀之詐其明過於成王然成王之壽善喜以為周公之功昭

帝之短折吾以為霍光之過夫壽夭雖出於天而人事參焉成王之居幼也以問召為之師保而左右前後率皆賢臣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已定其能安富貴而步死生蓋無足恠者今昭帝所任惟光光雖忠厚篤實不學無術所與共事者惟張安世所與斷事者惟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任也使帝居深宮近嬖幸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則朝夕之所以盡之者衆矣安能及遠乎吁漢昭有魯人之明不能

尊之以學所以為霍光之恩也

賀立不明大將軍霍光廢之迎戾太子孫詢立之是謂孝宣皇帝

真氏曰霍光廢昏立明其有功於漢甚大然昌邑之始立亦不能無罪焉蓋王之在國者滋無度非一日矣王言龔遂流涕痛哭以諫不為之改是豈足以奉宗廟子萬姓乎光知而立之是不忠也不知而立之是不明也及昌邑之廢其群臣導王為惡者誠不可不誅然罪有重輕固宜甄別焉有二百餘人盡行

發戮之理前輩謂昌邑雖臣必有過死者故老惠諒之如此是為身謀非為國計也況王吉龔遂盡忠極言正宜優加寬貸以為人臣之勸而乃髡為城旦是與附和者同科特寬其死耳光之舉措失當如此其咎在於不察故也

剛吉為相

按宣帝既立之後八月己巳丞相楊敞以疾卒九月戊寅以蒼義為丞相則相位之虛繼八日耳至本始三年六月己丑祭義卒以常

賢能之虛相佐者十四日宛第三年五月甲申賢以老病致事六月壬辰以魏相為相而鄭吉為御史大夫何敞史大夫而後可以為相矣當此之時老為相也其為相在神爵三年

戊申改元本始己酉會將五年十五萬大伐白

田廣明以四萬餘騎出西河其次若范朋友之出張掖焉增之出雲中趙充國之出酒泉田順之出五原則皆以三萬餘騎行合而計

之九十六萬有餘共但十五萬而止也當其出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然而五將者皆不能如其所期而還其少者或出塞八百里而止則田順是也其多者或出塞千六百里而止則田廣明是也若明友增則皆出塞千二百里而止其最多者惟趙充國獨出塞千八百里而止然亦不能至其所期也其捕斬之最少者則田廣明以四萬餘騎而僅得十九級其最多者千九百餘級而實不免於詐則田順之為也故順與廣明下獄死

辛亥皇后許氏遇毒崩霍光以女上皇后

胡氏曰顯赫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誠矣敬免於禍得手哉使稍沈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至不仁可不戒哉直氏曰顯之敢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則豈其罪矣昔石碯不私其子故能為衛之純臣使光嘗聞碯之風宜不至是然光之於古不知有伊尹又安知有石碯邪此不學之罪也然金日磾固嘗殺弄兒矣推日磾不私其子之心使其妻有

之事亦必不私之矣此光之同列也而不知效其所為况望其能為石碯邪光平生忠節至此為一私所掩遂與碯遊同科然則學者其可不以去私為本也哉

壬子改元地節癸丑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卒子禹繼事

禹雖繼事而但為右將軍其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則張安世實為之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則光之兄孫山曾為之也其明年則右將軍也兵與車騎將軍也兵俱罷而使



禹為大司馬則是官名同於尤耳而其事實  
則豈能與光同乎是故高為大司馬則張安  
世更為衛將軍矣衛將軍雖若次於大將軍  
然而兩宮衛尉及城門北軍屬為夫既曰兩  
宮衛尉則南軍因屬之矣而城門北軍又屬  
焉此與宋昌為衛將軍專南北軍者無以異  
九此果何為哉懲霍氏也然則何謂兩宮衛  
尉長樂衛尉與未央衛尉是也若建章衛尉  
則置於宣帝元康元年之冬云

寅冊皇子奭為皇太子乙卯大司馬霍禹謀

漢書霍氏三族廢皇后霍氏

胡氏曰宣成霍侯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與不  
自躬頭禹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勲  
高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愷光多矣有  
三大罪焉豈惟參乘之負芒歟斥許廣漢謂  
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  
也署衙勿論三也斯三者街事尤甚后而可  
意於君何難帝所為虐已斂容下之已甚莫  
敢與較者其防慮深也宗族誅夷光則自取  
雖然光當有冲切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



綱目

正其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勲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誠后諱及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塞無可議矣  
兩辰改元元康丁巳冊王氏為皇后戊午太子大傳疏廣太子少傳疏受謝病歸東海棘陽

胡氏曰以寬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驟見觀其親政之時年已二十七而猶不省君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矜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微意可知矣易曰君子身幾而作疏廣有焉

庚申改元神爵趙充國伐西羌

晉之馬隆亦嘗西伐矣彼以三千五百人而足而充國則騎必萬騎人必萬人河也彼勇將此重將也夫惟勇能以力馬夫惟重則不

徒以力而固有德焉破先零力也懷罕开德也德與力兼用而威惠均焉雖不能純乎以德亦不至純乎以力此羌之於漢所以數世而不叛也彼其德之不覲而惟力是聞者非不可以取勝也然一再傳之後羌遂熾焉徒論其始而不察其終則其一時之得失固未可以優劣別也○張氏曰漢將當以充國為最將之病在是於殺而不恤百姓充國任關外之寄○漢書充國本之德使百姓安寢而西戎坐銷○通鑑三代之將非戢國以來撥等

敵者所○班也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後度為後世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下風

壬戌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世固有似迂闊而非迂闊者王吉是也吉之言曰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此其言正中宣帝之失宣帝與自民間其所親者外家所重者故人無不列在將相大臣之位然而不必皆賢則必有不肖者矣乎其間矣



吉之言及此宣帝宜有終高帝之無所警也  
則以意之不同言之不合也為望之者其自  
覆豈在王吉下哉然其所彈劾者不先之於  
朝廷而先之於郡縣不先之於詩史諸人而  
惟端廷壽之先焉韓延壽之治民所先者禮  
讓所重者教化雖望之將必有愧焉正使有  
過豈不以長短相補而顧汲汲於其人之死  
則似有嫉賢之心矣賢否之不分功罪之不  
察以是為天子之耳目其猶在王吉之後乎  
於亥潁川太守黃霸賜魚鮓內使河南太守服

延年桑市

趙蓋楊韓之誅君子為宣帝惜以為賢者而  
不免於死則為善者其懼矣至如嚴延年之  
死君子不以繫於趙蓋楊韓之誅是何也延  
年所至有屠伯之號則其殺人多矣其間豈  
無不辜者乎其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誠知人之不可以獨殺則必以死償之矣嗚  
呼天道如此而人有不察可乎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ISSU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極經世書卷之八

豐城後堂朱惠老述

徐集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三

甲子漢孝宣皇帝七年改元五鳳左馮翊太守  
韓延壽棄市

韓延壽賢者也而頗以僭侈蒙戮何哉宋之  
寇準相才也而其所至亦有僭侈之患君子  
曰準誠賢無如歐何夫延壽之僭侈亦若此  
而已矣宣帝不惜其賢望之不訖其嫉惡大  
貶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坐慢丞相即去也



孟子曰朝廷莫如爵勳莫如齒輔世長民  
莫如德齒齒爵三者天下之達尊也望之僮  
者豈其呆昧於此哉蓋其以諸生召見已不  
肯少屈於大將軍則其平日之所自負若甚  
不碌豈其仕為御史而肯少屈於丞相哉吾  
意望之之於邵吉正如以黠之於衛青以長  
揖事之夫豈不可然自視黯黯望之之外能自  
重者無幾以孔光之於董賢往往不敢鈞敵  
其斯以為禮乎斯禮也正由宣帝挫折望之

其流之弊遂至於此異時王莽之篡奪朝為  
之屈膝則其成效可睹矣然則人君欲為社  
稷之計正宜養成臣下之節未容以私意所  
向而輕挫折之也

平通侯楊惲棄市坐怨望也詳前

惲之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  
而為其合此四句凡十六字而怨誹之意其  
為是誠不能無罪矣然以唐人為之不過曰  
朕目聖神皇五言而盡之其為諱詆不亦甚  
乎在武學則付之一笑而有餘在漢宣則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30

25

20

15

10

5

0

Black

31Color

White

Red

Yellow

Cyan

Green

Blue

Black

以大辟而不足曾謂帝王之量反有不及於婦人手

丙寅丞相郡吉老黃霸為相

夫治郡治家之推也治天下治郡之推也霸之治潁川豈曰自其家而推之哉蓋其所經者適在乎韓延壽之後延壽之於潁川教之以禮讓亦以矯趙廣漢之弊耳由趙廣漢一變而韓延壽則其治潁相友由韓延壽一變而黃霸則其治相備其迹之舊而致其效之新為力勿矣若以宰相言之魏之嚴卿

之寬曾無稱於其君之德為黃霸者不先於君之心地用工而顧欲上計之吏附會條附以為大化興焉夫大化何從而興哉始於吾君之心推而廣之自家刑國以及天下其本末有由其源流有自非可以一日致也霸之為相亦僅耳而算計成効遽欲高掩前人是相率而為偽宜其不逃於張敞之譏也若惟思昔之所以為郡者如何今之所以為相者如何何者為當循何者為當反何者為當先何者為當後則為相與為即功名等耳奈何

所損其損也以未知為相之道若其為相則亦幸而有成者也

戊辰改元其警庚午嘗韓邪單于來朝

匈奴之朝也慕義而來歟彼越蒙之於周則誠慕義而來矣若呼韓之於漢直以國削力弱為是而措首耳夫其國削力弱為是而措首固亦武帝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而宣帝獨之使帝而以是自足則亦足矣而帝也厲精為治未始怠急此其所以能致中興歟迨至元成積習既久其於單于之來其若以為

有所慕者否則又若以為有所畏者由是而怠心生焉由是而治體墮焉外寇不作而內寇竄之矣豈非後世之永盜哉

于定國為相

自定國本為相之前固已為廷尉為御史大夫矣趙蓋韓揚之死君子於定國不無憾焉何則謂其可以言而不言也然猶有可議者宰相他人為之雖欲爭庸有不勝者焉嘗以冀為相之後觀之宣帝崩元帝繼其在相位者八年然而周堪之獄劉向蕭望之之死



定國容默其間不能有所救焉上之無以格君心下之無以扶公論使君子之類為小人所抑其真大矣而元帝則徒以春霜夏寒責之夫春霜夏寒雖宰相責然君子陽類也小人陰類也陰賊陽微蓋有由矣責之以天變易若責之以人事乎

壬申改元黃龍宣帝崩于未央宮皇太子奭踐位是謂孝元皇帝

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速耶夫始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國趙高李斯用之以亡

其身生乎秦之後者可以戒矣而漢范滂復明申韓位景帝更律令削七國天下幾至於亡甘蹈亡秦之覆轍而不顧焉生乎漢錯之後者可以重戒矣宣帝復好親申于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其蹈盜錯之覆轍而不顧焉彼申韓之說其入人之深雖明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一時也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其他日之害此其說所以盛行於世歟觀宣帝之為君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其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勵精之效  
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  
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  
揚韓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獄終以亡  
國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為  
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基禍之主其功過相  
半者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及自改元初元莽中宗于杜陵漢景帝陵也  
成謂皇子棻為皇太子盜殺漢室之

一之之也出於自我而此言者

殆指恭顯等是時恭顯令謁者召望之固嘗  
寔白然因以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此  
其意欲何為哉亦為盜而已矣上則盜弄天  
子之權下則盜殺師傅之軀以盜書之真不  
為過也呂氏曰蕭望之秉直道而不容於恭  
顯終於殺其身吾以望之亦有罪焉望之非  
霍光不肯露索挾持其心於抱關之役其後  
為平原太守則不自得為左馮翊則移病為  
御史則與酈吉鈞禮其介然剛褊猶潔之操  
不以一毫挫於人天下共知之矣當恭顯之



欲害望之深思熟慮以為望之帝之師傅者  
節老臣苟驟使帝誅之詎肯從乎惟納之因  
圖使俯首對刀筆吏則望之剛禍必不受辱  
忍詭而死遂收望之下廷尉而望之果如其  
所料終以自殺恭顯定計於其前以效於其  
後如取如攜無錙銖之差者以望之之賢而  
不能出於小人所料此有志之士所以為之  
流涕大息而不能已歟嗚呼望之杜陵之談  
也使不感慨自殺則元帝雖不盡用恭顯亦  
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其惡亦少瘳矣幸而天

假之手坐于成帝之世安知其不能坐鋪王  
氏代漢之禍乎是望之之死生實漢之所由  
存亡也望之縱不自惜獨不為漢惜乎又思  
望之素以大儒自處一日臨事乃自經溝瀆  
田田光侯嬴之徒比豈天棄漢而奪之魄耶  
何其謬矣若斯之甚也

丙子幸河東代宣授元永和制新端已卯西差

自庚申以至己卯二十年耳而西羌已叛然  
則充國之所以宣其功德者至是而斬數曰



叛服不常者夷狄之常態要之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患則雖叛而可服非若異時晉之涼州則一失而不可以復得也

常玄成為相庚辰西羌平癸未改元建昭甲申乙酉匡衡為相

橋於議論之際有足觀者其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其言尤粹使能充此言而廣之則其於善惡必齊矣史高外戚石頭內臣其不得謂之君子豈難知哉其始也附託於史高其中也依違於石頭其終也不免為

王莽之所劾此無他好善之心不力惡惡之心不誠雖知六經之理可以統天地之心而不知是理之正可以統在我之心苟無所統則見諸行事或不若空言之為得矣然則窮經者其可不以致用為貴乎

戊子改元寧帝崩皇太子鶯賤位是謂成帝  
帝莽高宗于渭陵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專政  
文帝非無舅也而薄昭不得以專漢之政武  
帝非無舅也而田蚡不得以專漢之政彼非  
不欲專也欲專之而不可耳以舅氏而專政



其自成帝而始乎然其末也有漸矣自王吉  
之言不見用於宣帝而後外家之勢益積而  
至於成帝已三世矣常人溺於所見而不思  
學者溺於所聞而不悟雖以王敏谷永亦以  
是為固然然則宣帝而在其亦將以飲永之  
言為優於王吉乎

己丑改元建始辛卯王商止說

是時京師大雨四十餘日此陰盛陽微之所  
致也使成帝有以抑舅氏則足以弭不變矣  
使王鳳有以辭政權則足以塞天譴矣

四十餘日而君臣舉不知戒則是忽天而不  
知懼也玩天而不知畏也說言之與否且無故  
而然耶使王商而果有大臣之力量則必曰  
王鳳當退不可以處非其位而致此之譴則  
鳳固知有所警而帝亦知有所憚矣情也但  
能止民之說而不足以察天之理使其有以  
察理之正可但止說而已哉

免相匡衡為庶人

陳湯甘延壽立功異域朝廷議欲封之匡衡  
以為不可為其制之不可矯而幸之不可微



也若衡之於封邑多取四百頃則非但矯制而已固有違詔之罪焉非但僭傳而已固有苟得之罪焉以議人則明以揆己則昏衡之於經也固曰窮之矣而猶若是使其本非窮經之士則其所失又將若何此無也窮經而不本諸理明理而不根諸心則人與書未有不叛而為二者也

壬辰河大決王商為相

有水旱非郡國之所致也居相位者宜

備責備於郡國則何所用宰相矣瓊耶太守揚朕王鳳之所親也商以鳳故特摧折之卒使鳳以為怨而隱隱中焉然則商於止說之外無一可取而成帝猶以直相目之不亦異乎

癸巳改元河平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三十四

甲午孝成皇帝六年丁酉改元陽朔京兆王莽

下獄弔

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



不若不言知其忠盜而不能則不若不問  
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臨喜其忠納  
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  
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  
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死乎此則正  
哉復詔尚書劾章阿所請侯以爲衆之主有友  
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敢納  
忠甚矣成帝之不君也

張禹為相

胡氏曰日有食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

表也無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驥人非小變  
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凌或臣子皆或政  
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陰威之應春秋  
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在人君必監於侵  
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且外戚擅國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也  
安得指為神恠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  
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  
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修政事以  
善應之當是時政事宜修者孰有大於權歸

外家勢隆於主者乎九禹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家湖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劍鏹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古不可免矣

戊戌王音為御史大夫己亥大司馬王鳳卒弟音繼事

按音乃鳳之從弟之子其所以越譚繼鳳者殺王章音有力焉此鳳之所以薦之歟史謂音之於鳳也卑甚如子以故音之則是從見

其貌未察其情不知其所以深相得之由也

辛丑改元鴻嘉壬寅幸雲陽雲陽在漢為郡癸卯

廢皇后許氏乙巳改元永始封王莽新鄉侯新鄉在許都

許都新鄉在許都立后廢后自姦臣言之則曰陛下之家事六

爾而劉輔為之盡言輔豈不知言出而拂上之意哉直以身為諫大夫不可以睹上之失

而無以救之也救之而見聽也吾將何求救之而不見聽也吾身雖危吾責塞矣此輔之



意也其視張禹諸人豈不可以奴隸命之乎  
甲辰丙午大司馬王音卒王商為大司馬

此王商乃成都侯王商與譚立根逢時同日  
封侯者也其與止說之王商名姓同而宗黨  
異業以奢侈獲罪徵誅之矣今而以先王  
是何喜怒之相反歟以見帝之於用人非擇  
賢也果擇賢者而用之則漢之天下豈遽為  
王氏之所移乎

程方進為丞相

程方進之為相自丙午至甲寅終始九年不

為不久而其為漢之計曾不一二見焉遂使  
官卑祿薄如南昌尉者乃得上書言事其曰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可謂明且切矣便方進  
見之能不為之愧死乎方進為宰相不能知  
愧於其前其子為太守乃能知愧於其後討  
賊之舉使莽知懼雖敗而死要為不幸云尔  
夫固無忝於所生也

孔光為御史大夫

夏侯勝之事宣帝也出道上語人不以為疎  
者以其中無所隱不害其為直也孔光之事





成帝與哀帝雖皆中之樹猶曰不以告人密則密矣然而非所以事君也當時之事莫大於王氏專權舉天下皆知之矣君命犯而主威奪不與天下之主明目而言之張膽而議之而顏曰時有所言輒削其黨嗚呼豈非目審其不忠而姑以削養藏之手

戊申大司馬王商免出朝則魏禧曰辟而王根為大司馬已酉改元元延公丑改元綏和甲寅成帝崩皇太子欣踐位是謂孝哀皇帝太后王氏臨朝稱制

呂氏 稱制劉氏之罪人也王氏稱制獨非劉氏之罪人乎唐攝即真義奚恃而敢恃太后也太后為虎傅翼豈已飛而食人矣而猶不自知也方且惓惓於一璽不亦悲乎

大司馬王根專政莽成帝于延陵王根罪免知悼子在堂而平公不為之輟燕則此輩得而譏之何則以其薄於君臣之義也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張心或數漏知之而顧甘於飲酒乎根為大司馬與天子為一體元首墮於上則其下當何如哉雖在四海之遠猶當過



密入音豈有股肱大臣乃敢聘取掖庭女樂  
置酒歌舞而得無罪乎解光劾之宜矣然而  
但免其官未盡其罪則朝廷舉行猶為失當  
此無也正以太后私之故也

丁明為大司馬

丁明乃陳州人也

夫既以師舟為大司馬誠足以革易民專政  
之弊笑而何武唐林乃為偏善爭之夫傳善  
雖賢要亦定陶太后之從昆弟耳使哀帝任  
之是與成帝之任王氏無以異也何武唐林  
果何所見而必欲爭之耶卒之師舟罷而任

儒學傳善免罷丁明明差後一變而為董賢董賢  
之後再變而為王莽然則為喜爭之有非以  
為喜之福適以為奔之資歟君子觀於何武  
唐林之言常切恨之

孔光為丞相乙卯改元建平舟傳氏為皇后傳  
喜為大司馬朱博為大司空

朱子元奮奮抵几有足稱者及其為大司空  
則與傅晏交結排傅喜焉當是時大司馬必  
不可得得為大司空足矣不能為國主張公  
論漸復政柄而徒比周匪人致殞厥命嗟之

不講其弊固至此夫

丙辰傳喜免丁明復為大司馬

前年之大司馬

始缺之司馬丁明復也孔光免朱博自殺丁巳相平

當豐

居大位而不勉於素餐舉朝皆是矣自張

禹孔光之徒而莫以為耻惟平當恥之寧不

受僕印以死猶為本心之未喪者乎

王嘉為相戊午息上躬下獄死

天下有譽乘間而起此固小人之常態也然

使其移同察之智以觀當時之變移告訐之

勇以辨當時之虛則亦矣不可哉惟夫小人

徒知傾仄之險途為可蹈而不知平平落落

自有坦道之可履焉此其所以雖獲封侯不

獲踵而失之也歟

已未改元元壽相王嘉下獄死

賢者易知也不肖者亦易知也世有以賢而

非賢似不肖而非不肖者存之則似於存賢

取之則似於取不肖不有卓然高識辨不為

其所惑王嘉謂惡董賢父子不能退此則然

矣其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則亦有未然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ntinued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color bar

焉蓋孔光之賢為博士則可為丞相則不可  
何武之賢為太守則可為宰相則亦不可蓋  
人之分量未盈則有餘已盈則不足當是時  
光與武之分量皆已盈矣則其檢調比周之  
態必繫可睹而王嘉猶以為賢也其毋乃見  
其似不見其真乎

大司馬丁明免

漢之大司馬可以進退宰相霍光是也而王  
鳳亦有焉設使丁明而悼王嘉則當其下獄  
之時以為不可幸廷臣爭之雖得罪君子必

蹠之矣其未死也不能盡其救之力其既  
死也乃徒抱其惜之之懷其與郭公之善善  
惡惡何以異哉雖然奉朝不知王嘉之死為  
可惜而明獨知之則明之為人其猶賢於孔  
光何武者乎

庚申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  
欽宣為大司空

董賢何人哉倭幸之人耳而其位則冠三台  
將以天下為無人乎天下非無人也此特漢廷  
之無人耳吾何以知之以孔光欽宣并處其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ack 3Color White 3Colo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下知之使光宣而少知愧恥則必辭其位而不處辭其位而不處賢於為三公遠矣然而不能高蹈遠引則是舉朝之無人可知也且三公而以分職為言何所考乎吾聞以六卿而分職則有之矣然猶總之以冢宰則職雖分而有不分者存焉三公坐而論道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否何職之可分乎今乃以司馬司徒司空營之則是古諸侯之三卿尔其於天子之六卿猶闕其半何名為三公乎光宣濡者而不足以建明官制彼董賢固無責

乎尔也

帝崩太皇太后王氏稱制拜董賢大司馬以王莽為大司馬錄尚書事

文

太皇太后知有王莽而已豈知有他人哉然不直以為大司馬必詔群臣舉焉群臣知其意之所嚮則亦何敢舉他人哉一則曰莽二則曰莽此固群臣之言也然亦太后使之至此復何責於人乎獨何武公孫祿以為不可使外戚持權其說似矣然又彼此互相薦舉則其心亦有不公苟無公舉則雖有公論不



足以奪其上之私意其何武公孫祿之謂歟  
廢太后趙氏

專寵蠲寢殘滅繼嗣趙氏之罪誠有當廢者  
矣然當其時則不能正也乃欲正之於其後  
亦何益哉養之為此舉也特欲掃除丁傅故  
假此以為之兆耳而太皇太后為其所愚遂  
以姑而廢婦婦有罪姑得而廢之固也然天  
下豈有無婦之姑乎既廢孝成皇后復廢孝  
哀皇后使昔日殺則是太皇太后子然獨立  
且無以為家矣以廢人而罷此變猶曰不勝

其苦而太皇太后獨何以為心乎以天下之  
至尊雖天下之至苦知是而不為之變則亦  
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甚禍漢室不亡不  
止悲夫

迎元帝庶孫中山王衍立之

衍當作衍昌初名  
箕子而後更名衍

也是謂平帝葬哀帝于善陵王莽專政  
元元始封大司馬王莽安漢公

周勃安劉以能去呂氏也呂氏不去則無以  
成安劉之功矣今太皇太后誠非呂氏之比  
然養之志願則其視祿產為甚焉彼其於諸

父猶將傾之尚何有於王室太皇太后於是為不明矣不然則誠有意於安漢與呂氏異宜於勸賢之中擇如勸者用之雖無安漢之名必有安漢之實苟但以王氏安之王氏安則漢室危漢室興則王氏滅雖以善之善智猶不自知也而況於太皇太后乎

經世之實二千二百三十五

甲子漢孝惠皇帝四年王莽以女上皇后

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庶民諸生無不守關伏轡戶下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則其事誠出於

公非出於私矣善亦何以得此於人哉利之所在群愚趨之此固無足怪者獨以諸生言之宜其與庶民異矣而其所為亦復如是然則誦法孔子者亦足恃邪噫誦法孔子宜莫如於大師光矣以太師光猶不免為公卿大夫倡則於諸生乎何尤夫諸生學焉而未知所向則其銳於仕進者固將相率而為譎又況上有譎首以導之乎彼與庶民同趨於利固亦無足怪也

乙丑王莽絀帝于未央宮立元帝孫孺子嬰



丙寅王莽改元居攝

丁卯王莽稱假皇帝翟義立嚴鄉侯信于東都

此東都耳王莽將王邑滅之

翟義之志善矣然惜其不能俟時以及真主之出而徒舉劉信奉之則是以非世而之非常人亦可以為之也

戊辰王莽改元始初

己巳王莽竊國命改國為新三元曰始建國降

孺子嬰為安定公

胡氏曰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其臣矣經具者鄙之之言也然而弑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弟季路將求乃先允當之下乎此其將何名不能不從祗逆之事則可謂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漢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群臣也列奏示即真之漸者又群臣也莽即位既定中傳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群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群為乎愚故續而出之以為世戒云





庚午王莽大殺宗室

莽之於諸劉猶未有殺之之意徒以孫建請之而遂行其策彼孫建者固亦漢之遺民也而其所謂若此此其與盜為黨不足以人理責之者與

校書即揚雄投天祿閣不克死

當王莽執政之時雄已可去矣然而有可護者位卑祿薄姑隱於下僚猶之可也至於居攝則有即真之漸矣至於即真則天下乃新室之天下非漢室之天下矣然則向所謂感

動者惟其亦與一人之數乎不能無動者本心也不能自克者私欲也便有以克其私欲則超然而適不難矣何至自投天祿而猶不沒其身乎

甲戌王莽改元天鳳四夷交侵中國

當是時中國有大盜莽是也豈有大盜在中國而四夷不侵之乎

丁丑群盜起

丁丑之盜其以飢寒迫之而起乎莽之吏並緣禁而侵刻之其不困於飢寒者鮮矣由



是起而為盜夫固有驅之者也○當是時有  
嚴尤者為莽畫策若從其言則可以制夷狄  
矣有田況者為莽畫策若從其言則可以制  
盜賊矣然而莽之於尤則既忽之而輕其說  
其於況也則又畏之而惡其能使二人者懷  
材抱藝以俟真主之出則安知其不見用乎  
惜也求用之急失身於莽悲夫

己卯校書郎揚雄卒

按漢目卒

庚辰王莽改元地皇矣起綠林

綠林山在荆  
州之當陽

披綠林之兵起於丁丑至壬午而分一為下

江西入南郡王常主之一為新市北入南陽  
王匡主之則是盜之所起即兵之所起不待  
庚辰而見之矣

壬午劉玄稱兵宛葉劉秀及兄伯升稱兵春陵

春陵在湖南

癸未劉玄稱帝元曰更始以劉伯升為司徒劉

秀為太常偏將軍是年大破莽將王匡王邑軍

于昆陽

昆陽在滎陽之南三輔遂咸莽于漸臺

拜劉秀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使持節巡撫



河北

天下之事苟不可以直致則與其爭之固不若  
謝之亟更始之殺劉稷本以其言之不遜也  
伯升於此苟思其曷為而殺劉稷則必為之  
蹶然以懼矣何暇爭乎爭之固者怒之激此  
伯升之所以不免也伯升既已不免文叔難  
為情矣悲其情也而固無益於死懷其情也  
而或有損於生則於是抑其所不可堪之情  
而欲其所不可喻之分亟歸陳謝而更始懼  
焉歸將而更始然後大將軍大司馬之命相

繼而下矣凡此皆所說得之於孫者惜也伯  
升則以剛而失之

士即以王子林稱帝即鄴也稱帝者王即劉林

莊

劇孟任俠亞夫得之而喜者誠以任俠之人  
護厚者所不與而浮薄者附焉天下之人浮  
薄者常多而護厚者常寡使七國而得劇孟  
則附之者衆矣亞夫雖欲破之豈遽可以旬  
月冀乎彼劉林素任俠於趙魏之間則附之  
者亦必衆矣大司馬之使河北也劉林說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决列人灌赤肩使當是之時而即收納之則  
王即雖欲為變無挾之者何至為所顛沛哉  
議既不合而劉林去之則王即之變興矣使  
伯升而在其必無此失乎蓋伯升之為人意  
氣慷慨此固任俠者之所慕而嚮之者也若  
文叔則動遵法廷彼劉林必有嚴憚之意焉  
况又以議不合則其去也不可留矣然後知  
延攬英雄貴於閱畧苟以苛禮拘之則未必  
足以得其驥心也

甲申劉玄西入長安救漢孺子嬰

孺子嬰廢放之人耳方望立之既不足以繫  
人之望劉玄殺之又奚足以服人之心均之  
為亂而已矣或曰使光武處之其將若何存  
之安定使不失為亡國之君焉如是可也

大將軍劉秀北徇薊

徇昆陽徇定陵以至於徇潁川何其易也徇  
薊則不然困頓於蕪蕪窮蹙於滹沱何其難  
也蓋王莽全盛之時人之所難也以難處之  
則事固有時而易王即拔起之日人之所易  
也以易處之則事固有時而難惟其易則有

以作士卒之氣惟其難則有以疑將帥之心  
使終身憂其易不經其難君子固曰此非人  
之福也

還接卽郭誅王卽

方天下未定之時士固以強弱分向背未易  
以一律齊也在我者自以爲正於人知之不  
以爲邪在我者自以爲直於人知之不以爲  
枉乎人不我直而以爲邪人不我直而以爲  
枉此誘毀之所資於人而息也光武之  
斬王卽也收其文

則王卽雖死河北其無王卽矣乎非徒河北  
雖帳下之人亦皆王卽之徒也吾何以革其  
面而孚其心耶惟夫一舉而付之於火則群  
衆潰而若水矣彼其索瑕於既潰之後求  
疵於已剝之餘者何足以知此哉

受玄封蕭王又敗銅馬賊于鄆

漢書卷之九十一

又敗赤眉賊于射犬

漢書卷之九十一

赤眉西攻長安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

蜀李憲稱王淮南秦豐稱王黎丘

其  
蜀李憲稱王淮南秦豐稱王黎丘  
東海延岑稱



兵其美  
王莽既篡賊無可討者矣然而擅命者方興

稱兵者方起何哉蓋天下之人知命者必知  
義者尤必所以若是紛紛也夫惟知命則不  
敢乘時而僥倖知義則不敢犯分而僭竊古  
之人非無運否數也時然而因以紛紛則  
大抵四夷之交亂至如中國則觀龜昆吾之  
外不多見也于以見之入人深矣今亦  
肩銅馬之外凡非之入人深矣今亦  
化之不明而為人

數

乙酉蕭王擊帝位于河朔之鄙

即于各及於漢

國曰漢元曰建武南拔洛陽

即漢元曰建武南拔洛陽

安時跡而赤眉陷長安稱帝殺劉玄

殺玄者謝祿使祿者張印也本玄之將也其

拔劍繫地立玄為帝者張印也其勒兵於宛門

安玄交戰者又張印也及其死也亦曰曰實與

為之印固盜耳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以即高

數

密所以不之聖公而之文叔其殆有見於此



公孫述稱帝成都元曰龍輿劉末稱帝睢眭以虜  
當稱兵隴右盧芳稱兵安定歆寵稱兵刺門

韓信之封王也蕭何未嘗以信本臣之所薦  
曷為而受封反踰於我也吳漢之為大司馬

也歆寵顧以漢本臣之所道曷為而受任反  
踰於我予以見寵之量為不弘矣不為忠臣

而為反虜不禁生存而樂死亡哀哉

丙戌赤眉焚長安宮室陵寢銅馬赤犢尤來立

孫登為帝于上郡其將崇方殺之樂方當作崇方

丁亥赤眉降漢于宜陽

赤眉之罪大矣焚宮室掘陵寢雖擢髮攷之  
而不足以既其罪也及其降也則曰待以不  
死然則有罪者何所懲歟蓋長安失守豈必  
盜賊之過其自成帝以下玩廢神器播弄禍  
基以至于莽極矣然後小者黜聚大者攻剽  
其始一綫其末滔天光武於是亦必忍之久  
矣與其以垢濯垢孰若以水濯垢乎待以不  
死所謂以水濯垢者也而徐宣等亦曰今日  
得降如歸慈母夫母之慈者子雖不肖亦無  
殺之之理嗟夫光武之所以能一天下其必



由此之故歟

長安平

長安古稱天府固也然王莽得之而無以禦  
申屠建之師更始得之而無以禦樊崇之師  
樊崇得之乍出乍入而後鄧禹制焉使鄧禹  
制之而能平定安集則官軍不為延岑之所  
敗陵朝不為樊崇之所辱而長安之平久矣  
今也既經樊崇又經延岑既經延岑又經天  
崇更出迭入其蹈無人之境則古所謂天府  
曾不足恃矣孟子曰此利不如人和吾為卿

高安惜之

蓋延平劉永于睢陽臨以西州格命

賢之格命暫為之降耳既降復叛其殆如苗  
之格命者歟

李憲稱帝淮南已丑彭寵為家奴所殺來降封  
不義侯顯門平

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  
亂罪不相敵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乃爵於  
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吳可侯也  
春秋書齊約盜三叛人名無乃異於是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朱祐平秦曲于黎立

秦曲之亡黎立也岑鼓攻之已經三歲斬首九萬餘級其所餘者纔千人耳然招之而不降也乃使朱祐等代岑鼓使岑鼓等繫田戎由此觀之平秦曲者雖曰朱祐之力而亦岑鼓之功也

滅張步于臨淄

滅張步者取奔之力然東輿臨之則即帝滅之矣故不著其主討之名抑春秋之所謂滅蓋曰亡國之善也上下之同力彼張步則斷

蘇後而來降其三弟劉又皆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不得謂之滅其謂之滅者正猶書所謂撲滅不使火之得燎于原也云爾非春秋之例也

盧芳稱帝五原帝徵嚴光不起

胡氏曰先君子有言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侍選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嚴格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裕常施於林壑遺藏之人以勵其虛靜無求之節故能駕御人才表正風俗又曰高尚



祖之威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  
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越而不行於汲  
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  
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成隄公孫述能  
行之無夢感能暴李業之流而不能行於吾漢  
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  
以威則威有所屈勢則昌及是道者難乎  
免於亂亡此則子陵何以不為光武屈耶  
其以天不置謀主則定國以來不置逆相  
三則何事而子陵不以是而自喜也九此皆  
何如昔者曰臨下必增於任夫美之一字

常而少之之云乎世則後而大之之云乎使  
言其然而論其所以則子陵必且為之深  
矣夫以而居燕趙之時無曰諱聞其言則其  
皆自夫辭翰而中者有以發其語是知其  
之意多由是而自出之於其下子陵其  
為神下之語其詞其意其詞其意其詞其意  
天下無不其詞其意其詞其意其詞其意  
不非其詞其意其詞其意其詞其意其詞其意  
此道非其詞其意其詞其意其詞其意其詞其意  
庚寅馬咸平李憲于淮南又漢平帝憲于東海  
隗囂以西州入于蜀  
壬辰西征馮異嘗破隗囂于隴



隴右之後來欽領之其明年乃使馮異繼祭  
遵之後乞兵於汧緄又與馮異屯於長安  
又明年則異亦死矣其終始有功於隴右者  
其誰采欽乎若實則地均於親征之時來會  
既會則亦復歸其所也

癸巳隗囂死于純立來欽為異伐蜀入天水  
不曰伐隴而曰伐蜀何為是將隴附於蜀  
故也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三十六

甲午漢光武皇帝十三年征滅隗囂於隴右

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05/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蘇氏曰智者為國知所大統大義既定  
得失不為害也聖公擒衆入關君臣  
改盜賊之舊實歸東主之權臣道方望之言陷  
諸父於死及光武自河北入洛而諸方擁兵  
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諸  
以一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  
不悔計無一得者殺身亡國不足難也  
乙未西征蜀至于南  
漢岑彭大破蜀軍于荊門丙申吳漢拔成都  
昔吳漢之徇南陽也不戰侵暴遂使鄧奉僕



忿而反上貶君父之罪天下貶罪民之患其亦可鑒矣今而克蜀正行兵有以以前之失城既降矣而又縱兵放火以何理哉使中興之時而人人若是則其去兩之始無幾矣惜也帝能以平定安集救馮異而不能以平定安集救

吳漢也

誅公孫述及將田戎然矣丁酉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成天下平之方大司徒歐陽歆下獄死

夫所貴乎儒者為其心足以及

氣異於常人之所為且歐陽歆世授尚書蓋儒者也仕至大司徒則漢之三公位亦尊矣非其名之過人何以至是然度田不實是不直也無以養氣矣坐歸千萬是不廉也無以養心矣如是而據尊位受厚祿不自愧乎其死宜矣然其諸生猶欲為之代死是必其名過於實有動人者然其於經之大旨未必明也

庚子交趾女子貞側殺賈徐幽冀盜起辛丑南巡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冊貴人陰氏為皇



后

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夫既已知廢后立后之為異乎常者矣然而必為之者何哉豈非為欲之所蔽歟為欲所蔽則不知有嫡妾之分矣於是賤者可使之貴貴者可使之賤其大倫之亂壹至此極而卸憚猶曰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此其意果何指哉蓋恐光武緣是而廢太子也卒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皇太子彊為東海王兩易之位則長幼之倫卒不能以不亂使隋之

勇勇之承乾而當此之際能默然而遂已乎所幸者東海王彊為吳泰伯而廢興之念曾不掛懷此則漢家之福未艾而非光武詔謀之善也

壬寅西苑史欲以成都叛吳漢復平之馬援伐交趾幸長安癸卯南越馬援平交趾封新息侯斷見後編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以東海王陽為皇太子甲辰文司徒戴涉下獄死

帝自即位以來九三殺大司徒矣戴涉坐失入人罪是於法律有不明者也歐陽欽坐贓



千萬是於經術有不明者也而皆不免於死  
則是帝之重人命惡顯罪為可知矣惟韓歆  
以直言死於人心有不愜焉雖然豈惟韓歆  
雖歆與涉之有罪猶為漢之三公始也擇之  
不詳終也殺之過銳則是以三公為具僚輕  
用而輕去之也又臣之間兩失之矣

已酉

馬援破武陵蠻賊賊

馬

援於隗囂公孫述皆以土直視之則其於邊  
松固宜視之度如矣而帝也竟以子壻之故  
信劍末以待援不終豈不可惜之甚哉抑援

之為人亦既老矣而壯志不衰既請南征又  
請北伐北伐既已無功南征又復不利則亦  
不知止足之慮也使援於天下既平之後全  
身而退則亦何必不賢於曩尸還葬哉

庚戌作壽陵甲寅東巡狩丙辰東封泰山禪梁  
甫改元中元

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畧不經  
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感舉堯舜禹湯  
周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譜  
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如許愨惜乎世祖之臣



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

西幸長安馮房為司空

愾

西漢之失天下失於任外戚而已非失於任三公也光武有意於懲其失寧可無意於監所得乎高祖之得天下也以有蕭何相之何之為相也終其身高及何之沒而又繼之以曹參此再世之利也繼參之後者周勃若灌嬰若申屠嘉等此三世之利也三世久矣而其遺澤猶未遽斬有若亞夫外之可以為將內之可以為相亦出於功臣之世焉佐命之

臣何必不可信用而互參舉而棄之哉帝之意徒以希彭之不終遂舉鄧寇馮異凡可用之人皆棄之而不取而其所取者乃得如馮魴之徒吁亦未矣他人姑置勿論夫以鄧高密之長慮遠識其不減於蕭何使必使其首居相位終其身而不改則其輔成漢治豈但如今日之所觀而已乎

一已帝崩皇太子陽踐位是謂孝明皇帝葬世祖于原陵

呂氏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

垂統以爲一代之規模體統以大要論之尚  
祖識大體其間節目節有疎漏處光武條  
節目節甚詳密然於大體却遺所以兩漢風  
聲氣習究狹厚薄緩急大抵不同光武不任  
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薄昔期會之事  
此最是失政事體統唐氏曰高祖豁達故知  
人明然將事不如光武光武謹厚故料事審  
然知人不如高祖

戊午改元永平壬戌北虜至于鞠亥東虜至  
于僞

經世之長二百三十七

甲子漢孝明皇帝七年丁卯南虜狩己丑牟融  
爲司空

建武永平之治東漢之極治也然其所以致  
治之迹不在三公其十則繫於人君之不可  
欺其末則由牟吏職之無或廢至其三公之  
所以論道者則未之聞焉牟融何人哉史以  
爲經之明也才之高也議論之善也如是可  
矣然考其行事則未知何者爲出之所  
建置也以楚獄則出於寒湖之所感悟以京





州則出於敬肅之所經營而融於其間乃若無一言焉嗟夫徒以論事推之猶若不足若其所以論道豈必有餘吾以是知禮之三公非必可以古三公望之也

庚午河大決壬申去剋行癸酉司徒邢昺駁馬都尉韓光下獄死

韓光坐與淮陽王延招姦僧作圖讖祠祭祝詛而邢昺與焉夫以公卿大臣而與藩王主壻互相交結志將以交為其死也有餘矣矣抑嘗觀帝之良弟若楚王英若時陵王

若景陵王延壽也則去而為之矣非不尊且榮也而時有非分也然後知東海王強超然高揖而非僻之言其與或間之其說周之秦伯真不以秦彼宋王成器其亦曰禮之風而興起者歟

甲戌乙亥帝崩皇太子熲踐位是謂孝章皇帝葬顯宗于節陵

稱獻宗

丙子改元建初己卯是為太尉桓虞為司徒

詔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五經之異者固非以一日之議而可使之同



五經之同者亦非以一日之議而可使之異  
要在學者優而予之說自求之繁而假之使  
自趣之若江海之侵管澤之潤則渙然水釋  
怡然理順誰有不得於其說者哉今不使學  
者會之以理而曰吾欲斷之以議其得也豈  
能保其無失乎

全午廢皇太子為清河王

精簡號廢為冊皇子

擊為皇太子

太子之廢是則由皇后宣其亂之也已則

子乃欲陷宋氏而據梁氏既又陷梁氏

以太子為太子任愛憎而擅廢立崇外戚而  
弱本朝是則端自齊氏始矣關雎麟趾世之  
言美化者莫先焉君子曰是則文王列家之  
法也東漢之衰母后亂之而帝亦不無善焉  
齊家之道本乎脩身而帝則末之講也可勝  
惜哉

北幸鄴西幸長安癸未東徙狩甲申改元元和

南徙守鄧弘為太尉

辨論

為三公者多矣夫有以實急之惡為言者而  
弘獨冒死言之言雖不用而主貞則塞矣其視



鮑昱桓虞等輩不猶愈乎

乙酉東巡狩丙戌之巡狩丁亥改元章和南巡狩戊子帝崩皇太子擊踐位是謂孝和皇帝太后竇氏臨朝稱制竇憲為車騎將軍專政莽宗于敬陟鄧彪為太尉錄尚書事鄧統臨也傳竇憲專政而錄尚書事乃以付之鄧彪何耶其為人雖若仁厚而不免委隨此其所以為憲之所貪也是故將有所為輒處奏於外已自於內而後行為然則鄧彪其孔光之博學不足道矣

己丑改元永元竇憲政尚故子籍落勤功燕然

遂為大將軍

按班固之名曰治兵于朔方則其所從始之地也其曰陵高閼則自朔方而西行其曰下鷄鹿則自高閼而北折其曰經磧也則記其由鷄鹿而度漠也其曰踰派邪其殆稽落以南之漠而已絕也其曰踰派邪其殆稽落以南之山乎其曰跨安侯其殆稽落以北之山乎其曰乘燕然則所謂逐邪鳥之地其距鷄鹿凡三千有餘里則雖備嘗之所全不是過矣然



後乃曰劉昌瓚之區落楚老上之龍庭此其所以為漢之威德歟夫周之威德固有能言者矣不過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薄伐玁狁威也至于太原德也使威行而不以德制之窮其所搜極其所討何所不至哉今日聶冒頓之區落夷其穴也焚老上之龍庭覆其巢也民徒見威而不見德豈以是為足以病匈奴哉其病中國也亦已甚矣彼不入塞而干我我乃以塞而要之王師敗績于茅戎豈不可鑒也夫然則勒勒功無然漢之幸耳非漢之

福也

辛卯帝加元服班超平西域壬辰富彊作逆事

覽伏誅

胡氏曰竇氏根孽遂生遂謀滅法法一毛髮舉手和帝年終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車勒兵叔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卿架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廢亡可勝嗚呼哉○富彊民全盛之時三公則委安任隗嘗書則何敵樂極皆言之深切無所回撓儻今此四人而用之



則下一詔書可以解其兵去，其黨莫公執之，望則吻弊唇壞而不以經心，公以褻之徒則神交意合而於焉決策漢室之短，則擊於章帝而成於和帝，論者或或以和帝之斷優於章帝，而夫斷焉而決於從喜，則誠優矣，即中官之與外戚無以甚異，而曰此善於彼，吾未見其為優也。

帝始親萬機

經世之已二百三十八

甲午漢孝和皇帝六年丁酉司徒劉孝有罪自

殺

考

庚子張

辛丑魯

恭為司徒壬寅處之陰氏冊貢

后徐防為司空

或問作成人材二公職乎曰三公之職固當

有以作成人材矣雖然莫急於養成君德當

是時外戚雖誅內官浸盛是其日漸月漬必

有以蠱其視聽而耗其聰明矣徐防不先於

袞職之補而顧忘章句之穿鑿其解釋之異同

其意非不善也然非當務之心則是徒以奏

頌為塞責之具耳兩漢人君亡有得失而相



業之甲竟若東漢之甚其亦可感也夫

癸卯南廼甲辰魯恭罷免徐防為司徒陳寵為  
司空乙巳改元興帝崩皇子隆立是謂廢帝  
太后鄧氏臨朝稱制車騎將領于鄧騭專政丙午  
改元延平葬後宗于慎陵帝崩皇子隆立是謂  
廢帝

祜清河王慶之子也胡氏曰五天之主當

與三公大臣共議建賢則豈一家之私哉

而乃定建禁中公卿不與儼如立非其人則

亦無益也

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矣  
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后  
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八猶不  
歸政故自初而後地震河水日食風雹之  
變歲不絕書母氏常隆關不得志授于短壽  
而漢祚遂滅矣

葬殤帝于康陵尹勳為司空丁未改元永和

永初帝恭為司徒張禹為太尉張敏為司空

仲長統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懿謹慎  
循常習故是乃婦女之檢押繡曲之常人耳



惡足以居斯位耶誠以此言推之則恭禹敏  
其猶石慶之乎彼石慶萬石君家之子  
弟不可謂不佳也然以之居鄉則可以之當國  
則不可夫當國百呼可為陽吸可為陰呼吸  
之間群動制焉之可以見造化之機矣而豈  
可以居鄉之常人列於其間哉

周章謀廢立不克自殺成申誦蕭大將軍已  
馬帝加元服度成德寇亂幸之西羌入寇張禹  
免大尉

以涼州為可棄者謂隴也涼州為不可棄

者虞詡也此其一得一失居然而可見矣然  
隴則勢重而與衆謂則執輕而與寡賴張禹  
主之而後詡之議得以伸而詡之議分則隴  
之議沮此張禹之所由以死也然此張禹賢  
於附王氏之張禹雖免亦可以無愧矣

壬子太后薨氏有爭于太廟

以婦人而有爭於太廟何所考歟夫祭必夫  
婦竊之是故孝子孝孫則所以事其祖考者  
也子婦孫婦則所以事其祖妣考者也宗子  
死則宗婦不敢為祭之主而以家政授之家



子冢婦焉將祭則冢子冢婦稟命而後行示有所尊也至祭則姑立於冢婦之前而火北母不立於冢子之前而火南示無所事也今太后之以漢室無所事矣而顧以大臣命婦有事於大廟其謂以親桑之禮行之歟襲宗祧漬祖考失婦之道矣異時有以皇后而亞北郊之獻可以免免而易施崔之服者其皆自此而啓之歟

劉愷為司空甲寅改元元和司馬首為太尉乙卯冊閻氏為皇后劉愷為司徒乙未愷為司空

安為三公而不可於賈氏改為三公而不阿於鄧氏此實其所以行之同哉無非其風聲氣習有所自來也必免其家法之懿也

丙辰李咸為司空甲申改元永寧楊震為司徒辛酉改元建光太皇太后崩帝始親政事侍進鄧騭度悉持節下獄死壬戌改元延光癸亥司徒楊震為太

經世之千二百三十九

甲子漢孝安皇帝十八年東巡廢太子保為濟陰王楊震罷太





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為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嬖幸擅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為大尉再言王聖起第為國大費周廣謝憚臣儗分威天下論詳執乃且荊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乎後上疏彈劾近幸<sup>趙</sup>孟逾法不<sup>被</sup>諸惡遂致發身若震之為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為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君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

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奈何哉<sup>改</sup>當初奏不省之符即可引去過是殊有味也

馮石為大尉

馮石之為人果何如哉曩者為衛尉安帝留飲其府至於三日則其以便僻側榻要寵於上可知矣舍楊震而用馮石則安帝之好惡其始大學傳所謂拂人之性者歟

乙丑帝尚廼崩于葉太后閻氏臨朝稱制



為車騎將軍專政立章帝之孫北鄉侯劉宇

宇字仲德誅大將軍耿寶

耿寶之與李閔互相依倚宜足以自保矣及  
閔顯欲密而殺之則閔亦莫能庇焉然後知  
勢固有時而盡也固有時而窮惟蹈道不阿  
者為足以自求多福也

莽恭宗于赤陵驛又卒車騎將軍閔顯及大長  
秋江京閉宮門釋立他子

世降俗滿人知有利害而已不知有是非也  
安帝既崩自有濟陰王在舍嫡嗣不立而外

求君固已非矣及就之卒迎立濟陰則今日  
之是豈不足以蓋前日之非乎乃秘不發喪  
屯兵自守則非矣遂使孫程等遠為是而  
起求利夫德而言已隨之其顯等之謂歟

中黃門孫程十九人殺江京立濟陰王也之是

謂帝順皇帝

按顯之兵自守也既曰閉宮門矣宮門既  
閉孰得而入之故惟是孫程等十九人皆以  
宦者之故得入其間殺江京魯李閔迎立濟  
陰王而顯等懼焉顯等何懼之有以虎賁羽



抹士既落孫程之手則莫得而制之也然但謂之虎賁扞林而不謂之兵則其皆屬於顯乎兵屬於顯則固無假於越騎校尉之兵亦固無假於關中以外府之兵矣然而樊登為顯畫策而必有分於此者是必孫程一呼而關顯之兵反為所用也不然則顯開宮門既已屯兵自守矣而虎賁扞林者幾能能平櫛南宮又能守衛北宮乎合南北之官諸門之屯而皆制於程此可以見關顯之兵反為所用無疑也當是時孫程自北宮而出於

幸南宮南宮之心所以衛帶也太后顯俱在北宮北宮之屯所以防顯也事之成敗定於呼吸之間而顯之初計乃欲秘不發在亦慮矣哉

顯兵入北宮不勝孫程取關顯江京之黨沒之亂乃定以王禮葬北鄉使

太后在北宮則賊兵無緣敢入其入北宮奪璽纒者乃孫程所遣之使者耳使顯而有兵則使者必不得入使者得入則是顯無兵也吾以是知九顯之兵皆必反為孫程之所用



也

馮石為太傅劉喜為太尉情誼李卻為司徒

當時為三公者惟李卻為能開陳母子之道  
使順帝親於東宮而太后安焉此其於朝廷  
新政固非小補也馮石固不足道若劉喜則  
亦未必知之也

丙寅改元永建皇太后閻氏加尊為太傅朱  
寵為太尉李卻為司徒

馮石劉喜之罷固以司徒校尉虞詡劾之也  
若李卻則固實矣曰而亦免當是時虞詡而

司徒校尉既劾馮石以李卻免之又劾中常侍  
程璜李固等有官側目而三府諸公反劾虞  
詡以為必以夏不世襲囚及再案中常侍張防  
竟以獲罪而免虞詡為言而程璜爭焉夫以  
三公無公論而公及出於孫程則李卻之去  
當必以去而後去矣馮石去而桓焉代劉喜去  
而朱寵代以若亦不害也至若李卻去而朱儀  
代則司徒據如向舉者遂汲汲焉以孫程之  
去為不可以不抗而回之以是為朱儀告其  
無乃三府之人素有愧於孫程之言與人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不競一至於此吾切為世道悲之

己巳帝加元服雁參為太尉王龔為司空龔後  
為司徒龔蟠庚午班勇棄市龔蟠壬申改元  
陽嘉冊梁氏為皇太后龔蟠百施延為太尉甲戌黃  
尚為司徒壬卓為司空而子改元永和王龔為  
太尉

言宦官心無指於宦官反其所歸則事無可  
為者矣人皆曰梁亦救之云王龔之幸也我  
則曰梁商救之則宦官可為者內則宦官之  
怨未易平外則后戚之恩莫可報恩怨之難

才可亂焉如是而可以有為吾未之聞也  
則如之何曰稱病而退斯可矣

丁丑郭虔而司空漢廣劉壽為司徒己卯  
常侍張達

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內大將軍梁商遣其  
子冀與松交結而張達媚焉胥為讒構矯  
為收捕帝則怒而誅之耳使帝而每事如此  
豈不甚善然正為其以中官而譖中官又以  
中官而譖外戚此所以不之信也反是則必  
信之矣抑梁商外戚何求於中官而書于定

交如恐不及是豈有其故耶蓋外戚以中官  
為根蒂中官以外戚為枝蔓何者謂何進曰  
始以貧賤依省內致富貴此則外戚以中官  
為根蒂之驗也何進欲誅宦者而宦者則挾  
董重以向之助此則中官以外戚為枝蔓之  
驗也後其無事則相挾有事則相救梁商之言  
未必不洩於此也為人上者宜慎所聞知則  
已有所聞知而忌無是者是亦信外戚中官  
之大過也

辛巳趙誦為司空梁冀為大將軍壬午改元

張綱著八使持節定行天下

八使之遣未必果非也而張綱不以為然然  
則夫子之用於魯也必去三桓而後可歟夫  
子未嘗必欲三桓之去則蒞紉亦何遽必欲  
梁冀之去哉為張綱者謂宜持節之節去事  
京師使其所奏報可則善勸惡懲豈必無補  
如其不爾猶將誰所可諷諫所可諫無遷拂  
然與之相定殿有象乎今乃埋輪都亭直指  
冀惡為惡者卒不可按而徒以激成其勢則  
亦何益之有哉若綱者君子謂其果大有餘

而臨藉不足非所謂見惡人無咎者也  
廣陵寇亂

廣陵之寇以馮綱理之而遂平及張綱既歿而復叛必以滕摠擊之而後定焉彼滕摠之方直善無異於張綱綱有功而當封以梁冀過之而遂止撫有功而當封以胡廣奏之而遂黜廣之意內奉宦官遂外妬賢嫉能之梁冀若合符節嗟夫使胡廣而不為說隨不為阿比則亦安能久立於威宦用事之朝哉  
趙峻為大尉胡廣為司徒未幾門寇亂甲乙

改元建康帝崩皇太子炳踐位是謂冲帝太后梁氏臨朝稱制大將軍梁冀專政華敬宗于憲

後漢書卷四十四

自古欲修官禁則必有毀人之室慮者矣歎

修陵寢則必有毀人之冢舉者矣憲陵江石容有小人之家墓在焉主者欲毀之而樂巴善諫之諫之善則違威意逆宗旨此其所以免為庶人也後之人欲有所為於宮禁陵寢之地者其亦以恕行之乎不然則曷為諫之者乎去而發之者隨至也

乙酉改元永嘉帝崩太后梁氏大將宣誓迎明

宗孫續立之稱上是謂質帝華冲帝于懷陵

江淮寇亂九江賊稱質帝歷陽賊稱景帝

初梁冀弑帝

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

公親聞質帝食餅中悶得水可活之言而免

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所請太后出御前

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御史門下林士

大會廷中推舉尚食竊問崩故可以立得罪

人致于廷尉九與諒者救無赦焉白建明德

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非

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逆名

在弑君天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論

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

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畫已立則雖有冲

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迎肅宗曾孫志立之是謂桓帝李固罷免梁冀

專政丁亥改元建和梁冀以女上皇后杜喬為

太尉胡廣罷免李固杜喬下獄死

王龔之陷於宦者李固奏記梁商而後王龔



獲免振綱之彈劾梁冀杜喬默無言而豈不  
以綱之所為亦甚矣哉查張綱則必以梁冀  
為可交而移書梁冀者亦猶奏記梁商之道  
也夫豈知商猶可感以義而冀則非義之所  
能感綱之卓見遠識有以知豺狼之不可與  
處而固與喬也方以麟趾望之其幾何而不  
為所踐且不為所食哉君子謂李固杜喬忠  
則忠矣而智不足以燭姦勇不足以戢亂其  
死於獄徒以重千載之永慨也

戊子帝加元服趙誡為太尉

附錄

觀趙戒之為人殆與胡廣異姓之兄弟歟行  
以知之當李固杜喬之陷於梁冀也戒為漢  
並為三公莫能救焉其得固之書不遺悲慙  
而已悲則惻隱之心也慙則羞惡之心也惻  
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仁義之心人皆  
有之廣戒未始無也然而坐視賢不肖之存  
亡反覆曾不能以一語正焉此無他勇不足  
也世必有大勇而後可以當天下之大任不  
然辭不失之

袁湯為司徒庚寅改元和平太后梁氏崩辛卯



改元元嘉黃瓊為司空尋罷免

計黃瓊之所為曾不陳龜若矣陳龜在外猶知梁冀暴虐奏請誅之雖或不從以至不食而卒猶足示天下以嫉惡如仇之義使天下有烈丈夫焉必是龜而非冀與其與冀同日而生不若與龜同年而死矣黃瓊在內以位則朝廷之所尊以德則君子之所許以名則小人之所服蓋自其起山林在道路李固固已逆遺之書欲其有以隆實寔稱虛名至于

是年九二十有八載又四年而罷則歲在戊戌其出身為國不為不久而曾無一言若陳龜之比嗟夫與其與冀同日而生孰若與龜同年而死乎

癸巳改元永興袁成遂隲為三公

按永興元年詔廣太尉黃瓊司徒房植司空為三公者非成遂隲也成遂隲三人要皆為袁湯之子今日袁成遂隲為三公其殆誤以為兩人乎

經世之末二千二百四十

甲午漢孝桓皇帝八年黃瓊為太尉



胡廣韓緘之罪在於阿莫是誠可死也黃瓊  
何功而乃既免司徒復居太尉之位邪說者  
曰瓊於莫未嘗有所阿也足以為異於廣緘  
故首用之云耳嗟夫朝廷加莫殊禮庸等以  
為可比周公則固擬人之不以其倫瓊獨以  
為可比鄧禹則莫之於漢未有鄧禹之勳邪  
鄧禹之於漢也有佐命之勳而其所食不過  
四縣今莫直以女寵自固釋女寵不論則一  
妄庸人而已耳而曰可比鄧禹其為阿也大  
矣而猶得不阿之名是何名之易得而貴之

不稱乎且已既曰可比鄧禹則食祿四縣足  
矣而猶曰禮儀比蕭何賞賜比霍光是又廣  
等阿之之為也瓊於此議有不合則爭爭有  
不勝則去得其一失其二其異於廣等無幾  
矣廣等黜而瓊獨陞能無愧乎

尹頌為司空乙未改元永壽韓緘為司空戊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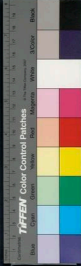
改元延嘉嘉當嘉巳亥皇后梁氏崩大將軍梁冀

謀逆事覺夷三族黃門單超擅命胡廣韓緘減

死

胡氏曰百孝和除竇憲

程胡濟陰桓帝治梁



莫相望未七十年去二

立一人三三大事

皆出於中宮三公

無所預謀尚書雖要

莫得措手天子倚

其害已者又有援立

之恩雖不舉國聽

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

傾覆禍起母家之

中與柳制外戚曾未數

世和熹專朝皆以

不接公卿而任黃門遂基

末流之禍雖曰有

人無治法帝王子孫不

能皆賢禍亂多門

必有自然祖宗創業

統柄制本未有未

諳者笑若畧法三代委任

宰相使政出朝廷

而庭幾乎

庚子曰馬令直誅死于獄

直下常訂諱字或疑

李雲之死黃瓊訟焉其殆賢於

蔡日之所為

乎嘗試考之當雲之未死之時杜

衆以私衷

振傷之欲與俱死已而鴻臚陳

善太常揚

莫不爭之下至於洛陽市長沐

茂內至於常

侍管霸皆以為言則瓊固不得而

嘿笑抑他

人之言言於李雲未死之前萬一

聽從則李

雲不死黃瓊之言言於李雲既死

之後就使

聽從死者已不復生矣又况言之

而終不聽

諫之而終不從乎



泰山及長沙冠亂辛丑武庫火甲辰的也揚秉  
為大尉

秉於是殺侯參遜侯覽其視黃瓊備於五侯  
者過之遠矣而當時之為尚書者方且召其  
掾屬伸其詰責以為三公統外御史察內吾  
不知當時之為尚書者果何人哉是必五侯  
之子耳不然何其左袒於常侍而右袒於太  
尉也使秉而無以折之豈不沮忠瓦而助姦  
在乎幸而忠貞之氣勝姦枉之氣靡韓縯來  
之亦能振司隸之職奏左棺殺之勅且瓊貶

焉一洗異時阿附梁冀之恥非秉有以倡之  
於前則縯也何以和之於後乎

乙巳廢皇后御氏冊貴人竇氏為皇后陳蕃為  
太尉竇武為大將軍

有皇后則必有外家矣有外家則必有黨親  
矣昔絳灌之誅曰吾獨不死命且懸於二竇  
之手則於是乎為選長者與居善矣乎絳灌  
之謀固非後人之所能及也竇武之為人雖  
亦二竇之後然其視二竇之崛起則過之遠  
矣蕃為太尉武為大將軍其職則目縯也其



位則相比也然彼以外戚而輔政此以三公而論道則其於謀慮之際宜有以裨其所不  
及洩其所太過然後賢於他日苟惟不然則亦何  
殊於胡廣武何異於梁商乎此其事蓋有必  
然夫人而能知也藩於此時曾不以介其方  
寸則其視終灌也遠不逮矣終灌得於練事  
之久而陳蕃失於處事之疎悲夫

丙子黨錮事起司隸李膺等三百人下獄三百人

胡氏曰或曰兩漢好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

甚然黨錮之禍與于大學則鮮矣孔子者亦  
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  
豈諸生之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  
見取此二百人隨才任使其治効當不愧於  
建武永平之盛矣惟離疾賢才而斷喪之也  
故宦官靈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並起而忘  
良計畫之士各為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  
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昔者李膺  
其父膺字元節曰第向太學自學以問其  
令其特必錄其未足以保身爭夫保身



評誅宦氏不克故也

官屬諸生九八十人可以戡亂否乎果不可  
以戡亂則亟往就武可也當是時武在步兵  
營固已會召北軍五校可得數千人矣使蕃  
往就之相與駐兵都亭馳書司隸校尉走檄  
河南府尹下符洛陽縣令明告中外以節甫  
劫脅傳逆之故則張奐雖為宦官所給尚可  
以一介之使奔往召之奐至則兵亦至矣就  
令不至彼必明於是非寧肯徇非而攻是乎  
是非既明曲直自判彼所謂五營士固亦五

丁未改元永康帝崩太后竇氏臨朝稱制戊申

竇武迎肅宗玄孫解預亭侯亮立之

按中山

政改元建寧粹威宗于宣陵中常侍曹節王甫

大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尹勳侍中劉

屯騎校尉馮述夷其族徒太巨竇氏于南宮

全家無官守領言有則從從將我多以幸身  
必以言責言之則司隸因有抑節之職焉大  
者則有以稱司隸之任矣如必欲殺之則  
所為使自能保自全家何足言耶



校之士也彼能呼之使往此豈不能乎之使  
來乎然後罪狀節甫請帝誅之則君側之惡  
登時而可去矣武既倉卒不知所以為謀蕃  
亦造次莫知所以應變不謂之踴得乎

胡廣為太尉劉寵為司徒

按已酉封事即中誦稱有曰今之四公惟劉  
寵斷斷守善則是胡廣之為人且不得與劉  
寵班矣然善而謂之守則亦安能有所發明  
哉太后幽於空宮不能有以復之也君子伏  
於禁錮不能有以起之也小人起而恣橫不

能有以伏之也其曰斷斷守善不過守之而  
已不能有所發明也

已酉朋黨事復起殺李膺等白人

天下大矣豈必不可逃乎元禮之言曰事不  
辭難死不逃刑臣之節也推此言也可以見  
其為知命矣若張儉則既欲辭難復欲逃刑  
禍及萬家為害大矣方之元禮豈不大有徑  
庭笑乎

辛亥帝加元服冊宋氏為皇后壬子改元嘉平  
嘉平太后竇氏崩誣構事大起癸丑支顛為太





尉

段紀明氣蓋羗虜可謂豪矣然不免受制節甫為之搏擊則與鷹犬何殊以此見志於面貴則亦無所不至矣上其可以不知道德之味哉

楊賜為司空

熹辛元牛御坐有青蛇之聲賜以光祿勳上對案問則歲在壬子至五年遷為司空歲在丙辰丙辰之為司徒則固然矣癸丑之為司空其未然乎蓋是歲也唐珍實為司空則

唐衛之弟也豈有唐衛之弟而能復用楊賜也哉

甲寅李咸為太尉

竇后葬禮咸以死爭之微咸則曹節王甫將以貴人禮葬之矣然則咸猶賢於段顛者乎乙卯五經文皆刻石于大學

以五經之文而刻之於石則天下後世皆將知所取正矣使當時之政稱是而行焉則亦奚不可之有哉內君子而外小人揚之旨也喜季子而惡慶父春秋之旨也舜命九官不



以九官為黨而四凶在所產周用三俊不以  
三俊為黨而二叔在所宿此別書之旨也豈第  
君子豈不作人詩人美之彼諸人者亦已太  
甚詩人刺之此則詩之旨也合五經而觀之  
曷嘗不致意於賢不肖之辨哉而當是之時  
方且以誣構殺明黨則其於五經之旨戾矣  
經之文著於石經之理昧於心君子不以為  
善也然則視秦焚書何如曰朋黨之禍無異  
於坑儒經文之刻權勝於焚書

袁隗為司徒丙辰劉壹為太尉楊賜為司徒丁

己大伐鮮卑孟郁為大尉孟郁陳詭為司  
空戊午改元光和合浦交趾內寇合浦於漢為  
賊廢皇后宋氏大嘗爵至三公

馮爵之事文帝嘗行之矣然其所鬻者自上  
造以至大庶長武公之爵其未嘗舉三公而  
鬻之也且文帝之所鬻者其初入粟塞下其  
次入粟郡縣其終則國用既足遂捐租而不  
收者十有二年若靈帝之所鬻則自三公以  
下皆鬻之矣而其錢則積於私邸不財於公  
帑則是徒舉群儉為利而已豈有其膏澤及於

枯槁之民哉書大畜所以志其貪也○世  
之論者蓋嘗有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夫其  
敝之至於貪也豈必涼者之過哉涼薄之甚  
使人之情有不甚者焉則必激而為貪矣漢  
之光武是也漢之光武矯西京之敝以為富  
有天下則何求而弗獲哉是故火府之錢凡  
可以為一己之私奉養者皆舉而歸之大農  
其待天下也誠厚其處乎一己之身者誠薄  
矣此其意豈不甚美然積而至於靈帝果有  
不甚者焉則於是而賣官於是而鬻爵且又

使諸采女即後宮為列肆相竊相盜而相鬪  
爭也不以為憂乃自服商估之服而宴樂其  
間嗟夫實官鬻爵之所由起以為酒色之資  
乎此其為敝也可謂甚矣然按諸已無私錢  
乃至發大農經用之錢為發伴起家舍者果  
孰得而嘆失嗟夫其敝等耳不但靈帝一人  
而已也

袁滂為司徒已未諸貴臣下獄死者相繼宦氏  
誣故也劉劭為司徒段熲為太尉張濟為司空  
庚申陳耽為司徒冉何氏為皇后辛酉作宮市



帝遊以聽為駕  
作列肆則征利之習勝駕蹇駘則索駿之  
意疎此其由中發外誠之不可揜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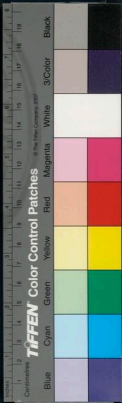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2014.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皇極經世言說卷一

經世之中二千二百四十一

甲子漢孝靈皇帝十七年黃巾寇起靈盛為太尉張

溫為司空侍中向相張鈞下獄死元粹

均之曰誣構也壬子之誣則渤海王慳實受之已

未之誣則衛尉陽珠等實受之若甲子之誣則中

常侍呂強侍中向相實受之而郎中張均則因自

上書明言十常侍當斬而帝及怒之遂下御史誣

奏張鈞等黃巾道收掠獄中以至於死此其有可誣



卷一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討賊之威矣而又養成董卓使得恣睢豈不可惜之甚哉

陳耽劉陶坐直言死

張鈞未死帝與中官猶二也張鈞既死則帝與中官一矣故陳耽之忠劉陶之直中官皆得而殺之

丙寅張溫為太尉江夏兵起前太尉張延下獄死丁卯賣官至關內侯曾嵩為大尉三輔盜起漁陽賊稱帝戊辰天下盜起黃巾賊後寇郡國稱帝置八校尉以捕天下群盜馬日磧為太尉

曹操為典軍校尉表紹為中軍校尉董卓為騎將軍

八校之置可以捕盜否乎吾見八校之中有大盜二曹操其一也袁紹其二也若董卓則雖不為盜而盜國之而起嗚呼將以弭盜適以滋盜後之人其亦樹德而已德之不樹則民將叛之何往而非盜之招哉

己巳帝崩皇太子辯踐位皇太后何氏臨朝稱制大將軍何進專政改元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殺上軍校尉蹇碩驃騎將軍董重及太皇



太后董氏議立協故也

有皇后太子而別立君此董氏之過也然董氏姑也而以藩后遷之則何氏之於婦道所違多矣若何進則既殺董重又殺蹇碩使太后以憂死將以為國歟將以為家歟將以為國則兵柄在手何畏於讓珪而不敢殺將以為家則蹇碩董重雖死天下其無碩與重乎使何進不死而董卓主焉未必不以逼殺董后為辭則后猶不免於殺進猶不免於殺其為遲速旦暮之間耳盧植區區其間猶若有

所請為亦難哉

從協為陳留王中常侍張讓段珪殺大將軍河

張讓段珪何以殺進中其言蓋曰大將軍稱

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則疑之之辭

也使潛聽焉而具聞其語此則察之之事也

乃率其黨持兵伏省戶下斬進此則斷之之

謀也此其機如轉丸鋒不留子何其神哉及

既斬何進之後僅能察樊陵為司隸用許相

為河南尹樊陵許相既為袁紹所殺則其策



遂窮窮於省內則劫帝而出奔窮於河上則  
辭帝而就死何其愚也于以見何進之敗特  
自敗尔非張讓段珪能有以敗之也

中郎袁術以兵攻東宮張讓段珪以帝及陳留  
王走北宮何苗攻北宮司隸校尉袁紹兵入大  
校閣擊讓珪以帝及陳留王出走小平津河

其始也太后在長樂宮何進入請誅諸常侍  
此其為東宮乎何進出諸常侍給之斬於嘉  
德殿前此其為南宮乎何進有部曲將吳匡

張璋等欲往攻之而宮門閉矣袁術時為虎  
賁中郎將遂引王等燒南宮青瑣門將以脅  
出諸常侍而中常侍張讓等已劫太后帝從  
復道走北宮矣然後司隸校尉袁紹引兵屯  
關下勒兵斬宦者則皆在於北宮焉由此推  
之事起東宮火起南宮兵合北宮夫固各有  
其地矣而此但以南北二宮言之其始姑以  
事之首末為言而其詳悉則固難以具舉歟  
又按何進之敗正以何苗趨趙之故其攻北  
宮不錄可也



尚書盧植與追及之讓珪投于河死盧植以帝及陳留王還宮

當是時三公大臣略無所見所見者惟盧植耳帝出而追之者盧植也帝還而以之者又盧植也然則植何官乎曰尚書而已尚書於漢不在三公之列而植之勤王則甚於三公蓋至此而後知東漢之三公無足賴者是亦光武始謀之未善也

改元昭寧董卓自太原入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是謂獻帝徙太后何氏于永安宮改元永漢卓弑太后何氏及弘農王辯于永安宮相國專制

董卓初至其兵甚少使袁紹而果從鮑信之言則會合王允招致丁原叔何進兄弟之兵淬勳激揚自足以禽卓而殺之矣乃直揣不敢發遂使廢弑行焉嗟夫此豈非紹之失策乎

昔瓌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遷都之議彪與卓違瓌與彪合若荀爽則多舉才畧之士欲共圖卓未遂而卒此三人者



其殆賢於胡虜趙戒之為人乎

素紹入冀州

紹何為而入冀州也哉奔也當其未奔也則為司隸於京邑及其既奔也則為白衣於冀州然則可以討卓乎曰卓之在河東也孰使召之夫其召之者雖曰大將軍何進然其使進召之則紹等諸人之所為也及夫進殺中止則千里之草亦未能徑起而陸梁也而紹也又使促之夫既召之於前而又促之於後豈不以卓之莽也庶其可以授吾之指使乎

殊不知天下之事巧於相違者常多密其相從者常少故曰大兵聚會彊者為雄主薄陳琳固已先料之矣而紹與進則繫乎其未之議也迨夫議之不合為卓所叱然後乃曰天下從者豈惟董公噫是亦可謂劇虎之牙矣幸而得脫猶未免於賄也自非周懿伍瓊為之緩頰則紹亦難乎其免矣安望其能討卓乎

庚午改元初平天下兵起

天下之兵何為而起耶為討卓耳使卓於建



議之初直以何太后蹙迫永樂宮使至互變死  
失婦姑禮則太后母子自可俱廢然後擁陳  
留王而立之不崇朝而天下定矣顧曰劉氏  
擅不足復遺又曰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  
則是謀亂不謀治尚感不高德况相遷天子  
焚毀宮闈發掘陵寢則是為盜而已矣其致  
天下之笑不亦宜乎

群校對推袁紹為主同攻董卓

此山東之郡守耳非校尉

也其所以推袁紹者推袁紹一人而已然推

夫一郡各有一郡之其校尉而起無不可以

為首何必推袁紹也哉按周法伍變之說重  
卓也其言蓋曰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編  
天下若奴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  
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慮  
矣卓乃拜紹為渤海太守由此觀之則山東  
列郡之太守其所以必推袁紹者亦非必他  
有其故直以四世樹恩之厚門生故吏之眾  
或可資之以成事耳然紹之為人瞻薄而量  
小識近而慮遠惟夫瞻薄則不足以尊有所  
為量小則不足以大有所受識近則見利而



不見義處遠則亦欲為卓之所為也如是則  
不足以討卓必矣然則能討卓者果無其人  
乎蓋有之矣顧天方長亂而蹈道者不出其  
出者又未必知道者也則其畏義者寡矣况  
望其能仗義乎以諸郡太守而紹則主之適  
以滋志士之一嘆也

卓夫殺宗室及官屬遷帝西都長安孫堅兵起  
荊州

孫堅既殺荊州刺史王叡則是寧荊州之諸  
郡皆其所屬又殺南陽太守張咨則是舉

南陽之諸縣皆其所屬矣於以收兵足以自  
立何必復至魯陽納交於袁術乎

曰波賊寇東都相破必劉虞為大傅种拂為司  
空

虞於韓馥袁紹之議毅然叱之足以見其為  
漢室之忠臣矣惜也身在漁陽即吳漢王梁  
起兵以佐光武之地既曰本之以農桑佐之  
以塩鐵可以有立矣而不能棄民之望仗義  
而起其亦仁有餘而勇不足者乎○催汜之  
亂种拂以太常戰死豈其暫為司空而即為



太常乎其為太常為司空不必計然其能死於賊則固賢於馬一石之為人矣

卒未董卓稽太師大焚洛陽宮闕及徙居民于長安孫聖敗董卓兵于陽人入洛備完諸帝陵寢引軍還洛陽

董卓南陽

諸帝陵寢誠不可以不備之使完也雖然王室亂矣與其備完陵寢而復還洛陽則莫若備完陵寢而遂據洛陽之為得也昔得荊州而不據荊州遂使荊州為劉表之所有昔得南陽而不據南陽遂使南陽為袁術之所有

此其失之於簡名已不可復追矣今也幸而一得能亟收之猶為非晚乃復失之既失於還魯陽又失於攻劉表功業未竟而其身已殞夫豈非謬知表術之過乎

黑山賊攻常山黃巾賊擾泰山申董卓將王允呂布誅卓于長安夷三族

布卓將允則非卓之將也雖其祿位亦出於卓然其本心但知有漢不知有卓故能討卓滅之是亦可謂知義者矣然其於義也知之而未盡曷為知之而未盡哉蓋其於卓也

雖曰討之未嘗明其為賊也未嘗明其為賊  
則是兩下相殺而已矣豈足以服人之心哉  
惟其不足以服人之心也故催汜因之反以  
致詰於王允有曰大師何罪果明其為賊則  
削其爵追其封可復以太師而稱之哉人皆  
知其為有罪則何罪之辭不得以瀾吾之聽  
也惜也擅討賊之功而不能使與賊為黨者  
皆知其為賊此其於義所以為知之而未盡  
也然則如之何曰下一制普除賊卓之外雖  
有罪咸盡戮而斬之且擇其可用者牙為則

如催如汜者必歡欣鼓舞而歸之矣釋此不  
為而坐受屠翦不亦御乎

卓將李催郭汜陷長安殺王允呂布走袁紹催  
汜擅政以皇甫嵩為太尉

允之誅卓也可以為賢矣然而不能無失卓  
有金帛可以給賞賜卓有士卒可以供征伐  
以此金帛用此士卒則山東雖有叛者無能  
為矣波謂山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然袁紹  
何為而擅冀州曹操何為而擅兗州凡此皆  
有吞天下之志而允顧以吾徒視之其亦信



之過矣。為允之計者，正宜急召朱雋、皇甫嵩，分領卓兵，內以衛京師，外以擬寇盜。則四方僭偽，漸可剗削。遲之歲月，然後升平庶幾可冀。今皇甫誅，遂即驕傲，識者有以知其功業之不終矣。幸不為大盜所殺，而顧為遺孽所成，悲夫。皇甫義真，僥有於卓，固已可愧矣。當其抵手而言曰：「沛未乎！」此其意直不可耐。而能忍之，則固善矣。雖然，忍之而圖卓，可也。忍之而事卓，不可也。此所以為可愧也。今乃不知自愧，又委其身於催汜，益可愧矣。識者

謂其舍格天之犬紫，蹈匹夫之小諒，蓋與朱

濟子嘉為司徒，曹操破黃巾，賊于壽張，諱以

杖本諱，報也。以故父

黃巾，滅當塗，起始於充，終於許，君子悲之。

孫堅卒于策，代總其衆。

孫堅既死，則其衆歸於表，術策未能遽總之也。

癸酉，李傕、郭汜屠三輔。

催汜非能屠三輔也，但劫掠之耳。劫掠之餘，



加以饑饉則遂有人相食之患焉嗟夫漢祿盡矣宇宙將裂而元元之民首罹其害譬之木凋則魚鼈為枯火烈則犀象為焦欲自免也容可冀乎

朱儁為大尉

儁之未就徵也山東守相欽共推之以為太師然後仗義而西誅權與泥豈非史臣所謂格天之大事乎釋此不為卒以憤死悲夫

趙溫為司空

趙溫之為司空也可以無忝於其職乎異時

蓋嘗辟曹丕用之是媚惡厭默然而操久養之以為選舉不實則其為之大矣將以求媚而適以獲免其亦可以為庸佞者之戒乎

袁紹表術交矣東方甲戌改元興平帝加元服楊彪為太尉孫策據有江南

策於甲戌僅足以得其父之餘衆未能據有江南也

乙亥李傕郭汜爭權相攻于長安

盜賊踞居本無終日之計爭權相攻蓋有必至之理惜也朱儁不能以忍以伺可乘之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楊彪不能先慮以拊可承之弊也

楊定楊奉董承以帝東還

楊定叱於段熲楊奉齊以李樂不然懼汜之  
兵已敗復戰其能乘東底乎

曹操破呂布于定陶遂有兖州布走劉備

劉玄德既得徐州則宜有以平定而安集之  
矣觀其鄰境則曹呂之方爭我豈可以無戒  
心乎力可以進則乘人可也未可以進則自  
衛可也今布之來歸既已見其語言之無常  
則其所慮者多矣誠不欲剪而滅之豈可處

委而信之乎賊豈不防卒為所襲是亦玄德  
之過也

丙子帝還洛陽改元建安曹操從帝者詩昌

本漢制故時漢註

楊奉乘楊親拔大駕自西還東則功亦可尚  
矣使其盤桓左右未肯輕去則操亦安能遽  
至哉是則楊彪趙溫既無交驩周勃之謀復  
無折衝淮南之策此操之所以輯張而自恣  
歟

丁丑袁術稱帝九江



表術何以稱帝蓋名術而字公路以為足以  
應當塗之議故於是乎犯不韙而為之是亦  
可見其不自量矣四世之公族兢兢焉  
而保之猶懼其既高者易危乃遽以一不韙  
而捐之不愚矣夫

拜袁紹大將軍

孟子謂沈同曰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天命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韓醜比之子喻袁  
紹比之子之獲也未嘗明命於天子而私以

其土地人民畀之於紹紹也亦未嘗有天子  
之命而私取其土地人民於植護之與紹其  
罪均也使帝之左右果有人焉邊平公既授  
之方畧奉明命而討之紹將納俘馘之不暇  
尚何計崇卑之有乎權奪不加而寵秩行焉  
失政刑矣

曹操破袁術于楊州呂布襲劉備于下邳劉備

走曹操備走琮戊寅曹操平呂布于下邳兼有

徐州已外表術死袁紹破曹操將公孫瓚于易

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公孫瓚之初舉兵也詔令少劉虞之節度由  
此言之謂瓚為劉虞之將則可謂瓚為曹操  
之將則不可抑瓚之於劉虞則反噬而滅之  
於袁紹則束手而受制焉使其能降心於袁  
左提右挈則豈惟可以制紹燕亦可以制操  
惟其輕於叛虞是以易於就滅為臣不忠而  
曰可以坐食三百萬斛之儲穀其亦愚甚矣  
哉

孫策破劉勳于廬江

廬江在豫州

策之據有江而其自是而始著乎然使勳不

貪於上總之末則策亦難乎廬江之襲欲得  
反失其亦可以資後人之鑒戒乎

庚辰曹操大敗袁紹于官渡

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則一命詔書可以削紹  
之爵矣紹既無爵則豈宜有士哉然後令其  
下曰爾皆天子之賢大夫士柰何縱紹反乎  
如此則必有梟其首而至者矣高用控兵相  
加危然後定若此之難哉德不足而臨之以  
威正不足而御之以譎官渡之勝人以為當  
日之駿功也愚則曰細之不測而張之使大遷

之不察而抗之使遠國之心時而民焉是勳  
文之不修而武焉是勳操之為操宜必時於  
此哉彼其胸中之所藏紹亦知之久矣與其  
為無實之言取笑天下則不若就其所有者  
為之此操之所以寧出於此而不出於彼也  
劉備去曹操奔劉表于荆南

備欲誅操而不能故奔袁紹其奔劉表則在  
辛巳

江南孫策子孫權繼事

策之所據初莽受於天子則竊而據之也竊

而據之者盜也然而兄死弟及若諸侯然然  
則乘漢之操者獨能置之而不討乎曰是則  
漢無人焉故耳夫有人焉必不百之而不討  
也

壬午袁紹卒子尚繼事以弟譚為將軍權輔也  
也也袁術尚袁譚相攻譚敗奔曹操

譚遣辛巳請救於操耳非奔操也抑也之為  
人也也無可議者焉果忠於譚則不當為操  
畫滅袁氏之策夫既為操畫滅袁氏之策則  
非忠於譚也然則何如曰劉表在遠猶能令



表氏之輯睦辛毗在近及欲執曹氏以并吞  
毗雖有智其猶在白鶴灘洪之後乎

甲申曹操破表尚于鄧兼有冀州尚走青州諱  
復奔尚

尚奔中山非奔青州諱奔南皮非奔尚所

乙酉曹操滅表氏于青州諱走尚奔烏丸烏丸  
魏山之

操攻南皮斬素諱青州固已定矣若表氏則  
猶有尚熊走烏丸其滅也歲在丁亥

丙戌曹操破高幹于太原幹走荊州

幹實為推所殺非能走荊州而依劉表也

丁亥曹操破高幹于聊城魏城當作魏城

之為此行也上徐無山則途已窮矣其

山本無壘而我則壘之谷本不堙而我則堙之

用人之力不既勞矣乎或問之曰昔者田儻為

書策空言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既有越險

言又有出其空虛之語所堙所壘即田儻之所

者歟亦可知也然營考之白檀之與徐無均之



漢縣之名白檀於漢爲漁陽徐無於漢爲石北  
今操之行師既已及於徐無則白檀之險固已  
之矣安知其途之窮猶有甚於白檀之險者乎  
其途之窮甚於地之險故必且堙且壅然後登  
岡造柳城雖操亦自謂衆危微幸則是本無必勝  
之理使景升而果能協於玄德則自夏漢秋燕豈保

戊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  
蘇氏曰文舉以然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此  
人中龍也曹操一賊之雄耳其勢乃兩  
非公誅操則操

公負其高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詎無成  
功比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治公之無成  
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兒何足  
道哉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  
而公且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

胡氏曰操已挾君高重收引才士征討四克  
本相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  
是理而前史謂之才疎意廣蓋得之矣

遂領丞相荆州劉表卒于琮繼事劉備起諸葛  
亮于南陽疏之捷當



備何以能起亮哉以三顧之勤也常人之情  
一顧而不起則疑再顧而不起則息既息且  
疑其能三顧者鮮矣而備也一顧而不疑再  
顧而不怠三顧而愈勤夫是以能起亮而用  
之也亮之於當世固人之夢人莫得而屈之  
也使備而不加三顧之勤則終身草廬而已  
矣區區之功名事業曾何足以動其心哉  
亮以吳周瑜兵大破曹操于赤壁此赤壁非尋常赤壁

釋春秋者譬曰以者不以者也然則亮之所

以亦不以論之乎曰春秋之時小以大義以  
疆內夏以外夷一介以三軍其所以者長亂  
則有之未有能已亂者也若亮之於吳則先  
覺而以後覺者也彼吳之所信用者莫如張  
昭而張昭則曰莫如迎操則是舉吳國之人  
不知有義之一字雖周瑜魯肅與昭差異然  
計利害則有之矣若義之一字則瑜亦不知  
肅亦不知也惟亮之言曰田橫齊之壯士猶  
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即此一語可  
以覺吳人之未覺者矣然後教之以協規教

之以同力所協所同皆括豫州而言也豈非  
義之所往則必趨之雖害有所不避况未必  
不利者乎故曰破操軍必矣又曰如此則荆  
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夫成敗強弱未可必  
也而亮於立談之頃有以必其體而不弱必  
其成而不敗此無他以其見義之明故也故  
曰亮之所以乃先覺而以後覺者也君子喜  
之而曰大破曹操于赤壁則以者豈曰不以  
者哉

遂有荆州稱牧治公安

公安本油口之  
地屬江夏

遂有荆州孰有之哉備也有赤壁之戰而後  
有荆州無赤壁之戰則必無荆州矣以此一  
戰而遂有荆州遂固經事之繁也而有專之  
意存焉然則正乎曰不正不正則曷為為之  
舉天下皆不正矣盜猶專之豈以王室之胄  
而曰不可爭不得已而有之固亦君子之所  
許也

已丑孫權會劉備于京口

京口屬荆州據水陸  
之衝者曰京其

備必歸劉備表孫權為徐州牧孫權表劉備為

荆州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或問備之與權德相表用非其情之相與能若是乎曰以其迹觀之亦可謂相與之至矣以其情察之則皆非有相與之實焉何則徐州之地備嘗得之然而不守也則既奔而之豫又奔而之莫然後奔而之荆今雖睚眦於徐豈得而有之乎已不能有則難乎其與人矣顧乃表權以為徐州救權雖未嘗辭之然其身之所在則近乎淮海之勢而亟於海公及淮之徐三而捨其所已成而取其所未成吾知其難也荆州之地昔嘗屬之劉表繼又屬之

曹操賴赤壁一戰而後得之夫赤壁之戰權非有意為之也其救戒啓迪誘掖勸導皆出於武侯之所為及既戰而勝則吳國之人忘其為有功之狗彘自以為有功之人夫有功則誠有功矣然發繼指示則在人而不在己吳國之人曾不足以自反乎且武侯之使吳也固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夫求救者求其救己之急也齊之霸也固嘗救邢之急矣存其社稷則有之未嘗分其土地也孫之於劉也亦曰救之云爾救之而必欲分其土地



古之人未是有也其無乃見利而忘義者乎  
或曰當是之時牧荊州者備也權之持備如  
是足矣而又何議焉曰牧荊州者其名在備  
固也然而南郡太守則周瑜實為之江夏太  
守則程普實為之九江皆權之字也而備所  
立營之地乃周瑜於瑜此可以見備以空名  
奉權權以空名奉備其相與也皆非出於其  
情相投也而至於相爭此其迹之發也而其  
心亦判矣君子曰使仲謀之為義不終其公  
瑾諸人之非歟

庚寅曹操起銅雀臺于鄴

魏武帝故事云建安十五年築銅雀臺十

三年築金鳳臺十九年造水井臺

孫權南牧交

州辛卯曹操平關中益州劉璋會劉備于葭萌

驛備與孫權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城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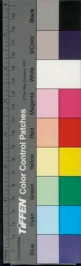
孫改秣陵為建業癸巳曹操以冀之十郡

國公加九錫劉備攻劉璋于成都

操以誦吾以忠此玄德之志也然而不免於

誦其故何哉良由龐統贊其高論是以不純

於忠也使玄德守其初志而不變則信義



於天下益州雖不遽得荊州亦不遽  
非當日之長筭乎

孫權行曹操于濡須濡須在歷陽縣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四十二

甲午漢獻帝二十六年伏瑞曹操統皇后伏氏

及二皇子又破張魯米賊于漢中劉備克成都

據有巴蜀孫權取劉備三郡三郡是長江

權取三郡

后而可絀君於何有此天下之大變也而備  
方崎嶇於巴蜀權方踟躕於濡須不能並耶

齊駕為國討賊其亦可推也哉○按荊州之

地孫劉必戰爭之曹操則置之而不爭焉或

者曰是則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愚謂

此說亦似之而實非何則曹操之於荊州亦

既得之矣而又失之豈其心之不欲哉一敗

而歸不特士卒之氣衰雖主將之氣亦不免

於以衰矣非衰於爭天下也衰於爭荊州也

今夫足之所履何所不到苟致其慎焉雖懸

崖之險猶必有可踰之理一或不致其謹雖

平地不能無失足之時及其失足於彼則其



心慾焉不欲再蹈之矣操之於荊州也夫豈以不得志焉而失之哉乃失之於得志之極也則是以忽失之而已矣既已失之又欲得之天下之士讓獨荊州而已乎於是引兵而西不有馬超韓遂乎猶足以措吾之手也此其所以置荊州於度外而非必果忘之也又何意於漁孫劉哉使孫劉而愚者歟自無煩於設餌使孫劉而智者歟雖設餌必不吞之矣惟孫之於劉也雖嘗救之而不能終其患焉徒授之以筆而屢割乎其肘是殆媚其書之工

也則與無筆等矣彼魯滌者雖曰差勝於周瑜然嘗觀其數羽之辭大抵皆庸陋鄙劣之語檄雲長未嘗知歷不能仗大義以責之耳使雲長而曰火德雖微必有能噬之者雲之使炎其惟吾左將軍乎使仲謀而取法孟德何足多論如其不然則雖割吳一子以為右將軍奉猶不為過而又奚有於荊州如是則子敬之口塞正使仲謀聞之亦必心自服矣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乎

未嘗操以女上皇后又平張魯于漢中孫權



劉備連兵攻曹操操丙申曹操遣爵為魏王南伐  
吳丁酉曹操用太子服器孫權稱表曹操報以  
婚禮

稱表於操則是稱臣於操矣君子曰與其稱  
臣於操不若稱臣於備備猶帝室之曹操則  
賊而已矣奉賊稱臣猶為有所見乎夫有所  
見者謂其見於義也見義不為為義不勇皆  
非真有所見之謂也昔者仲謀之言曰孤與  
老賊勢不兩立不可謂無所見也然非自有  
所見開之道之聲之迪之變其蒙而微其

由孔明有以教之故也及孔明既退之後則  
其所與言者公瑾諸人而已矣夫公瑾諸人  
之見見利而已豈能有見於義哉其視玄德  
之君臣若蚊虻然非不知其有變化之姿也  
然常欲觀其奔之會而阻其進之機以區區  
之涓滴為可以蒸雲而滅霧則先其未集而  
楚而奪之至於孟德則始以為賊今則忘其  
為賊而臣之蓋非忘其為賊也計其平日心  
實師操而口則謂操為賊自矯飾於孔明之  
前可也其知無以異操何矯之必暫而不能

行之以久飾之以言而不能本乎其行言與  
行相違而心與口相戾則其所守本不固矣  
屈而臣賊其亦知有悞悞否乎

成戎少府耿紀司直韓晃殺曹操不克伏誅

耿紀韓晃將欲誅操則是乃心王室賢於華  
歆陳群遠矣陳群領操之德至以魏魏稱之  
則是以孔子而頌堯稱不是過也操也何足  
以當之手華歆為操領兵執天下母則人理  
有所不容矣歆也群也當時以名士許之而  
其所為如此讎生亦奚以為故知耿紀韓晃

之死賢於陳群華歆之生其曰伏誅云者屈  
於勢非屈於義也

王 操攻劉備進攻漢中已亥劉備取曹操漢中稱

操不王不足以為篡漢之漸備不王不足以  
為紹漢之基其為自王則同其為所主則異  
是以君子尚論其世必察其心

孫權取劉備荊州稱牧關羽死之

胡氏曰劉備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  
皆行責焉雲長義勇雄傑萬人敵也而知於

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委  
糜芳傅士仁以腹心之地寄募重焉乃已所  
素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高掎角以當  
曹操宜通和好申國情義乃不許其昏又辱  
罵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主相何責乎數千  
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士元  
皆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

庚子改元建康曹操卒于丕繼事是年丕代漢  
命于邺是謂文帝改國曰魏元曰黃初降帝為  
山陽公山陽公 魏武帝 為 莽太祖曹操于西陵自鄴

徙都洛陽

莽之攝取法周公丕之禪取法堯舜迹在五  
霸之下而名託三王之上吾誰欺乎

辛丑魏郊祀天地是年劉備稱帝成都建國曰  
蜀元曰章武諸葛亮為相

漢統絕而不續則昭烈之心有所不滿矣是  
故稱帝成都繕漢統於既絕而後魏之偽不  
得以于五位之真吳之僭不得以冒中國之  
正以地言之魏最大吳次之蜀為小以力言  
之魏最強吳次之蜀為弱然君子不以魏大



爲小弱不以小弱爲強大惟以義之一字爲

天下倡其猶足以扶人極而立世教也夫

孫權自建業徙却啣改鄂爲武昌倡士寅魏加兵

于吳蜀伐吳不利敗于猇亭猇亭地名魏名魏名是

年孫權稱王武昌是謂文帝文帝魏魏建國曰吳

元曰黃武通使于蜀以脩前好於卯蜀主備備

于白帝城太子禪繼是謂後主改元建興建興

魏

胡氏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不才群臣無出

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

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

磊磊落落與孔明蕪君臣師友之契三代已

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詐欺相待如市道之

爲乎曹操偽定一時名爲英雄列夷考其行

事乃真小人耳雖暴疾強仇殺人不忌至于

病亡子孫滿前呻吟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

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

詔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萑草之與長松乎

○操之弑皇后也漢之失正在於國蜀使其





不失於圖蜀則舉兵荊州必可以問其行弑  
之罪矣五之篡帝位也漢之失正在於伐吳  
使其不失於伐吳則舉兵荊州必可以問其  
行篡之罪矣惟其失此二大機會是以關羽  
死張飛又死及猇亭之敗帝亦連不得志而  
死焉然後知帝之所失在急於廢土而不急  
於廣德語曰務廣德者昌務廢土者亡其謂  
是與

魏與蜀和親臨甲辰魏伐吳乙巳魏伐吳治  
兵廣陵蜀諸葛亮平四郡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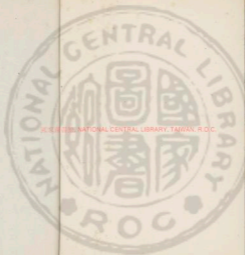
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 201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4963-118





皇極經世書說卷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四十五

皇極經世書說卷  
朱陸老述

甲子晉惠帝十四年河間王頊廢皇后羊氏及  
皇太子璽徙之金墉喪成都王璆為太弟加九  
錫鎮鄴改元永安石衛將軍陳幹作璽後羊氏  
皇后及羣太子大會司徒王戎及東海王越高  
密王蒯輔平昌公模孫昌必從為吳王安豫  
章王熾襄陽王範左僕射荀藩八節兵恭帝北  
伐鄴師敗于蕩陰孫昌必從為德昭死之



紹之赴行在也侍中蔡準謂曰今往安危難測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急衛策與死生以之佳馬何為及蕩陰之敗也百官皆散紹獨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所紹血滅帝衣為呼若紹者可謂知死所矣使其不知君臣之義雖微亦必不赴雖赴亦必不死而紹意若曰禍鍾王宅不可以莫之赴也天及帝煩不可以莫之死也死非始頭之所及及其死也亦所不避焉非知之明處之安者不能若

是是可以為賢矣茂元之死死不忘退機雲之死死於冒進必若拱侍中之死死殆庶幾乎

帝如北軍頡以帝歸鄴改元建武賈持衣方入浴獲廢皇后羊氏及羣太子安北將軍二叔東瀛公騰以烏丸兵攻鄴颺師敗帝還洛陽

魏賈子頡陳留王之子也

頡之所為不可以不討固也然當東與北伐之時而能率烏丸鮮卑南向攻鄴則為效順今王師敗績于蕩陰頡且奉迎車駕入幸其



軍則鄴乃行殿之所在尚可攻乎夫惟行殿  
所在則六軍扈蹕諸侯朝焉方外之人聞風  
稽首斯則可耳若乃援戈相尚是謂效逆有  
一于此罪不容誅而浚也騰也以卑犯尊以  
賤凌貴以夷謀夏負死罪三而顧不自知也  
方且恣行剽劫恃夫殘民極之不逮其禍固  
至此乎

河間王使張方徙帝西都長安亦復羊氏皇后  
及永安年號廢議大弟以功廢章王熾為太弟  
元永矣

洪範五皇秘曰皇建其有極獻時五福用敷錫厥  
厥民夫所謂獻時五福則一身而五帝之理具焉以  
此錫民非必分吾所有以予之也我則行之而彼則  
效焉斯錫福之謂矣晉之惠帝于高而不以  
范其母夫焉而不足以范其妻父焉而不足以  
范其子則是極之不建福之不獻而何以錫其  
民歟彼張方者果何人哉固亦含蓋戮辱之民  
也而不知孰為天下父孰為天下母且不知  
焉天下之宗子隨立隨廢隨廢隨立是雖曰極  
之不建以至于此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臣而不臣反天道矣吾於斯人乎何誅  
王戎據朝政始分東西

當是時有朝政歟無朝政歟有朝政則不至  
皇輿之改績無朝政則王戎之所豫者果何  
所豫哉西臺永興東臺永安果孰是而孰非  
哉食天之祿而廢天之職蓋莫甚於斯時也  
是年李雄逐羅尚于成都稱王單于左賢王劉  
淵稱王離石勒稱王國曰漢元曰元熙乙  
丑東海王越設兵於方范陽王虓抗師許昌成  
都王穎擁兵河北

此其書法似秦宗權等之所為然彼於唐室  
皆靈也此於晉室亦靈乎曰以骨肉而相殘  
甚於靈矣觀物之變一至於此雖去之千載  
猶將為之惘然矧當日乎

河間王顥又復廢羊氏皇后以鍾為大將軍都  
督河北虓越將周權入洛又復羊氏皇后洛陽  
令何喬穆周權又廢羊氏皇后

何喬以洛陽令其職微矣而能殺權廢后何  
哉此無他承顥旨也

虓越兵攻穎不已穎敗棄節走洛陽虓越攻洛



陽顓奔顯于長安漢劉淵攻晉劉琨于板橋不利

昔者劉琨固趙王倫之黨耳非端士也然一

變之後遂與祖逖齊名不謂之善愛可乎

丙寅東海王越范陽王虓兵攻長安河間王顓  
成都王顓走南山驕狀既起海嶺嶠越將祈  
弘宋胃以帝東還洛陽復以羊氏為皇后改元  
光熙越稱大傅錄尚書事制號為司空卒越  
誅越帝立太弟熾是謂懷帝

越之弑與倫之篡何以異哉懷帝安之而不討

則是與聞乎故矣繼故而立不正甚矣已之  
不正能正人乎以亂益亂吾未知其所終  
也

引溫義為司徒王衍為司空

羨在外而不假諸侯之職祿讓諸人衍在內  
而不修三公之職乃謀三窟以若人也而居  
異足之任其殆難免於鍊之覆矣

顯顯野死

顯顯下而見殺於劉輿顯赴洛陽而見殺  
於梁臣九皆致涉道途非邀則執是即野死



之謂矣由其所挾者勢勢窮則戒所負者力竭則蹙使其平日安於義命而無險喻之志焉豈忘是哉

李雄稱帝成都國曰蜀元曰太武謂之後蜀驩

驩曰歡太武

丁卯晉改元永嘉東海王越稱大丞相鎮許昌

以后父梁芬為大尉成都王璠及桑維翰桑之言曰為領報仇墜夫領之死亦足以為

群盜之資歟

王廙稱兵青徐漢劉淵攻晉河東諸郡晉劉琨

獨保晉陽戊辰劉淵稱帝蒲子子於樓為改

元永鳳授晉平陽居之王彌石勒附于漢石勒

攻常山王彌攻洛陽焚建春門神門趙略

北洛趙略東趙略已已東海王越入洛綬大臣十餘人

越之入洛也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

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 裁之

今來必有所誅已而果然則敷之於越固足

以先事而量之矣既能先事而量之豈不能

先事而制之歟借曰非已所能猶當密以告



其所尊不當竊以告其所親也今少私其所親而外其所尊則是習於為亂而已異時踰制擅權跋扈江表豈非積習久而後若其性然者歟

以左僕射山簡為征東大將軍都督荊州南鎮襄陽漢劉淵改元河瑞石勒兵出鍾鹿王彌兵出上黨劉聰兵出壺關龐參同攻晉洛陽庚午東海王越徵兵天下諸侯咸無從者自率兵出許昌

當是時王彌在青徐則東方之兵不可起矣

劉淵在平陽則北方之兵不可起矣潘洪在略陽則西方之兵不可起矣杜弼在并州則南方之兵不可起矣洛而近者如鄴如許如長安等處又皆為一之所殘破亦何以為兵哉宜乎徵兵天下而天下莫之從也則惟有坐而受斃而已矣於是自出許昌夫豈許昌之地有兵可使賢諸鎮也哉朝賢素均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則是天子之兵為藩王之奉矣不曰徵天下之兵以衛天子而乃撤洛下之兵以奉藩王不



已僂乎卒之越須于項兵敗于苦未踰一年  
而天子蒙塵有以也夫

莫劉淵卒子和經叔楚王聰殺和代立改元光  
興與陳仲和以北海王義為皇太弟儀嬪劉曜  
相國石勒為大將軍卒未天下亂普詔兖州  
荀勗會諸侯於許昌會東海王越卒乃止

越所留何倫在京師者叔孫公弼逼脅公主  
帝不勝憤詔弼討越則是天子之於一夫且  
不能制况大敵乎

是年各陽昭王銜為軍師王師十二敗帝及侍

晉及于寇長安亦陷南陽三樓亦沒于寇  
自壬辰軍賈充以女上太子妃而亂本立矣  
至是歷四十年而歲在辛未却城破天子數  
茲其所以為亂之效歟矣亂尚無本必無其  
効嘗試考其顛末而論之見充之為人也已  
亂魏復亂晉而時君世主猶盛寵而愛之可  
戒也夫

漢劉曜王弥石勒拔晉洛陽俘其帝于平陽改  
元嘉乎劉曜拔晉長安保之

昔宣于脩之言於劉淵曰歲在辛未乃得者





陽此蓋言於未然之前非言於已然之後也  
然則治亂有時成敗有數付之自然吾無與  
焉可矣然古之聖人未嘗不求之於已至於  
命吉凶命歷年則每以焉不敢知何哉古人  
以人心之向背卜天命之去留而其大要則  
莫先於敬德天敬德兩字晉固不知而漢亦  
未識使宣于之能以道觀術不徒以術觀  
術則其所言其必有異於是乎

石勒害王弥于巴吾而并其衆後大就任後漢之  
後漢書紀元之大書則已吾屬李建技音揮撞

及洛城特漢謂二名改元玉衡壬申晉懷帝

在平陽賈逵逐劉曜于長安三輔與關曩梁芬

梁繇麴允麴特奉秦王業為皇太子以入長安

鎮東將軍琅邪王睿帥已衆大集壽春荀晞保

蒙城魏賊不利降于石勒劉琨保晉陽

不利奔常山拓跋猗盧以兵六萬來救大敗劉

曜于狼猛魏賊劉琨復保陽曲魏名

原大

晉懷帝之在平陽猶之楚懷王之在咸陽也  
楚懷王之在咸陽也無歸楚之望矣而楚改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立君不至失國則以其元氣未散本根猶在故也若晉懷帝之在平陽亦豈有歸晉之望哉晉之君臣不主於一而顧某曰太子某曰太子曷不於某某之中擇一立之使內外遠近莫不協同然後星馳以赴敵某布以立軍軍屯相望而敵人莫敢逼焉則已耗之元氣庶其漸復而本根之欲拔者屢其不至於滅領也夫何費定則如彼苟瞻則如此劉琨所保退在河東琅琊所封又在江表如水之漬而不朝於海如山之裂而不宗於岱則其不

足以有立也何矣將天設長亂而使衆情之不合勢不然何其分崩離析而莫之一也

漢劉聰納劉殷女二人為皇后孫四人為貴妃後晉太原復失之安西晉懷帝死于平陽皇太子業稱帝長牛身是謂愍帝改元建興以梁芬為司徒魏克為使持節鎮軍司馬事常璩為尚書左僕射琅邪王睿為左丞相都督陝西山東郡縣悉隕于

此年之事疑若紫于一矣然其印置則是而



斜率則非也當時詔書有曰今當掃除鯨鯢  
奉還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  
陽此虛語耳劉琨在北雖曰長於招懷而實  
短於撫御一日之間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  
也是惡能有成也哉借使有成又非王浚所  
喜嘗遣劉琨合衆中山矣緣至三萬俊即怒  
之處遣胡矩驅奪而去則是錫并兩州本不  
相合也情不相合而曰可使同功難矣且兩州  
之士亦安能各有十五萬衆總為三十萬哉  
此其虛語一也人曰石丞相宜助秦涼雍梁之

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即所領之軍道洛同  
大期克成元勳亦虛語也嘗既辭以平定江  
東未暇北伐則保亦安能獨往哉此其虛語  
二也合此二者觀之則其布置誠是而其糾  
率誠非矣其曰掃除鯨鯢奉還梓宮無乃一  
時藉口之辭乎

漢石勒鎮襄國曹嶷攻下三齊據有廣固

國城在臨都甲戌晉以琅琊王為大司馬苟祖

為司空劉琨為大將軍封涼州張軌為大尉西

平郡王六日以封張軌卒子定繼國曰涼



元曰永興

縣在臨江府

城姑臧

城姑臧

二言姑臧縣是臨江府

苟祖當作荀組於是時以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徒校尉行留臺事則其職任亦重矣然睿在江東珉在河北軌在山西天下大勢渙散如此安能有所濟乎

漢劉聰立三皇后改元建元劉曜圍晉長安左勒圍晉幽州乙亥晉進左丞相琅琊王睿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睿在江東無復中原之志矣而本朝之所以

待之者一則曰左丞相二則曰大司馬三則曰大都督望之愈深而應之彌淺待之愈重而答之彌輕晉之子弟如倫同又顯虓類欲越國不足道矣若睿者庶其恭順有足仗焉而亦若是然則子弟之不足可使豈不誤人之家國也哉

右丞相南陽王保為相國司空荀組為太尉大將軍劉琨為司空陶侃平江表獲杜弢漢劉聰立七皇后三皇后之外授石勒專命俾征伐勒拔晉陽丙子晉長安陷于寇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出降于豆田中漢劉曜拔晉長安得其帝于平陽改元麟嘉

方曜之逼長安也相國保暹胡崧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變索勢破乃還槐里夫以胡崧一軍猶足以擊曜破之設使大都督虜如詔奉行與保相合志報君父善城胡虜則必無豆田之事矣需之五年之久曾無一騎之至至於國危君辱然後出師露次不既晚乎

石勒拔晉太原劉琨走幽州依段日磾

作亞

無故而有所獲此人情之所喜也喜則驕驕則怠此劉琨之所以敗乎代猗盧之見弒於六脩也箕澹獨雄大帥其衆而歸琨使琨能動而撫之不患其不為我用乃遽欲以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寇其幾何而不敗乎以此見志不可以不持事不可以不察察之於未萌之先而持之於既滿之後則雖有所獲必無所裒惜也琨於此理容有所未悟也

丁丑晉帝在平陽琅瑯王睿渡江稱晉王子惠康元曰建武

建武以建武晉以建武



晉之渡江也久矣非直今日而後渡江也其  
曰丞相其曰都督大抵隨之授之云耳授之  
丞相而無報仇之志授之都督而亦無報仇  
之志使愍帝再執而後軍謀國討區區獨立  
其無乃素有偏霸之心利其本之傾也以為  
已之榮歟則亦奚以為來者之勸矣

以西陽王羲為太尉太尉王羲  
王敦為大將軍王導都督中外王敦王導  
王廙王廙帝死于平陽平陽成實晉  
王廙稱帝于建康改元太興以子紹為太子

謂東晉皇帝

帝即位之後文武增位二等又欲賜吏投刺  
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  
餘萬人散騎常侍能遠曰陛下座天總統空  
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  
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帝不從以此觀之  
帝之私心素欲偏霸南土亦可知矣

劉琨為段匹碑所害王敦稱牧荊州王導開府  
建康漢劉聰卒子纂繼段元漢昌將斬殺纂  
代立相國劉曜自長安入至赤墜稱帝改元光



初加大將軍勅九錫封趙國公國人誅斬準以  
迎曜已卯晉南陽王保保祈山掇晉王漢劉曜  
還長安改國曰趙是謂前趙殺石勒使者王循  
勸石勒稱王襄國國曰趙元曰趙王毓其  
辨行繼也禮其是謂後趙以張賓為之相號  
大執法以弟虎為之符號元輔庚辰晉南陽王  
保走桑城死涼亂張茂殺寔代立改元永和  
按殺寔者閻涉繼寔者張茂茂非殺寔者也  
其謂之永和猶永興之誤

辛巳晉王尊為司空此州陷段匹碑没于石勒

鮮卑慕容廆受晉持節都督遼東西

嗚呼使中國有介劉劭匹碑慕容廆西涼張氏  
皆可撫而用之也豈獨中國之人乎

壬午晉改元永昌大將軍王敦以武昌叛破石  
頭鎮丞相都督中外

王敦於懷帝之時蓋嘗有以規東海王越之  
心矣及愍帝之惓惓於唐也而唐則恒落落  
焉當是時敦之心亦豈不以唐為非純臣乎  
帝於往者且不能以純臣事愍則敦於今者  
亦豈能以純臣事帝此其理之必然者也詩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曰爾之教矣民罔效矣其是之謂乎

太保西陽王柔進位太宰加司空王導進位尚

書令石虎寇泰山梁頌以淮陰叛

按是年王遠鎮淮陰則淮陰無叛者矣有梁頌

者圖交州刺史丹陽王詡於龍編其說以梁

頌為梁頌歎然淮陰之與龍編相去遠矣

帝夏積定皇太子紹位是謂明帝石勒拔劉

曜河南癸未晉段元大寧王敦假黃鉞

當是時敦自領揚州牧則所謂黃鉞亦其所

自假耳非朝廷之意也

劉曜石勒皆入寇趙劉曜拔晉陳安收隴城陝

西城及上邽按隴城天水西城上邽趙石勒

滅也疑于虜國陳安晉將非晉之將也與今而

其時下邳也涼張茂稱藩于前趙人而

以劉曜之子為人矣甲申晉王敦寇江寧晉合

城敦死于蕪湖蕪湖於吳為王導子為太宰報足

中外大者皆於此為書之其為太宰也

敦之死尊與舍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

舉可謂如昔年之事乎昔年倭臣亂朝人懷





不寧如尊之徒心思外濟必若此言則是薄  
於敦之所為未嘗盡以為非敦不盡非則帝不  
盡是先儒謂臣弑賢辱其父常見其有不  
是處耳如尊之徒心思外濟不內其心而有  
外焉非見其有不是處豈云尔耶嗚呼此篡  
殺之萌也而尊亦不能免焉於敦乎奚士書  
敦則道可以免責道則敦不勝誅於賢者而  
不責備焉非春秋之意也

立地如  
改元太子  
立地如  
改元太子

為皇太子石勒入寇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卻  
將荆湘梁雍明帝終太子拊嗣位是謂成帝太  
后庾氏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同中書令庾  
亮開政

況制於外而亮制於內尊固不得以自尊矣  
養疾私門此尊之志乎雖然養疾私門可也  
以司徒之祿而養疾不可也其在平時猶曰  
不可矧國疑君幼之時乎太子即位群臣進  
重而尊則不至慢君父矣使下壺默而不言  
則尊心卒以不悟然後知導於此舉進退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失其曰非社稷臣專固不得而辭矣

遼西亂段遼誅其主自立趙石勒拔晉荆兗豫

三州及劉曜新安許昌丙戌晉改元咸和僖王

尊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軍事

魏明 蜀李雄攻晉涪城趙石勒攻晉涪

南丁亥晉豫州祖約歷陽蘇峻彭城王雄章武

王休麟魏 魏為○連兵犯建康

建康都城所在而蘇峻祖約敢連兵以犯之

乎犯之者誠非美然國有人焉猶將折衝于

盟之外矧曰畿甸之內乎畿甸之內而我兵

主焉正使無以弒之猶將曰謀國者之辱也

峻與約快快久矣而我則挑之非所謂寇之

招乎謀國若是君子以為無能矣且有罪焉

是則更元規之謂也

司馬流距戰不克死于慈湖

流於將戰之時食矣不知口處則其膳薄矣

可知矣膳薄則臨事而亂豈能有濟哉其視

費祩對奔愈久而無倦者信乎其有間矣

戊子晉蘇峻敗內歸于西陵

西陵在會稽郡之東



仙隱入宮稱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徙帝于石  
頭虞潭庾水王舒稱義三吳非難謂會征西  
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溫嶠平北將軍魏該闕峻  
于白石滅之之祖約奔石勒

義兵之起本以王舒倡之庾水為其所使而  
虞潭則應之者也邵子所書乃以虞潭為首  
何耶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  
吾老為累盡違家節從軍且鬻環佩給費觀  
其母如此則其子可知矣邵子首之取其志

也故青溪之敗卞壺死之宣城之敗桓彝死  
之皆所謂舍生取義若以潭母之言觀之固  
常事也是以不盡書也

大敗劉曜于洛陽獲之遂城前趙用徐光為中  
書令前趙者後趙不之文也已丑晉蘇浞拔石  
頭帝野次滕舍敗逸于石頭逸退保吳興吳興在石頭之南  
元允敗逸于溧陽滅之元允在石頭之南

峻死而逆總其眾是以有石頭之攻也然而  
官軍至矣是故滕舍得而敗之諸軍得而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之其退保吳興而為王允之所敗者乃逆之  
黨如張健韓浼等輩是也

趙石生進叔長安石虎破上却殺劉熙劉胤三  
千人進平隴右庚寅晉陸玩孔愉為左右保射  
起新宮于苑

土木之功不可與甲兵而並興也晉曷為而  
起新宮此無他故宮燬于寇則不得而不新  
之也

陶侃擒郭默于潯陽

潯陽今湖北漢陽

郭默殺劉胤遂得江州此唐末藩鎮之風也

如此處置信尊之惡抑或者以蘇峻之變由  
亮激之故不待不懲之歟使當時不有陶士  
行固不可為矣

蜀李雄攻晉巴東

巴東今湖北

涼張駿稱藩于

石勒趙石勒稱帝自襄國徙都鄴改元建元

建元

辛卯晉以陸玩為尚書令壬辰晉徙居新宮進

太尉陶侃大將軍趙石勒卒于弘繼改元延熙  
加石虎九錫專政稱丞相魏王殺中書令徐光  
及右長史程遐癸巳晉遠東公慕容廆卒于魏



繼蜀李雄卒子班繼叔父壽尊政趙亂石堪出  
奔譙城譙城在譙郡石即稱兵洛陽洛陽在洛陽郡石生抗  
軍長安石虎威滅之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四十六

甲午東晉成帝九年蜀李班為庶兄越所殺立  
犛子期改元玉恒越專政涼張駿受晉大將軍  
命乙未晉改元咸康石虎入寇假大司馬王湛  
黃鉞出兵戍燕湖牛渚燕湖一名牛渚  
導之為相也知有江東而已不知有中原也  
其度一日則苟一日之安耳王敦說范滂

且諺則以為無常事矣常事北狩而不復  
勒南翔而不止則曰吾不知也吾不知也一  
旦石虎之騎游於江濱袁粲奏焉朝廷懼焉  
乃以司徒勅籍司馬而黃鉞殿焉六日之戒  
嚴則六日之震震而終身之職任則終身之廢  
弛使其苟有中丞之志則當處之以暇應之  
以整不負若是之倉卒也

趙亂石虎殺弘代立稱攝天王攝上端改元建  
武丁酉鮮卑慕容皝稱王遼東趙石虎稱正天  
王戊戌單于冒頓拓跋什翼犍稱王定襄單于

壽自漢人後魏代立改國曰漢元曰漢興慕  
容就攻後趙亡亥晉王導卒伐蜀庚子晉陸玩  
為司空在事蜀代石虎之捷漢李壽拔晉  
丹州州名歸魏魏名魏代石虎之捷漢李壽拔晉  
王

當是時魏雖自王晉固不得而禁之也及其  
來請也則引故事以拒之曰異姓不封王是  
可以見議者之不通矣使良平在焉必曰晉  
方不利

不歸時而予之則魏必德之矣然後與之刻  
期與之伐叛未必不得其力也顧不能然乃  
俟其罪狀庾氏責其當國不能雪恥則又羅  
其指斥奏請尋之嗚呼庾氏兄弟信不足以  
為中國之重矣觀其於爵賞之應州猶失事猶失事  
會則其於攻討之措置豈獲機要哉

徙居和龍

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也  
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為龍城遼郡之號新宮曰和  
龍宮或謂當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闕於龍山



孰率僚屬觀之不以太宰二龍交首而嬉解  
角而去孰大悅故置新宮為和龍宮云

壬寅晉成帝崩母弟琅琊王奕立是謂康帝封  
成帝二子丕為琅琊王奔為東海王中書監庾  
冰中書令何充尚書王導諸葛恢輔政漢李壽卒  
子襲繼改元太和即晉改元建元甲辰晉康  
帝崩太子聰繼是細即後帝太后攝制趙石虎  
涼不利伐燕有丙乙即晉改元永會繪王昱  
尚書六條事專政

唐之監察御史分

尚書六司事一次小官

善惡二察善惡二察德義三察德義三察禮樂會車四察禮樂會車四察  
猾盜賊五察德義三察德行孝悌六察德義三察黜惡宗室且之  
所錄其亦若此之類歟

丙午晉桓溫伐蜀

溫之伐蜀也衆人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  
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  
必得則不為已而果然然則溫以必得期蜀  
曷不能以必得期秦又曷不能以必得而期  
燕也哉故知以博言戰者博不必皆勝戰不  
必皆克必也以義言之使天下之人知殘賊

者必不可以不討然後所向而必濟也

漢李勢平李奔改元嘉寧涼張駿卒子重華繼

改元永樂魏元趙石虎攻涼今以魏魏

李勢于定東蜀從亂范范稱帝成都涼張重華

敗石虎于枹罕魏魏為

趙之伐涼也涼以張張恒當之而不勝以牛旋

當之而亦不勝其所以取勝者無他以有謝

文存焉耳彼謝文何為者哉其始則一主鎮

耳其終則趙之猛將如王擢庶秋等輩舉不

足以當之然後後知晉之張張為不若涼之張張

孰矣孰之言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

將舉謝文用之雖石虎亦發彼有人焉之嘆

矣若然諛則徒知時賢之為不足以敵虎而

不能舉人於時賢之外豈不有愧於張駿乎

戊申晉桓溫為征西大將軍入長安至于灊上

溫於是年為征西大將軍則有之然未嘗西

入長安至灊上也其請以甲寅之事而誣書

之數  
遼東慕容銑卒子信繼趙石虎攻晉竟陵魏魏





鴻臚屬已酉晉平蜀亂鮮卑慕容爲稱王遼東  
國曰燕元豆燕元爲其謂漢趙君稱帝改元太寧虎  
卒于世繼張豺爲相專制內難作石遵自關右  
入魏世及張豺代立石冰自關門入懷輪殺遵  
不克石閔殺遵立石鑿改元青龍閔稱大將軍  
專政符浹行兵廣川魏劉曜破虜虜虜虜虜虜  
殺大將軍閔及李農不克閔殺張氏立復姓冉  
氏改國曰魏元曰永興大滅石氏宗室鑿弟在  
稱帝襄國以將劉顯南攻冉氏不克殺祗以降  
乃自顯也事在辛亥閔破襄國誅顯滅其族

正  
上

正  
內蓄德安外立官師富貴之崇于孫之衆宮  
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爲未足又命得出兵  
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爲惟恐美之  
安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不咸  
備徒然辱身益不特正人非之爲佛道如達  
磨者亦且笑之也又曰浮屠之變蓋天火之  
所以示警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  
土木以肆狠心不亦異哉  
丁卯梁改元大清東魏高歡卒于晉陽



子澄姓事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叛慕容紹宗敗  
侯景于長社颍川縣景奔走壽春附于梁封  
為河南王

梁武在位四十六年矣使全有志中原則以十年為內  
治之計以十年為外攘之計二十年之後可以無不  
得志矣而顧今年計雖明年修寺因循荏苒  
虛度歲月可謂無事之矣一旦侯景東歸  
喪城而進固亦未始不自以為我國家如金  
無一傷缺今勿論其也事是事宜脫致紛  
之何及夫以國家如金無一傷缺

敗之笑惜哉

燕慕容儼南伐滅丹國于昌城儼昌城當

閔之此行也十戰十勝然而卒斃於燕者何  
哉彼徒知左操矛右執戟以勇擊敵而已而  
不知以怯養勇則勇固有時而窮也慕容  
以為勇而無謀一天敵耳其亦工於料人者  
歟然其事則在壬子

壬子晉武陵王晞為大宰會稽王昱為司徒大  
將軍桓溫為大尉

晉之所仗者會稽王昱昱之所仗者中軍



若九此為有桓溫將以抗之也黨與既分事  
權不一雖欲有為亦難矣哉

魏冉智以勸降慕容慕容得帝自和龍徙居中  
山改元天璽天璽當元璽

慕容暐倦倦於一壑其始也特為張舉所愚  
耳而終不悟至乃囚常憐而不可得也則遂  
誤以冉閔之妻董氏為奉璽君此其智已不  
足以欺一亡國之婦人矣而又改元元璽不  
復以是而問天下之人其幾何而不見囑於  
慕容暐何辭者邪

余得健甯當長安矣毋涼秦相攻秦秦靈經伯父詐殺曜靈代立改元永平永平當作

自江東立國以來凡三十有六年矣未有能  
奉天子之命將統錢之兵深入敵境至於瀕

上者也而桓溫此舉能所難能劉琨祖逖有  
黃色矣然而卒不能致三秦之豪傑詳見

而滅之者何哉溫之本志本不在於除殘賊而  
惟在於立功名耳功成名遂則將惜是以睨

主之卑而民之休戚國之利害無與焉三秦



其處雖將必有以窺其心矣雖邊水猶不至  
矧曰僅至於瀾上而已乎

秦符健敗晉軍于白

秦符健敗晉軍于白

又敗之于子午谷

又敗之于子午谷

段龕敗燕軍于狼山

段龕敗燕軍于狼山

義之非無當情直以位遇不及懷祖故辭官

而歸耳君子之出處去就陸黜晦晦自有義

命初不以己之所長病人亦不可以人之所

得為

不亦愈乎

涼宋混張瓊殺張祚立羅盛第云說元太始

凡張氏之在涼者惟祚為有和平之號其盜

則否所謂太始猶永興而下之諸號槩以為

誤可也

燕南攻晉不利秦符健卒子生繼丙辰晉桓溫

敗姚襄軍于伊水遂復洛陽

後人

溫之復洛陽也功亦偉矣然則造物者亦特  
假以窺昇之資乎曰天之生斯人也固將以



為天下用非偶然也使晉而有駕馭之術  
絡之能則如峻如教皆可用也况於溫乎委  
之而不信仕之而不專晉則自失之耳非必  
皆溫之罪也

秦符生改元壽光丁巳晉改元升平帝加元服  
王胤之為左僕射改元光壽自中山徙都鄭  
秦符生虐用其人雉子堅殺生代立去帝稱天  
王改元元興以王猛呂婆樓彊注梁平老為之  
輔  
堅之將弑生也嘗問計於呂安樓矣樓曰

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於是乎以王  
猛為此言之則是堅之所以咨猛猛之所  
以告堅者實選樓之所謂大事云耳何謂大  
事弑是也如此則猛固亂賊之師楚之潘崇  
不是過矣而堅也過不自量遽自以為如玄  
德之遇孔明也嗟夫孔明豈嘗教玄德以弑  
君之事乎是特慕玄德之所謂慕容皝之所  
不為者異時以計相賣正以其胸中之有懼  
故耳不然何其相忌之甚而相嫉之過哉  
戊午晉將馮懿以衆入于燕燕拔晉上黨已未



晉伐燕不利燕敗晉于東阿

褚裒非將才也而使之為將遂有代陂之敗  
謝尚非將才也而使之為將遂有誠橋之敗  
甚而謝萬則尤非將才也而又使之為將正  
令東阿未敗猶不可付兵柄於若人况東阿  
已敗乃欲以若人而救之甚矣晉之命將所  
謂以國與敵者歟蓋自是而後許穎蕭涌皆  
沒於燕矣嗚呼豈惟東阿而已哉

秦攻元甘露以王猛為中書令庚申晉仇池公  
楊駿卒子世繼燕慕容苻 卒子暕繼改元建熙慕容

谷恪為太宰專政慕容暐為大傅慕容根為太

師慕容慕容容為河南大都督根作逆伏誅辛

酉晉穆帝終立成帝子琅邪王丕是謂哀帝壬  
戌晉改元隆和燕師攻晉洛陽

燕攻洛陽晉救洛陽是也為大刁馬者謂宜  
移鎮洛陽則可耳乃慮欲遷都是何內外之  
相違而議論之不審歟

癸亥晉改元興寧桓溫為大司馬假黃鉞都督  
中外軍事北伐亦張天錫殺玄靚代立改元太  
清魏魏燕將慕容評攻晉許昌



燕攻許昌晉獨不可以救許昌乎厄合肥者不知務救之實以為進取之謀守洛陽者乃欲假救之名以為退避之計卒之洛陽許昌均之不守嗟夫此豈惟陳佐之過哉桓温於此蓋不得不任其責也

經世之實二千二百四十七

甲子東晉哀帝三年餽丹有疾

或門丹可餽乎曰可必林居谷飲無求於世者而後可以餽之也既曰餽丹矣而猶燕乎王良之奉則此有所益者彼必不能以無損

主於中者未固則其自外布公以  
據之也如此則足以致疾而已矣  
怒之無節哀樂之失中則性為之傷而命以  
隆焉為人君者莫若養之以濟而尊之以和  
則雖不餽丹而有餽丹之效矣彼方士者何  
足以知之

太后稱制燕秦入寇洛陽

寇洛陽者惟燕而已秦則未也昔周以丙辰  
復洛陽則宜自守之矣守之一年則有一年  
鎮靜守之二年則有三年之輯然後舊其



餘力則西可摧秦北可折燕彼燕之與秦亦  
焉有過人之才真不可及也哉秦不過猛燕  
不過恪雖各有才然其所輔不正不足以于  
吾之正也自丙午而戊午既已三年矣至辛  
酉則倍之至甲子則三之三其三年之久而  
不足以有為也况其而足則未嘗見其民  
心之不固也豈不謂其士氣之不振也  
允此誰實其戶之沮之谷也

乙及晉哀帝終于餽丹母弟琅琊王亦立於陽

十燕







X-12345678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5 20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洛陽者其義可憐也三十年宛勁于及燕人未嘗  
結率其六分之士而定之盛真勁總五有人耳  
以守洛陽是以後勁死則忠勇可惜洛亡則山陵  
可悲是東國誰不日哉吾國曰溫之咎也。按沈勁  
沈充之子也司馬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沈之繼父  
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子矣

司馬勳以梁州叛稱成都王

司馬勳何以叛獻已西爭蜀甫耳而勳也即以是年梁  
州之衆赴雍州之招則是固已專兵矣已而又赴在洪之  
招則歲辛亥也三年之間出師者再天子不知方伯不問則





其得兵非一日美積而至於是年九十有七載其年殺已  
多其積穢已熟燕後魏州殺魏則叛者之類穢猶不違矣  
野史者之功績及解本末可慨也哉

秦攻元建元匈奴二右賢王以朔方叛平之丙  
寅晉攻元太和會稽王昱為丞相燕秦入寇涼  
張天受晉命大將軍都督隴石燕拔晉魯郡秦  
拔晉南陽城陽郡秦丁卯燕攻晉竟陵秦攻  
晉涼州戊辰秦符璽以上邽符柳以上蒲阪叛王  
猛悉平之

志之骨肉何以異於燕之骨肉哉骨肉之不

相容則其為敵國之資必矣燕不能東機進  
取卒為後患固評之暗然使桓元子而有先  
見之明則必移其代燕之衆先以伐秦秦  
之亂而被其國則燕必不動秦必不支然後  
養勇觀變則關西鄴下莫必有應我者乎  
已晉大司馬桓溫北伐燕不利歸羅羣直表  
真以壽陽入于燕

溫之於洛陽也既得而復棄之矣已棄所有  
則其所無者未可遽取也又欲於燕乎取之  
此何意哉是不難測夫其捐洛陽於燕者所



以甚中原之亂也驅慕容於朔者所以大北  
伐之功也然後秦愾而歸則滿朝公卿舉出  
其下矣晉之鼎其自是而可遷乎然而事出  
意外有枋頭之敗焉既敗於燕又敗於秦則  
向之所擬者皆失之矣向使得尺則尺據洛  
陽而不忍棄也得寸則寸踰河北而不遷止  
也燕雖有虫秦雖有猛豈能凌我而駕之哉  
持彘不堅而豈敵之不審其敗也自取之也  
燕大將慕容岳敗晉帥于枋頭以衆降秦評嘗  
功故也秦救燕有功取燕之金墉責無信也東

平壽陽秦軍子共恒溫與璠于壽陽廢  
漢及成都寇亂王猛滅燕于鄴慕容暉于長  
安叔都五十七秦之國無地并五十七也猛留  
鎮鄴

猛之至鄴也其民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  
太原王則是猛之所為不為如洛而已非有  
以大異於人也而溫之所全不聞有是言焉  
然後知晉有弔伐之資而溫則不能用也可  
勝惜哉

辛未晉桓溫平壽陽獲表瑾以歸廢其君為海



西王立會稽王昱改元咸安是謂文帝

帝溫稱丞相鎮姑孰專制

自伐蜀而後積二十五年使其乃心王室則

何事之不可為而乃僅成廢立軍之何足

高論哉

殺太宰武陵王晡新蔡王景

為公及志其二子與母子之婚

武陵王晡以好習武事為溫所忌故欲置之

死地猶有說也若新蔡王景則何嫌於晡而

謂其謀反又何憚於溫而自謂與晡同反為

人所逼乃至自投於死地于以見溫之不仁

而冕亦不智甚矣使帝不以宗室有之其能

人死於死乎

壬申普命百濟餘句為鎮東將軍鎮樂浪守

夏時以海陵叛入于京口

文帝昱終子暕嗣是謂武帝

容拒于遼東滅仇池公揚纂于秦州癸酉晉改元寧康大司馬桓溫卒太后稱制王廙之為尚書謝安為尚書僕射專制

鯁頭如張天錫貢方物秦拔晉成郝梓潼

秦自是而得梁益則長江之險與晉共之矣

其欲窺覲江左亦其勢之所必至而王謝於

此言不以上流為憂其不亡也豈非幸歟

曰或晉桓石破秦軍于墊江郝軒顛明緩野變

王猛卒

或問使猛而不死則秦可以一六合乎曰不

可彼其所專者堅以篡得國其本固已不正

豈能正人乎其所以暫據中原者適值晉之

無人故耳使晉有人焉以我之正伐彼之不

正則猛將斂手吾何以知之以伐鄴知之其

伐鄴也徒以爵賞誘其士卒非能指燕之瑕

而戮之也使其伐晉則何名之有秦惟不知

伐晉之無名是以妄動非愛晉也以其本無

乎一六合之資也

丙子晉改元太元加元服皇太后委政桓冲桓

豁為將軍謝安為尚書監侍中曹監錄尚書事

秦滅前涼徙張天錫于姑臧後于姑臧又平

朔方獲拓跋什翼健徙之長安長子定翼建高康



際嗣新機統攝丁丑秦晉二國抗衛天下

當是時秦已得茲城魏興及盱眙等郡矣使不有三阿之捷晉其危哉

氏寅普作新宮已卯晉敗秦軍于淮南秦拔晉襄陽

以國則秦大以兵則秦彊朱序以一城當之錘屢戰屢捷然不可以不慎也乃以屢戰屢捷之故而不設備則雖微季伯護為秦內應猶恐見執又况伯護之敵已先送於秦乎

與夏晉李遜以交趾叛秦符洛以和龍叛

有功謝安謝安帥謝琰謝玄桓冲桓伊大敗秦

夷六十二國後貢于秦秦秦符堅舉

國南伐晉謝安帥謝琰謝玄桓冲桓伊大敗秦師于淝水淝水至淝水入淮進圍洛陽

自謝安得政之後秦兵取其梁益破其淮南其志將必入寇我則何以待之乎一戰而不



捷則將若何而為之援再戰而不捷則將若何而為之救期於不亡而後可也一戰而苟捷則將若何而為之繼再戰而又捷則將若何而為之續期於必勝而後可也肥水之戰幸而一捷矣雖然未有以繼之也使其一捷之後真能繼之以圍洛陽則洛陽之衆必不為堅之所收拾矣又能續之以取洛陽則比而推至必不免西而迫堅堅必自縊豈但驅

秦符以喪師壽春符

秦符以喪師壽春符

按稱王榮陽北居山中居瞞國曰燕元曰燕元行唐叛是謂後燕攻丕于魏句町魏真以

後則斯徙於中

仇池公揚世入于晉甲申晉假謝安黃鉞都督

軍屯鎮廣陵領荆江十五州復襄陽秦符郎以



秦之初敗也魚羊焚便有食人之心矣然而  
倉卒之間其計未合我則星行以赴之電激  
以臨之則豈但可以迫秦而亦可以壓燕倉  
卒破濟將必無所成也為晉之計者期於復  
晉則可耳秦非所救也非所救而救之於事  
為非便於理而卡當於刑為失罰於德為濫  
恩而我則昧而為之宜其不足以復晉之舊  
也

六  
定謂後秦慕容稱王阿房

北一十  
慕容稱王華池

慕容民紛紛而起莫相統屬亦可以見其為  
亂國矣就其中而論之若泓者猶曰受命於  
天有所付授若冲若未則非弘之比而亦稱  
王稱帝其真夷虜之習與

慕容永稱王長子

慕容冲兵互逼長安燕北伐高句驪

慕容復遼東故地乙酉晉謝安救秦至于長安復

洛陽而還卒

甲申不當



牢之之救固已感矣謝安之救無乃已甚乎  
由其志在收功不在復晉是以破賊之後無  
復可觀者也

秦符堅沒于姚萇

按堅之所為亦足以偽霸一時矣然不免於  
破軍亡國授首他人者何哉傳曰君以此始  
亦以此終其堅之謂歟

子丕自鄴攻晉陽稱帝改元大安慕容冲屠長  
安秦將乞伏國仁稱牧洮罕洮罕在東中北  
軍以此國曰秦元曰漢義是謂西秦慕容冲南

細徒都之秦姚萇沒于五將山五將山在岷山歸殺之子

新市五將山在岷山姚萇亦當作新平改朝于於焉

是年冒頓拓跋什翼珪稱王定襄之成

魏道武帝拓跋珪元曰登國是謂後

丙戌秦符丕為慕容承所敗走晉東垣東垣在頓

為晉將馮該所殺其眾奔杏城杏城在頓

自肥水敗秦之後惟東垣殺丕差決人意餘





則一再救秦未免使人為之不樂也

符登稱帝隴東改元太初符堅將呂光稱牧姑臧國曰涼元曰大安是謂後涼燕慕容垂稱帝于鄴改元建興慕容冲為將段隨韓延所害其殺年垂慕容永稱帝于秦姚萇稱帝徒屠長安改元建初丁亥晉以子德宗為太子敗翟遼于洛口翟遼姚萇封乞伏國仁為苑川王鮮于秦符登東攻姚萇封乞伏國仁為苑川王鮮于秦符登東

戊子秦符登攻姚萇長利秦乞伏國仁卒弟范

歸立稱河南王改元太初徙都金城己丑晉陸納為尚書令

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用則小人斥陸納之為尚書令也豈非要職謂近習弄權為不可長耶則當上告天子下告相王改絃易轍安其可以為治耳如其不然則委而去之亦云可也舍此不為乃徒望宮闕而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誠知宮闕之將廢則亟起而扶之耳乃坐視織兒之撞也莫能救焉此豈足以勝其任塞其責哉

鼓城妖賊亂翟遼圍華陽秦姚萇西攻符登涼  
呂光稱三河王改元麟嘉庚寅晉敗翟遼于滑  
臺永嘉寇亂秦符登攻姚萇不利辛卯  
晉王瑯為左僕射謝琰為右僕射壬辰晉符詒以  
青州亂慕容垂平句町翟釗于滑臺西秦乞伏  
乾歸開地至巴及隴  
其至隴以殺秦主符崇其至巴以殺仇池楊  
定然其事則當繫於甲午  
於己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姚萇卒子興繼去  
帝稱王

經世之卯二千二百四十八

甲午東晉孝武皇帝二十二年後魏道武皇帝  
十年秦符登攻姚興不利戰死子崇立奔湟中  
魏州屬稱帝改元正初為乞伏就歸所滅燕慕容垂  
慕容垂慕容容永于長子秦姚興後稱帝魏里  
鮮于乙未燕慕容垂攻魏不利魏破燕歸于  
參合陂魏代

攻魏者非垂乃寶之兄弟耳寶之兄弟生長  
兵間宜有以知兵之氣使矣參合之戰豈禍

然哉當其未戰也大風黑氣如堤而來雖微  
沙門曇猛之言吾亦知其為魏兵將至之候  
而寶則付之一笑麟則奮袂肆怒寧不以雲  
猛之言為妄乎則其平日所為大抵冥然無  
覺悍然不顧而已矣其不幸也其敗宜也幸  
不可以數得則宜其不免於參合之敗也  
丙申晉武帝汎舟于泉池浸太子德宗嗣位是  
謂安帝

孝武帝之死史謂醉卧清暑殿張貴人使  
以被蒙面而弑之而此謂泛舟泉池也

所謂清暑殿者精於泉池之中與天若  
於泉池之中信可以消暑矣然自渡江以來  
土木之功未是有也正月構殿而九月死焉  
是亦可以垂戒於後世矣抑又有可戒者帝  
之於張貴人也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  
更厲少者坐此一言為其所弑則謂之溺於  
酒色可也謂之溺於泉池亦可也由有所溺  
而後沒焉後之人君固當以為戒也

會稽王道子專政燕慕容垂拔魏平城垂卒子  
上谷子寶縱改元永康太原陷于魏魏拔燕并







之資歟

慕容寶南伐至于黎陽乃復將蘭汗殺寶代立  
于龍城稱昌黎王改元青龍魏書曰寶之

寶之南征猶曰南行云爾若南伐也其南行  
云何欲依於德而德已稱帝滑臺矣於是南  
行不成北歸無所遂為蘭汗之所執云

寶子盛誅蘭汗稱王改元堪平稱帝再改元長  
樂

盛之妻汗之女殺人之八而奪其國雖愚者

亦必有報復之志矣而汗也方以親戚待之  
盜賊之智足以作姦而不足以慮禍其有以  
夫○盛之立既改元曰堪平矣又改元曰長  
樂何居要之非改元也未敢遽稱帝號故但  
以長樂王攝行統制之事耳其改元長樂在  
後二年

鄴陷于魏范陽王慕容德自鄴南走滑臺稱王  
改元年是謂南燕魏拔燕之鄴及信都魏書曰  
跡雖改元天興自盛樂徙居平城涼禿髮烏  
孤克金城改元光于街亭稱武威天王魏書曰



時駐紮日城  
姚興拔晉洛陽  
已亥秦姚興拔晉洛陽

晉復洛陽至是纔十五年耳又為姚興所拔  
吾將以所守者非其人歟幸恭靖嬰城固守  
經百餘日力屈勢窮然後見獲前不拜興後  
不肯晉脫囚而逃終歸其國則是所守者未  
始非其人也然則天乎天之運寓於地之氣  
向者胡雖背倚上東門而嘯矣此其地氣自  
北而南者乎夫地氣自北而南君子以為將  
治之侯也然石勒至焉而卒以大亂則是君

子之論亦有時而不然也獨以其氣類推之  
則胡雖之嘯胡騎之招也而中原之地犬羊  
據之夫豈果無其兆乎謝安之至洛陽也固  
曰將以救秦也符秦雖滅而姚秦至焉其兆  
豈不見於謝安之救乎以中國而救夷狄安  
固下策也以夷狄而救中國魏有善意焉恭  
靖之困也楊佺期嘗為之求救於魏魏以六  
萬騎救之此其意之善也知有中國而救之  
者也雖曰救不及期而其善不可泯魏有洛  
陽而政似中國未必不以此意得之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燕慕容德拔晉青州伏池揚威稱藩于晋妖賊  
孫恩陷晉會稽

會稽之陷人皆曰孫恩陷之也我獨曰是則  
內史王凝之陷也疑之為會稽內史何以陷  
會稽乎當寇之來也不出兵不設備乃曰我  
已請大道借鬼兵矣嗟夫世豈有鬼兵可借  
而我則借之以殺寇兵也哉此則逸火之子  
道韞之婿所謂一門叔父則阿大中郎群從  
兄弟則封胡羯末不意天壤間復有王郎者  
也使其當淮淝百萬之師亦將借鬼兵而驅

之耶或者以八公山之草木皆似人形則未  
勉以為真有鬼兵之可借耶此其愚亦甚矣  
而疑之則然豈不足以詒叔父之羞增群從  
之愧耶

晉謝琰劉牢之往哉

王凝之以無備而敗為謝琰者亦可以鑒矣  
而又以無備而敗前車既覆而後車不知所  
戒也是何王謝諸人固自樂為如此哉若牢  
之則雖能破賊而又縱兵大掠則亦與賊無  
以異矣民之所望何如而我則無以副之人





而不仁果不可以居人之上也哉

劉裕始參軍攻秦虻興去帝號稱王改元弘始  
魏南攻滑臺涼呂光傳子紹位稱太上皇光卒  
兄纂殺紹代立涼禿髮為孤徙居樂都烏孤卒  
弟利鹿孤立又徙居西平仍附于姚興涼廢業  
稱天王改元天覆大將沮渠蒙遜出守西安  
姚暉暉居姚姚莫泰德逐薛閭渾于廣固徙  
居之滑臺沒于魏庚子晉司馬劉裕敗孫恩于  
臨海臨海

天下草澤之中未始無英雄也顧不遇其時

則不免終於草澤而已矣孰識其為英雄而  
敬之哉此則劉裕是已為裕之計者不有孫  
恩則無以發其迹不有桓玄則無以成其功  
為晉之計者寧其無恩與玄而亦不必有裕  
也有裕則有家有求則無昔矣嗚呼機之相  
伏也事之相倚也可勝算哉

以揚州元顯為十六州都督燕喜容威去帝號  
稱庶人天王破高句驪秦姚興破西秦俘其王  
乞伏乾歸于長安

乾歸既奔南涼又懼為利鹿孤所殺故奔而



歸秦耳非為秦之所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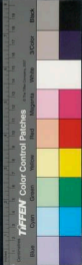
涼呂纂敗元咸寧大司馬弘殺纂不克涼州利鹿孤元建和涼將李暹竊叔秦州賊以轄為國曰涼元曰庚子是謂西涼燕慕容德稱帝廣固敗元建平辛丑晉平豫恩劉裕出守下邳慕容容威將段璣行弒威叔父熙誅璣稱帝改元光如

慕容熙非能討賊徒以幸於太后之故捨威之子不立迎熙立之是以能捕璣而戮之即

秦姚興放乞伏乾歸還死川涼呂超弒其君纂

之其兄隆改元神鼎稱藩于姚興禿髮利鹿孤稱河西王涼大將沮渠蒙遜自西安入殺段業代立改元永安壬寅晉改元元興桓玄據荊州建牙夏口假揚州元顯黃鉞顯兵敗玄入于建業稱侍中丞相錄尚書事又稱大尉擬百揆乃殺都督元顯及會稽王道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太宰改元大亨劉軌以冀州叛秦姚興伐呂光有功拒魏不利

光至是死已四年矣由紹而纂纂而隆已三易世豈復有光乎無已則謂之代涼有功斯



可耳

魏敗秦軍于泜坑泜水在東涼表廢  
利鹿孤卒第爵檀立改元弘昌徙居樂都涼沮  
異象魏稱藩于姚興癸卯晉加桓玄九錫稱相  
國楚王用天子服器玄竊命徙其帝于永安宮  
降高平固王解朝局遷之潯陽國曰楚元曰永  
如

昔者桓彝死於常流之難其言固曰義在致  
死又曰此則命也今義與命而兩言足以盡  
之其義也不以利回其命也安於分宥可以

詒大訓於後世矣其若子若孫而世傳  
訓則溫必不為廢之玄必不為篡竊三世相  
承而同出一轍則其功業之盛王謝豈足道  
哉夫以沈充之悖誅其子猶欲洒之是故不  
愛一死以報其國若彝者忠貫日月誠感鬼  
神後嗣苟賢至類此顧乃一變而廢立再  
變而篡竊其神沈勁猶有愧焉若以方之王  
謝諸賢子弟其獨無報然笑乎

甲辰晉帝在潯陽劉裕唱義帥沛國劉毅東海  
何無忌二州兵大敗桓玄京口

義者人心之固有不必劉裕為能唱之也然  
劉毅則曰所見惟劉下邳孟昶則曰今日英  
雄有誰正當是卿耳由此觀之非英無以拔  
乎其萃非雄無以將乎其群惟其美則有識  
雄則有斷然後足以唱大義於天下也○毅  
固沛國人無忌固東海人耳然當其舉事正  
得桓脩京口桓弘江此之兵以為用非實有  
得於沛國東海之兵也

又敗玄將桓弘于湖陵吳甫之于江乘江乘縣  
皇甫敷于羅落羅落縣玄逼孫走江陵裕足

敗玄兵于淝口淝口縣玄復逼帝東下裕又敗

玄兵于嶺嵎洲嶺嵎洲縣又破之于覆舟山

覆舟山在會稽之北入江陵玄敗死于板淵洲板淵洲縣其將桓

振復陷江陵幽帝誰繼以成都叛稱王

毛璩為益州刺史未見其成效如何然已兩

興勤王之仁矣一則欲討桓玄一則欲討桓

振豈非忠乎而蜀人則憚於遠征推縱為主

而縱則投水投地有不得免焉彼使暉陽昧  
其真寇盜之尤者歟

秦姚興入十二郡脩貢于晉

是時劉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鄉諸郡姚興許之辭下以為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政務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然則南鄉諸郡非求不得而此以修貢為言子其有服善之心成善之意脩貢然也或曰晉曰渡江以來未嘗求和於敵國而裕則遣使求和可乎曰得罪於晉者耶與勒耳若與秦初非得罪於晉者與其抗

必以相攻不着遣使以相問謙以下人不害為息爭之道也然其事則當繫之於乙巳

魏改元天錫

天錫魏廢帝涼呂隆奔姚興國亡涼廢

檀去王號求姑臧于姚興燕慕容德卒兄之子超立乙巳晉平桓振

桓振既平之後凡桓氏子孫皆所不赦獨以桓冲之故宥其子焉均之桓彝之後而溫之所為會不足以盡其遺而齊其遺育使足以奉宣城之祀者乃出於冲焉然則目前之快意者或以詒身後之憂種而不獲者未必不



留為他日之福也其為勸戒豈不明甚矣乎  
帝自江陵還建業改元義熙劉裕都督中外錄  
尚書事還鎮丹徒

或曰自義熙以後陶靖節但書甲子不書其  
年號矣愚竊以為不然靖節雖忠於晉然必  
不尊桓玄而薄劉裕也其自義熙以前猶可  
書其年號則義熙以後何處不可書其年號  
乎其不書年號但書甲子自是辭人墨客隨  
意錄之云耳後人因之立論未必有得於靖  
節之意也

宗傳種受姚興曰從姑臧燕慕容超改元太上  
涼李嵩徙居酒泉改元建初稱藩于晉丙午晉  
伐蜀敗譙縱于白帝北安國為尚書左僕射大  
將劉裕開府京口仇池楊盛稱番燕慕容超三  
將奔晉燕慕容熙將馮跋殺熙立慕容雲復姓  
高氏稱王改元正始秦姚興將赫連勃勃稱天  
王于朔方國曰夏元曰龍升丁未晉劉裕入朝  
殺東陽太守殷仲文魏綱即南蠻校尉殷叔文  
晉陵太守殷道叔魏綱即南蠻校尉殷叔文  
殷仲文桓玄之姊夫丁亥死而仲文不死則



己幸矣乃以才望自許欲當朝政是何其過不自量歟○叔文諸人之死也桓胤與焉然則宣城之祀其終不可續乎曰宥之者天下之公也殺之者一己之私也以私害公常人

之通患也其於裕與無忘乎何尤

姚弋弘攻禿髮儁之赫連勃勃乞伏乾歸復稱王苑川改元更始禿髮儁稱攻沮渠蒙遜及赫連勃勃伐申晉劉裕入總朝攻比敗慕容超於臨朐臨朐音胡出大峴北嶺曰峴進關

廣固

裕之圖廣固也晉慕容公孫五樓為地道

戰我兵不利河間人有公文者說裕曰昔趙

攻晉疑重氣若以為洧水帶城非可攻按若

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遂降

慕容恪之圍段龕也亦然未幾又震開之今

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病脚

弱者過半悅壽遂開門納裕按趙之降慕容

在癸未燕之降龕歲在丙辰至於是年歲在

乙酉相皇八十六年之間其為五龍口者聞

者至塞者焉至數敗地之運歟世之變歟是皆

有不可得而證者求之人事其無乃無道之  
暴而有道之長歟是亦可以有省矣然而弔  
伐之不聞殺戮之不見亦過矣哉

魏國亂后萬人同于申試其君珪次子紹誅萬

人及申自立是謂是明帝魏書曰夫人瑛入

好臨事人與申細自立秦乾歸南攻姚興僭擅

復稱王姑臧改元嘉平夏勳南攻姚興已酉晉

劉裕滅南燕

按慕容德以己亥定都廣固其牙門蘇撫

以其意私問於沙門空朗朗以周易筮之曰

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夫自己亥而

已酉未及庚戌而已衰矣年之一紀世之及

子亦庶幾其前知者歟噫此數之說也吾固

言之矣古之人不必求其所不可知而惟求

其所可知所可知者理而已而世之昧者生

往置之而不問至於數非必可知也顧欲先

事而求之是亦惑矣曷不反而求之於理乎

有得於理雖過其虛可也此君子之所以不

泥於數也

徒慕容超于建業後燕國亂將馮跋用幸臣班





離殺雲代立稱天王改元太平是謂北燕  
魏書卷之九十一  
赫連勃勃攻姚興與庚戌晉始興賊  
盧循兵寇建業劉裕大破之有走潯陽再破之  
于豫章裕假黃鉞

有孫恩而後有劉裕裕固孫恩之孫固劉  
裕之資也裕之資恩以起窮桓玄復晉室功  
業感矣其在魏書與猶曰天下之善一也則舉  
十有二即魏書之恩也不知所師彼喪其軀  
若盧循者不自揣量己之智不踰於裕而願

以益智綜遺為是謂己可以為裕之師歟今  
年為冠明年作賊不死不已數謂盧謀之孫  
而有是乎

蜀兵陷巴東秦乞伏乾歸為兄之子公府所殺  
子賊盤誅公府而自立改元永康魏書  
涼沮渠蒙遜攻李嵩有功夏赫連勃勃攻姚興  
不利辛亥晉劉裕南敗盧循盧循走交州死劉  
毅以江陵叛涼沮渠蒙遜攻禿髮傉檀有功夏  
赫連勃勃攻姚興不克壬子劉裕殺劉藩及謝  
琨魏書遂平劉毅于江陵



毅於唱義之時固以英雄許裕笑及塔之數  
業已盛權位已著則有不服之心焉夫既為  
時之英雄則不可不服若果不服則是未嘗  
真以為英雄也見之二三斷之不一難可以  
共事矣積忤生嫌積嫌生恨以此并命不亦  
悲夫

涼傳檀徙居樂都姑臧陽子榮等家獲充髮  
傳檀姑臧徙居之稱河西王改元亥始突升晉  
朱齡石平蜀

齡石等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  
水向黃虎似此處分彷彿非徒謝安所  
無雖桓溫亦無是其智計過人宜乎有以備  
霸一時也

魏改元神瑞與秦姚興和親秦熾盤破土谷渾

于澆河魏神瑞與秦姚興和親秦熾盤破土谷渾

夏改元鳳翔城統萬魏神瑞與秦姚興和親秦熾盤破土谷渾

臧南涼禿髮儁檀乙卯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

州刺史魯宗之叛裕攻破之逐之于江陵

丁未殺殷仲文猶以人言殺之也壬子殺劉



穀則以已意殺之矣至是而逐司馬休之則  
又將行已之意乎已之意在於革命則司馬  
氏乃其所忌也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此其所  
以蚤為之地也然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聖人不為惟此意不傳而後廢興之  
際恒有橫罹其災者矣

劉穆之為尚書僕射秦姚興卒于泓穆弟弼作  
難不克魏攻元秦常丙辰晉劉裕北伐姚泓拔  
洛陽進逼潼關

裕之伐泓也道王<sub>猛</sub>惡檀道濟將失軍自淮

肥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趙陽城沈田子傳弘  
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  
沐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入河  
則均之入河耳然所謂前鋒乃裕之前鋒非  
林子之前鋒也是以林子按劍潼關謂諸將  
曰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  
垂成之功乎是則九先裕而發者皆前鋒也  
而仲德獨專前鋒之名無他以其開鉅野而  
入河是固大軍所由之路所以謂之前鋒也  
易遊至潼關則鎮惡道濟起石藩林



子遵考等無不皆合是故自河入謂則問之  
步軍亦水軍矣然後直至長安入其北門此  
則鎮惡之功也惟甲子一軍由武關入青泥  
之戰能以千餘破其數萬使姚泓奔還神沮  
氣恃亦無以救姚丕之敗焉自有南度以來  
無此兵矣彼和溫有此經營無此布置豈能  
制人之死命哉

加裕九錫總百揆封宋國公秦姚泓改元永和  
洛陽陷于晉姚懿姚恢內叛女逼長安姚紹平  
之秦乞伏熾盤拔沮渠蒙遜河湟夏赫連勃勃

得不為太宗惜之

幽穆王秦于此苑徙之均

均均

魏王秦好學者也然其司馬有錄前考說之  
招士著書則其所好亦不過淮南王安之所  
為而已矣淮南王安非不好學也然要其所  
歸其將何如能不得罪於天下國家否乎名  
為好學而實則不通於父子君臣之大義則  
其為害反不如不學之為愈矣美眩於好學  
之名而不究其實其病固至此夫

以晉王治為太子



唐太宗善武之君也至其子弟紛紜則自投于床且欲抽刀自刺此何為者哉曾不念引兵擅入玄武門則其於高祖寧不怛傷其懷抱乎以今擬昔可以知其情矣至如治立之自我否亦自我何嘗效勇於乎凡此皆不類英武者之所為予以是知理有不明則未有不為欲之所蔽者也

珠使君集

唐史言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請之曰靖將反矣上曰何以知之曰靖獨教臣以

如南攻晉兵敗于河西涼李嵩卒子歆立改嘉興戊午晉劉裕統其君德宗立其弟琅琊德文是謂恭帝長安陷于夏涼李歆稱藩于夏爾連勃勃拔晉之長安稱帝改元武昌

武

裕之將歸也遣使遺勃勃書結為兄弟蓋將以向之嗜秦者啗勃勃也殊不知勃勃之為人蓋嘗受秦羽翼之賜矣已而叛之何有於我哉此無他攫金者不知有人攘晉者不知有夏心有新敵則雖利害甚明猶有不察



若夫理欲之於毫釐則又安能知乎

己未晉改元元熙宋王劉裕自揚州入用天子  
服器秦乞伏熾改元建弘夏赫連勃勃還居  
統禹改元真興

勃勃之歸統禹何以異於裕之歸建康哉然  
而成敗不同者裕有勃勃而不防此其所以  
為失也若勃勃則無知勃勃者矣此其所以  
為得也

庚申劉裕代晉命于楊州是謂武帝國曰宋元  
永初降其君德又為金陵三宋代晉始建

胡氏曰禪之為言竟以天下與舜舜以天

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尔堯舜既沒  
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  
禪也後世亂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其冒  
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  
而與己國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曰讓國  
與己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置攫市人之金  
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  
統實則宜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廢乎其不



惜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而諸臣猶不為之謀老姦函心遂出數語雖曰謙恥道盡亦可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時曩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衰暮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讓爵位歸老宗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失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為嫌而成章者耶

辛酉宋零陵王德文卒

弑也而以卒書其殆不使特嫌之禍得以

於開廢之人歟

壬戌宋武帝劉裕終子義符繼魏攻宋滑臺

崔浩以伐喪為不可而魏主犯之言焉而不必聽諫焉而不必從則其君臣之相與緊可見矣使浩察其幾而蚤以微罪去焉其殆免於異日之患乎

癸亥宋改元景平魏攻宋金墉明帝紹終于壽繼是謂太武帝

紹以弑誅其死久矣不得至是而始終其至是而始終者乃嗣耳非紹也



源沮渠囂遜滅西涼執事欲歸于姑臧

自丙辰至癸亥八年之間爾而向日之所經  
營者皆掃地焉使裕而少忍數年之不歸則  
西北之人雖能為患豈至若是之甚乎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 2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2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51-228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極經世書說卷

卷之

卷之

卷之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四十九

甲子宋帝義符二年臣徐美之傳亮行紙立其弟義隆是謂文帝還為建業改元元嘉

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則任僕妾處外則逃趨走師侍二職皆甚早也朝其行止授其法則道達惑否罔弟由之言不及於禮我誠不達於今古謀教者能勸





之以春當狂愚者或誘之以凶隱雖有師傳  
多以譽艾大夫為之交及文學多以青梁年  
以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切王臨川長史  
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  
權是以本報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  
天下而棄之亦曠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  
其鑒之矣

太武元年改元始光乙丑魏武帝以崔浩為  
夏赫連勃勃羊子呂羅改元承光丙寅宋文

帝誅執政徐羨之及傅亮誅晦以荊州叛平之  
或曰羨之等之於宋也廢昏立明可以免於  
誅乎曰霍光之於昌邑廢之而已米嘗殺之  
也霍光不學然其所為暗合於春秋之旨是  
故君子許之若羨之等之於義符亦僅可廢  
之而已殺之過矣羨之亮既已不免於死而  
晦也又欲舉兵向關以重其過欲免得乎  
魏拔夏之長安

魏之東伐必俟裕死其西伐也又必俟勃勃  
之死使裕與勃勃而不死則魏必不敢動矣



然後知裕不急於為篡非徒可以并夏而亦  
可以蕪魏然而有不能者江東重則中國輕  
夫是以失之也

丁卯魏西破夏赫連昌戊辰魏改元神廢武帝  
破夏于統萬統萬城在鞏昌赫連昌以歸西北開地  
三千里秦乞伏熾盤一李慕末繼魏改元永  
弘涼沮渠蒙遜改元承玄夏之統萬陷于魏弟  
定代立徙居平涼魏赫連昌改元勝光庚午  
宋之金墉陷于魏  
宋失金墉久矣至是又以陷書何哉蓋以此

年得之而又以此年失之故也觀宋告魏有  
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後  
境不關河北魏主怒曰我生髮未燥已關河  
南是我地必若遣軍當權歛戍相避冬寒水  
合自更取之夫始而相避終而更取此其情  
則然矣然其曰生髮未燥已關河南是我地  
則豈其實也哉魏取於宋宋取於秦秦取於  
晉晉何漸封之有哉正使魏嘗徇地至于許  
昌猶不得以我地自處况金墉乎魏主之為  
此言也妄亦甚矣作史者不刊其妄亦因以



見其為奇乎

燕馮跋卒弟弘毅跋子翼代立改元太興魏拔  
宋洛陽涼沮渠蒙遜改元義和夏赫連定攻秦  
暮末辛未宋之滑臺陷于魏

魏之歛戍而北也雖曰將以秦宋也然使到  
戍之而果有見焉則當因其伐復分為兩道  
一軍攻冀一軍攻鄴靈奔電發得志可必彼  
雖我秦救且彼剽夏商乘之不滅必潰雖欲  
南向其可得乎所可憾者秦之既無所知道  
濟復無所識加之宋主亦善空談不貴實用

此所以既失金塘於前後喪滑臺於後也

夏滅西秦于苑川俘其君乙伏暮末魏滅夏于  
平涼俘其君赫連定

定非魏之所俘然亦不免為俘於魏者乃

谷渾襲而執之而西以獻之於魏也云尔

壬申謝靈運棄市于廣州廣州於南

按靈運之詩有曰韓亡子房齊秦帝魯

夫魯連之為入所謂希千金而不賄者也子

房之為入所謂發萬乘其如瓶者也故能齊  
其所當奮則人以為傑恥其所可恥則天下



以為高士而莫敢或問焉若靈運則亦既委質而事人矣而徒以位遇之不隘怨排生焉於是乎恣意山澤放情遊逸人以山賊目之而曾不悟也乃後殺天子之使以是為奮所當奮恥所宜恥則吾不知其說矣當是之時才如范曄而死於友裴子野謂其智其能乃其亡身之具豈於靈運亦云

魏陵元延和遼西內附齊齊宋謝靈運卒

邵子之為此書也何以卒靈運哉蓋為靈運卒之也夫靈運之以於忠遠遊焉而必與之偕

賞焉而必與之並以至於觴一詠莫不相與為酬酢相與為唱和焉其包藏異志豈其不與之同謀哉然而靈運之於靈運同其生不與同其死是其平日必親之而能遠矣即子錄之其亦以示勸戒於後世也歟

涼沮渠崇遜卒子健牧繼改元永和

涼州始於張軌終於牧健九一百二十九年其間或雜而為二或析而為三紛紛不一要皆乘時之亂乍起乍仆而已雖九州之外尚

有奇才然而六經之表終無卓識使有明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以上鑿而納之仁義禮樂之中則廢幾其  
為能臣乎

甲戌魏南開地至漢中

揚難當以漢中附魏宋世取之則是魏之功  
猶未至於漢中也

乙亥魏改元大延丙子宋世檀道濟

檀道濟立功前朝固也然自其佐嗣君以至  
則亦何足可稱也哉使世救得也而卒以  
失之則其鳴呼當沙也世工於走而已矣化  
史者以為威名甚盛吾不知其威何從施名

何從立是必卷冠以自次以爲非

禦之云耳觀其言曰乃抽衣汝萬里長城則其

中有所挾亦可見矣中有所挾者上必至於  
要君下必至於凌人非以修身之道也然義康

以矯殺之亦詎於事理而宜哉

魏滅北燕虜馮泓于遼西

魏滅北燕虜馮泓于遼西

庚辰魏改元太平真君與宋稱南比朝癸未魏

克仇池甲申丙戌魏毀象教

何謂象教其為教也示人以象而至意存焉



門外之神極其勇猛非勇猛則無以斷嗔毒  
也堂上之神極其慈愍非慈愍則無以濟窮  
苦也教以象言雖不止此而其大較則於此  
亦可見矣而世之奉其教者往往離其本叛  
其真何以處其教哉如主之至長安也入佛  
寺見其有兵器焉從一而閱之又有醮具及窟  
室婦女名為佛弟子而實不奉佛之道則雖  
有其象如無其象矣詔毀其教不亦宜乎惜  
乎象教雖毀而不能明先王之道以事之也  
乃崇寇讎之歸重於淨輪天宮之法何也

於象教也

丁亥魏城長安庚寅魏南伐開池江淮夷宰相  
崔浩三族

古之為史者直書其事則有矣然不使人君  
見之也以為人君言之或有所遷避改易則  
不得直矣史之直貴於取信後世豈欲取重  
當世哉浩於此意曾不悟者乃欲刊石通衢  
以彰其能嗚呼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其真是  
以為殺身之具歟

辛卯魏改元正平伐宋至于瓜步瓜步大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是年壬玄讓嘗圖弒基柳元景嘗據潼關使  
玄讓不以貪黷失民之心則先聲所至必有  
悅而歸之者矣然後取法劉項各據所得莫  
肯先逃則宋之邊面不在本步而在滑臺東  
據滑臺西據潼關更有進無退尺則佛狸  
之馬豈得飲江而還哉

壬辰魏國亂中常侍宗愛弒其君太武帝立南  
安王餘皓皓改元承平又殺之群臣迎太武帝  
還廢立之是謂之威台台帝改元興安宗愛三  
族元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錄尚書事癸巳中

國亂太子劬試其君文帝代立改元太初少子  
武陵王駿形新亭克建康誅元凶改元孝建  
是謂孝武白新亭在江寧縣十里南近江

魏則臣弒其君宋則子弒其父是二惡者南  
北相懸而受禍如一豈非當時之大變乎

經世之已二千二百五十

甲午宋孝武皇帝二年魏文成皇帝三年改元

興元興魏魏乙未魏改元太安丁酉宋改元大

明庚子魏改元和平甲辰宋孝武帝終太子業

嗣位子業改元永光乙巳宋改元景和業立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后馮氏弒太上皇

魏有太后胡氏者嘗殺其帝謂矣爾朱榮聞之抗兵而起取胡氏沉之於河斷之者曰胡氏魏之罪人沉之當矣夫其曰沉之而當者豈徒然哉夫人姜氏孫子知則是親之已絕者也己絕則歸子知可歸子曾不可然而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蓋議之也非許之也知此則曾之臣子不可以君夫人日哀姜魏之臣子其獨可以望太后曰胡氏乎馮氏之於私猶之胡氏之於魏也情異時果有抗兵而

起者焉則雖以河陰侯之不為過矣然其臣也其子也舉不知有春秋之義生而守之則是奉賊以為君死而親之則是奉賊以為母徒知以嫡祖母而下行保母之事者其息為難報不知弒父與君其罪有不可勝誅者焉惜也孝文之臣無以是說告其君者或曰魏孝文之為君與夫爾朱榮之為臣賢否有間矣而其所為乃或相懸如此何歟噫世固有全體之非不害其一事之是者亦固有全體之是不害其一事之非者馮氏之罪與胡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等而孝文則不能以大義裁之此君子所以重為孝文惜也

丁巳宋國亂蕭道成弒其君昱廢為蒼梧王據嬖屬立明帝于淮改元昇明道成假黃鉞稱齊國公專制改元大和殺元暉太子諸葛勰已未宋相國蕭道成稱王是年代宋命于建業改國曰齊元曰建元是謂太祖以子暉為皇太子降其君準為汝陰王後之歐姓志

胡氏曰安成王準素無黃屋之望蕭公立之為已梯耳然一日北面則君臣之分存焉况

而為中國者本中國今轉而為夷狄舉國之人皆夷狄也則莫知禱之高非矣莫知禱之為非則將以禱為是是故崔慶遠之答魏主也委曲回互魏是使魏主不得而問焉其曰霍光亦捨近視而立宣帝又曰主上正可以宣帝耳又曰武王伐紂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夫武王伐紂自是以至仁伐至不仁雖立微子微子敢當之乎若宣帝則正是武帝之嫡長曾孫昭帝既無所生之子則以武帝之嫡長曾孫上繼昭帝之後魏有延於

此者乎至如竊以齊高帝之猶子其不得以  
宣帝為比明矣齊主於立談之頃為其所眩  
其辭可塞而其心終不釋也則使人臨江以  
數齊主之罪使齊無長江之限則亦危矣然  
後知弑逆之罪人皆得討魏之此舉雖不能  
縮其官殺其人猶足以垂訓後世非若異時  
兵出而無名者之比也

乙亥齊大殺宗室是年魏自平城徙都洛陽用  
中國禮樂

以篡得國則其所忌者多矣於是大殺同姓

三年之父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黼扆南曰  
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室爾其供奉之  
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彼安能復為子  
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勸宗室其  
視魏世之待山陽公德又下衰矣其不仁不  
亦甚乎

壬戌齊高帝道成然太子時嗣位是謂武帝以  
子懋為太子

懋上當攻魏淮南癸亥齊改元永

明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五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ntinuing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甲子齊武帝二年魏孝文帝十三年壬申齊  
蠕蠕癸酉齊武帝終太子懋亦卒其孫昭業立  
甲戌齊改元隆昌五月西昌王蕭鸞行弒廢其  
君為鬱林王鸞始鸞立立其弟昭文改元延興  
鸞假黃鉞稱宣城王都督中外專制十月宣城  
王蕭鸞廢昭文為海陵王鸞廢鸞殺之代立  
是謂明帝改元建武以子寶卷為太子魏大伐  
齊

鸞之弒逆夷狄之行也而齊國之人莫之能  
討遂使魏主得與問罪之師魏本夷狄今進

則是庇焉而縱其肆斧其能立否乎○當  
其伐齊也其臣皆所不欲則是魏之國亦  
莫知齊之為有罪矣獨其君斷而行之然後  
君臣之義明冠履之分定此為政之大本而  
禮樂之所由生也於以變夷而為夏亦賢矣  
哉

丙子魏改姓元氏

或問姓可改乎曰可人之生也自非得姓於  
所錫則有沈而寤焉者矣陳一也而有因焉  
韓一也而有何焉杜一也而有范焉皆



寓無不可改然未有以義望之者也  
之改姓曰元其亦有得於萬物之一初乎比  
之冒漢室而曰劉因汲桑而曰石安究整而  
曰赫連者此為優矣

戊寅齊改元永恭  
魏伐齊拔新野已卯齊改元永元以子誦為  
太子魏孝文帝終太子恪嗣位是謂宣武皇帝  
彭城王勰受命輔政庶長齊崔暹景以廢陵  
叛兵犯建業蕭懿平之寶卷給漢蕭衍稱  
兵襄陽蕭頴曾稱兵荊州

更始殺續光武不敢持服齊殺麟梁武乃  
敢起兵孰為得乎君子謂不持服者非無兄  
弟之恩其惠深也敢起兵者非有兄弟之義  
直僥倖耳夫不當得而得者謂之僥倖不可  
僥也而我則僥以而心豈所以為訓於天下  
乎

魏改元景明彭城王勰拔濟壽春辛巳齊蕭衍  
立南康王寶融于江陵以兵圍臺城國人殺寶  
卷而入寶融于建業是謂和帝改元中興衍相  
相國司空假黃鉞領尚書事專制廢寶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昏侯驛驢驢志

夫不曰竇融殺竇卷而曰國人殺竇卷者明  
竇卷之無道暴國之人皆欲殺之也然則竇  
融之立正乎曰不正大位非可觀也凶器非  
可玩也危事非可試也其欲乘間而微利者  
蕭衍之心耳我則為其所投而道之拒焉又  
則亂之媒也茲之禍也苟能完心事外為曹  
子敬則善之善者而固非竇融之所及也  
蕭寶寅奔魏壬午齊蕭衍備九錫云梁王四月  
衍伐齊命于建業是謂武帝改國為梁元吳

字統為皇太子降其君位融為已受養之乎姓融見史不  
全而甲上曰我自應一公使人為驢下  
中而甲上曰我自應一公使人為驢下

如氏曰昔朝取國皆祖述蓋德而意軍仲達耳彼操  
以文王自居而委以愛憐為名則蕭衍篇比於湯武何  
不可知有所不足者東晉時若惡雖浮於桀紂而蕭  
公於信若未窺其意耳在易之筆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宋開應天也應者對感而為言今事作於下  
則天理應於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  
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曰順乎天順乎人者順理也  
甲申魏改元正始丁亥東西夷四十國也且子



魏成子魏改元永元終大師元魏

魏有天下而不能容其叔父何哉親者嬖之所自生也貴者媚之所由起也賢者譖之所自采也魏以一人之身而三者萃焉非能超

然高謝不以重任累為難乎其自免也

已丑戎夷二十四國備貢于魏辛卯東西夷二十九國備貢于魏壬辰魏改元延昌

經世之末二千二百五十二

甲午梁武帝十三年魏宣武帝十五年乙未魏宣武終太子詔嗣位是謂孝明皇帝太后胡氏

稱制劉騰元文為輔相丙申魏改元熙平戊戌魏改元神龜庚子梁改元普通魏改元正光幽靈太后胡氏于北宮

胡后稱制則何以見幽於北宮以其有過可指則固無以御其下也

甲辰乙巳魏改元孝昌相劉騰元文罪免為庶人迎太后胡氏于北宮還政

是時騰已死矣特削騰之官除文之名使如庶人則自今年始耳已酉蕭廢之家賜文死亦其宜也然則胡氏之行獨無可



者乎其生帝于后也亂國者后也殺有者  
又后之所為也自是而尔乎氏與元氏始  
矣又自是而高氏宇文氏迭出而東之而  
元氏熾焉嗚呼若后者其亦漢人之所謂  
禍水者歟

中山山谷彭城寇亂

中山山谷之寇則寇之交於魏者尔若彭城  
之寇則寇之交於梁者也寇之交於梁者果  
何人哉則豫章王琮是已衍以縲焉子綜以  
衍為雛孕禍育亂威其自取夫何尤哉

丁未梁帝衍没身于同泰寺改元大通

帝之身何以沒於同泰寺乎心有所溺則身  
為之沒矣捨則不有之謂也沒則絕無之謂  
也既無矣復何所有有佛而已然佛則不  
必崇土木也而奉之者每崇其土木佛則不  
必窮水陸也而奉之者每窮其金碧佛則不  
屬於有何得謂無故知奉佛者每不得佛之  
本意未必不自帝術失之也

魏諸郡寇亂戊申魏改元武泰太后胡氏薨



謝立無名子太子胡太子朱榮自太原入殺太子及太后胡氏諸王貞臣于河陰名子又改元永安榮都督中外諸軍事稱太原王還晉陽專制

胡氏曰胡后魏之罪人榮之流之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取魏之諸臣亦信有罪矣然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而擢其賢才則五伯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仁亦甚哉雖然任于昏亂之朝懷寵號利者

亦可以少戒哉

巴酉梁改元中大通術復沒身于同泰寺輝

以錢二億購術還政向者沒身同泰未嘗行購此而行購費錢一億則將誰之界數界之於佛佛所不取也之於佛法所不受也界之於僧則僧之貪者衆矣孰若界之於民以代租稅猶為有得於佛之意也

元顥自梁入洛稱帝改元建武徒做于河北元顥自梁入洛則梁國有必奉之矣其



入洛也豈不猶秦之送耳使入於晉乎  
送蒯聶使入於衛人昔有河東衛有濞上所  
謂世業非秦晉之所能有也故以二人歸之  
則猶有說若洛陽則中國之洛陽非魏之所  
得據也非魏之所得據則亦非顛之所宜入  
曷不翼將使兵自為弔伐之計移檄四方歎  
其暴亂則中國之人必有聞風而欲往者矣  
誠若是則混六合一四海百年腥穢其自是  
可以一洒而清之矣而帝也方有所為無志  
中原是則可為永嘆者也○彼子攸非有德

之者也特自走耳

爾朱榮自晉陽入逐元顛而後逐攸

顛之入洛也何以遠為然之所逐哉入洛甫  
耳而遂投梁且外虜之則其為人可知矣秦  
頭鼠竄不亦宜乎

庚戌魏帝攸殺爾朱榮于洛陽宮爾朱兆自晉  
陽入徙攸于河東殺之

爾朱榮一正本朝再扶危極雖有罪不至於  
誅矣而魏主殺之不亦甚乎

爾朱世隆立廣長王暕于長子攸元建明

北魏長  
四年

魏明太子嘗拜其母曰貴妃信道大

按魏州之南安縣有魏明太子墓

判長子以蠟燭燬之為官監鮑聰所告檢捕  
得實遂終身也言高君之於正道  
不可火頃離也不可時女失也以昭明之  
武帝之慈一熱熾疑之遂身以爲危罪及後  
昆求吉得凶不可測蓋不可不戒是以謂  
之士奇和之術君于求之

魏尔朱兆廢辟魏明太子立惠陵王子

恭于洛陽魏明太子走謂節愍改元普泰

還鎮晉陽魏明太子刺史高歡稱兵信都立章武王

子勃海太守朗于信都改元中興魏明太子稱丞相壬

子魏高歡襲稱鄴敗尔朱兆于韓陵魏明太子

陽殺之立平陽王脩于洛陽改元太昌再改元

永熙還鎮鄴專制尔朱兆走秀容情嗜屬死脩

立是謂武帝有考

胡氏曰師必有名故占之師必聲罪必奉詞  
名正而言順言順而功成自聖又作



威天下之後何憂乎由斯道也仁義之所以朝者明  
山崩故也高歡之所以戰勝者討天柱賊君也其與奉事之名  
似矣歡既殺高澄及又討北逆則尚易其可行推公心為忠  
事表見於世志出相文之上後復與高澄武侯自期則天  
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仁者能處憂難而怒而出  
之乃慈覆轍也夫不無以正國則亂為言當敬宗之  
親欲訟勳意欲歡既以武逆討北而又增勳怒之神采光明  
後後雖制則所以異於祭北者其間豈能以寸  
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姚蘭根說之然言之  
在人而聽之在我者也用是見歡無宗處之

略而其後之否白矣

癸丑魏高歡平爾不民

榮之廢立高歡實教之也此之廢立則雖祭  
而為之是亦出於歡之所教矣歡也於此則  
教之於此則討之豈宜其能效忠於魏乎  
未有羽翮則假其羽翼於祭既有爪牙  
其搏噬於北也必以恭易憐歡以助易恭  
易恭矣又將易朗為其視君傳舍之不若吾  
是以知其不必效忠於魏直欲得北之度而  
居之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甲寅魏高歡入洛帝偕西走長安歡立清河王  
昔見是謂靜帝改元天平徙洛陽四萬戶于鄴  
都之一曰切刃當作是謂東魏歡領大京都督中  
外專制宇文泰廢脩于長安殺之一曰南陽王寶  
炬是謂文帝改元大統是謂西魏泰都督中外  
專制

胡氏曰孝武之失高歡碎了自己作若圖其討  
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而思間隙不在晉陽  
明詔高歡罪歸斛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  
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翻然引咎表送

封孫則君臣如初在魏高歡然此隋德政選  
用賢才布衣列位變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  
上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  
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特  
欲專制朝權耳勸其以四十啓而迎魏主情  
亦可見而魏三言不一答其意謂合高歡之  
逼而就字文來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  
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穹廕  
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去洛邑委宗廟社稷  
而遠依蕃鎮是謂出奔出奔者其位已絕以

所以高勣改立善見未為失義而黑齒亦殺

孝武異於弑君人君喜怒縱違可不慎乎  
乙卯梁改元大同丙辰倭皇為東魏右僕射南  
行臺

其為南行臺何也將以侵梁故也然而陳慶  
之能擊破走之則景之於用兵亦可知矣

丁巳西魏宇文泰大破東魏高歡軍于沙苑此  
雅同

按東魏之兵一敗于潼關再敗于沙苑不歸  
潼關而歸沙苑歸其甚者也又按沙苑之兵

自宇文深言之則以為高歡亦失矣蓋秦悞諫

而來可一戰而擒則歡之情深所得之矣然

歡欲以火焚常山可以知其滑曲之兵辭律

羌舉又欲密分精銳徑捷長安又可以謂其

巢而窺其穴使二策並用則宇文氏自故不  
暇安能敵人惜也非無奇策而自不及用乃  
輕用鼓樂之言其取敗也不亦宜乎  
戊午東魏改元元象巨高歡大破西魏宇  
文泰兵于洛陽

秦雖失利然而歡亦喪其名將矣高勣曾建



也前喪嘗養後喪教曹則歡於是時雖得而  
借失也

已未東魏改元興和癸亥東魏改元武定高歡  
大破西魏宇文泰軍于芒山遂拔洛陽

芒山在洛陽城北

狄苑之戰以鼓樂矢之印山之戰以鼓樂得  
之其功過足以相補矣抑樂之於是戰也可  
攜秦而固釋之則是初非有立功過之心  
其勝也固亦幸而致然也

胡氏曰高歡宇文泰亦有失也

文物差倍為賢亦書曰回力庶德同德度義  
備管衛之政而其力則自夷也是以相勝相  
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有所困而  
不敢前滑曲之戰高歡為客大敗翟散秦若  
從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印山之  
戰宇文為客大敗翟散若從陳元康之言  
秦亦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後二公不復  
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歟  
經世之申二千二百五十三

甲子梁武帝四十二年西魏文帝十一年東魏



解帝十一年丙寅梁武帝三失身于同泰改元  
中大同群臣及皇太子畢會于同泰是夜同泰  
大火

胡氏曰佛行有五要捨其也捨云者以物為  
己累必棄而絕之故自父母妻子始棄所難  
棄絕所不可絕則其心空矣此捨之說也  
曇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娶妻生子一旦  
盡棄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  
者六年然後有成此捨之行也梁武既樂其  
說則當斷其行棄家為國無所不棄也

因劉曜將符健自枋頭入關以吳水  
頭水與官粉逐杜洪于長安據之符健統以充  
州將遇以豫州作豫州樂引以荊州作荆州鄭系以  
洛州入于晉劉暉以幽州入于燕作燕南畧  
地至幽冀

自魏統而下以至於姚弋仲九十一人獨劉  
準則歸于燕耳其餘則無不歸晉者而晉則  
未有以撫之然後知晉之君臣反不我夷若  
矣悲夫

辛亥趙將周成以虜丘高昌以野王野王





由樂立以高昌李璽以衛州請附于晉劉浴姚  
弋仲亦奔于晉魏冉閔攻燕不利死國亡石虎  
將符健稱天子長安國司秦元曰皇始是謂前  
秦敗晉軍于五丈原五丈原在秦州

五丈原之敗乃司馬懿與杜洪之兵也本非  
晉之所遣亦可謂之敗

晉軍也哉

當是時其兖州以下九自魏而來皆皆晉

也而兵以下九自魏而來者皆皆晉之兵也

不也不外晉而晉之兵也

漢之光武可以為此言乎是訪閉玉門而諸  
西域誠不欲以外夷而煩中國此其為慮至  
深遠也若梁武則書江自守亦將以是為念  
嗚乎以金甌視江左則將以死生視中原矣  
其乘而不有宜也然則何為有牧守來降之  
憂夫憂生於所想想其所不能得者妄也君  
子不為也得其所未嘗有者幸也君子不取  
也必也滋中國撫四夷以此為券內之事則  
景之去來曾何足以為輕重哉遂以河南王  
封之則彼重而我輕矣將以悅之適以驕之

無惑乎他日之能為患也

戊辰侯景犯梁建業立蕭正德于南關

侯景亂臣正德賊子氣類之合異族同謀哀哉

已巳侯景破梁臺城殺衍立太子綱是謂文帝

綱上常景稱大丞相都督中外軍事專制

綱為太子而不能以臺城之女救父之死則何以為太子矣故曰人倫不明則天理將滅

魏有寔得而食者

湘東王繹開府江陵

### 攻侯景

繹為人臣子見君父之危而不能救也至僧辯為其所使蓋有不得已者若陳霸先特自始興而起素非出其幕下則何憚於繹而必受其節制哉豈以繹為藩府之會有不得不服之者歟然當以大義告之謂玩兵為無益謂養寇為非宜謂君父之仇為不可以不速報謂臣子之責為不可以自盡使繹而我從則我當為之謀主如其不能則義旗所指繹自不免於死必先去賊子而亂臣可得而制

矣勇足以有為而智不足以有察故君子惜之

東魏盜殺高澄于晉陽弟洋自鄴還晉陽筆事

庚午梁改元大寶侯景稱相國漢王逼綱走西

州西魏拔梁之安陸梁書取漢中地東魏

高洋入總百揆進爵為齊王五月洋代東魏命

是謂宣帝改國為齊元曰天保隆其若善見為

中山王辛未使景廢梁帝綱又殺之立鬱章王

棟改元天正又廢之代立改國為漢元曰太始

魏文帝寶炬卒于欽繼壬申東王繹平京

景使將朱買臣殺樞相帝曰梁是謂元帝臣曰承聖

允繹之所以忍其君父忍其宗社正為今日使陳霸先而豈有見焉必不以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而輕受若人之節制也

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此謂王僧辯為揚

州刺史武陵王紀稱帝或都羊用天正

繹稱帝已非正矣紀稱帝復何為哉故知梁

武帝孫皆不足道是必平日之教未始有及

於義方故也



西魏稱元年癸酉梁平武陵王叔陵王叔齊西魏宇文泰  
殺尚書元烈甲戌梁蕭譽引西魏兵陷江陵殺

及諸王

魏之代梁也曾未踰月繹乃裂帛為書趣王  
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嗟夫侯景之  
難自戍辰誌壬寅有尾五年其父豈不曰忍  
死待吾子其兄豈不曰忍死待吾弟待之如  
彼其父也以至矣而猶不至則無望焉爾  
矣吾以是知經之為賊子所以亂亂臣者也  
今而亦及於難似若天所不容何憂不能也

忍遽為裂帛之書乎嗚呼不有此書無以彰  
其日之慢是可戒也

上將軍陳霸先揚州刺史王僧辯立繹之子晉  
安王方智于潯陽是謂恭帝還都遺業王僧辯  
為太尉居內陳霸先為司空鎮丹徒

或問霸先之立方智也得為是乎曰霸先不  
以助其父為非必將以立其子為是然則君  
子之論許之否乎曰魏不能修播告之辭數  
承聖之罪置譽於梁而去之而徒使譽稱帝  
江陵則是江南非譽有也而臣民之望必有



不能釋於方智者矣然後從而立之其亦猶  
曩者之助釋歟助釋未必其立方智未必  
為非惟可與權者而後有必知之也

丙魏宇文泰弒其君欽立齊王廓改元元年泰  
用蕭岑南征拔江陵釋徙其民于長安

蕭岑南征拔江陵釋徙其民于長安

宇文泰嘗得蘇綽而用之蓋嘗與語天地造  
化之始暨代興亡之迹其所聞豈不博哉而  
不知統運之事非人臣之所得語也則雖有  
所聞如無所聞其與言豈以異哉

乙亥梁貞陽侯蕭明自齊入至東關

蕭太尉王僧辯拒之不勝遂迎蕭明入建業

立之降方智為太子改元天成司空陳霸先自

冊進入殺王僧辯廢蕭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復  
立方智改元紹泰霸先為尚書都督中外身副

蕭明

謂明之入也僧辯度不能勝則宜與霸先謀

之內外交擊則齊兵雖衆必且無容之何矣  
豈可視勢強弱以為向背而微皮節死義之  
操乎其為霸先所殺則有由矣雖然僧辯死

端明退方智可以復矣何憚於齊而遽以番  
臣之禮爭之乎夫既以藩臣之禮事齊則是  
史淵明無以異也徒僧辯有知則亦不無辭  
矣江左不競其衰甚於斯時乎

是年蕭譽稱帝江陵改元大定北附于宇文氏  
是謂後南梁丙子梁改元太平陳霸先稱相國  
敗齊軍于江上

既已稱藩于齊矣而又有江上之戰則是齊  
人於我初不謂能順適其意也然則有國有  
家者正當自治而已不能自治而曰庶撫我

乎以此望人不若求之於己五是以知向奇  
之稱藩蕭蕭之失也

西魏宇文泰卒子覺繼事是年覺代西魏命于  
長安是謂閔帝改國為周是謂後周元禧元年  
降其君廓為宋國公丁丑梁相國陳霸先進爵  
為陳王十月陳霸先代梁命于建業是謂武帝  
改國為陳元曰永定降其君方智為江陰王

唐志屬

或問僧辯不死則梁可不亡陳可不興否乎  
曰僧辯不死則陳固可以不興矣吾又安能



保梁之不已乎梁既於已則陪辯必且為所欲為豈在霸先之後乎使霸先而能為之下則可知其不能則陳之興也其何日之有所惜者得之易而失之不難陳之與梁無以大相過也

周亂宇文護弒其君覺字文毓是謂明帝稱元年護為太宰專制戎寅梁蕭詧遣以邳州稱帝求援于齊已卯陳武帝霸先終兄臨川王蒨伯立

既

下缺

胡氏曰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

江左一時無與

是謂文帝以子伯宗為太子

角者故能奮由遠宦以取大佐雖享國日歲其過舉蓋亦甚矣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為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才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慮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趨趨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此獨為國之一節爾豈世之有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周宇文毓稱天王改元武成齊宣帝洋卒子  
繼于晉陽以諸父演為太師港為司馬元氏宗  
室無火長皆殺之投于漳水韓愈碑而劍碑于

碑

胡氏曰元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著江左  
五朝皆莫及其後高洋所勦亦殘  
焉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亦殘孝文寬  
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天兵凶器不亦殘而用  
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道生而已矣故  
玩其情而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已之

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一之殺矣  
庚辰陳改元天嘉周亂宇文護弒其君毓立其  
弟恚是謂武帝

宇文護弒二君矣秦以孤遺託之而其所為  
乃尔猶為所任得人矣乎原秦之事勢也亦  
嘗弒二君矣我誠以此待人人亦以此報我  
吁可畏哉

齊改元乾明太師高演弒其君殺代立是謂昭  
帝改元皇建辛巳周改元保定齊帝演卒于晉  
陽大司馬港立改元大業是謂武成壬午齊改





元河清遷都鄆後南梁蕭譽卒子暹繼改元天  
保甲申周齊戰于洛陽乙酉齊高湛傳于統改  
元天統

齊以洛陽戰曠心得位其子則無德而有功

者果非國家之福歟齊自是而寔衰周自是

而變威感哀本無常勢顧人主敬請何如耳

丙戌陳暉元天康文帝清終太子伯宗嗣位暉

兄瑱錄尚書都督中外軍事專制和勳和討

不備之宗周改元天和丁亥陳改元光

大戊子陳亂安成王瑱弒其君伯宗代立是謂

宣帝巳丑陳改元大建以二子太子康實  
齊改元武平壬辰陳將吳明徹伐齊有功周襲  
封李淵為唐國公誅太宰晉公護改元建德

使宇文護而不死則秦之基緒焉遂為其所

有矣是故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此秦之所

制也而護則因以據之軍政在手可以無所

不為矣歡所以創齊秦所以啓周皆是物也

護也豈無非分之觀乎蓋嘗行弒者再矣其

未至於篡者非有他也以其每戰不捷則周

無以為之資耳然則洛戰而捷者非晉之福



護戰而不捷者國所以為周之幸也  
癸巳陳伐齊有功

自侯景倡亂至是二十有六年矣當其不競  
稱藩于齊者有之何敢引弓北向以一矢遺  
鮮卑之民乎今乃論將而明徹可選副而其  
忌可由是而朝議決由是而軍律行由是而  
取廣陵等郡可以委稱藩之恥矣所惜者伐  
齊則利伐周則否何由人之勇怯異地之險  
易殊故若此歟不然則舉而護之於天何可  
測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2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78.5 v.21



經世之酉二千二百五十四

卷之五十四

甲午

陳宣帝

七年

周武帝

世

十五年

齊

末

大

伐

齊

圖

其晉州及洛陽

拔齊平陽及晉陽

走并州

州

丁酉

走青州

胡氏曰高緯小人之

走青州



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孤國苟能如秦穆公齊  
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彘優  
之段盡改前愆用賢修政與百姓更始自我  
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定朝而改天意  
矣萬繇不然安平無事則神昵群小志為滯  
樂邊境幸意則携登幸脫身逃遁而危邦墜  
業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羨而掩亂亡之罪  
無心如此天所不容也其誰免乎擬手于周  
禮則宜矣

桓又禪丞相任城王潛稽守國天王備作宋國

大前以共 桓又陷于周國遂亡繇亦就擒于青  
州戊戌周改元宣政

所謂宣政其卽崩年而改元者歟其曰死晚  
矣則其欲速之志可知卽子操其志而書之  
其垂戒遠矣

帝莖卒于伐齊周主莖非卒於伐齊 子

贇繼是謂宣帝 ○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都督揚州州以聖為上柱國大司馬 其

此者改元天成已亥陳將吳明徹伐周不利于

呂梁在徐州淮南之地蓋沒于周



夫陳之不利於周非必其人之不如於伐齊  
其地之不如於伐齊也正以伐齊而利則足  
以致今日之不利也已矣夫今日之將非有  
改於昔日之將也然而有利不利者無他以  
其有驕與未驕之不同也當其伐齊心未有  
可驕之事則其心虛其慮一足以制齊而有  
餘矣至於伐周則其志不無所矜河則以其  
低齊而勝也夫既自以為吾能勝齊則雖曰  
吾無所負於其胸中若有物焉橫於其所則  
其心不虛其慮不一夫若然者非不欲人之

制於我而我則不免受制於人九之驕之一  
字實為之累也吾何以知明也夫驕則當  
其未迫於敵城也華蓋國有師老將驕不  
宜過窮靈略之諫矣然而陳主不聽也及其  
既迫於敵城也果從蕭望子請之諫終不能  
亦必不敗就令不免於敗亦必不至於為敵  
所擒然而見事之不明也聽言不審也其驕  
也不期而奮其累也自許以遠是則驕為之  
益也於其酬應之間不能使人無失色而退  
焉是則吐而為氣發而為聲無適而非驕矣





辨為瑯琊後故

天下兵起將以奚為討堅之外無他辭矣堅  
有篡弒之漸雖其妻亦以騎虎比之則天下  
之人容有不知者乎常孝寬周之將也夫豈  
不知是非之所在而顧為堅所使則是計利  
害而定從違雖孝寬不免也何以責天下之  
常人矣嗟夫甚矣守玉壁易守今日難使其  
以王壁之節施之於今日則周之天下豈遽  
為隋之所有乎

尉遲迥稱兵相州宇文弼稱兵秦州

州則河東之東州席毗稱兵沛郡席又羅稱兵兖州

謙稱兵益州堅悉平之進爵為隋王用天子服

器鄭州蕭難以八州入于陳

辛丑周改元大定是年隋王楊堅伐後周命于長

安是謂文帝改國曰隋元曰開皇以高頴虞慶

則李德林康世康暉元巖長孫毗楊尚希楊忠

十人為之輔

高頴而下楊忠而上吾不敢謂非從之者也

若李德林則庶乎有說矣而亦具臣之不若  
然則所謂大臣畧苟從而得之歟夫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非欲必於見用者  
也李德林蓋嘗事齊矣齊亡而不能救也則  
又改而事周周武帝曰我當日聞名正謂其  
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此言也似褒  
而實貶德林蓋不知也世豈有天上人可得  
而驅使者哉可得而驅使正是地上人耳以  
吾夫子之言準之天上人其大臣之謂乎得  
而驅使則具臣之不若矣何謂且臣之不若

從之者也從周武帝固已非矣從隋文帝不  
亦甚乎是則仲由冉求之所不為夫子之罪  
人也隋文帝容或可以七寶莊嚴其身孰若  
從吾夫子之教以忠孝兩字莊嚴其身乎  
辨妃獨孤氏為皇后子勇為太子庶為晉王  
自頰而下以至於患似若九人而已而以十  
人言之何哉有婦人焉或者以獨孤氏比邑  
姜歟邑姜治內有以嗣續先妣之化能使公  
族公姓久而不衰則秋毫皆姜之力也獨孤  
氏之治內也可謂比肩而已矣以廣亂嫡而



舉天下之皆其高豈能必其本支之不  
滅也哉本支可以百世而直一再傳而失之  
考論其故治內者不得以論其責矣可勝嘆  
哉

降其君閻為介國公殺之壬寅陳宣帝項終子  
叔寶繼是謂後主隋起新宮于龍首岡

龍首岡在長安故城之東南故城以丘華之  
後不免凋殘而龍首之岡特稱秀麗故於是  
創新宮以居之

癸卯陳改元至德隋徙居新宮甲辰後南梁蕭

歸朝隋乙巳後南梁蕭蕭子琮繼內午隋成  
國公梁士彥把國公宇文忻舒國公劉昉謀興  
復不克伏誅

是三人者既已從之矣而又違之豈有有與  
復故國之望哉直以寵不滿懷故而是無賴  
之計耳肩未及奮而首已先殞以此與復亦  
難矣哉

梁蕭琮改元廣運丁未陳改元貞明  
琮納國于隋太傅安平王肅巖荊州刺史蕭瑄  
降于陳戊申隋命晉王廣秦王浚





楊素督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為八路大伐陳  
以壽春為行臺府

兵五十一萬之外猶有八千不言者舉成數  
也八路者廣出六合峻出襄陽素出永安此  
自三路三路之外則獨仁恩出江陵王世積  
出蘄春韓擒虎出荊州賀若弼出廣陵燕榮  
出東海此則小路之謂也其壽春之行臺當  
作行臺

已酉隋師滅陳以陳後主叔寶歸于長安

晉琅瑯王睿以愍帝五年虜國江東至是二

百八十有二年矣而隋以八路伐之得道  
知其必克者謂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  
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是也夫郭璞之言  
亦舉其大數云尔設使陳後主持之有道則  
安知其不可如周之過其歷乎持之六年而  
揚廣行缺又六年而天下亂矣猶未盈夫二  
百之數也必若盈其半數之三則其距遠  
之受神終二年之亂耳是後此二十年之間  
皆可以有為之日也當可以有為之會而陳  
則無以需之也是言造物者運計感陳而亡



之說陳自三耳不可議之於教也

康成蘇越健泉送樂安將山承嘉餘抗交吐未

服揚素悉平之

蘇越健泉送樂安將山承嘉餘抗交吐未

蘇越健泉送樂安將山承嘉餘抗交吐未

令民誦之是

使民誦之

之耶且隋之五教有所本乎無解本乎無所

行求之則以

姪專妾其夫婦之道何如哉異將以矯奪嫡

則其父子兄弟之間恩德多矣如是而為五

教之宗得乎吾祗見其為虛不見其為實亦

未矣及其不從也則又以五兵勝之為呼此

豈立教之初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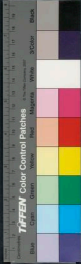
甲寅東廵封泰山

伐高麗無功

伐江南五十萬已為過矣伐高麗聖初用三十

萬乎異時以高麗之役斷喪天下其兆已見

於此矣



庚申廢太子勇冊晉王廣為皇太子辛酉改元  
仁壽命十六使巡行天下

十六使之遺蓋曰巡省風俗夫天下之風俗  
係於京師京師之風俗係於人主使人主而無過行  
失德則京師化之天下被焉隋文帝何不求  
之一身果脩矣乎嫡庶之爭何為而遂至此  
也使天下而有虞齊則必為其所笑矣在戎  
者猶不免為人所笑則在人者其將何以正  
之乎故知十六使之巡天下不若存此念以  
省其身也

壬戌命七大臣定禮制此八禮者皆隋文帝所定也

也

大臣之所定者禮之文也一人之所織者禮  
之本也一家之所習者禮之則也今以其本  
言之儉約之外無聞焉以其則言之繁絀之  
漸有徵矣而猶寥寥然曰定禮定禮云者彼  
七大臣其或未之思乎

經世之成二千二百五十五

甲子隋文帝二十四年皇太子廣行弒于仁壽  
宮代立是謂煬帝



胡氏曰隋文帝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絀殺之禍亦可為聽訛黷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戒矣柳述元叢親達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廣養質問陳天人正其罪而廢廢出諸外孰議故太子可立則石之否則別命子弟之賢者若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杜謬定矣乃出問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禍福為禍甚若死有餘哀矣

是年幸洛陽建東都于郊

州為蘇州乙丑改元大業  
晉王昭為皇太子以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如術為左武衛大將軍于仲文為右武衛大將軍尚書令揚素為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為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為太子太保導河由汴者達于淮謂之通濟渠幸東都丙寅幸江都還次東都太子昭卒封孫侗為越王侑為代王浩為秦王之中有後高祖王在周文上若浩也丁卯還長安北列榆林作宮于晉陽光祿侯若弼禮部宇文徵太常卿高颯伏誅西北大築亭障戍辰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延五原作官于汾陽通河自清水達于海謂之

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謂水出河

水出已已西幸河右征吐谷渾至覆表謂

名庚午南幸江都辛未北幸涿郡壬申以兵百

一十三萬三千八百為二十四軍分左右道天

伐遼東不利全陷九軍癸酉以代王侑留守長

安越王侗留守東都秦王浩從駕征遼東復大

集兵于涿郡天下群盜起楊玄感以本兵叛于

黎陽黎陽縣志甲戌高麗請降乃班師扶風盜

稱帝延安寇稱王延安唐志離石賊稱天子乙

亥北延至于鴈門為突厥所圍丙子南幸江都

群盜李密稱文河南竇建德稱兵河北林士弘

稱兵江南徐圓朗稱兵東山劉武周稱兵代北

薛舉稱兵隴右丁丑煬帝在江都唐公李淵自

晉陽入立代王侑于長安以江都帝為太上皇

改元義寧稱唐王專制

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煬帝皆有

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

矣李淵登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

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堯之載世民不

必

用官人私待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教書發民  
以誅也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  
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  
晉陽收召豪傑厚待其衆分擊三宮義聲既  
振群盜自下乃遣長將總銘師南指揚土則  
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  
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  
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静智謀之士耳裴寂又  
出其下故繼業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  
術遠勝理者多矣

群盜竄其德稱王河北李密據洛稱公國  
曰魏元曰永平薛舉稱帝隨右國曰秦元曰秦  
興梁即初稱兵夏州李軌鎮兵京州蕭銑稱兵  
段李子通稱兵海陵朱粲稱兵冠軍  
作冠 市 漢 沈法興稱兵毗陵  
杜伏威稱兵歷陽戊寅五月唐李淵代  
命于長安是謂神堯皇帝改國曰唐元  
曰武德

唐之將代隋也亦自以為未聞夏商之未必  
效唐虞之禪是其所見固已有及乎此矣然

而魏晉之迹終莫能一洗而去之也胡氏曰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  
誠思而不息亦能學知而利行矣湯武之德  
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選也故其  
於桀紂也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之則伐  
之固不虛為臣之名而實為伐之之事也  
唐王惟不正名楊廣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  
師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與王之術異而  
不懿也夫殊禮固不可自加也前日知書來  
相唐王之命果出恭帝耶能言湯武之誦而

以裴寂劉文靜為輔相

不怡在已之多偽由不學之過也

胡氏曰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  
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  
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祖從寂發  
尊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之為人合  
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磊落奇士而眷眷於  
私昵狎比之徒久而不忘故唐室初政無是  
觀者人主之職亦論相而已矣

世子建成為皇太子次子世民為秦王降其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為鄰國公按漢志出師曰有舉攻師舉是舉  
隋人蓋煬帝于江都立秦皇浩為主化及稱王  
專制轉至鄭州化及殺浩代立稱帝國曰許元  
曰天壽

揚廣之罪人得而殺之者化及殺之則何以  
謂之弑君化及因煬帝之臣也成具為弑非  
曰予煬之為君而不予化及之為臣  
王世充立越王侗于東都改元皇始世充稱王  
專制

觀化及世充之所為莫不殺煬帝之一路

立之則可以見唐之所為蓋莫不殺煬  
之人矣常時之人有徐洪客胡氏以為高  
士矣然其獻書李密則曰執獨夫號令天  
下亦未知其執獨夫而殺之歟執獨夫而挾  
之歟如其執獨夫而殺之歟則未聞殺獨夫  
而不與天下棄之者也號令其可後乎如其  
執獨夫而挾之歟則未聞挾獨夫而可使天  
下畏之者也號令亦何益哉以善言之莫若  
移檄天下名其為賊然後討之則不患其無  
以執之也





群盜竇建德進有河北都樂壽  
右薛舉卒子仁果立劉武周進有河東稱帝國曰梁  
曰漢元曰天興梁師都進有朔方稱帝國曰涼元安樂  
元曰永隆李軌進有河右稱帝國曰涼元安樂  
蕭銑進有江南及嶺表稱帝國曰梁元曰鳳鳴  
李子通進有江都稱帝國曰吳元曰明政朱棣  
進有山南稱帝國曰楚元曰昌達沈法興進有  
江東稱帝國曰梁元曰休士弘稱帝國曰  
受后封楚王秦

仁果已卯

國曰楚

太平伏感進有

唐秦王平河右獲李軌  
王世充相攻不利奔唐後殲死于挑林  
南有黎陽之地稱國曰夏元曰五鳳蕭銑滅林  
士弘于虔州杜伏威南保江都李子通西保江  
陵王世充殺王侗于東都稱帝國曰鄭元曰開  
明朱粲降于唐復殺唐使者奔王世充唐及  
唐秦王平河東劉武周走突厥李子通滅沈  
法興于江東徙居餘杭工部尚書獨孤懷恩

以謀誦伏誅辛巳唐秦王平河南河北獲王世充及竇建德以歸杜伏威賊李子通千餘抗竇建德將劉黑闥復陷兵河北壬午唐李靖滅蕭銑于金陵江南及嶺表平癸未唐秦王平河北獲劉黑闥又平徐圓朗于雷州

太子之擊黑闥也中名王世充勸說之使行范氏曰王勸道高祖當勸建德以孝友則儲位定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太子不亦善乎乃使建

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尊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勸之賢猶如此况庸人乎胡氏曰人之大倫有常有變若王勸能勸建德如東海至彊力請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江淮杜伏威來朝其將輔公柝稱王丹徒國曰宋甲申唐李靖平輔公柝于江淮乙酉唐加秦王書令丙戌自王太子建齊王元吉作難殺秦王不克秦王以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王居鄯房玄齡杜如晦長孫順德柴

紹羅藝劉師玄李世勳劉弘基王孝恭平之于  
玄武門帝乃授秦王世民位退居太安宮稱太  
上皇

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  
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  
地嫌勢偏必不容衛使高祖有文王之明  
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質則亂  
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歿  
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  
為群下所迫遂至躒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議

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則  
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  
口實乎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  
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  
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  
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  
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  
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  
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  
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得

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魯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登履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若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恃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為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

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武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高士燕為侍中房玄奘為中書令魏徵為尚書右僕射封爵雖姑且也丁亥改元貞觀尚書封倫卒

封德彝隋之佞臣也而高士燕為之已而議乎上前與魏相反則又不能無隙旁社蓋賢者也宜其親魏而疎德彝可也乃更親德彝而疎魏使其不死則貞觀初政安知其不為所累乎以見佞諛之人雖賢者猶或既之况其



他乎夫子之告顏淵必以遠使人終之良有以夫

齊蒲騫為左僕射

騫字仲子齊人也長孫

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何人哉胡氏蓋以為常才耳夫所謂常才則有之無補無之亦非有闕者也而徒以外戚居右相之位則賢者何自而進哉觀此則太宗之用人猶未免為己私之所蔽者也  
戊子平梁師都于朔方已丑相裴寂以罪免  
癸亥給為書左僕射知騎高尚書右僕射李靖

而兵部尚書魏徵守秘書監開議朝政

魏徵之事太宗其有功不在房杜之下然自其初而論之則嘗勸太子廢除秦王者也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

得讎公而得之為君建成為太子且兄也  
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  
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  
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  
太宗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  
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  
有罪高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  
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則  
吾不信也

唐李靖平突厥獲諷利可汗

按靖之於突厥也以唐儉在焉因而襲之所  
以勝也其意蓋以唐儉為餽食其饒使為所  
烹焉有不暇惜矣然而唐儉不死則國儉之  
幸也非始謀之所及

戴曾蕭瑀突預朝政温彥博為中書令辛卯春  
大鬼于昆明湖湖在池州冬幸温湯湖在臨泉  
壬辰祀南郊癸巳魏徵為侍中頌新定五經于  
天下

經世之亥二千二百五十六

甲午唐虞孝皇帝九年乙未李靖平吐谷渾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其王放還其本

既獲而放者其子順云耳若其王伏兄則自為其下所殺非見獲也

太上皇崩于太安帝葬高祖于獻陵

按獻陵之制詔以漢長陵為準度世南奏曰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於人力有所不逮諸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八丈原陵高六丈請永原陵從之天殺九丈而為六丈世南則有以開之矣然其言曰漢天子

即位即營山陵此不足以知高帝高帝宮室至即位之七年而後備其十年擊陳豨十一年擊黥布十二年而崩矣計其在位曾無一日之間而暇營山陵乎其曰遠者五十餘年此殆以武帝言之耳以武帝之事為高帝之實則似實而本虛徒欲其論之勝而不得其事之的是亦欺朝廷耳當時既受其欺而不  
也  
知後世復蒙其眩而不察予竊以為非其實

丙申魏徵遷持溫彥博遷右僕射丁酉幸洛



陽宮

按是年幸洛陽宮然而勞洛水則以秋入洛陽宮武才人則以冬入洛陽宮以陰召陰蓋自是年而起矣豈俟他日水入宮殿後而後知其為妻道之感乎

戊戌高士廉為右僕射己亥幸九成宮荒服十國耒脩貢庚子侯君集手高昌獲其王以歸按高昌於漢為西域之地杜佑曰漢戊己校尉典師西域瀛道者留居其地取高敞故名高昌聖本中國人而所居車師前王之庭

也至涼張駿置高昌郡郡有八城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云

弘化公主嬪于吐谷渾至日圓丘祀吳天上帝但曰祀圓丘則雖不曰祀吳天上帝可以知其為必祀吳天上帝矣然其所祀猶欲表其為祀吳天上帝何哉蓋自鄭玄之徒惑於縹書之說遂以青帝為威靈仰赤帝為燦怒黃帝為含樞紐白帝為自振黑帝為汁光紀焉六天之說既行則其所祀者不止於一帝矣今而曰祀吳天上帝是謂至日則然凡非至





日則雜然而祭者必紛紛乎大天之說無定論也此君子之所為感嘆然其誤非一日矣不有君子其孰能悲舉而正之

辛丑幸洛陽文成公主嬪于吐蕃壬寅幸岐陽

杜凌烟之圖置其亦倣諸麟閣雲臺之故事而

為之歟然麟閣之功臣則自霍光而始雲臺之功臣則自鄧禹而始凌烟之功臣則自夫長孫無忌而始夫長孫無忌以其在高祖之朝則不若劉文靜諸人以其在太宗之朝則

不若房玄齡諸人徒以撤房之故而太宗私焉遂以冠于二十四人之首使馬伏波而有知能不為之笑矣乎非特此也僕君集為臣也而不絕則雖同列之人亦將有非之者矣自前言之則如彼自後言之則如此而謾者不察往往夸焉是亦眩於其名而不考其實之過也

內難作皇子齊王祐以齊叛

權萬紀小人也而使為齊王之長史則亦太宗之過矣何以一二之蓋惟溫柔敦厚可以消



人之躁心豈樂窮劫可以消人之暴心彼其刻核太至者徒足以激人不消之心而已耳祐之不肖近檢刑獄收獄不謂無之以子叛父則必初末之意絕以小人資乘君子之器其諸郵都江州之流歟彼其於太子也固已足甚此其於王也豈其威之難控搯之嚴而拘之急則夫素驕而不能以自降者無他術焉惟有日投其軀於不肖之域而已矣昔潯灌諸人之於竇氏兄弟猶曰必為之擇友矧曰諸王可以匪人而與之居乎故

曰後之不肖是亦

太子承乾為庶人徙之黔

按壬寅年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

限制於是太子取發無度左太子張女素諫焉然而不聽也豈不以恩認為足恃故歟由

是而後無度之財由是而作非法之事由是而卒為不肖之驕則亦太宗為有以啓之而

已矣或曰太宗之詔本於周禮亦奚不可之有哉曰讀聖經者非有以融會貫通而徒按

其一說以為據者未有不為經之所誤者經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非能誤人也而讀之不熟者恒足以誤人王  
安石濡者也白首窮經非無其素也猶不免  
為其所誤況太宗乎彼其相與討論者既不  
足以發明經義則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  
誠若非有司之所宜限制者矣不知天官承  
宣律者以人為出則其所謂九式云者固不  
然而然也其所用猶不得有為焉其在  
台而之者豈可謂笑嗟天譴之不聞也  
孰復有言者本以言不出於非者固亦  
豈為不謂為然其所失則不復

按姚泓陰帝丁巳晉劉裕聖孫滅後秦於弘  
以歸以子義真守長安裕加宋王

裕之既克長安也固當留鎮長安使鎮惡北  
據安定則勃勃豈有南侵之意乎使道濟東  
據蒲坂又東則使仲德還據滑臺魏必無能  
為矣其西則障於請將之中若起石若藩必  
有一人焉可使分據上邽等處則蒙遜諸人  
其能為我之患乎其他如田子林子弘之遵  
考皆可任之人也無不分遣使固吾圍則好  
我者勸惡我者懼豈必不得志於天下哉若



夫稷之之卒則徐羨之謝晦皆可使代總其  
爭不然則留晦自輔而姑以羨之往代稷之  
可也况天下猶有未盡之才在選其後天下  
初無難撫之民在慰其心我則懷之以德御  
之以道可使制挺以撻蒸土築城之人矣如  
魏則可以講好可以御蠻隨其緩急為之處  
置無所不可孰與聚諸將於必爭之地而使  
稚子控焉其不能有濟也必矣卒之親萬之  
師如雲而至猛將精卒皆為所殄圖之甲卒  
而奔之一旦豈不哀哉

其粗而匿其精是以知之以上以問靖靖曰此乃  
君集故友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  
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說者  
謂衛公失言使太宗疑其有所不盡則安知  
其不以靖為反乎愚按靖之於太宗也其自  
軒轅以來以至於唐歷歷數之如指諸掌則  
其於行兵之法論之詳矣未嘗不盡也其於  
君集則必誠有所不盡夫其誠有所不盡也  
而謬以為盡則是懷謗罔上而有所不可矣  
帝以是問之而靖以是對焉君臣之間兩無

猜阻則靖之所之事者異乎君集之所以  
事君者矣而說者疑為愚是以不容不辨

至日祀南郊

南郊之與圓丘有分別歟其亦本是一物初  
無分別者禮志注者有曰至之日祀昊天  
上帝於圓丘則謂有神于南郊審如是則  
折而為二矣果何所本而云然歟亦曰本諸  
康成而已矣然則康成之學豈非遠於禮者  
歟意不經之考而徒繙之稽則是康成之學  
自為虛妄而已耳而其惑者初不以康成之

故而遷有所損益也後之來者惟其是之  
從焉則圓丘之位必居乎國之南郊合而言  
之本一物耳而強割折之吾抵見其為斃也  
甲辰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幸洛陽及親征遼  
東

隋煬帝以高麗不服而征之其弊天下以此  
其亡天下以此為太宗者可以敗之矣前車  
既覆而後車不以為戒無他是必自恃其車  
輕馬肥而所以御之者又極其善也則九其  
可憚者與無所畏矣非惟無所畏於可憚之

事亦且無所受於可聽之言當其在安市城也高麗之人傾國而救之彼對盧之言廷壽固不聽矣此道宗之言太宗亦不受也使對盧之言得行則唐必敗使道宗之言得行則高麗亦必敗然而兩有所不受則太宗之於聽言與廷壽等又安能不為小醜之所屈乎

乙

巳平高麗

初見平壤高麗則

范氏曰太宗火時雋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揮

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也至於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小矣抑對盧之謀正太宗之所謂上策者使廷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殆哉

丙午李勣破薛延陀荒服十一國脩貢丁未

翠微宮于終南鑿蒲州銘秋記莊誠功

魏詔歲戊申阿史那平龜茲獲其王以歸

吐蕃王繼

既不能逞志于東乃猶幸其收斂于西廢足

以火慰太宗之憂○為慈之平也凡得大  
城五小城七百餘是皆開帝為之喜以為  
四海寧一此皆主之德也其與兒童婦女之  
樂信乎其有異矣○帝王之治不問  
州九州之外其年者無所於拒其往者無  
於進未聞以兵力強之使服然後為樂也  
既以兵力強之而使服則必有虛內而實  
者矣故知虛內而事外不如內外之同心好  
大喜功者之所樂未必非聖明之所憂也

征討外蠻

江外江之南也湖外湖之南也松外松之南  
歟按唐之州郡松之南與茂相接茂之南與  
雋相接此所謂蠻不居於茂而居於雋若姚  
州則雲南蠻矣討此蠻非雲南其亦雲南之  
別種也歟

司空方玄齡特進蕭瑀卒褚遂良為中書令已  
西帝崩于翠微宮皇太子治踐位拜太宗子昭  
陵

蘇氏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  
賢使能持相莫若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致



刑指自三代已下才見其比然傳于孫遵武氏之亂子孫為夢不絕如錢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

長孫無忌褚遂良輔政復李勣官仍加特進

苻氏曰太宗以世勳為何如人哉以為賜

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

而勿為乃憂終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

用是以大馬為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

威欲使之力而使之以恩此僕祖馭黜敵

詐之

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天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于志宦張行成進侍中知政事庚戌改元永徽褚遂良罷政

遂良顧命之臣也果曷為而罷政哉以抑人地為監察御史常思謙所彈耳夫自草莽而致身卿相國將尊主庇民以展其平日之蘊可也地於我何有而顧欲抑其價而買之手與奪無異此豈得貴戚之所為非遂良之所宜有也一失令再失之橫如是而可以





輔嗣君之新政之由也其為思謙所劾有由也哉

辛亥征賀魯至于金嶺

所謂賀魯乃阿史那賀魯也太宗末年以為瑤

池而瑤奴征之

至日有事于南郊太子冊陳王忠為皇太子胡璦來濟為相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丞丑駙馬都尉房遺愛柴令武薛萬徹荆王元景及二公主以謀逆伏誅

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詠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厚安樂當與有唐相為始終

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劉以貧賤為嘆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逐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翦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祀不延宜哉故四族既陶而唐之子孫亦幾墮于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爰備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公主帝女也曷



為亦與於亂以此見太宗之帝範與夫長孫  
皇后之女則大抵空言而已非必能踐之也  
不然則豈其子叛於前而女叛於後九帝之  
子若女皆相率而為不肖之歸則端本清源  
之論始有不得不究其所自來者矣噫甚矣  
身脩之難而家齊之未易也古之人所以必  
拳拳於人倫之際者其以是夫

遂殺吳王恪

吳王恪非與於亂者也曷為而亦見殺是則  
長孫無忌欲因事而隨之也嗟夫殺一無罪

之民猶曰不可矧曰先帝之遺體乎无忌於  
是為悼慕之甚矣當其得志也曾無不克之  
懼及其失志之終不免焉其亦有以也夫

褚遂良復為右僕射贈州文冠今建德縣也  
名履陳甲寅築長安羅城  
一布十三疋實計一百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差

駕今復以有大卦于志寧等以景宣

言波不順詩上不從遂赦之景宣之

言有所見歟所見歟無所見則不宜自

刑辟有禁則罰亦不可以不戒也夫國  
之有城猶宮之有藩也是固不可無矣然土  
功之盛則陰道盛焉何謂陰妻者夫之陰也  
子者父之陰也臣者君之陰也小人者君  
子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若以一身而  
之則血者氣之陰也血與氣相乘身之病也  
妻與夫相乘子與父相乘則家之病也臣與  
君相乘小人與君子相乘則國之病也若夫  
夷狄與中國相乘則天下之病也莫不有病  
而其所最忌者其惟陰之盛乎忠帝晏駕姑

勿論然唐自築城之後妻也得乘其天災  
呂氏之禍不烈於武氏也豈非病子其家病  
子其國而且病于天下乎使景宣而照所見  
焉則固不可忽也而志家諸人亦請誅之其  
亦不思之甚乎

親謁昭陵乙卯廢皇后王氏良娣蕭氏為廢人  
冊昭儀武氏為皇后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  
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所行尔



武氏之立其以納尊烈王妃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又一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納蘇實為之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王后之罪也蕭妃得恃亂之節后之惡之特以已無子而彼有寵尔使后必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二后之所為焉漢陰庭以博帝意敬恭婦道李後主越禮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無或忌意乃不勝姑石外也攻內嬖是未嘗推叔妹之心忽夫人之同有美我也

長孫無忌之戒哉

長孫無忌褚遂良政事

范氏曰高宗欲廢后而文姬故官无忌妻子又重懲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實官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汲於利則不足為忠矣無忌苟歸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休矣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可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然其受賜而不助已廢臣得以入其謀焉官無足憚惜乎無忌之不



學也。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蓋  
虛之理始壯勿娶之義遂不代至用斧刃  
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  
自太宗在藩季薄祖奏占文而民間有秘記  
正使高宗愛有所忌而思有所不及遂良以  
得不聞而不為國家長慮乎又况占記之說  
已有其人則當舉叶群公沮止長髮之命深  
諫高宗割制邪說勿干先帝之私恚意竭忠  
不遺餘力其勢必不可過也當其時而不治及  
乎高宗雖以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

易以見幾為吉而始以倣往見凶大臣不可  
不學也。褚遂良之與无忌均之受顧命於  
先帝者也先帝之于其有自弃多福者吾固  
未如之何矣若吳王恪則非自誤也感者也  
特與無忌相惡遂為无忌之所構蓋無忌謂  
欲構之遂良獨不能一言以釋之手坐視賢  
王之死而莫之救也則亦莫以答先帝矣故  
嘗謂按已之私而知有公論之可畏者無  
忌也徇人之私不知有公論之可仗者遂良  
也是二人者皆於公論為不能無憾矣然而

曰可以善終吾固未之信也

以許敬宗李義府為相

相在武后殺廢人王氏蕭氏崔敦禮為中書

令敬宗為太子改元號慶杜正倫為相丁

巳幸許洛以洛陽為東都李義府進中書令許

敬宗進侍中與相韓瑗來濟為州刺史

戊午蘇定方平賀魯獲其王

按定方既獲其王然後前亭障列塞懸定

以其皆所以復太宗之舊也則所謂以漢史

據蕃兵者固亦李氏一故智也不曰唐史而曰漢史無他順蕃俗而為之辭也

已未殺長孫無忌褚遂良于流所無忌死獄獄

以身當易后之責者褚遂良也既已貶其寬

竇而死矣若無忌則黜而巳未嘗有言也

則曷為而殺之以為許敬宗之所構云耳然

則昔之所以陷吳王者今則亦以自陷毀壞

逐良之有言非必不避禍也然而幸免於殺

无忌之無言非必不徼福也然而見殺之禍



終不免焉然後知其禍之淺者其禍亦不深  
其禍之深者其禍亦不淺或禍或福豈必有  
司之者哉皆自此心而致之則夫人心之神  
即天地之神也

幸東都庚申察察王之心為廢人蘇定方平百濟  
獲其王扶餘并名扶餘辛酉改元龍朔壬戌遷  
長安建門下尚書曰中書為東中西三堂分侍中  
中書令為左丞相

東為門下西為中書則尚書其居中者歐有  
侍中為左相有中書令為右相而獨無尚書

令者無他焉在高祖之時太宗為尚書令  
日久自爾以來不復除授故也

### 造蓬萊宮

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於西北全是營蓬  
萊宮於東北制度宏於其舊云

許園師為左相尋下獄癸亥起含元殿于蓬萊  
宮

按含元殿之後有宣政殿宣政之左為門下  
省宣政之右為中書省其東上閣門與西上  
閣門則皆喚仗以入紫宸之處也然則所謂

蓬萊宮其即大明宮之謂矣宮一也或謂之  
永安宮則未改蓬萊以前之號也或謂之大  
明宮則既改蓬萊以後之號也杜拾遺宣政  
退朝有口雲近蓬萊常五色則是改號既久  
而蓬萊之名未泯也

李義府為右相尋流配崔尚州崔尚州於漢代為屬

州

胡氏曰術者杜元德謂義府室有獄氣則是  
矣顧曰積錢三十萬緡可以厭之寧有是理  
也哉以此見談術者而不知理則必至於誤

人聽言者而不知理則必至於自誤如義府  
之所為雖痛懲速改猶懼不為况聚斂以益  
之乎

改來年為麟德





NATIONAL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HERBARIUM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05.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20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通志卷之十

經世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七

甲子唐弘孝皇帝十五年授西臺侍中

西臺侍中及臨人忠于流所

道士郭行貞出入禁中為厭禱之事此武氏之罪

也使其罪未發則高宗固無由而知之矣今共罪

既以宦者王伏勝告之而發為高宗者寧可忍而

不去之手且夫自上官儀倖即事而議之者雖也

命上官儀倖革始而慶之者又誰也自我名之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命之皆我之由也而曰皆上官儀教我則是天子而自為讓也以天子而自為讓既殺其臣又殺其子則何以為人君父矣自是而答垂簾之漸則天下大權不得不於中宮焉是歸是則讓之過哉高宗蓋自取之也

官儀為左相劉祥道為右相二人同為右丞東海封泰山

高宗之封禪緣太宗之志而為之也當太宗之時來朝皆以兩可封禪其以為不可者獨魏公徵而

已之所謂不可非斷之以理而讓之其時其時之可為則亦必以為無不可矣古今之言封禪者惟許慎之說為庶幾焉以徵之才亦足學其識乃不足以造禮之感是可嘆也

陸敦信為右相丙寅帝同皇后至自泰山陞元黃封劉仁軌為右相丁卯禁工商乘馬戴志德李安期殊文唯並同東西臺三品戊辰李勣平高麗獲其王

昔太宗之伐高麗也勣嘗以遼東總管伐戰駐蹕山笑當是時豈不欲平高麗哉然高麗未易平也乃今而後平之豈不謂駸功也哉雖然中宮廢



立勳也實有力焉則其爵表李氏之天下職勳之  
由雖平高麗過大功小君子蓋不以為善也

祀明堂改元總章己巳帝同皇后幸九成宮九成宮在麟州

曰九龍亦稱其山極九堂也

一則曰帝同皇后二則曰帝同皇后今皇后則無  
可與同者乎蓋由王伏勝之攻武氏總之惟恐其  
為人所告故在宮則無備於後出宮則聯駕而行  
其其忌止殺防帝而非以恣帝之春也

高祖同東西臺三品

高祖之弟高宗晉之人蓋有以心也

者矣然無補於唐何哉易之始曰繫于金柅必  
於其初而謹之乃無後患今姤而將過而否泰已  
傾矣苟於是為謹之猶可以不至於弱至上元間  
所謂弱末而及厲者欤位雖不遜而權則不歸也  
其言雖忠其為雖直君子以為無福於唐者以其  
徒知遜位之為不可而不知豫政之為不可此所  
以終劉其廬而去之也

李勣卒

范氏曰書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君子如欲澤及子孫世守門戶則莫若積



善以遺之而已。父身壯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肯每宗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之不善也。季劾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歸下，幸矣。至於其孫季奉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非望之福，賊及祖父，割棺暴尸，豈非餘殃哉？而勅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論文，將非類者，遽使致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狄乎？非所以為訓也。

吳王孫休 徵事薛仁貴征吐蕃不利 辛未帝問皇太后

辛未帝問皇太后許昌皇太子弘監國中書令闕立本黃門侍郎郝處俊從行

郝處俊之為相已三年矣，其於帝之所設施，后之所舉措，知之必熟，為為默然而無言也。又從其行，豈以后之與帝為真，可以同辛東都也？與帝理陽道，宜動而不宜靜，則其辛東都可也。后理陰德，宜靜而不宜動，則其同辛東都不可也。能於是為止之，則帝之為帝也，事可專視，政可專聽，大權之已奪者，必可漸而歸焉。后也，止於中宮，為后足矣，不必干帝之務也。誠若是，則其言豈不忠，其節豈



不直乎不於此焉謹之而徒曰位不可廢是防其  
著不防其微也何能有益於人之寡國也哉  
壬申帝及皇后至自東都癸酉帝及后幸九成宮甲  
戌皇后稱天后以帝為天皇改元上元帝同后幸東  
都帝有疾乙亥皇太子弘卒以薨王賢為皇太子

胡氏曰太子弘多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擁倒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猶  
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補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  
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  
亦耳不忍聞願悉他經請讀禮芝之弘方為學而

心志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

弗旨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

死之罪私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膳此外非所

預也君父昏懦母后專恣尤當遵養時侮以絕疑

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讜然此春秋所禁也使

郭瑜知此教私以為大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

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

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

若可不慎哉

○義陽直城二公主厲胡姬之所處  
子弘而末之見則已與矣則而白其奇婢也其  
心則少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在孟子則正欲



是心可... 丙子帝及皇后自東都至改元儀鳳來恒薛元超李  
 義瑛高智周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徽玄劉仁軌為  
 中書令戊寅改元為通乾  
 既已改為通乾矣而又詔停其號何居以其反語

不善故也由是有所忌有所好則雖處易...  
 亦必有不稱者矣為不思高祖以武德太宗以貞  
 觀皆終其身而不改何必屢更數易自為絲絲乎  
 已尔甘露降改元調露帝同皇后幸東都裴行儉大  
 伐突厥

按行儉之於突厥以計擊而固無嫌於詐也其為  
 詐奈何為糧車三百乘而實非以載穀乃每車而  
 伏壯士五輩陌刀勁弩具以羸兵挽車又伏精兵  
 踵其後焉賊至則羸兵走車為所驅就水草而止  
 解鞍為然後取糧於車殊不知車中之所有非糧



也杜六出精兵至賊無遺矣其曰無嫌於詐以此  
庶辰廢太子賢為庶人以英王哲為皇太子

高宗至是三廢其太子而皆以武后之意行之然  
則帝與不得以為父矣未及他人而先制其子其  
亦可哀也哉

帝同皇后幸汝陽及嵩岳

汝陽在洛陽為魏郡汝陽嵩岳在洛陽中岳以魏志故之

高宗高祖裴瑛瑛崔知溫王德真並同中書門下三  
品改元永隆帝及后至自東都辛巳裴行儉平突厥  
獲其王伏念

行儉平突厥裴瑛忌其功斬伏念及溫傳行儉憾

焉以為吾既許之以不死而又殺之恐自是以後  
來者鮮矣爰其伏壯士與精兵也惟懼夫殺敵之不  
果今而因伏念與溫傳也則又恨夫殺降之不  
祥是其意得無相反者歟噫非然也當其未降也  
敵人自敵人耳何有於我哉惟恐殺之之不果蓋  
有由也及其既降也敵人即吾人矣不以吾人視  
敵人而惟欲殺之則敵人將曰我於彼何有彼亦  
於我何有而今而後死而死耳不必復降也此行  
儉之所懼也此裴瑛所以為嫉妬能非體國者  
也

改元開歷裴炎進侍中許元超進中書令壬午改元  
永淳帝及皇后幸東都起奉天宮在嵩之陽劉景先  
郭待舉郭正一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平章  
爭廢未改元弘道帝崩於東都皇太子普嗣位是謂  
昭孝皇帝天后冊制劉仁軌進尚書左僕射岑長倩  
進兵部尚書魏玄同進黃門侍即劉蕡賢進侍中裴  
炎進中書令甲申改元嗣聖天后廢帝為廬陵王遷  
之均

胡氏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欲武氏而不知  
事起裴炎也中宗云以天下與常玄貞固為失言

炎安得奔告於已遂謀廢之耶身為宰相勒兵定  
令則廢君之罪炎為首而武氏為從矣炎但知常  
玄貞與政必與已分推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  
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  
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觀觀神器自高宗中  
代其運亦彰炎豈憤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不智  
罪猶淺也識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為后腹心  
股肱之助其情為如何他日劉景先胡元範不以  
裴炎為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左據王仁改元文明侍中裴炎進爵為侯王德貞進



侍中劉裕之武承嗣也。書平章事。參高宗于乾陵。再改元光宅。徐敬業以揚州叛。南拔潤州平之。時敬業敬業之敗。李孝逸之功也。而魏元忠之謀居多。然則元忠其賢矣乎。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特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矣。畧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六上也。至是鋒頭已見。難乎其卷而趨之。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

遠。適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殺宰相裴炎

裴炎之爵既已進而為侯矣。又曷為而見殺。敬業之起。則欲太后還政睿宗。遂為武承嗣謀人之所措。胡氏曰。能權輕重。然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常玄真為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擅權而亂國也。中宗雖下愚。炎與玄真及劉綽之。徒左授右掣。雖排太后。不預外事。可也。然炎既自黨於太后。又欲使之歸政睿宗。以收公議。其得能乎。

又改來年為垂拱米俊臣周興大行誣構謂之羅織  
廢立之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曰卿  
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  
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者絞告者除五品官此告  
密之所由起也而周興米俊臣之見用則當書於  
丙戌

乙酉武后徙帝居房陵

房陵在房山

改中書門下為鳳閣

蘇芮丙戌蘇良嗣為文昌左相常侍僕為文昌右相

並同鳳閣鸞臺三品丁亥武后賜宰相劉禕之死

禕之下獄也禕宗為之申理親方贊之禕之曰

此乃所以違吾意也夫以睿宗皇帝上疏太后申  
理禕之有必生之望矣而禕之謂速其死何哉蓋  
禕之所坐正以太后不如返政睿宗故為買大隱  
所告耳今睿宗為之申理則太后豈不曰彼將比  
而謀我乎誠若是則睿宗猶將不免何以見禕之  
乎故禕之曰此乃所以違吾死者睿宗之意則皆  
而其所投之機則惡天是以無生道也

張公輔公輔為鳳閣侍郎戊子武后稱聖母關東八

王謀與後博州琅邪王冲及父燕州越王真先發急

平之大夷王室王真先發急



武后之時為宗室者雖乎其自先矣苟能倡義而起雖不勝猶為愈於拱手而受戮也彼其不待衆謀之合而自發者固失之輕矣此其坐視二王之敗而莫之救者得為持重矣乎當是時惟趙瓌之妻常樂公主有言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舍生取義歎何須邪此其所言正中諸王蓋不知也使其得為男子則其所為必有可觀者矣豈若諸王徒死而已哉

已丑武后廢元永昌稱聖皇后大殺王族又納言魏玄同及內史張光輔

玄同之將死也或教之告密冀得免見因以自為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此其言似若古所謂知命者然古所謂知命者不立於巖壙之下夫死於巖壙與死於馬首亦均之曰死也然古之君子寧為此不為彼者以彼非正命而此則正命故也羅織之獄甚於巖壙其知命者蓋已望而去之矣而玄同懷其寵祿自永淳至永昌首尾八年嗚呼世豈有八年之久立於巖壙之下而不自知其將有覆巖之患耶夫不知巖壙之可畏者必有覆巖之患、知羅織之可畏者必有

誣指之患均之曰死也而知命者不居焉若玄同  
之言正可以為冒於寵祿者之戒也

引王本立范獲冰邢文儒為相庚寅武后改元載初  
以建子月為歲首祀明堂以墨為名以詔為制大殺  
土族改國為周元曰天授稱皇帝

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辟恭是也猶可言也  
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湯  
武革命易盡言之獨坤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  
言者陰居尊位外逆諍戾雖天下皆小人夷狄居  
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是過矣然則可乎

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禹言有尼  
采凡三千年呂氏欲為而未成武氏遂成祿革命  
如男子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又數耶然三千  
年間總有一武氏雖曰天數亦不及終其身而元  
氣竟復後世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  
高宗必逆有以處之則女主之禍可冀其不重與  
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其可有則坤之六五不  
以黃裳為戒矣

降豫王旦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封武氏三人為王引  
傅游藝為相改魚為龜辛卯武后祀明堂格元輔

禍樂恩賜並同鳳閣高士章事附位通為納言殺  
宰相岑長倩格輔元及納言歐陽通用狄仁傑為相  
或問仁傑之若武氏從之者歟甚亦猶有大臣之  
體乎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之革  
命不聞仁傑之諫也則是亦以為可乎誠以為可  
則其從之也無疑矣及其下獄乃曰大周革命萬  
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諫戮此雖一時承反之辭  
然亦可見其乃心唐室非實從周者也使其為拒  
而不從周則必以忤而死使其下獄而不承反則  
必以訊而死凡其不死於忤不死於訊者其心也

有為也是何也其本心豈將以今日之不可俟他  
日之可也惟其有以俟之是故有以拒之人徒見  
其拒之之不易而不見其俟之之難也則其於仁  
傑必有知之未盡矣然則仁傑之所為其非由  
豫之大臣乃明矣之大臣歟

壬辰武后祀明堂改元如意再改元長壽楊執素崔  
元琮中書李昭德姚思元等為相狄仁傑下獄奏  
曰武后祀明堂稱金輪皇帝引立盧欽聖當巨源  
諸陸元方為相妻師德亦相  
經世之丑二千二百五十八



甲午唐昭孝皇帝十一年在皇陵

此春秋公在乾侯之旨也范氏唐鑑之所書意正如此而朱子以為伊川先生實啓之夫伊川之說非必取之邵子而邵子之見固亦無以異於伊川矣學問淵源異派同出孰謂邵子止及於數而不及於理歟

武后祀明堂改元延載引蘇味道王莽傑楊丹恩柱景儉李元素周元允皆相繼為相乙未武后改元聖明堂火稱天將再改元天冊萬歲丙申武后改元中岳改元萬歲登封祀明堂再改元萬歲道天契

李蓋忠以孫萬壽蓋忠之妻萬壽命二十八

將討之不利引子不慶孝道廣為相丁酉武后祀明堂河朔平再用武德為相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並同鳳閣執事三品改元神功狄仁傑杜景儉復相諫司棄少相宋俊臣遂及內史李昭德戊戌武后祀明堂改元聖曆召唐于房遷遷改

是年以廬陵王為太子焉武氏命為河北道元帥將以討然發而已猶未返政於王而稱之曰帝也

突厥執武廷秀及行人關知微以破媿檀克趙



禮記云也用姚元崇李嶠為相

姚元崇何人哉他日與唐致明元之治則固賢宰相也而其在周則無足稱者此其故何哉武后惟欲取快當時而其處心積慮本不在於政治也則雖元崇亦將如之何哉若玄宗以發治之効責之此所以其人則同而其功則異也

已亥武后幸嵩山封禪明且為相王引魏元忠吉頊為相又引王及蓋置虞敬為左右相庚子武后幸汝陽建三宮于嵩山之陽改元久視復舊正朔蘇錫常安石為相武三思為侍進相吉頊流嶺表內史武

仁傑卒辛丑改元大足武后幸嵩之三陽宮

均之

耳而有東西中之三

又改元長安李懷遠領瑞李迥

秀為相壬寅武后祀南郊癸卯幸東都朱敬則為相

甲辰常嗣立宗楚客崔玄暉張柬之同平章事常安

石鮪言李嶠內史乙巳武后改元神龍張柬之崔玄

暉拒芳範敬暉袁恕已平張易之及昌宗之亂徙武

后于上陽宮除周國號

上陽宮在鄭州之北其高四里其西沙水則其古都也

遠矣自長生殿出而息

之其所以銷之伏莽

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予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



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歆以天下與帝玄真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若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曰以天下與帝玄真乃一特拒諫之忿辭非實歆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后豈得而間之故臣復

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說以為母后禍亂之說也  
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以相王且為安國王太平公主為鎮國公主賞定亂功也帝氏復正皇后位武三思進位司空相

武后之於宗室其翦滅之不遺餘矣豈徒宗室雖高宗之子亦僅僅存二人為其三人則先宗室而殺之其酷不亦甚乎惟其待李氏如此其酷也是以武后末年言頌進佛與天尊之術雖后亦以為我國知之無可如何則武氏諸王后固不能保其不見殺於李氏之手也今后已病矣為五王者雖



不能殺諸武於國對未嘗之夕也。武殺諸武於國  
既既後之後薛季昶對幽求之言非不明且切也  
然皆置而不聽曰夫何能為。第后適之中宗任  
之而後始請誅之則已晚矣然則何能為之三字  
豈不誤國誤身為將來之永鑒耶

武后崩于東都之上陽宮

胡氏曰武氏之補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  
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廢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  
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感則帝一罪也戕殺王  
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

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

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九罪也

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

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赦其宗中宗不得

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元

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預缺魯桓哀姜預弒二

君聖人例以孫書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

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

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  
冊竊重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義而無學不能養

始善終決矣或曰彼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都  
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肖  
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  
衰萎與聞乎弑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  
乎曰弑君在君宗廟未亡也罪已當絕况務其宗  
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邪夫惟  
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常氏肆行無所忌憚  
意可以為常事也謂得來之諸人之於唐伯之春  
公猶不謂是謂大夫稱未宜王之稱等五之宜  
以專之諸人而有一人焉能與大夫稱等五之宜  
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亦若之類也

此亦慶是相也其子有謂得來之諸人之於唐伯之春  
公猶不謂是謂大夫稱未宜王之稱等五之宜  
以專之諸人而有一人焉能與大夫稱等五之宜  
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亦若之類也  
祝欽明唐休璟為相丙午帝還長安拊武后于乾陵  
以宮人上官苑兒見為昭容武三思居中用事  
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暉長恕已敬暉五人為王時



為州司馬移之于流所

胡氏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初文武若合謀同志并直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常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奉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為三思所誑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矣

魏元忠李嶠為中書

魏元忠還自端州不復謂惟野時俯仰而已然則五王之死雖曰三思殺之而在佐謀公亦不得以辭其責焉

三傑遠同中書平章事冊衛王重俊為皇太子開長寧安樂二公主府大行斜封墨制于惟諱為相蘇瓌進侍中丁未李多祚以羽林兵誅武三思又殺皇后常氏不克敗死太子重俊野死

胡氏曰衛蘭願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意後則又甚矣多祚無外庭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得乎為多者若於東俊之請罪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宗母客紀處誦蕭至忠為相既元景龍戊申安樂公主假皇后車服出降武延秀葉仁實為相號曰已酉作宮市常嗣立崔湜高祖歸德趙彥昭相繼為相李嶠為特進庚戌殺諫臣燕欽融于殿廣皇后蕭氏及安樂公主行弒于西宮立溫王重茂為嗣改元

陳後漢而靈公弒唐殺欽融而中宗弒其行弒之人皆有不同然其見弒於人則一也此後諫臣

之明効也

以裴談張錫張嘉福岑羲為相臨淄王隆基以劉幽求薛崇簡簡諱鍾鍾紹京京諱元元元諱余兵入誅常溫紀處訥宗楚客武延秀馮泰客葉靜難趙履水水諱揚揚均及皇后高氏安樂公主上官昭容中宗于定陵相氏曰殲殄諸常微五王之不繼也誅竄諸武憲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按本而塞源徒治其末則末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不履人心拂天理矣當是時也若能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罷其尊以庶人禮葬絕之于祖

宗其循反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留女主禍亂之  
戒也平維曰禮無臣子與尊上之文然武氏所為  
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必處宗有所不悉則大臣  
以道正國者召會言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  
之為法受惡可也

臨淄王隆基稱平王降聖茂嗣尊父相王且為帝是  
謂興孝皇帝

胡氏曰臨淄舉事不凶相王高氏既謀復拒若求  
之議然則其志本款自取特不盡言尔惜乎睿宗  
之不見機幽求之不知變也萬氏清亂事睿宗無

討除之意而隆基節之大事已定幽求實歸於利  
王使以神駕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  
他日聞變登樓然後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盡  
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獨微惜哉

既踐位以鍾紹京劉蓋宋薛崇暉崔日用為相冊平  
王隆基為皇太子改元景雲追廢皇后高氏安樂公  
主為庶人姚元之為相

此時之元之獨以為相矣然未如他日之元之也  
何也以其尚清於衆人之中也

辛亥皇太子隆基監國郭元振張柬之張貞陸象先

魏知古為相劉禹求進侍中相壬子祀南郊改元太極祀北郊改元延和帝傳位于皇太子隆基是謂明孝皇帝

胡氏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其相遠也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既踐位改元先天劉禹求鍾紹京張暉

鍾紹京字季華 崔彥全 崔常元 崔薛授買應福

李欽李猷崔凝監藏用傳孝忠僧慧覺作逆伏誅

進善版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官

魏武于驪山改元開元慮深慎雖崇為相改中書

元之之為相也上每平訪為元之應答如響

唯諾而已夫一舉一應答如響未足為奇也每事

而已其懷慎之謂欲懷慎不以己之不足誼人之

有餘是亦可尚也已若張說之於元之則惟欲去

之而已豈能如懷慎之休休實有容人之量乎抑

嘗考元之之所以為相者矣

抑權倖愛營貴



納諫諍和言獻及不與秦晉交兵事皆致治之  
由也然其片聖賢之心法則本傳高是故當玄宗  
圖治之意方銳則元之之說無不可行也及玄宗  
圖治之意既怠則元之之說自有所不行矣使其  
於驪山較獵之時即以儆道而得道德而得德  
之語告焉庶有以漸進於學乎不然則心法不正  
其治法亦苟而已諺者謂仇敵相交則有盟市井  
相賞則有券丹相聚相會神之降爻以要約為次  
特要約以為因君子有以知其治法之所從出者  
未幾登也

甲寅乙卯丹邱王嗣謙為皇太子

諡嗣謙之立當在  
甲寅乙卯間也

說也  
故也

胡氏曰母正則子直父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  
優又立其子為儲貳其性定明矣神器甚矣嗣謙  
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敗不正其勢有  
所必至矣

丙辰太上皇崩壅睿宗于帝陵源乾曜蘇珣為相姚  
崇議宋璟為相

姚崇之相也何以議宋璟以其主書趙晦受賂而  
崇則營救之也上由是不議崇尚足避位薦宋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以自代為首管仲之為相也固不始讓而後濟之  
霸業以衰而莫之能續晉之為相者韓起趙武莫  
不有相讓之德而後晉之霸業雖絕而可續也夫  
而復盛此可以見讓之為貴矣使崇而不讓則開  
元之治能不以已之進退為隆替乎崇也知位之  
不可以不避則讓宋璟而居之夫以璟之持正繼  
其治體凝笑以賦後則寬平以刑罰則輕省以有  
姓則富庶至此極矣然則有可以加於此者乎曰  
有必教之而後可然非崇宋之所及也

丁巳幸洛陽

胡氏曰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  
其言曰陛下以閔中不稔故幸象都然以史考之  
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豈為不稔  
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微軫  
宰相之職量入為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  
以就食也夫災有輕重異有小大史不書飢而崇  
以巡幸為是太廟四室壞異就甚為而崇以不足  
異為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齊文公時也室



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無塚  
道故也今唐廟非有雨露震動而四室壞其為宗  
廟廢毀之徵者見明甚而君臣以誦相蒙不知戒  
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定太廟而因隋故屋非  
禮亦大矣太宗崇飾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  
珪能幾何哉

續永祿公主于契丹戊午至自東都庚申張嘉貞為  
相辛酉姚崇卒

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惡者為經造像實以求福  
崇之所以救世也子令弟為者也天以清淨為本

則... 繼像以慈非為本則不在乎富經而造  
像蓋清淨其性也慈非其心也且其心知其性所  
謂佛者即此而在矣... 清淨可以度脫塵勞惟慈  
悲可以度脫怨恚眾平生之所怖所憎者皆自度  
脫而非佛之所能有加於我也則矣以追薦為其  
其曰道士見僧獲和髮其所為充不可延之於家  
凡此皆名言也故不得而混焉

壬戌辛東都長安竊發竊發者何人矣主疑耳  
兵曹復也歷實為之也

經世之實二千二百五十九

甲子唐明孝皇帝十三年廢皇后王氏為庶人

后之見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暉為后恣南北斗  
剖靈寤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  
守一賜死古者有高禩之神無子者祀焉可以有  
子則是被除之典祈謂之醮蓋先有其說焉非獨  
後世有之固也然其事必行之以公而不可以行  
之以私若守一之所為存於激勝之所為矣將以  
求福而拘輒隨之惟無見於義理之正固也夫有  
是義則禮可以起無定禮則事可以廢苟惟無見  
於此則禮過而非罪矣蓋其免此君子所以貴於  
少也

辛東都宋瑞守長安乙丑封赤山

胡氏曰玄宗於是侈心未弼方降詔旨不奏祥瑞  
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驕怠之  
源忠賢愛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為蒼生祈  
福者則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之物也  
百姓之所謂福曰壽當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  
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壽  
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苟能行之  
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  
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用源乾曜張說為左右相丙寅辛元鈺狂逞為相選  
東都丁卯至自東都戊辰蕭嵩為相己巳張說宋璟  
為左右相謁為定敵昭乾五陵裴光庭為相庚午北  
討英冊辛未幸東都壬申至自東都宋璟免相癸酉  
韓休張九齡裴耀卿為相甲戌幸東都李林甫為相  
崔羣謂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  
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九齡相專任  
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必若此言理亂之分界  
繫於開元二十四年也愚以謂開元二十二年林  
甫為相其理亂之繫固已分矣蓋九齡以忠林甫

以佞九齡以直林甫以回忠若有猜而拂意則佞  
者無不頌也直者有時而忤忤者則面者無不從也  
是其心之所向固有彼此則異日之或去或留皆  
其迹耳是故究理亂之分者不必考諸其迹考諸  
其心而可也然則為君者其可不察此一心以為  
用相之地乎

丙子至自東都牛仙客為相是年太真楊氏入宮

以丁丑死則太真入宮當不在丙子李林甫用

以意度之其在丁丑之水成實之切乎李林甫用

事丁丑廢皇太子瑛為庶人瑛之弟李瑛有聖智被明皇之往兄弟能極其友愛可以無愧於人倫





從可也何至以一怒而殺之  
九齡之兆也九齡之於仙客固嘗以加之尚書為  
不可豈其以加之宰相為可乎今而相仙客九齡  
固已罷矣特未竄耳子諒又從而盛之雖微林甫  
之譖吾知九齡之為不免矧林甫譖之以為子諒  
九齡之所薦也其律不以為庸下問上者樂希矣  
故曰殺子諒者非仙乃所以為遂九齡之兆也○  
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工其圖明聖親為之其  
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  
非獨此也如抑外戚焚珠玉誅神仙禁祥瑞其

也感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禱祥一人之身而  
相反如此由有所歸也

戊寅冊忠王璵為皇太子相李林甫領隴右河西節  
度使牛仙客領河東節度使

按隴右之所節度者自臨洮軍而下為軍者十且  
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洮鄯河廓等州而統之以  
隴右節度河西之所節度者自赤水軍而下為軍  
者八且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涼肅瓜沙等州而  
統之以河西節度河東之所節度者自天平軍而  
下為軍者四且有為守捉者三焉布在蔚嵐忻代

等州而歸之以河東高唐其為任亦重矣將不親  
領而顧以李林甫牛仙客通領之范氏曰此開元  
之亂制也

己卯平突厥獲其王追封孔宣父為文宣王顏回為  
免國公餘皆垂為侯辛巳命安祿山為平盧高唐使  
手盧高唐者自平盧軍而下為軍者二為守捉者  
亦二布在營平三州之內而統之以平盧高唐  
壬午改元天寶

何以改元為天寶以紐繫於弘農之故也其詳  
何白石亦文自叙蔡字解之者云宋字四十八示

上御曆之數也說者因曰帝在蜀之明年適四  
十八矣然以予考之亦以癸丑即位至李蜀歲在  
丙申才四十四又四子為李輔國所逼遷居西內  
適四十八說者之云蓋未考也

李適之為相開雜文列庚辰子四學

道一而已而有四學乎哉此可以見信道之不篤  
矣然則向之所以追王宣聖者無亦從尚其名非  
尚其實歟

裴耀卿進尚書右僕射

胡氏曰以利合者凡人之事也天惟君子不可以



貨取故人主必賂僉德以蔽臨百官清心寡欲不  
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  
明皇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  
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高懸所以治國者不以利  
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惠王何必曰  
利為其末流至於然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甲申改元為戰命祿山為范陽節度使作太貞妃楊  
氏養子杜山為之

范陽之所節度者自成武軍而下為軍者九布正  
出焉范陽州范氏曰明皇殺三子

子姦屠李材甫為相使族無罪之人三經絕矣其  
何以為天下乎

乙酉冊太貞妃楊氏為貞妃契丹殺公上叛陳希烈  
為左相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材甫以其易制故引以為相  
夫老莊之學視天下無足以究之者是故其無欲  
可以自潔其不屈可以自高豈至為人所制哉今  
貴為宰相而不免為人之所制也則是未嘗知有  
老莊之學且夫老莊之學崇尚虛無則有之未有  
神仙之說也而豈有符瑞之事哉今以神仙符瑞



取媚於上而後容為則帝之於之若其知之亦淺矣

右相李林甫大行詭構者隨常墜了亥改溫泉為華

清宮

謂泉曰温泉則而謂之華清宮

戊子以宦人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關中外

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嘗能為明皇忠計若密主張九齡而去老婦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湯院不能然反使安季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隨兵之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我不知

證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負焉以當將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賜安祿山鐵券幸華清宮已丑幸華清宮庚寅幸華清宮稱歸韓國魏國秦國三夫人及馮騰卿楊錫宰相楊國忠五家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辛卯幸華清宮安祿山入朝乞兼河東

其始節度平盧則但有營平二州其次節度范陽則有幽涿二州又增營平二州亦在其內焉縣十州矣至是而又兼平水則○意沁嵐







賦而出之產之名臣大抵由進士而出以詩賦取士未必不足以得士也謂詩賦為足以得士欽柳宗元劉禹錫諸人亦其短於詩與賦者然因其迹而究其心君子病之以詩賦取士未必求足以得士也然則如之何舉其精選於皇必其行浮於文其殆庶幾乎有志乎其儒之得世試以是思之穆國思進位守司空乙未安祿山以范陽叛兵隔東鄴皇太子瑛為元帥監國高仙芝封常清單賧以奇制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

范抗曰國患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云云

可也然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己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不啻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賊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覆乎

丙申潼關不守帝西幸至馬嵬  
西馬嵬在長安西二十里  
兵亂殺宰相楊國忠及貴妃楊氏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於畿廟主而有明皇既不  
能至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逃  
寇猶當營廟諭衆為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  
以天子之尊獨與虜愛朕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  
賜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為出計自明  
皇始其可醜也夫

祿山陷長安帝東都因曰燕元曰聖武皇太子西

元靈武靈武地即皇帝位是謂宣宗皇帝改元至

德以廣平王儼為元帥廣平王儼裴冕為相薛平中

為太上皇移軍彭原

NATIONAL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X:127828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O 311-000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邊自  
子任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  
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必臣之義見  
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  
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  
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  
國長久亦曰幸哉○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  
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  
人急於崇書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  
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



之尔思高祖廢玄之逼不見變故也而太宗明滿  
之惡欲遂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  
之太甚歟

恒山陷胡美卿死于東

恒山與東山  
胡氏曰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

者猶未解也而得械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  
善惡報施之或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盜跖壽  
考陽虎列虜而仲尼菜羹天下之於人未嘗數數  
辨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  
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

善者必佑為惡者必誅此其終不可易者若果  
卿家禍蓋亦百一君子之不幸也夫不幸命也有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丁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太原節度使李光弼兵入  
遼安祿山將大敗之于香積香積寺名在子  
子谷正北極西遂復兩  
京

朔方之所節度者自豐安軍而下為軍者七布在  
靈武等郡若太原節度即河東節度當時河東之  
兵為寇所擄光弼之所領者特子儀之所分云尔  
使河東不與范陽俱討祿山而發以光弼領之則



其於禦也甚至若是乎  
帝還長安太上皇至自成都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具威儀餼物米何必發精騎耶既啓其端若是有露刃而劫選者豈憂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上皇至咸陽上偷法駕迎於望賢宮范氏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今也及其

也。上皇在望賢宮百姓皆往拜自則離帝服避地道肩肩焉為末禮以賤糶於衆皆謂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其保奸謀遂其父在西公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死為善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其肅宗之謂乎

封廣平王傲為成王

傲以是年封楚王苗進卿代常

見素為左相安祿山為子慶緒所殺代立邊保相州改元天成戊戌唐改元號元以成王傲為皇太子李





輔訓僞天上皇入兩宮

所謂西宮即隋之故宮也高祖太宗皆嘗居之矣  
迎上皇居之豈曰不可第非出表上皇之所樂則  
不若南宮之為愈耳矧輔國之所憎者凡五百騎  
皆露刃而至焉是果何為乎哉是之謂劫遷臣也而  
劫其君子也而劫其父兄以春秋一施之可也彼  
輔國人奴也其持此道固借彼矣而肅宗人王也  
其於此道乃亦情然則何以異於為奴者其惟其  
所見之無異於奴也是故奴得而制之豈夫此其  
所為為奴歟胡氏曰內無變盜合而為一人主

又愛信之其辭不敗於篡逆迎亂考古無有  
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為鑒矣太宗明皇肅宗之若  
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故高祖處玄晚節未  
路不免甲兵震駭為之禍而玄宗猶酷嗚呼悲夫輔  
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當為社  
稷大計消亂亡於未萌豈得循匹夫之孝夫孝以  
養父母為先然後上及於祖宗今夫父在也乃因  
其身怵其心而社稷是安此中人以下所能辨者  
肅宗不察蓋自馬嵬西行輔國已有是言今又云  
尔是知肅宗為不可誘以利故也常廷吁白乃贊

遷盡去左右之人而居內正皇時致疾以至  
殞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無幾矣夫以高  
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使安慶緒史朝  
儀而有智且不舍笑於九泉乎

劉展以揚州叛辛丑太上皇崩于西宮

上皇崩帝亦在正宮

不豫皇太子監國首肯卿行家宰史思明為子朝  
義所殺代立保康都王實改元睿廢張后謀立趙上  
係內臣李輔國程元振繼皇后張氏于別殿殺之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  
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不戒也

帝崩皇太子儼踐位是謂孝武皇帝以雅王追為

帥元載為相程元振為驍騎大將軍居中用事復東  
都及河朔史朝儀走幽州幽人殺之以獻突那世番

昭長安別立武王宋

武王宋常作

帝出居峽郭子儀

次涼州帝還長安放廣武王承宗于華州

華州理

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  
間處及有急難又遽委任之代宗於關尹之言受

命如響逆違于儀如符如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  
負氣天竟竭此國子儀

備芥于管中一聞君命





不俟駕而行昭也後陳以生以之於心也稍識仰  
貫白日而度量來情無所不包其可以為人臣之  
師表矣使代宗擊國補兵相而付之于以復太宗  
之業何難為而不能也可勝嘆哉

延玄宗于春殿章宗于建殿改元廣德使懷恩  
以汾州叛

汾州

懷恩之叛也以孔子儀鑿河中及至鎮則懷恩之  
衆數萬悉隨之或鼓舞涕泣其來而悲其晚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也夫  
以直道行之民固可與為治不可與為亂也然亦

有焉乎為亂何哉此非民之罪也道之

設使范陽而無祿山則范陽之民必不

矣設使介上而無懷恩則介上之民豈可與為亂

哉亂之興自懷恩始民不得已而從之吾是以知

其非民之罪也不然子儀之至鎮也則易為鼓舞

而涕泣哉鼓舞則喜其來也涕泣則悲其晚也喜

其不則有以歸于正悲其晚則恨其來之不早也

然自是而不正者亦歸于正特有蚤晚而理無斷

續斯世斯民固亦三代之民也

罷苗晉卿裝薄度拓彼以李峴為相衣以雍王



為皇太子吐蕃等御及奉天  
漸代劉晏李岷為相乙巳改元永泰吐蕃大掠畿甸  
帝御六軍屯于苑命元龜度以本軍討賊吐蕃會回  
離寇奉天僕固懷恩啓之屯郭子儀復以回紇隨白  
元光破吐蕃于靈武

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  
而去與於數十萬累力擊虜戰之功惟忠信足以  
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  
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于遠其善善矣

魏亦將有事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  
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貞文

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崔旰以西川亂

天下之亂未必出於其人之所為而惡其人者恒  
足以激之是則郭英人之謂矣英人既以英幹之  
請得為劍南富庶使矣則何恨乎王崇復而殺之  
又何恨乎崔旰而攻之而不足以制人之死  
命及為所敗其子為戮而身亦不免其為匹夫之  
氣當是時而思前日所為苟不小忍以收其吾與



者乎是及德之不弘而量之不廣者自則不能忍  
人終則人不容已卒之召譽於意外其患於術中  
者皆是也豈必英之一人為然哉

丙午改元大有周智光以華叛丁未吐蕃大寇靈武

郭子儀鎮涇陽

安史戊申吐蕃火寇

靈武已而裴冕為相  
自肅宗即位靈武而裴冕已為相矣至是十有四  
年復入為相宣期德誼之尊功業之盛有不可置  
之散地者耶正以老為易制為元載之所貪云耳  
昔者陳希烈以佞倖為制為李林甫之所貪今者

裴冕以老為易制為元載之所貪然則防老且病  
其氣衰矣正使百鍊之剛猶將轉而為柔況未必  
剛耶剛者不制於款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柔者每  
制於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其志既屈其道必不  
伸矣此姦臣所以貪其於己為便故引之歟然其  
不便於國則行不如蔽用不如舍是故君子鄙之  
庚戌臧介以潭州叛長沙壬子回紇掠京城京師  
之似耳者曰朱泚益之女也節度西州節癸丑郭子儀大敗  
吐蕃于靈武

胡氏曰遠令見者史抗也而渾見已罪受



命禦寇者澤城也而郭子儀自任其責其躬如此  
所以前敗而後勝欵使子儀而款討賊城又款斬  
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豈知矣然而  
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及郭公之德  
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乙邠魏博節度田承嗣擅取洛衛磁相四州

魏博軍

而邠之為州田承嗣元成德之為州田承嗣  
五其兩取洛衛磁相四州承嗣元成德之為州田承嗣

河陽及陝州軍亂

魏博

河陽軍亂而陝州之為州田承嗣

丙辰淄青李正己擅取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

兗鄆

淄青軍理青州而正己之為州田承嗣

請命封隴西王

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則正己之所有者也曹  
濮兗鄆非正己之所有者也非其所有曷從而取  
之以李靈曜之反若汴也奉詔擊之而因以取之  
耳然則可乎曰不可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  
取况曹濮兗鄆四州之外又加之以徐乎若其下  
請命封王之事則皆未之有

李寶臣封隴西王李忠臣封西平王段秀實封張掖  
王



此三人若之封王討亦非事之實何則至實臣之  
討魏也有功矣然不能不懟於馬承禎之所欲又  
不能不愧於田承嗣之所給功以滿揜朝廷何自  
而封之乎李忠臣討沐者也其為有功亦僅爾何  
遽至於封王乎段秀實賢者也以彼諸人而可王  
則其王秀實也夫豈不可顧當爾之時秀實在涇  
原方以行軍司馬護馬瑋之喪則其資末也然則  
如之何曰邵子之書與司馬氏之書並時而出彼此  
不相參涉則所傳聞異詞各據所見書之正自不  
可以必其同也

崔寧破賊崔寧破賊丁巳誅寧拒元載并夷其族

則相王紹福州刺史

紹州刺史

胡氏曰元載王紹固有罪矣然非有兵柄何變之  
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  
有不軌之圖則付諸廷尉驗虛實輕重而施刑焉  
奚以遽為哉今不誦在庭不歸司寇其紊亂政事  
經邦不績一切闕畧直加以反逆之罪非其妻子  
俱受極典何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當其憾  
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乎峴程元振者而  
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又居相

位罪重晉及平時並蓋職習於上之刑此者殺矣  
安知非朝恩之堂報仇之所為耶且劉晏素負中  
人魚氏之恨在載不仕緡故晏免緡而取載也

緡常哀為相

縮性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賀郭子儀救聲樂  
黎幹者騷從崔寬徽第舍范氏曰楊紹以清名儉  
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  
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心脩其身而天  
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胡  
氏曰郭公黎幹崔寬徽事顯而情辨子儀成人之美

者也於與危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  
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蹈踏之態者亦非也○  
載緡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袁奏停之司馬公  
曰袁之辨極蘇軾存焉與夫固位貪利者不猶愈  
乎未可深議也

戊午回統殿太原吐蕃寇靈武己未汴州軍亂

汴州軍亂之為何則自理委德與開封此  
其為字畫之亂也

監國帝崩皇太子適踐位是謂孝文皇帝

宗于元陵殿相常袞以崔祐甫為相郭

庚申改元中朱泚領四鎮節度使



是時為四朝之始也。天子之尊，萬物之靈，莫不歸之。劉文吉，又淫亂。胡氏曰：命今惟先師文真在焉。知德光，不與。亦之。計之，為其下。劉編買所數。冊宣王，謂為皇太子。  
揚亦為相。賜相劉安自殺。

劉晏之死，楊炎有力焉。然非賜之以死，使自殺也。乃遣中使往而縊之耳。然則可乎？曰：不可。罪不至死而置之死，讓者以為難乎其服人之心者也。胡氏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之中決之。

皆可法也。夫晏之言，固其功豈揚，缺常堅揚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誇亮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史亦言衆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辛酉盧杞為相

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玄宗若數十年而未已，而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貶相楊炎崖州司馬

杞之為相也，楊炎以其不學，遂之不與。曾食夫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犯為不學則信夫其不學矣。謙之所以為秦果  
學者乎當其殺劉晏也李正已表請其罪安心恨  
焉乃遣腹心分詣諸郡以劉晏之死由其存昔  
嘗請五獨孫氏為后上用此殺之非我之過也其  
為不學有甚於此者乎古之人善則稱君過則稱  
己若委之所為猶有誠者皆所不忍况學者乎其  
取憎於上也則有由矣晏之死也以中使繼之矣  
之死也亦以中使繼之出尔反尔獨無可念者乎  
後之人欲為善後之計監此其矣

高父郭子儀卒

八

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在人臣而衆不攻  
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  
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倉極款悉切  
恐其言之過矣窮倉極款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  
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李希烈平梁崇義于襄陽封之為南平王

李希烈平梁崇義于襄陽封之為南平王

李希烈平梁崇義于襄陽封之為南平王

李希烈平梁崇義于襄陽封之為南平王

李希烈平梁崇義于襄陽封之為南平王





李惟岳于東原縣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紱李希烈稱王相推為盟主

稱王則稱王耳何以相推為哉君子曰盛衰至為不道亦有禮樂焉必有禮焉即所謂禮也必相聽順即所謂樂也禮樂無之吾於其相推也有以見之矣維然與其推滯若希烈為盟主孰若專事朝廷之為愈乎善朝廷而事之則其統屬不紊聽順有素所謂自然之禮樂也而叛者不知則不過為盜賊而已矣雖有禮樂大豈禮樂之正哉  
開播始相

播在上前堂豈敢有謫言也杞目之而止設使杞雖目之而播固不止則亦何謫言哉昔者德宗嘗以為政之要問之曰播之言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必若此言則杞之所為果有道乎果無道乎如其無道也則不當為其所引如其有道也則不當忌其所言當其目之之時正當經論天下之人其為賢其為不賢首擊其而去之可也又當極論天下之事孰為可行孰為不可行凡姦杞之所建置者一洒而去之可也當時之事莫大於歛民財失民心身則皆杞之所為也此而不言則為負

上之所倚後與之托為腹心為臂指得不有愧於有道賢人之言乎

癸亥李希烈陷岐州

岐州在秦州南

太師顏真卿宣撫淮

寧軍事不還

淮寧軍在徐州南

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非為常佐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容容之議而觸其所忌聞者難必言智矣

哥舒曜以鳳翔郿寧涇石等軍大伐于東

鳳翔在秦州南

郿在秦州南 寧在秦州南 石在秦州南 涇在秦州南 石在秦州南 大伐于東

師喪扈澗

敗扈澗者李勉所遣唐漢臣及上所遣劉德信耳

然則何以敗以諷乘虛襲許而又為中詔所責遂狼狽而逃以至於歟也夫兵之不可以遙制也久矣而德宗之意乃欲操縱在己不欲其控制在人是以進也而必使之退前也而必使之却可勝也而必使之敗是則皆具自取夫復何尤

命涇州姚令言以本軍衛東都兵至澧水

涇州在秦州南 澧水在秦州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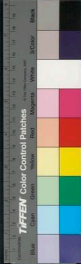
入于返戈入長安立朱泚為帝于含元殿



受命而不敢不前者權在上也。令言不得而還之也。返戈而不能不却者權在下也。令言不得而過之也。然而權無定在。或有時而在上。或有時而在下。乎曰在下者。權上。兩令何權之有。顧在上者不能撫之以息御之。以道則向之。所謂無權者。亦有時乎有權矣。雖然此非權之謂也。變出於一時之倉卒。莫之校。梧則亦若權之謂矣。卒之奉州為主。則又將以其所謂權者納之。此焉。此亦何足。以有持哉。倘失其道。權失其息。則權逸而歸於彼也。

澤城帝出居奉天。泚兵頓乾陵。泚兵頓乾陵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天祐元年八月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以本兵救奉天。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懷光初以本兵救奉天。則曷為而遽叛也。是則慮

懷光初以本兵救奉天。則曷為而遽叛也。是則慮。犯為之也。犯畏懷光之斥其罪也。不使得親懷光。則以為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勳亦至矣。今去上咫尺。而不待親也。獨能無介然乎。此懷光之所為。快快也。然懷光而有子儀之見。則亦何必以是。快快哉。來已勝之氣。破盡亡之賊。則勿無與讓。孰



得而加之於然後為所訟為暴犯之罪而請命誅  
之不難矣不此之務而復叛若流其亦不思之甚

狀

李希烈陷襄陽許鄒及汴州

李希烈非陷襄陽乃陷襄陽也

襄陽城也哥舒曜走洛陽

乃克復失陷賊宰相

盧杞新州司馬

與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

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

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

治而欲亂歟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為相

經世之辰二千二百六十一

甲子唐聖文皇帝五年在奉天改元興元王武俊格

命武俊命比李懷光走河中

州武功

馮馮河清以涇州叛

馮河清聞變大哭發甲兵赴行在是知有君臣之

義者也及泚令言遣人誘之則又數斬其使非有

不可奪之節能若是乎夫節義之士千萬人而不

一有幸而有之亦宜深而自重也而大將田希鑒



後以殺之是必謂人謂義不獲設防之耳嗟夫其亦可悼也哉

行軍司馬田續殺田悅以魏博降李抱真

田結殺悅固已逃歟朱滔矣及李抱真王武俊遣使請焉則又集將佐謀之慕僚曾穆唐高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繼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感其亡而立而待由是附於道其降於武俊亦曰困之以降於朝廷身魏博之叛久矣宜其黨之不知有仁不知有義也而後高史猶以仁義評諸以見仁義天理本心之固不可泯滅也

而利歟敵之有終其身而不改者焉嗚呼豈不痛哉

平朱泚于涇城附青李納格命田希鑒殺姚令言以涇州降

今言者乃涇之解李云耳李晟平涇州亂殺田希鑒

晟之殺田希鑒也以誘殺之耳其未得為正矣乎春秋於中國其曰敗某師者惡之也不予其以不正敗人之師也於夷狄而曰敗某云者予之也雖不以正無惡焉蓋君子之於夷狄則亦勝之而已矣於盜賊則亦殺之而已矣彼希鑒盜賊之雄耳



苟有以聘之雖不正

李希烈將李澄以滑州格命劉洽曲環敗李希烈于

陳州陳州在河南盧翰為相乙丑改元真元李希烈陷

南陽南陽在河南平李懷光于河中河中在山西李希烈

相陳仙奇後李希烈以蔡州降蔡州在河南李勉相繼為

蔡州刺史吳少誠又殺陳仙奇以蔡州請命後以

吳少誠為蔡州刺史

胡氏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

去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發光且蔡之

亂矣差之也

吐蕃寇陝隴陝隴在西北丁卯張廷賞抑澤李泌為相

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

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

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開盛衰必設綱舉而

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

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

姦欺決訟聽有殷事應更革則以告宰相而宰相

不得親細故著文公事與人主講道勸善庶衆

相不得親細故著文公事與人主講道勸善庶衆



賢才列于庶職下兩  
分通德隱如此則上下

詳畧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渾瑊會吐蕃于平涼吐蕃竊發于會渾瑊逃歸焉燧  
請之諫也

春秋與我盟必書至何以書危之也夫戎狄之人  
詐譏乃其人也而可信乎范氏曰人君若其所不  
當疑而親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  
之理也李晟之功在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  
不保朝夕至於謗邪之說計夷狄之甘言則推誠  
而信之不規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也

戊辰福建軍亂德宗十四年分軍軍亦

亂李晟馬燧李泌連拒國使夏縣處士揚城為諫錄

大夫蝦已董晉實實參參為為相

胡氏曰李鄴侯智慮過人而以實董自代豈固擇  
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忌言深  
許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恭何也晉  
左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  
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  
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安知所行  
者何事耶是特大言以董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伐茶不利又役人不司則得全義貞無功矣無功

則罷之可也削其爵沒其白水從軍侯有功而復

焉亦可也今乃以竇文場之故反禮遇之又以無

功為有功甚矣

德宗之自欺亦且好人之欺已也

徐州軍亂

徐州軍亂之為明也徐州軍亂之為明也

馮齊抗為托蔡州吳少誠順命癸未高郢為相吐蕃

請和甲申吐蕃南詔日本簡貢乙酉正月帝崩

范氏曰德宗享國二十六年執政尤多而入葬有

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委歛貨財

本夫志大而才小心偏而意忌不能推誠納諫

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功初欲削

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喻膽破惟

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倉則聚

斂措克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子孫進

而德弥遠解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

宦者專而國命危矣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

以是三者其所由来漸矣

皇太子誦踐位

范氏曰太子既立二十餘年宦者猶有他議衛次

公等特以草詔得至口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



高之事。○胡氏曰：宋自六年九月風箝連今未  
愈。哀于廣陵。王淳年二十八。英睿之姿。可付大器。  
德宗於是建為太孫。使攝聽。浙則神器有託矣。而  
貪有其位。各于子孫。眷纒。遲回不肯。蚤決。唐之不  
亂。亦云幸矣。

王叔文王任用事

任叔文小人耳。何足多責。惟是折宗元劉禹錫等  
其自許何如。而亦與比周。將以為道之可行。於道  
非任叔文之所知也。將以為利之可趨。公利豈士  
君子之所計哉。史謂其采聽譚說。汲汲如狂。州

迫於中而躁於外者。可見矣。後如文而不效。則古  
之人亦奚以自重。意貴哉。

常執誼賈耽鄭珣高郢杜佑為相

范氏曰：賈耽鄭珣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  
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罷官市物。貶京兆尹李實。通州長史通判削民故也。  
君子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  
三年。所謂三年無改亦謂在焉。當改而可以未改  
者。耳。若官市。雖孰不改。得乎其罪之宜矣。○孔子  
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儀也。其不改父之政與。



父之臣是難能也。言已用之。其高宗之朝則可  
用之。若順宗之朝則不可。若李實之暴飲而以烏  
父之所任不敢改焉。是誦經而泥焉者也。經之本  
意豈以為小人之地哉。貴有以通之可也。

冊廣陵王淳為皇太子。胤卿珣瑜高郢相。以枉黃裳  
袁滋為相。帝不豫。八月授位于太子。徙居興慶宮。皇  
太子淳踐位。是謂肅武皇帝。懿德宗于崇陵。駁王任  
開州司馬。編城王叔文。渝州司馬。駁王任。帝授誼  
為開州戶部。除廢卿細為相。丙戌改元。元和。太上  
皇。廣宮杜佑行家宰事。建順宗于興慶宮。士

貞為相

王士貞非為相。時任度支。特以

劉以西川

叛高崇文平之

西川軍

劉以西川

范氏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  
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絕也。唐之藩鎮皆起  
於盜賊。其始也天子討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  
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  
不服。天下治亂豈不由君相哉。

誅王叔文于貶所。丁亥武元衡李吉甫為相。李錡以  
潤州叛。平之。戊子裴均為相。

胡氏曰裴均嘗論帝善批發論事此宰相所



難能均何以能尔親自志感其心之言則知均  
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己丑冊鄧王寧為皇太子王承宗以鎮叛

鎮州而叛

之為州自  
理真定

自甲子王武俊格命之後至是凡二十六年使朝

廷能鎮之以靜則承宗雖叛無能為也惜也憲宗

於此感於聽察舍彰義而討成德兩無所成殆哉

蔡州吳少誠卒弟少陽繼事唐寅用權德輿為相辛

卯罷李愬相用李吉甫李絳為相皇太子寧壬辰

冊遼王恆為皇太子魏博軍亂奏已振武軍

亂在武

甲子東都護府受  
册方使府將受

經世之已二千二百六十二

甲午唐章武皇帝九年蔡州吳少陽卒子元濟繼事

以洪西逆命乙未伐淮西盜殺宰相武元衡以裴度

為相

度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德宗禁錮宰相而

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

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弊於其臣

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

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六當疑之於既用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後來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後者也然而人君  
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  
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會兵伐王承宗于鎮潞青寺師道以嵩僧叛會兵伐

潞青潞青有可伐無丙申大伐淮西及鎮陽李逢吉王

涯為相黃洞洞在常州嚴州嚴州在處州宿州軍亂正月相

師師之又又置置世世相相之之也也丁酉崔群李廓相

宰相人臣之變位也士而無志於當時氣已有志

於當時者孰不願其至此庶幾可以行五之責乎

李鏞之出身而仕謂其無志於當時不可也既已

命之為相矣然而以疾辭也豈以憲宗為不足事

欽抑以崔群為不足友欽皆非也直自以為吐突

承璀之所引心竊恥之故雖貴為宰相而亦有所

不屑耳或曰趙衰之為原大夫也寺人勃鞞實主

張之未聞趙衰之必以疾辭也使鄙之為相也利

澤及人名聲著焉斯亦賢宰相矣雖由承璀而入

庸何傷乎曰衰誠賢也勃鞞之誘薦誠是也君子

不以為得者以文公之謀及寺人則非也今其事

不詳類此則憲宗之於崔公非相知之有素也承



雖之於廊獨能無德色乎曰或為兩牽或為  
兩鏡則不得以有為矣以是而力辭相位亦賢矣  
哉

裴度大伐淮西

是年李夷簡罷 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  
是己非人之心於逐虜邊最徐晦見之宜其自屈  
於裴度也

將李愬入蔡獲吳元漸以獻淮西平

愬之襲蔡猶之唐漢臣李德信之襲許耳然而成  
敗不同何也彼未至數十里上表申中以近猶貞

之則是機有不密而敗之以諒也變有丁逆而敗  
之以拘也將軍君命有所不受而動以通詔責  
之此之謂取寇自攻烏能制勝欵制勝者其惟出  
奇乎是故類欵襲蔡先遣掌書記鄭澥白於裴度  
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當是時上則倚信  
於裴度則推信於愬前無遠語之罪後無擅命之  
責其機密運而變者迥焉此其所以能制勝欵然  
後知澥澥之敗非二將之敗乃德家自敗之也可  
不戒哉

裴度復相戊戌鎮州王承宗請許師道順命李夷



簡堂用傅程異為相

異錡之相與李暉正相反李暉恥為相承瓘之所引異錡則惟惡交之不密結之不固必以厚賂服焉此可以見人之相遠遠矣使憲宗去異錡取李暉西既平騎侈生滋羨餘之進雖人主亦不能不汨於利也

已亥劉愷殺李師道以滿青十二州降

憲宗平滿青又平天下遂無事矣乎無事則誠無事矣雖然猶有後患其後患若何未可知也然而

異錡已相矣初說又以方士為刺史矣理之政者汨於邪心之勤者寔以怠崔群有憂之則曰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言亦至矣然而憲宗未必察也是則可嘆也

令狐楚為相浙及安南軍亂

亂自楚始

以方士柳泌

為台州刺史

泌

帝餌金石有疾

金石之性不與他藥等有以制之則其性堅且久可以益人之壽無以制之則其性燥且烈可以增人之疾夫餌藥將以已疾反以致疾則何貴乎藥哉不若不服之為愈也



庚子帝崩

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振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益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弑則何疑哉

皇太子恒踐位是謂文思皇帝

恒踐段文昌崔植為

相累皇弟鐔崖州司戶安南平楚憲宗子景陵鎮王承宗卒弟承元繼事平丑改元長慶崔元穎為相劉總集幽州以張弘靖代之洛州軍亂逐張弘靖立朱克融為留後

劉總之棄幽州非曰徒棄之也蓋嘗請命朝廷分為三道且豫擇三人以拱之弘靖其一也其一人則盧士攻也薛嵩之子平也若朱克融則亦使朝廷自擇授之其言若可用者正使其言不可用然豈可置幽州於度外若劉總之棄之乎又豈可置克融於度外有不若劉總之處之乎崔植杜元穎曾不之察卒以致亂是雖曰張弘靖以鴞突之然考其所自則植元穎正以疎而失之也

幽州軍亂殺田弘正立王庭湊為留後

幽州之亂既曰崔植殺之是鎮之亂則又以崔俊





所致乃極之再從元也一在推而致亂如此有  
愧於佑甫多矣推有愧於佑甫而推亦有愧於憲  
宗恪哉

瀘州軍亂幽州拔瀘州鎮軍圍深州幽州軍亂相州軍亂  
所謂瀘州乃朝廷以虔盧土政者也今則已為朱  
克融之所拔矣所謂幽州乃朝廷以虔牛元翼者  
也今則又為王庭湊之所圍矣亂者相挺而起能  
無相州之亂乎

壬寅冊景王湛為皇太子幽州朱克融陷滄州幽州  
會鎮州王庭湊攻深州王智興逐曹錕元稹裴度等

送吉

慶雖元臣宿望然立於積逢吉之間則亦何足以  
有為哉不若辭位之為愈矣

李亦逐李憲以汴州亂

原豈退之所逃歸盤谷者乎其言樹旗旗雖弓矢  
曲眉豐頰清聲便體是必指其素所嘗有者言之  
言其所素有則是由在而隱言其所本無則是由  
隱而任原必居一於此矣史謂其性奢侈或者以  
見逐之後而歸隱乎退之推之於命亦以微見其  
意也



鎮兵救饒陽及中野韓弘相  
州軍亂癸卯牛僧孺相

事固有出於偶然者而人之得失繫焉是殆其冥  
之中默有以爲之地乎不然則何其無意而相遭  
不期而適相會也韓弘之朱句細字非薦賢之蹠  
也而送錢不納僧孺有爲僧孺卒以是受穆宗之  
知而其爲相則初非逢吉之所引也然則是時也  
僧孺當進德裕當退因自有兩繫焉非人之所能  
爲也

甲辰帝崩太子湛踐位是謂昭慈皇帝賤侍御李紳

端州司馬

李紳之賤本乎王守澄之譖而紳以李逢吉之意也  
當其未見李紳之蹠則疑似之言固足以惑人之  
聽也及其既見李紳之蹠則疑似之言何足以惑  
人之聽哉然而端緒之行終不可回則是敬宗此  
舉正以奉承官宰相之意也

李逢吉牛僧孺爲相又以李程實易直爲相莖穆宗  
于光陵已改元寶慶韓弘牛僧孺免相丙午裴度  
復相丙命亂中人弑帝于飲所群臣誅賊立江王甲

是謂昭慈皇帝



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於所繫君欲不討賊君立不與謀二日之間臣若三易主而不開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以常處為相幽州軍亂殺其帥朱克融丁未改元太和取相李逢吉禁敬宗于莊陵戊申鎮州王庭湊逆命安南軍亂路隋為相

路隋在相位不具其所施設茅以其救考德裕而受貶則亦有足取者吾不謂李漢從學韓愈乃與王璠相比証德裕者極而後已焉向敬隋之

解紛則德裕其殆矣夫

已酉魏博軍亂殺節度使史討賊帝立何進滔為留後李宗閔為相南詔蠻陷成都庚戌吳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胡氏曰李深之常憲宗時罷相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歷魏敬為僕射至為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義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餼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之雜作已方張安坐



受辱害則無豫備之家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  
處經置變之多併也

溫造平之

胡氏曰李絳之柄皆楊叔元為之也溫造既能誅  
戮亂兵宜弁叔元殲之具以事聞雖得貶無恨矣  
盡殺新軍則有溫及縱舍叔元則為失刑無亦懼  
畏比司故耶是故為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可耳  
牛僧孺宋申錫為相卒於揚州軍亂

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人之莫  
能相治也故置兩相以止之知群臣之莫能相治

也故建為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  
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也德覆善而黜惡抑  
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晉恭而誅亂然後發號施  
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有功  
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其位授  
之是將率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  
在上愛為我國家之有方鎮豈可利其利賦而已  
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苟耳豈宰相佐天子  
御天下之道哉

貶宋申錫開州司馬內臣王子冬誣故也

胡氏曰宋中錫錄卷九主而可伯說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愚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脩擇其充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開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殺殆其間如馬存亮者亦可謂忍謹忠智之人矣然彼之謀豈不敗於訓注之為哉王璠懷姦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依孽者歟

癸丑李德裕王涯為相罷李宗閔相馬魯王永為皇太子甲寅幽州軍亂征李宗閔相乙丑鄭注李訓用

事貶李德裕泰州刺史

東理

或曰使德裕不貶則亦有甘露之變否乎曰德裕不貶且不款李訓居翰林其肯與李訓居政府哉李訓不得居政事府則甘露之變雖欲作而無由矣然則德裕之出處當時之治亂繫為人主之進退人才不慎可乎

罷李宗閔相貶為潮州司戶

潮州司戶

李宗閔何以貶其始進宗閔以敵德裕也德裕既長則宗閔亦與之俱退矣不遠則妨訓之進此其

所以用舍之遠而隆黜之驟歟

用李訓賈餗李固言舒元興為相出鄭注為鳳翔尹

鄭注與李訓相與為比周者也則何以出其計則曰內外合勢然後可以誅宦者其意則既誅宦者則歡因是以傾注也其始也訓則附注其終也訓則圖注訓真險狡之士歟

李訓誅宦氏不克走南山中尉仇士良屠宰相李訓

王涯賈餗舒元興及王播播行餘羅立言李孝

本韓約十餘家監軍張仲清屠鄭注于鳳翔李訓野

死鄭暉李石為相

皇太子有罪卒于少陽院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貴妃所譖將廢之

未果至是暴卒然則非有罪也正使有罪要亦成

若譖耳為父也而不能保其子為君也而不能保

其臣昧於女子小人之所可成其斯以為文宗矣

乎

已未崔鄭為相冊陳王成美為皇太子監國庚申帝

有疾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冊穎王湏為皇太子廢皇

太子成美復為陳王帝崩皇太子湏立是謂昭簡皇

帝湏太子



胡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疴固始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意謀慮計何由得其隙此固周名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終始大節備焉不然當疾病之時以力御殿引名宰執而命太子臨見群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竟必書其時其垂教之意深矣

楊嗣復行笄宰殺陳王成長安王溶于邸二中尉封國公崔暉陳暉夷行為相文宗于竟陵竟陵作魯楊

### 嗣復李珣相李德裕復相

上之立非宰相意故嗣復珣相繼而罷。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以弗克負荷為憂不敢以為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選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執事立少啓經筵負款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擇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僞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美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其不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志

氣楚邊有歲斷之才而苟量稱洩無涵容之度所以切未及成羊不克盡子弗克立其為殺落及成

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辛酉改元會昌用李紳為相紳為相<sub>紳為相</sub>貶相楊嗣復李<sub>紳為相</sub>玘為州司馬幽州軍亂壬戌李德裕專政癸亥劉稹以澤潞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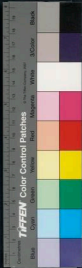
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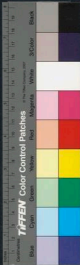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099af 224



皇極經世書說卷之十

經世之午二千二百六十三

甲子唐昭肅皇帝四年太原軍亂邢洺磁三州叛渾  
潞二州平

邢洺磁三州之叛乃叛渾潞而歸朝廷也渾潞既  
失三州則其根本已撥矣此二州之所以相維而  
平歟

杜琮崔鉉為相以相崔珙為州司馬乙丑罷崔鉉  
琮相李回崔元式亦肅為相用元式乃白崔仲之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年不在  
五年大除象教

胡氏曰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一教以一一獨見欲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其化之迹善華弊者不示其華之之方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萬物之道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為度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根本掃除餘風亦殄矣

丙寅帝餽金石有疾命光王怡為皇太叔帝崩太叔怡立是謂獻文皇帝用白敏中中商常琮為相恭武宗于端陵

胡氏曰疾生倉卒事難預處者君子猶讀其辨之不早也武宗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儻有遠慮豈不能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為換骨故違回希望一日忽為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成形能如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也同久蓋聞其言矣未見其



人也豈不可哉哉武宗江表志甚但不為士良所制又誰  
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勿亘念終始之必正名見宰  
相出額命焉而曹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  
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而高宗事碌  
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玘揚嗣復相去幾何君相  
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丁卯改元大中與相李德裕潮州司馬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德為唐賢相大中以  
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  
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

欲以功名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  
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殺害公  
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矣夫惟天吏可以伐黨德  
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又曰君  
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為矜  
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戊辰周墀馬植崔龜復為相

此年周墀馬植崔龜復為相

謂宰相無嫌可乎將忠廢忠立生殺子奪宰相實  
之也何謂無嫌謂宰相有權可乎爵賞廢置生殺



子奢宰相必以諾之。天子而後威福行。意宰相不得而專之也。何謂有權萬渙之告。則辨也。戒其愷下。戒其戾上。而其拘已不戒。其欺君其猶未得為盡善乎。李文饒之於白居易也。果何所不樂而遂不能與之並立於朝也。其間之曰文饒之於居易也。嘗以使者而臨之。而居易之意則曰以爵則子誠使者矣。以齒則我猶前輩也。果易為其管管於煩儀拘拘於苛禮。必欲以庭參而責之。於是則懷不樂之意者在居易不在文饒。夫文饒以吾所當得而責於人。亦既得之。宜無不樂者矣。其

居易之有不樂。何夫居易之心。果有所不樂。則其發諸言。說先諸言。議必有。所不容掩者。以居易之不樂。召文饒之不樂。此文饒所以舍居易而取敏中。敏中居易之從昆弟也。彼於我何有。而我則置忻怨於昆弟之間。無乃責其能自揣。則必將有以德我。敏殊不知居易之。則怨敏中。怨之矣。怨有不忘。則夫面焉而忻者。其偽也。心焉而怨者。其誠也。顧未有所措手。則拱高以聽。果可以措其手焉。不掩而排之者。幾希矣。豈獨文饒之身為可擠。可排而已哉。凡文饒之所好者。莫不并擠而



排之惟其所愿者則拔擢而起陞高若馬植之為相是已然植之為人確中至表不傲不敗其敗也以馮元贊則敏中之所舉大抵若人而已矣而文

鏡之於敏中顧以器識許之嗚呼亦過矣哉  
再貶李德裕崖州司戶崔鉉舉扶為相幽州軍亂庚午魏扶罷相令狐綯為相

石氏曰朋黨之患報矣天下奇才儒德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銷蕩大中之際位相朝者皆齷齪容悅如白敏中令狐綯雖為一時柱石然其施設可謂矣况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而不知唐

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公謹事督責耳不知觀化原履治勢鼓舞長育起人才於朋黨之餘是務小而不務大也

辛未魏謩為相壬申裴休為相癸酉鄭朗為相  
與之

嘗在甲戌丁丑魏謩出尹成都崔慎由蕭鄴為相

上之命相也初欲命鄭尔既而命慎由則疑鄭之為有黨也然則此兩人者既非外廷之所舉亦非內廷之所薦也直以己意擢之耳夫以己意擢人為相是白任以為有知人之明乎知人堯舜所難故必咨于四岳詢于衆謀曾不敢以己意專之也

今宣宗反是則亦何足以往知人之道乎

戊寅劉瓛夏侯救為相

劉瓛循名責實之言是矣慎由甄別流品之言亦未可非也蓋流品之不分則清濁混濁名實之不分則浮偽增長黜陟幽明名實著矣然可以為共工者必不佞為司徒可以若上下草木鳥獸者必不使之掌天地人神之三禮也是則流品之說亦豈可廢哉瓛慎由各主其一而不能通之俱非所以為得也

宣洪寇亂

宣洪寇亂

已不將中為相

中宣洪

仲之言曰徵律者多亂亦非難此亦論事者之常談耳宣帝易為選以為相哉宣是時宰相可畏有權帝已不樂於綯之所為矣而仲也偶有以中其意焉則於是而相之歎其有以分綯之權也綯在位日久其必有以已之愛憎任天下之去取至使上得以有權規之下得以招權累之人得以徵律者多而讓之如是而不敗亦云幸哉

冊鄒王溫為皇太子帝崩皇太子溫踐位是謂恭惠皇帝令孤綯行篆字

上春秋高矣而太子未建非令孤綯之責乎令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綱不以為憂而魏晉憂之憂而言而泣上之心亦必有兩感動矣綱也力贊其說務建國本而登使正人輔之豈非當時之急務乎奈何一倡而不和卒使異時王宗實得以收功於環泣之時則將焉用彼相為哉○帝未崩太子未立其立也實出於既崩之後是則王宗實之所為也 范氏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唐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莫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養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

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氏曰立嗣天下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據必公然後綢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為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歸長等意屬野王安知宗實不以養王有愛而立之耶不可不辨也○上之於兄弟也知所愛矣而其於母之正嫡則不若所生之富焉○胡氏曰古人重嫡妻之辨以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父之妾猶父之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

秋凡以私恩蒙其所生必加譴服示嫡妾之必不  
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恙遽奉  
侍兒比有宸極而又鑄削儀教親行欲違此豈人  
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殿黜之禮况  
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  
似之言正名宣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  
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繼獲罪於君子而  
不辭也

庚辰葬宣宗于真陵令孤綱出尹河中杜審權杜悰  
為相

杜悰之為相也能止宦官欲以立太子之事  
亦可謂善於處變者矣宣宗之時請立太子如魏  
暮如裴休者不蒙追諡功賞令鄭玉既以太子登  
至尊矣力欲以宦官之有李昌胤之無名矣宰  
相之名亦豈宜附列於宦官之奏哉此可見當時  
宦者之橫然非杜悰頌之有道論之有詞則亦安  
能不肆其毒歟

改元咸通宣洪寇亂辛巳相蕭邠出尹太原蔣仲舉  
相林邑蠻入寇林邑日林邑壬午徐州軍亂林邑  
蠻陷交趾及安南都護樊未揚叔曹確高瑛為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史謂攝叔之為人明於知音其論文王之操不  
有武聲當時如安溪之徒莫不服焉夫文王不當  
有武聲則但當有文聲乎其知文王也亦淺矣其  
伐密伐崇何往而非武功哉文王未嘗無武武王  
未嘗無文此聖人之所以為文武迭用也必知此  
而後可以言知音矣未嘗知理而遽窮知音之說  
宜其不知以霧縠而安心也何以致身於手牽車  
以有揚支价也何以為交於揚玄何以其同宗姓  
也而其以齒焚身不言可知矣使果能靖心而崇  
教以至是矣

臨安南甲申杜審推刺潤州蕭買為相  
管化其其下九十明乙酉徐為為相高駢平林邑  
復安南都護

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田秦以來未有  
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  
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伐皆知必死如往來  
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強其子悉  
陷安南圖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廢  
亂起於桂林之成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徐唐  
之兼宦者蓋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



亂而因以亡矣。雖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  
變。異常為之。實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  
而怠近。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損其本也。

丙

以夏侯致出尹成都路巖為相。丁亥。楊叔觀察漸  
玄价之於叔也。屢有請託而收之。於玄价也不能  
盡。於是為玄价之所出。至此而後。知李彌之為  
不可及矣。寧不為相。而不肯以屈其意於承理。不  
曰君子得乎。

丁亥。為相。戊子。湘潭戍軍亂。立龐勳為帥。歸陷徐宿

滄和濠五州。

地理 滄州 濠州 泗州 泗州

胡氏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  
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信。令恐欺詐而人攜也。  
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  
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  
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賦之  
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歛財之方。必  
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  
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

張揚。汝端州司馬。移驩州。期死。



楊叔何以敗以斯故也雖然世固有賄而不  
矣使其能盡吾所有致之玄价又安知怒之不可  
回而死之不可免乎

己丑蔣仲猷相劉瞻為相徐商出尹江陵命十八將  
伐徐以康成訓成端為軍帥徐危平

官軍未必真可保賊將未必皆可疑當蔡人未反  
之時蔡人亦官軍也及其既反則李佑為賊將矣  
當徐人未反之時徐人亦官軍也及其既反則張  
玄稔為賊將矣然李朝信佑不疑卒以平蔡承訓  
信玄稔不疑亦以平徐然則官軍既可為賊賊亦

何必不為官軍用哉有以得其心則無不獲其力  
也

晉復寇東西二川庾寅相曹確病免蕭保衡為相

保衡士矯相正使其賢亦不大黜官史王鐸為相辛卯

相路巖出尹成都

嚴與蕭保衡蓋營共謀劉瞻矣今而有隙非以其  
相軋則相爭相爭則營表相傾乎此可以見小人之  
情狀矣

壬辰劉勣出刺幽州于琮出刺襄州

劉勣以甲午反勣能為之則是勣未嘗出也于琮



之由則又以保衡之請也保衡之不肖如此而懿宗以佳婿待之不亦謬乎

趙隱為相大行黜陟命沙陀李國昌移鎮雲中國昌

以大同阻命

大同阻命在武州三百里

國昌前自大同移振武今又使之移大同遂稱疾不赴則是必振武阻命非以大同阻命

癸巳征李國昌蒲俊為相冊普王儼為皇太子帝保衡行家宰帝崩皇太子儼踐位是謂恭定皇帝兩軍中尉居中用事出家宰帝保衡仍賜死復前貶官吏所復官吏不止一人而其賢者莫劉瞻若也而卒

為劉瞻之所為常路常也常路也而劉瞻

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是魚胡恩之量欽劉瞻

然又飲其酒與立乎巖壙之下斃于淫淫之關者

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經世之末二千二百六十四

甲午唐恭定皇帝元年懿宗于簡成崔彥昭鄭畋

盧攜為相

劉瞻之貶也鄭畋草制其辭曰安數畝之房仍非



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曰侍郎乃表  
劉相坐是貶梧州刺史今而為相廷亦與瞻俱後

者故

收元克符命寇兩川乙未浙西及曹濮寇亂王鐸復

相

浙西治

范氏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賊  
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  
惟賦斂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益之  
盜使民無衣食之資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丙申蕭傲病免浙西總平曹濮王仙芝陷江淮南北

十五州

淮南

至江南乞符節于朝不聽李蔚為相

一戰而勝遂以為大盜已死者此則宋威之罪也

一則賊平可質長朝廷之玩心二則賊逸不追長

為殺之亂心三則兵罷復征激士庶之怨心玩則

養禍而不自知怨則生患而不可測此亂之所以

既弭而復張也然則沂州之勝豈所以為國家之

福歟

丁酉寇句寇黃巢陷沂鄆

兗州

南會王仙芝將尚

讓于茶之查牙山破隨及江陵

崔元清獻望過人張自勉說惟良將李潒嚴而有

勇計以安濟為都統孫為忠討自剋副焉此鄭賊之策也然而主宋廣及曹元裕者則又他有其人焉盧攜王鐸是也議論二三而空賊昌熾是宋之罪哉誤國者不得不任其責也

沙陀李國昌寇朔方在朔方戊戌江陵寇平黃巢據淮南淮南及江南廣南

胡氏曰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賊必可平矣然雖養有趙高而後關東兵起漢有中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其策破賊而天下致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秦何武唐亦必亡

而已矣

李國昌陷奇嵐

守嵐軍在唐州之北

昭義軍亂鄭從

諱為相李蔚出守東都已亥黃巢據嶺表乞符節于朝不聽羅盧攜鄭畋相以崔沆豆盧瑑為相

携復相

豈能大有為哉憲宗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三賊使僖宗亦曰吾用畋一人足破二賊則攜可罷畋可留瑑與沆不用可也

庚子元廣明顯從譚出尹大原沙陀軍敗北



觀行高之梗河東亦可謂知人且知兵者然其在朝廷則不能有為豈亦以同列之中無同志者夫是以致有為而莫可效

黃巢軍北逾五嶺破湖湘及淮揚州高駢拒之不利萊之據順承也高駢為鎮海節度使請以一軍守郴州之險并以一軍守循湖二州之險然後自將萬人逾虔嶺趨廣州聚黃巢軍必奔矣仍乞朝廷赦王鐸以兵三萬守將梧桂永之險果如是巢易從而遁武胡氏曰高駢所建及萊也而朝廷不從則亦豈沉巨鹿象於制勝之道身為宰相而不

知兵輕用人固以致傾危安得與駢並於此司執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和朝廷不足深畏其精神亦自銷煥不復能求矣

發徐克許軍赴潞水

潞水出潞州中

潞州中以捍東都潞水

軍潰

徐之兵過許而操許之兵勦徐以冀大然後薛能逐焉既為所逐且為所殺則及授之節鉞曾不足為其身也何足以保民乎夫其視諸葛孔明之所為也無一二彷彿而顧以當時諸葛成何事謙之



寧不知五丈原之師其陣堂堂其旗正正其謀得而逐之且誰得而殺之乎。激水之潰雖非薛公致之然負乘則盜之招也慢藏則盜之誨也官軍本以禦盜顧亦散而為盜使死者而有知能且含愧於地下矣雖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激水之潰雖已堂積泗水之拒猶堪措手夫何告急者如雷稱疾者若瞽是一能歿死一能復生盧攜之謂也我有東都而攜則秦之賊無東都而攜則予之嗚呼誰之欲歟

不陷東都西攻陝鏡潼關失守羅虛續相

盧攜之所倚者高駘耳高駘之所倚者張璠耳張璠死高駘疾走是以熾不求諸已而求諸人其志固如此乎

王徽

徽為相

徽字黃果

隨長安稱帝國曰齊元曰

金統

徽字黃果

徽字黃果

徽字黃果

徽字黃果

徽字黃果

徽字黃果

徽字黃果

以飢卒敵累軍之飽齊克讓是也而後閣下之衆潰矣以弱卒敵累軍之強張承範是也而後閣上之衆潰矣凡此豈必盧攜之過欤田令孜弄權於內則於庭雖有人焉亦必無能為也。徽激相而排。為令孜之責免矣攜。有所不免仰藥而死

曰曰元積虛構初年泰至其意氣豈不壯哉終  
自免於此司義理不隱私歎為主其意謂媚憲可  
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  
窮則散虛構之事亦可益矣而交結匪人馳於爵  
祿者猶不知戒也

出南山

劉巨容不肯窮也則是高度之叛也高駢不能出  
戰則是都統之叛也盧攜不免稱疾則是宰相之  
叛也然則徐許之兵叛於外而東都為之不守徐  
則鳳翔博野之兵叛於內而西都為之不守與天

下之人皆叛矣乘與雖欲不出得乎今日不過  
交道之險則不蝕為人孰得而知其陽之衰也今  
夫君不遭大寇之難則不敗為人孰得而知其德  
之衰也惟夫一遇大寇則叛者四出然後知其平  
日之所以固人心者淺矣嗚呼可不懼哉

辛丑帝移軍興元蕭遘為相鄭畋為都統

畋之未為都統也斬粟使其既為都統也破粟兵  
其視高駢王鐸之所為則有間矣惜也謬於知人  
固亦不能無昌言之敗也

楊復元為監軍





始天復先之所監監志武心已忠武節度使周友  
本薛能所遣以戍激水者也能之死激之潰賊之  
熾炭之由也既已臣賊矣而復光於杯酒之間能  
使改圖不亦善乎由是而命為都監則其於行營  
之士固亦無忝焉耳矣

羽書飛天下

賊自東都入西都其地廣矣羽書飛天下何所至  
乎南有江淮北有河汾西有沂隴無不可告也天  
下本唐之天下而盜得踈踐其間其猶木之有蠹  
乎木之有蠹心已朽矣而枝葉如故也能去其蠹

則木之生意猶可以復是故不可不亟起而圖之  
也

沙陀順命請勤王

當其逆命利之所蔽也及其順命義之所激也利  
而撓之以害則不無河東之牽制義而將之以勇  
則遂有涓南之克捷君子曰立功易能也改過之  
難亦過其時然也

黃巢攻鳳翔帝移幸成都改元中和以常昭度為相

河中王重華華軍屯沙苑涇州唐弘夫軍屯渭北

易定王處存軍屯渭橋節延平跋思恭軍屯武功



王徽 鳳翔鄭敗軍之益屋宗寧朱攻軍屯興平荆  
乘王鐸軍至自行在

王徽都督潯州

唐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固已走矣使  
程宗楚追之王處存又追之重榮起而當其前弘  
夫繼而囑其後且請拓跋思恭盡銳赴之巢必可  
滅矣不急於逐寇而急於入長安是以俘掠為意  
寔賊無異者也賊知其然然後還軍棗之弘夫宗  
楚不免於死而處存亦以敗退可勝惜哉。自唐  
弘夫程宗楚既死之後則鄭畋去蓋屋而歸鳳翔

矣為鄭畋者宜若諸葛武侯然若欲勞甄壯烈引  
赴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則天下必曰長安之賊司  
馬之過也副都統之失也於都統乎何尤誠若是  
則李昌言雖欲為周岌之事不可得矣然後合諸  
道之兵或屯京兆或屯渭南若與平若寇感無不  
可仗者焉則偁卒之功豈俟王鐸而後能乎

壬寅帝在成都黃巢保長安其將朱溫以同州降錫  
名全忠泐陀李克用自代北至軍屯梁田  
帝在成都將合攻大破巢軍于渭南巢走關遂收  
京城



渭河之戰一日三捷克用之力也而諸將亦皆有勞焉雖有棟梁不廢搢搢之用也

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朱全忠為宣武軍節度使

兼軍東走關陳蔡秦州秦宗權以城降賊合眾兵攻

陳州以春磨國墜首日陳刺史守不陷春磨二若以

生難時其不幸也甲辰帝在咸都以鄭昌圖為相

其難時其不幸也汴州宋全忠及關東諸侯領帥兵

會河東李克用兵大敗眾身于大康大康唐之及西

華在舊唐也又北破之于中牟中牟唐之又東滅之

于宛旬巢寇平

不有以敗之則無以破之不有以破之則無以滅

之用兵至此可謂不遺餘力矣然而祿山可滅思

明則未滅也黃巢可滅宗權則未滅也迨夫思明

既滅而河朔之風俗迥異於關東宋權既滅而關

東之風俗不殊於河朔唐之氣跡蓋自黃巢不滅矣

何則王命不行於河朔其猶半身不遂之證乎王

命不行於關東則四體俱廢矣雖有元首元然於

其上而其氣不足以攝百體其脉不足以潤五臟

亦危矣矣  
思巢李克用于汴之上元驛元驛在汴之尉氏不克



二帥交惡朝廷封李楚而罷西郡王以和解之  
胡氏曰克用全忠與忌也然親救其危顧全忠雖  
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圖請入城特欲示殺動仲訓  
惘耳而克用不諱於濫殺全忠禍賊之心而名其  
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為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  
與全忠引咎惜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着已失  
力軋轍者卒於至死志不克伸惜哉范氏曰天子  
所以制御天下者莫善於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  
當其所物各當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  
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唐

而越前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專上之心也辨其  
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鏡而天  
下莫敢不從矣傳宗則不審知其真者而不恤其  
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  
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計是以後藩鎮擅相  
攻伐不復高命以天子不臣也嘗曰有罪無罪  
予若敢有越敬志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  
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乙巳帝至白成都改元光啓奏未推保逆陳蔡蔡  
鎔專兵鎮陽李昌符抗六鳳翔王重榮擅兵



蒲映不和諸將矣擁兵孟洛以孟方立控兵  
飛鴻李克用阻兵并代并代朱全忠潰兵汁  
滑時溥弄兵徐泗泗朱瑾窮兵齊鄆王敬武握兵  
淄青高駘玩兵淮南劉漢宗恃紅浙東浙東王嚴  
存結兵虜夏李可舉堅兵幽薊幽薊  
宗權保道則其罪與賊輩等矣自朝廷言之則當  
命一都統掌諸鎮而討之宗權雖強豈能過於賊  
巢乎賊巢猶滅則宗權之賊不難也特所以為節  
統者必諸鎮之素所推服而可時溥何人豈叛  
支詳者也則與宗權無異矣以服諸鎮之心乎

諸鎮之素所不服而曰可以率諸鎮討宗權  
之有也然則何如舍克用不用而用時溥此豈  
之失也前乎此李德裕嘗以一制號令諸鎮而諸  
鎮無不服矣後乎此秦繼翰嘗以一制號令諸鎮  
而諸鎮亦無不服矣今以時溥為都統而諸鎮不  
從此無他所用不得其人而所行不得其道宜乎  
彼則專兵而此則抗兵也彼則結兵而此則堅兵  
也擅兵者無罪而擁兵者無禁也玩兵者不憚而  
恃兵者不憚也擁兵以自衛非必衛京師也握兵  
以自防非必防邊圉也彼曷為而控兵不知兵之



心之器也。性易為而窮兵不知兵之為危事。燕後有流兵者矣。然後有阻兵者矣。而所命以為都統者方弄兵也。嗚呼。豈足以稱宗權而去之哉。

中辭田令孜取河中王重榮。解州蓋池不克引。州寧。河。中。重榮會太原師攻令孜。京師軍亂。加將朱。武。攻。歸。那。引。神。策。軍。大。掠。都。市。令。孜。以。帝。幸。鳳。翔。

令孜不去則天下之兵不息。藉自歸。猶特不免。用恣橫以挑之乎。其曰惟千戈省厥躬。必在我者。無過而後可以責人。若過也。乘輿再出其誰之。以人。過。我。則。曰。開。寺。之。過。也。

封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師郡王

謂全忠有功而王之。欵則不若克用之為多矣。其曰者克用之封王。猶有說也。何也將以慰其心也。今者全忠之封王。豈有說乎。其意若曰。有以慰克用。則不可無以慰全忠也。云爾。嗟夫。亦過矣哉。

錢瑛始受封為杭州刺史。故瑛丙午帝在鳳翔河中。

田重榮條罪攻田令孜。令孜以帝移幸興元。相蕭道。

裝激鄭昌圖名。邠軍迎帝。還都。朱改遣帝不及。至。遵。逢。

致以帝軍過散關。故道朱改遣帝不及。至。遵。逢。

名獲。子襄。王煜。故道朱改遣帝不及。至。遵。逢。



君法合朱攻軍破棧以詭帝歸路帝坐興元石君涉  
秦城走朱攻軍

天子所至諸侯迎而奉焉禮也石君涉人臣也臣  
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過其子子不敢拒之而不  
納君過其臣臣敢拒之而不納我獨險要則乘輿  
無所於進矣燒郵驛則乘輿無所於止矣至於破  
棧以絕道非必曰詭帝之不歸其首豈帝之不去  
耳然此皆朱攻之意也君涉向畏於攻而必奉承  
其意我謂曰奉承攻意實若奉承令致然而令致  
之所從則乘輿也非人臣之所得拒也卒之帝至

興元君涉無所於歸則於是走攻軍以自託焉嗟  
夫乘輿之出豈不自我則帝之禮也拒之罪也不  
禮之由而罪焉是即甚矣斯人之不智也

帝以孔端仁讓能為相出田令孜為劍南節度使幸  
鉅鉅鉅楊守亮楊守宗敗朱攻軍于鳳翔朱攻逼蕭  
道立董王煜幸鳳翔攻稱大丞相卒百官還京奉煜  
稱帝改元建貞

明皇之出陳玄禮將兵而高力士無與焉是力士  
雖有將軍之名而無將軍之實也德宗之出費文  
場崔仙鶴與兵可將而後薄城之至眾心賴焉若

示之出則十軍十二衛皆拘於令致之手矣欲  
動輒動欲行輒行宰相烏得而禁之哉宰相不  
制則名未敢以迎帝迎帝是也追帝非也追而不  
免於迫則愈非也無已則有一焉致液荆棘造  
行在如孔繡杜讓能之所為猶為不失其正也令  
致非為劍南節度乃為劍南監軍亦非帝出之也  
自知不為天下所容故不得已而出耳蕭選不與  
廢立不撰冊文非致之所能過也但雖不為煜之  
相亦且為其太子太保豈得為無罪乎

蕭選遣和以壽昌圖表激為相宣諭四方加諸鎮官

重榮殺王煜以獻  
王行瑜于鳳翔行瑜退攻興元統備以邪軍進  
殺朱玫大掠京城激鄭昌圖以棄王煜奔河中王

煜既死則昌圖激誅而進亦不得免焉胡氏曰蕭  
選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  
孜之奏有不撰偽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  
身相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為餘人力爭而不  
為選區別惜哉以賜考之選之死田令孜皆時序  
之惡也蕭本鳳翔軍統令我月及

時受其盛狀之  
不惟故狀





蔡將孫儒陷鄭及許洛懷孟，叱魏彙將諸葛奕據河

陽。

英死矣其子李罕之據澤州，張宗爽據懷州，秦宗

權稱帝陳蔡。

○前曰保嬰陳蔡

此曰稱帝陳蔡，秦宗權之惡極矣。諸葛奕而下僅足  
以自守，豈能開罪宗權哉？常是時使克用不與全  
忠構惡，則投袂而起，宗權不足平矣。惜也。二帥既  
不相協，而異日之事及使全忠事之，是則宗權之  
不討適以為全忠之資歟。

王潮據福州。

是年福州有陳晟在約潮，非能據之也。攻夏意。

蔡之甫得泉州而已，其得福州在景福二年。

丁未帝自興元移軍鳳翔，以張濬為相。楊州軍亂，牙  
將軍師鐸因帥高駢召秦宗權之宣州，觀察秦彦為  
揚州節度使。

駢自移鎮揚州之後，賊起不知賊城，不聞廣土眾  
民，則自割自據。高官大爵則隨付隨受，其為國家  
之蠹巨矣。而又寵信姦邪，委任凶逆，其被幽囚不  
亦宜乎。

蔡兵攻汴，充鄆之師，敗蔡軍于邊考。

賊巢以滅而宗權與宗權稍衰，而全忠熾祥，為威



鳳之不睹而惟鳴鶴之是聞光風霽月之不逢而惟啞靈之是過考論其故則自龐勛而起嗟夫誰生厲階豈非宰相之過歟

蔡將孫儒棄鄭及許洛懷孟陝說張宗奭取洛陽李罕之取河陽同附于金忠張宗奭賜名全義

是時張季皆附河東及全義之取河陽則罕之求救于朱而後其黨分矣然則刻臂而盟者亦足恃以為金石之固歟

京師楊守立李昌符爭道戰于通衢昌符敗走隴州爭道事小燒營事小稱兵罪大此昌符

之所以不免於討也

河中軍亂常行儒殺其帥王重榮其弟重盈為留後

或問寬嚴孰勝曰用之於行兵則嚴勝用之於息兵則寬勝王重榮徒知有嚴而不知有寬則無以相濟其術窮矣能無行儒之及乎

揚行密與蔡將孫儒爭揚州行密援揚州秦彥舉師鐸奔孫儒于高郵高郵在揚州東南復攻行密行密求救于

汴軍援行密于淮口汴口在淮水入海處行密求救于汴軍援行密于淮口汴口在淮水入海處行密求救于汴軍援行密于淮口汴口在淮水入海處



處不  
止  
論  
詩

高駢有罪而無功秦彥殺之未必果非也揚行密  
為之縞素為之大臨於義得乎曰行密之所以起  
兵正以赴高氏之難也高氏既為秦彥所殺則安  
得不為之舉軍縞素向城大臨乎蓋高駢之罪自  
朝廷責而戮之然後誅為則行密不得假以為資  
矣若夫秦彥殺之則出於軍師之謀也師師以  
臣弑君秦彥與之為黨則行密之於彥師師正猶  
水火必每事相反而後可也彼自殺之此自哭之  
他日之入揚州也守者不聞而潰豈非先有以感

其心乎

東川顧彥朗

東川即梓州

壁州王建

壁州即梓州

攻成都

養士愛民宜以告天子者也宰相不以告天子而  
秦毋諫乃以告王建仗義行師宜以告方伯者也  
幕僚不以告方伯而張慶裕乃以告王建唐祚將  
終不宜以告茲雄者也而周庠知之亦以為王建  
告由此觀之天子不好士則士必散而之方伯矣  
方伯不好士則士必散而之州將矣然後王建以  
州將而起終足以掩有方面豈非士失所養散漫  
四出各款納交於茲雄之效歟



戊申帝至鳳翔改元文德觀軍容使揚復恭專命李  
錄為相相之冊書王傑為皇太弟帝崩皇太弟傑  
踐位是謂景文皇帝常昭度行篡宰魏州軍亂殺樂

彥貞貞

子弟之不才辭有不敗人之家者矣然為人父兄  
者防之於微杜之於漸不使至於極弊大壞則失  
之於初未必不得之於繁也昔者王鐸之過魏州  
彥禎之子從訓貪其侍妾之成列服御之鮮華則  
於是乎履鐸而取其妾當是時為彥禎者苟能以  
大義裁之則必執而歸之司敗無使失刑上也如

其不仁則宜鞭之於庭撻之於市使知不義之不  
可以為亦其次也乃殊不問則足以長其惡而已  
矣由是而聚亡命為親兵使牙兵不安而猶不知  
廢也乃使從訓為刺史於相州金帛於魏幣以

小校羅宗弁為留後宗弁張全義拔河陽李罕之

走澤州蔡將孫儒拔揚州揚行密走宣城朱全忠攻

徐州蔡將趙誼以荊襄降于汴汴全忠敗蔡

人于龍阪龍阪蔡將申蒙執蔡宗推降于汴

蔡將申蒙執蔡宗推降于汴



義之執宗權也折其足將權送承陽已而廢為別  
將郭璠所殺乃以宗權歸于汴云

淮西朱全忠黃頌蔡州節度使

朱全忠為頌所可也

頌以朱王建大寇劍南帝昭度出尹成都

昭度為頌所可也

昭度之出尹成都此王建之所請也建意若曰不  
倚天子之重則眾可合也而不能保其必不離心  
則可又不合則不可以久合則可大不合則不可  
以大此其所以罪狀陳敬瑄請命朝廷實得重臣  
為帥而已則佐之也而上意亦以為不因其所請  
而使之則跋扈猖獗亦且無以制之矣下之計出

於假威上之計出於觀變然威誠可假而變有不  
足觀者矣昭度之此行也榮不滿首而辱溢於國  
吁可嘆哉

蔡僖宗于靖陵已酉改元就紀以劉崇望為相封朱  
全忠東平王王建隨成都稱留後太原李克用攻邢  
洺

以方鎮而始方鎮此蔡汴之所為耳而太原亦然  
然則克用其未得為賢乎曰克用較之諸鎮所謂  
彼善於此則有之也然而且必皆合於義哉苟可  
以塞斯壑之矣有王者作其孰免於此矣乎



抗州錢鏐長官收復劉浩

劉浩之所在平定州之州工

邢入于太原李克用攻雲州

雲州之州工庚戌改元大順孟選以

雲州赫連鐔會洋兵攻太原李克用

既已得邢州矣而

辭州是克用之阿為有以乘衆人之口也

乃以口體之故詭而答之使愾憤而卒則是自戕

其羽翼不足以絕雲氣有變矣夫克恭之驕險

其不如克脩必有其素然而有不知也使領留後

卒殺其身并喪其地使克用整廢事之際而每每

如此其究何而不敗乎

克用將安建

安建當作以邢洛磁三州降于全忠宰

相張藩帥京兆孫揆華州韓建出陰地閉

陰地之潞州

會汴將葛從周兵入潞州

汴將葛從周太原兵攻潞

州幽雲兵攻鴈門太原將直君立

入潞州克用

敗幽雲兵于鴈門將李存信又敗張藩韓建兵于陰



地遂收緝緝結結朝廷復克用官與張潛連州

刺史

杜遠

藩鎮之互相吞噬孰為甚乎蓋莫甚於朱金忠矣  
既侵奪又侵徐其勢駸駸未遽已也使張潛而欲  
比謝安則宜鎮之以靜使張潛而欲比裴度則宜  
斷以決鎮以靜則宜命諸鎮各保境土無為相侵  
也斷之以決則豈料伐晉不若伐汴晉功多而罪  
寡汴多罪而寡功功罪之不分是非之不辨則其  
胸中之權度豈有不足以整事者矣一則曰謝安  
二則曰裴度其自揆且不足何以授人乎揆之不

得其宜制之不得其便戰敗而歸坐受貶黜君子  
以為張潛之生不若孫揆之死矣

崔昭

元

元

存孝一戰而取昭義再戰而收晉絳其功亦偉

矣克用偏於愛存信謬於賞居立安能使其無介  
然乎已之於朝廷也獨不以其功罪之不分乎夫  
功罪之不分則已之心有不服焉人之心何遠於  
已以已度人亦若是而已矣使平其心定其氣不  
以愛憎喜愠亂制焉則名城不蕪健將不殞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武

辛亥命申尉錫復恭致政復恭不受命陳兵于昌北

里命天威軍使李順討之不利兩軍中尉劉崇宣

西門重慶在臨邛殺天威軍使李順節于錄臺門順

節兵散大振其大節不復恭奔興元

其見投口在後解可以一事為一事也節廷昌為

相太原李克用攻邢州貴板已也

古人有言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存孝之於克用

雖非親父子也然既名為父子則必有父子之責

焉子之於父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雖便於東也

命則往西不敢不從也雖便於北也命則在南不

敢不從也雖便於西也而命則在邢獨得而不從

哉其不從也必有由矣以功大而賞微是不失人

子之所為無過分之事也事親若曾子無過分之

事孟子曰可也事君若周公無過分之事程子曰

可也使存孝而知此義必不敢挾功以要父懷利

以從雖矣惜哉

宣武朱全忠攻魏州責不助討也

魏州自由承嗣以來乍叛乍服服則不煩於討叛

則雖討不服豈謂今日羅弘信乃屈於沐其屈於





亦何以責之哉孔繇彙清以名假汴而不知汴之不可假也豈非謀國之過易

鎮州接邢州克用攻鎮州幽兵援鎮州

鎮之於邢也援之則為釋父而助子不援則為釋君而助臣然則援之為是乎胡氏謂昭宗之於行孝猶當却其衣因其後下詔訓勵不可以子而叛父也鎮州之援也獨可受其使從其請相與結納燕之以叛父乎子可叛父其臣亦不可叛君也而可乎





X-12-1023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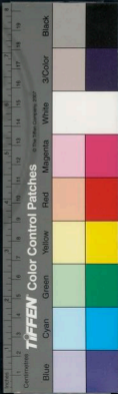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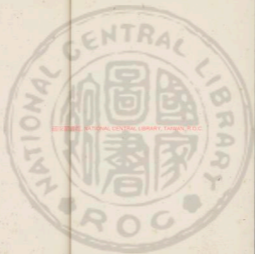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O. 0





201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兵攻宿州

鎮丘攻定州

水救於太

平

楊行密滅孫儒據有荊州封行密為淮南王

有淮南之地

行密之於揚州既得而復之既失而復得然則有

數歎得失也窮達命也有理為君子不諉於數

有性焉君子不託於命秦畢孫楊赤地千里其為

殺人多矣使伯夷伊尹而當此其必有所不為者

乎

壬子改元景福鳳翔子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王建

同州王行約

同州秦州李茂莊

秦州兵臨興元殺楊



守亮及揚撲恭恭之後左軍中尉西  
門君遂殺天威半使賈德歲于京師部下奔鳳翔太  
原李克用會焉定兵敗鎮兵于堯山堯山在慶州山  
當是時有窺虜之意者全忠是也上則朝廷之不  
察下則方鎮之不知而傾於河東有疑焉虜定河  
東之黨也亦宜非幽鎮之隣戎為幽鎮之計者  
內固其國外睦其隣矣侯時安知其不可以為  
圖討賊且觀焉於汴其機已可見矣昏亡而齒不  
寒也方且以輔車而相攻悲夫

王鳳翔李茂貞舉兵犯關敗單王兵于盤屋帝誅

中軍西門君遂李周儻儻相杜讓能破兵不止  
夫虜也之時必有亨屯之道舉天下之經綸寄之  
君子此亨屯之道也不幸小人間之以小貞則吉  
大貞則凶何謂小貞吉以山藪之童而歲其疾以  
瑾瑜之器而匪敗瑕其為貞雖小而不害也為吉  
也若乃舉山藪而焚之指瑾瑜而剖為疾可除瑕  
可去然而山藪無生意瑾瑜非故質哉大貞而不  
可得也反以致凶為唐昭宗之時屯亦甚矣故討  
茂貞豈不有意於大貞乎然而單王敗焉讓能敗  
焉然則屯之難卒不可亨乎舉天下之經綸寄之



君子則也有時而必乎矣惜也昭宗有所不知

進茂貞中書令封秦王以王行瑜為尚文王博為相

茂貞之相在茂貞與李茂貞爭東川出軍亂逐其

帥李匡威于鎮以其弟匡壽為留後匡威之子

匡威之子朝廷命之以都統夫豈位卑而祿薄哉然而不能

有為也則時溥之為人徒足以為盜賊而已矣不

足以制盜賊也其為汴之所賊不亦宜乎

李克用敗鎮州王鐸于中山山前山後鎔乞盟遂許盟

而遷甲寅改元乾寧崔胤為相王棣出鎮湖南湖南

十五州以抗

王室汴兵敗充鄆之師

古人有言一飯之恩不可以不報也矧有能救已

於危亡之秋者乎方全忠之困於宗權也使不有

充鄆救之則汴且為祭之矣矣賴其救也而後存

則雖亡不可悔也夫既以兄弟處之非骨肉而猶

骨肉矣曾未幾何則有曹州之釁焉積而至於今

日凡八年矣然而不釋者以充鄆為之灾也使充

鄆而還以遺我則汴亦豈非灾之兆乎見所可欲

而相好之心亂焉若全忠者真所謂刑戮之民歟



朱瑄朱瑒求救於太原附則不暇燃以湖故也李  
克用救邢州獲李存孝救雲州獲赫連鐸鐸生漢  
後幽州獲李匡冀用幽人請匡冀討劉仁恭為留  
後

人固未易知知人固未易存孝登子也猶有時  
而叛劉仁恭猶勇也能保其身而不叛李愬也千  
里之地踰年之戰窮兵之力而後得之輕付匪人  
不旋踵而失焉使其注意親賢嚴加選授則其得  
失之効豈不相懸也哉

河中王重盈卒太原李克用請以王珂襲重盈

劉子朝御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建請以王  
承襲重盈封于朝朝之先克用懷州王玫絳州王  
勣以良攻王珂于河中王行瑜至茂貞兵入長安行  
勣不才為將軍相常臨慶及李襲各以兵二千留京師  
而去李克用渡河稱討同州王行實襲都善京師  
亦劫使與行實也行實乃有命於京師為左軍  
也與西軍中尉賜金珍賜金珍等皆西軍帝以  
李筠李妻實實及兵出次南山次南山都人舉從  
命廷王成丕丹王允從李克用西討封淮南揚行客  
弘農王亦從西討加行客皆大傳河中官門下平





尹

廷也 當日 廷也 廷也

克用之兵仗義而起劫賊則岐裂數華則華並控  
之所向無不如意此亦非有他故以義養氣者其  
氣浩然拔其不義者剪之而色沮當之而力屈曾  
何足以抗之于帝也不及其鋒而用之遂使表甲  
而歸則岐華益無所懼矣使克用於往年而擄展  
其志則安有今年之事乎

陸蒙王搏崔徽孫信為相魏州羅弘信敗太原之師

于莘以經季克用兗鄆之捷克用攻魏下十城

莘之敗有三夫為賊道於魏而驕好之不救也入

魏之變而武服之不嚴也將以制人而不免為人  
之所制則其為備也必有所不周矣夫備之不周  
眾之不戢存信之罪也若夫壞地之相接而曾不  
與為好為則夫以大事小者必無樂天之實也此  
其失獨不在於克用乎

湖南軍亂立馬穀為酋後

張浩之若馬穀豈不善於人則惟已已則惟彼可  
謂善於處輿廢矣夫人於輿廢之際解不有僥倖  
之心焉所謂僥倖云者雖不可得而猶求之也若  
信則既已得之矣而猶不居也豈不可以為知命

者之訓乎

錢鏐平浙東獲董昌授鏐中書令相王搏觀鏐臨東

陸床出刺陝州德宗丁巳帝在華州孫德舉相鄭

為相察之德宗元年

唐自李德裕而後雖令孤絢不得為得為賢相况

其他乎不與宦官為腹心則與藩鎮為耳目聞其

名則曰平逆者也聞其實則軍謀國計一無所與

焉就其中能自以為不免於人之所笑者其惟鄭

祭乎若他人則笑之而不知矣為守可勝嘆哉

冊德王裕為皇太子封魏建為白黎王在牛之封昌

李筠以散衛兵罷入王兵相殺之

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是豕草木無札瘥大關之意

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乎古之明

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敬子不敢用小人不

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亦亦之若此也唐室至此

豈非宗祖詒謀之未善歟

賈相朱朴殺帝侍衛馬道殷等嚴吉帝封兩浙錢鏐

吳王俚殺難王室封王德宗元年將龐師古救鄂州

朱瑄野死許將葛從周投克州朱瑾奔淮南克鄆為日



潯齊棟所審徐宿陳恭許鄒清蓋入于汴全忠以八  
郡兵攻淮南朱瑾淮南兵敗汴兵于清口汴口在清口  
軒獲將龐師古又敗汴兵于泚河泚河在泚河走葛  
從周楊行密遂據有江淮幽州劉仁恭敗李克用于  
安塞安塞在木州

上源驛以醉失禮職喪其身木瓜澗以醉失言幾  
數乃事酒之為禍一至於此古之人必剛制焉有  
奴也夫

魏王蘭亦第宅知繼事戊午帝在華州以崔遠為  
相拜同內為皇后帝還長安改元光化以華州為興

德府韓建進封潁州王汴將葛從周授李克用之

洛磯氏叔瓌拔趙匡凝之隨唐隨唐在隨州

州李罕之授李克用之上黨歸于汴

李罕之自失河陽以來至是十有一年矣齒之壯  
者益以老而德則無能改於其舊為乘間竊發據

潞而取之此真所以為寇盜之智歟

幽州劉守文拔汴之滄州魏博羅弘信太子紹威稱

留後已未復陸叡相蔡軍以崔珙奔淮南幽兵寇趙

魏魏在魏州魏引汴兵破之汴將氏叔瓌攻太原不

利陝州軍亂牙將殺其帥王珙立李璠為留後又殺





之降于汴

當是時天子不能為則其命寄於藩將藩將不能為則其命寄於牙將王珙之在陝州也不聞其有所為矣乃特以猜忍為常猜則多疑忍則好殺雖妻子且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宜其身之不免而禍之相繼也

青州王師範將牛從毅以海州入于淮南庚申相崔胤誣殺宰相王搏搆密使宋道弼景務愐

王搏大體之言姑歎息事而已非款生事也而崔胤殺之讒說行為胡氏曰昭宗在位十有三載其

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搏為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言足以救其急促之禍已為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亦暗於及右而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惟貴戚之鍾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

朱全忠會魏軍攻幽之滄德州李克用投汴之邢州又以三鎮兵攻鎮州王鐸乞和乃還

克用有可以制伏全忠之勢而往往失之者失之於不能養氣故也年少氣銳一出而驅黃巢復西都再出而滅黃巢安東夏其視一時諸將舉在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風孰得而抗之哉於是不能持之以謙遂有上潯  
驛之禍盛年壯氣一進而問罪於韓建再進而問  
罪於行瑜其視一時諸將又在下風孰得而抗之  
矣於是不能持之以謙遂為羅私信兩姓使因是  
而求營焉以其平日邁往無前之氣而稍下於魏  
則魏必樂歸於我矣又以是而稍下於鎮鎮○豈  
不歸於我乎鎮與魏皆不我遠則可帥之以救充  
鄭矣救充鄭即宣汴而吾無利之心焉則豈惟充  
鄭歸心雖曹徽密陳蔡鄭滑無不歸心矣而其  
源則必自鎮魏始既謂逆者悅而遠者來也欲圖

霸業而初集其本豈其可操耶

平將張存敬攻幽之洽州

又移祈州

新本定州之契  
州本定州之契

平定州之契又攻定州王處直于沙河

沙河屬建州建攻

定州處直以定州降于全忠

王慶直素附河東者也而亦為全忠所屈克用能  
不愧乎故嘗謂克用有可以制伏全忠之勢而往  
往失之者失之於不能養氣故也

罷崔遠相以裴贇裴樞為相

普海

仲先幽帝于東內令皇太子裕監國



胡氏曰在易固有亨道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  
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不受福于後  
也昭宗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譚謙餘有說  
之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  
薪在炎火之上累卵在頹石 尚何心於馳騁  
田獵樂飲而沉醉也左右宦官何樂其日久又以異  
怒促之能無少陽之毒乎  
相崔胤張濬告難于全忠

胤所告者朱全忠濬所告者張全義所告不同然  
全忠固全忠之乎也况又以書告諸藩鎮則其及

全忠必象抑鬱於是時久矣其致任矣而猶若此  
其亦一節之可取者歟

全忠自定還汴讓駕將孫德昭周承誨董彥

虎下也  
有調字

誅劉季述王仲先帝至幽所還政辛酉誅神策使李

師度

度舊作度

徐彥回

回舊作回 孫寤帝故也降皇太子裕為德

王改元天復汴將張存徽由舍山路設李克用之河  
中及晉絳全忠領河中節度進封梁王

當齊桓之時而楚人滅江君子曰此齊桓之恥也  
夫江迤楚之國也其去齊遠矣及其見滅君子猶  
以為桓公之恥若河中則猶晉之宇下而沐人得

以制之嗟夫山豈非克用之恥哉當是時與克用  
為謀主者蓋富定也而慮不足及此惜哉

梁軍大舉攻晉之太原晉將孟選以澤入于梁

夫孟選方立之第也昔者無少而取之今者無故  
而予之彼其習中雖有近息之可感寧無宿忿之  
可懷歟則附人飽則去此固齊岸之常態而况  
風塵之勞後頓頓然而迫之如之何而可保哉其  
去宜矣

梁將氏叔琮長驅出團柏

團柏當作都屯軍洞渦

團柏水出晉水之下冀從周以趙魏兵入土門

此土門當在井

隋承天承天會天大雨乃役

齊侯之霸業不能不衰於蔡丘之會之後晉王之  
霸業不能不損於卻師既戮之使其討行瑜  
益勵其志則擄虜而千里蒸息以笑而三軍虎躍  
氏叔琮輩烏得而過之哉昔楚人凌於魚鼈之下  
晉人無以制之所恃者雨之甚也今晉之於汴也  
非雨則無以制之嗚呼豈不殆哉

宰相崔胤受全忠旨逼帝幸蜀

唐之興也裴寂為相寂之所志不出乎富貴之外  
也唐之亡也崔胤為相胤之所志亦不出乎富貴

之外也志於富貴者無所不至尚不知有功名又烏知有道德此亂之所以反唐事梁亦無以異哉之反隋事唐也

未及行中尉韋全諱以李茂貞兵劫帝幸鳳翔

人皆曰崔徽挾汴全諱挾汴此南北司之相爭也愚則曰全諱挾汴猶為自全之計若徽之挾汴則許以唐之社稷輸之矣此其人與李徽敬翔何以異而人不可以鷓鴣目之何哉

崔徽相崔胤至三原  
崔胤名 促全忠西攻全忠以四鎮兵破華州

華之當破久矣昔趙普今韓祐汴使亂者而亂人必制之必俟王誅則其幸免者多矣

由京畿西圖鳳翔又破邠州獲李徽胤以絕其

乘與所在諸侯可得而圖之乎四則逼矣此茂貞之所以不服而全忠之所以無功歟

主戍帝在鳳翔封淮南楊行密為二兩浙錢鏐越王俾救難三室皆不至

漢祖召韓彭而韓彭無不至者以丁吸在我由其氣盛故也昭宗召吳越而吳越無一至者其氣淹淹



垂就於盡呼之而不見其出吸之而不見其入事  
皆由人不在我矣安能運臂指以揮頭自執此可  
以見其表之甚也

李克用南攻朱全忠自川翔至河下復至鳳翔

岐亦相持置之利也而我則無以乘之此其故何  
哉慮之不預則無以應倉卒之變慮之不素則無  
以赴功名之會培養之不至雖欲在自足而起而其  
力有所不給也當是時也方有兵糧城郭之間不  
既晚乎幸而襲去之對拳奉人崇德汲汲於去者  
則其平日之病必在於此矣對證之藥然當其時

之病猶賢乎諸疾而忘醫者也

鄜州節度使李周發

周發

以兵援鳳翔亦將

加乘唐陷鄜州周發

周發

以兵降全忠領字鄜坊

又入于梁鳳翔李茂貞遂誅宦氏韓全誥以辭全忠

天子之在則諸侯莫得而圖焉此理也有勢為恃

其勢之強者未始不可以奪天理之正固也然而  
兼敵而死靈容而死者君子皆以為圖之者實殺  
之不以為他人之罪也故使昭宗不幸而殞於憤  
則全忠何辭以自備乎然後知全誥當誅在鄜亦

